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沈光文（斯菴）先生專集

侯中一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沈光文斯庵先生象

丁巳春慈谿季康繪



沈光文先生畫像



萬里程何遠，縈迴思不窮；  
安平江上水，洶湧海潮通。  
永曆庚戌冬，沈斯庵

譯文：萬里程何遠，縈迴思不窮；安平江上水，洶湧海潮通。

編者按：庚戌爲永曆二十四年（即清康熙九年）沈公已屆花甲高齡所書

沈木僕斯庵公專集

發白潛德

謝東岡



題

梁裁新苑吾鄣大儒  
應秦才臺延平之學  
富情源多興詩賦海東  
文獻之君為始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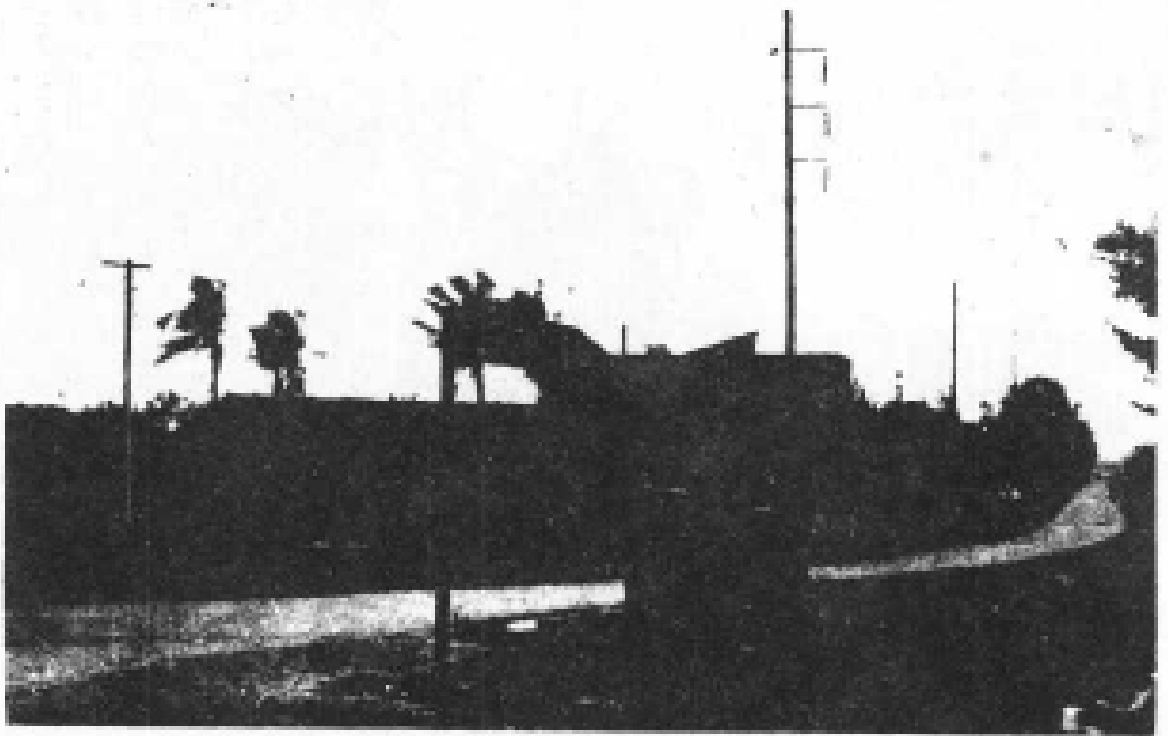
民國六十六年農曆元月

吳經熊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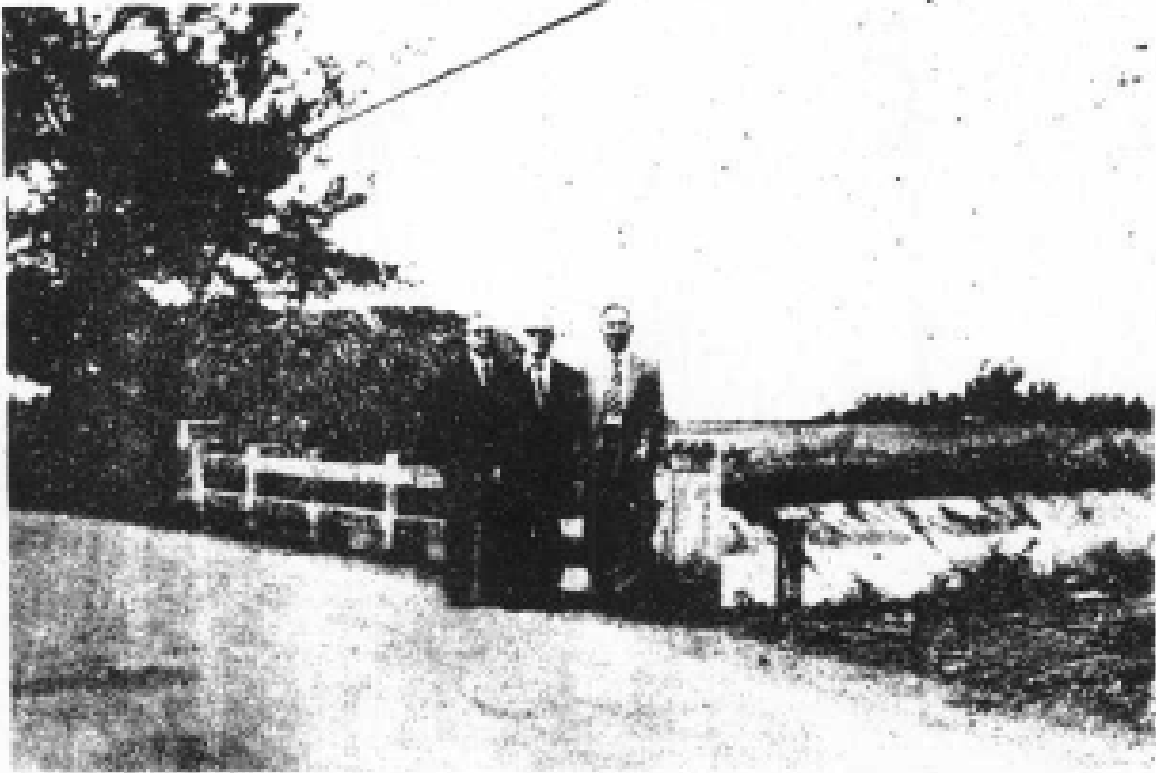




善化鎮火車站前光文路為沈公埋骨之公共墓地舊址  
(攝月五年五十六) 無蹟可識，均已建房屋



善化鎮「光文路」牌路(攝月五年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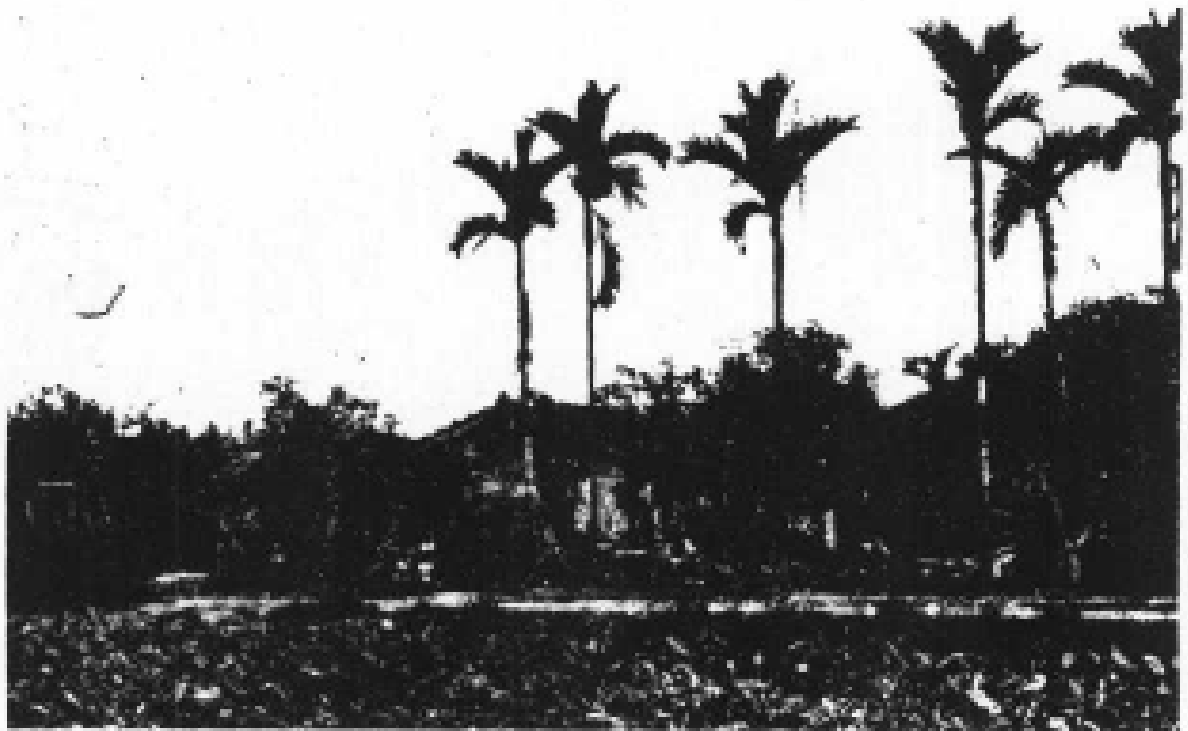
善化鎮文光橋（沈公字文開）六十五年五月



善化鎮文光橋原因橋太狹現已拓寬改建名爲斯處橋（此照）  
係六十五年五月臺北市寧波同鄉會派員訪問善化時所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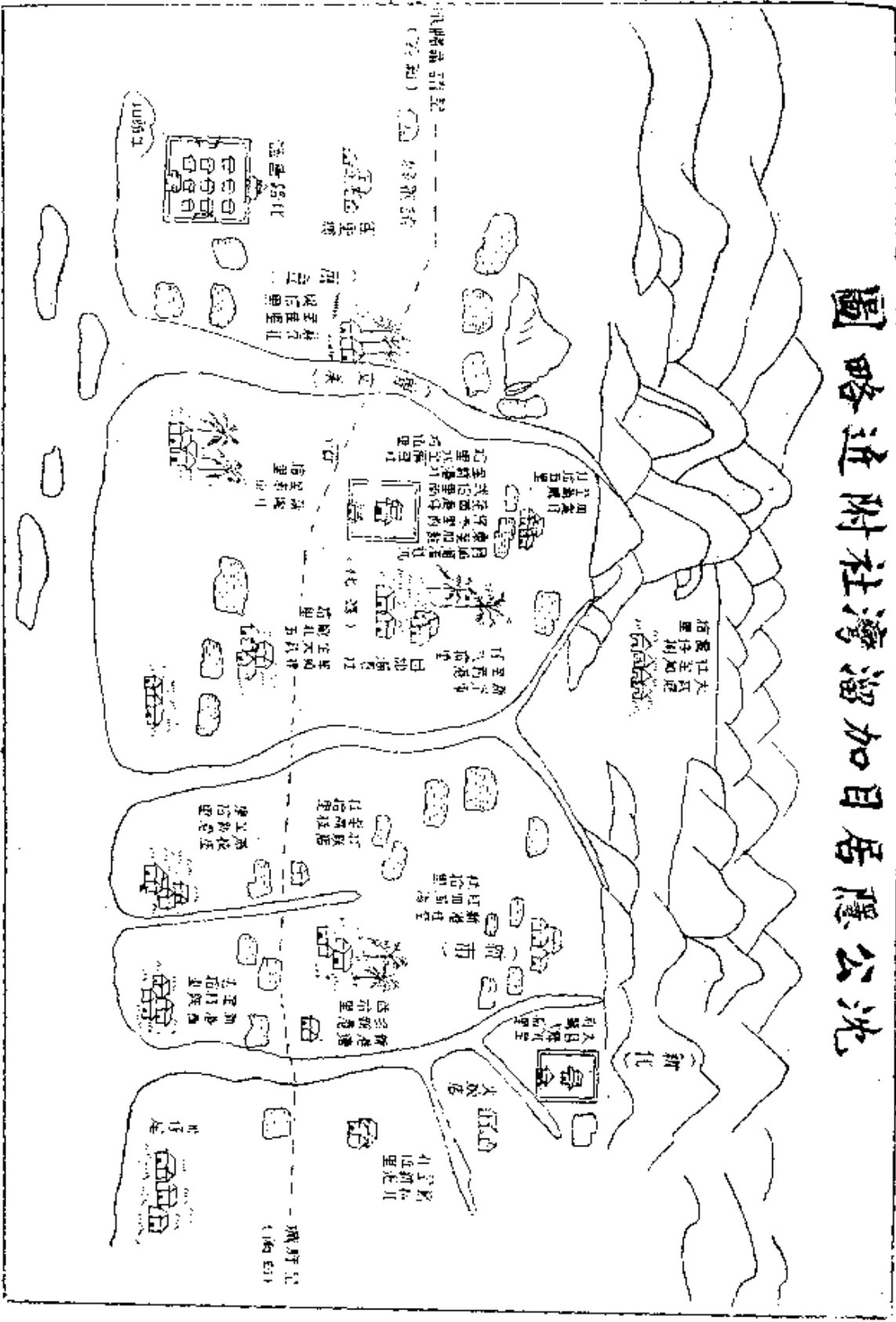
臺南延平郡王祠西廳之中沈公光文神位  
(前立者為臺北市寧波同鄉會理事沈友梅)



善化鎮溪美里溪尾社內古為加溜灣社亦即  
(沈光文教學處遺址) (十六年五月五日)



# 沈公隱居加目灣附近略圖



沈王行撰

臺灣文獻初祖

沈光文斯菴先生專集

張其昀題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七十四輯

## 目錄

沈光文（斯菴）先生專集	侯中一編
東槎紀略	姚瑩著
東溟奏稿	姚瑩著
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	馮用編
法軍侵臺檔 一	吳幅員編
法軍侵臺檔 二	伯琴編
法軍侵臺檔補編	伯琴編
臺灣通史 一	吳幅員編
臺灣通史 二	連橫著
臺灣通史 三	連橫著

# 沈光文斯菴先生專集目錄

- 一、沈光文先生畫像（慈谿季康）……………一
- 二、沈光文先生遺墨……………二
- 三、謝東閔先生題詞……………三
- 四、吳經熊先生題詞……………四
- 附 沈光文先生善化遺蹟圖四頁……………五
- 五、沈友梅序……………一
- 六、例言……………五
- 七、傳記……………七
1. 季麒光著「蓉洲文稿」沈文開傳（清康熙進士諸羅知縣）……………七
2. 金鉉修鄭開極纂「福建通志」遷寓沈光文傳（康熙年間福建巡撫）……………九
3. 陳夢林纂「諸羅縣志」人物志寓賢沈光文傳（康熙五十六年）……………一一
4. 劉良璧纂「重修臺灣府志」人物流寓沈光文傳（清乾隆六年臺灣知府）……………一二
5. 范咸纂「重修臺灣府志」人物流寓沈光文傳（乾隆十一年）……………一三

6. 魯鼎梅「重修臺灣縣志」寓賢沈光文傳（乾隆十七年）……………一四
7. 全祖望著「鮚埼亭集」沈太僕傳（乾隆十年）……………一五
8. 李瑤著「南疆釋史摭遺」沈光文傳（清道光十年）……………一九
9. 李元度著「先正事略」沈斯菴事略（道光年間）……………二一
10. 徐鼎撰「小腆紀傳」附記沈光文傳（同治十年）……………二二
11. 張恕修董沛纂「浙江鄞縣志」沈光文傳（光緒三年）……………二三
12. 蔣師轍纂「臺灣通志稿本」列傳沈光文傳（清光緒廿一年）……………二五
13. 連橫著「臺灣通史」列傳沈光文傳（民國七年）……………二七
14.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遺逸傳沈光文傳（民國十七年刊行）……………二九
15. 「臺南縣志稿」文藝篇文學章沈光文傳……………三一
16. 「臺南縣志稿」文化志學藝篇沈光文傳……………三六
17. 「南瀛文獻」蘇東岳撰沈光文傳……………四二
18. 三百年前臺灣破荒的偉人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臺大教授許壽裳撰）……………四四
19. 「臺南文化」黃典權撰沈光文……………四七
- 八、題沈斯菴雜記詩（季麟光）……………六七
- 九、明故太僕寺少卿斯菴沈公詩集序（全祖望著鮚埼亭集）……………六八

十、遺詩

1. 七言 四十一首	七〇
2. 五言 六十三首	七九
十一、遺文	
1. 臺灣賦（臺大教授盛成註釋）	九一
2. 臺灣輿圖考（臺大教授盛成註釋）	一〇三
3. 東吟社序（臺大教授盛成註釋）	一一二
4. 平臺灣序（臺大教授盛成註釋）	一二七
十二、沈光文遺跡與其詩（臺南善化洪調水）	一三五
十三、光文吟社之沿革（臺南善化蘇太虛）	一三八
十四、倡祭臺灣先賢沈光文公的由來（臺南廬嘉興）	一三九
附沈公教學處懷古等七言詩十三首及沈公贊聯	
十五、辛卯詩人節懷沈斯菴	一四七
附五言詩二首七言詩三首	
十六、嘉義縣詩苑紀念沈公詩（四首）	一四八
十七、沈斯菴詩之研究（臺南洪調水）	一五〇

- 十八、臺南市的人物與勝蹟（臺南盧嘉興）……………一六一
- 十九、臺灣的寓賢沈光文（臺大教授楊雲萍）……………一六四
- 二十、浙人與臺灣詩風（廣東林光顯）……………一六九
- 廿一、只爲孤貞尙寄籬（浙江沈達夫）……………一七一
- 廿二、試論沈光文之詩（四川毛一波）……………一七四
- 廿三、沈斯菴與臺灣（四川高一萍）……………一八四
- 廿四、沈光文之家學與師傳（臺大教授盛成）……………一九三
- 廿五、沈光文公墓地志略（臺灣省通史）……………二三五
- 廿六、沈光文公年表及明鄭清時代有關史實……………二三六
- 廿七、鄉賢沈斯菴先生事略（鄞縣賀仁泰）……………三五八
- 附張惠康水龍吟一首
- 廿八、沈光文公史蹟訪問記（定海張行周）……………三六〇
- 附台南縣進行歌及縣立一中校歌
- 廿九、培植鹿港文人的搖籃——文開書院（梁陽春）……………三六八
- 三十、沈公光文在日加溜灣社教學時情況之探測（台南洪冰如）……………三七一
- 卅一、訪沈光文逃禪處大崗山超峯寺（善化洪景星）……………三七四

卅二、宣揚台灣先賢與沈公斯菴（郵縣陳如一）	三七九
卅三、沈光文墳墓研考之始末（台南洪冰如）	三八四
卅四、編後記（郵縣侯中一）	三八六



## 五、沈 序

蓋聞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文山可法，不作貳臣，歷代興衰存亡之際，不乏忠貞志士，抱孤臣孽子之心，不屈不撓，受盡艱苦犯難，寧滅其身而不移者何耶？夫正氣之所在，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也。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頭可斷，血可流，而志不可奪也。今夫明之季世，沈公光文足以當之。沈公官太僕寺少卿，字文開，吾浙鄞縣人也，乃宋丞相沈端憲公煥之後裔，爲明神宗朝進士沈公九疇之玄姪孫也。其父與祖名諱，因乏家乘，無可查考。公生於萬曆四十一年癸丑，卒於清康熙二十七年戊辰。

崇禎三年副榜，九年以明經貢太學。甲申李自成叛國之變，斯庵公在南都國學，以明經從楊文聰監鄭鴻逵及鄭彩軍於京口，文聰等奉唐王入閩。斯庵公回浙從錢公肅樂，奉魯王監國於紹興，預錢塘劃江之師，授太常博士，紹興陷，隨魯王入閩，轉工部郎中，兵敗扈王不及！旋隨陳忠貞公諒謨入粵，齎鄭鴻逵及成功叔姪表，朝永曆帝於肇慶，累遷爲太僕寺少卿。帝命斯庵監定國公鄭鴻逵軍，成功以廈門失守，議定功罪，奪鴻逵兵權。公乃從鴻逵退隱於粵東白沙。辛卯以舟山失陷，魯王走廈門，斯庵公奔走於魯王及鄭成功之間。是年七月，挈眷泛宅，至圍頭洋，遇颶風而飄至台灣，其兄沈阿公已先至，娶妻荷蘭女秘書。荷太守富而普，以斯庵公爲賓師，以作明

荷之聯絡。繼任太守凱撒，一反前任之措施，加築普羅民遮炮臺，實行封海防明之策。斯菴公不得已，躬耕東山，以詩自遣，暗中策動鄭氏攻台，圖作內應。荷人防鄭侵台，何斌出奔，斯菴公曾被捕繫獄，作爲人質。出獄後，曾有「貸米於人無應者」之詩。旋成功克台灣，知太僕尙健在，大喜！遣<sup>○</sup>成功來者，如沈佺期、徐孚遠等各得相見互慰爲幸！！成功卽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贍太僕。翌年永曆帝崩，成功亦薨。太僕與海上諸遺臣，謀立魯王，而鄭經以賜姓郡王嗣子，僭行監國，如親王行事，大背明制，公會作台灣賦以諷之，幾遭不測！遂削髮爲僧，隱居大岡山超峯寺，繼而結茅羅漢門山中，以僧衣出入南北路諸番社間，授徒識華文於日加溜灣，（卽今台南縣善化鎮）以代荷文，東脩所入不足維生，則濟以醫。其所行一如朱舜水，然番人則非日本人比焉！

經歿，諸鄭復禮太僕如故。不久清人入台灣，公乃以詩結社。諸羅知縣季麒光題其雜記詩云：「從來台灣無人也，斯菴來而始有人矣；台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始有文矣。」太僕受同時代之人讚美如斯，吾鄭先賢全祖望所著沈太僕傳中，有云：「海東文獻，推爲初祖……蓋天將留之以啓窮微之文明也。」鄧傳安終爲斯菴公建立文開書院於鹿港，其從祀議云：「考太僕生平，根柢於忠孝，而發奮乎文章」。又書院記云：「以論海外文教，肇自寓賢郵縣沈斯菴太僕光文字文開者，爰借其字，定書院名，以志有開必先焉」。鄧文安之以斯菴公配享微國朱文公，尊爲共仰人師，固非無由也。日據時期，日總督亦曾派員調查，認爲沈太僕乃台灣教育文化之創始人。而黃

得時稱沈公爲啓蒙番社著先鞭之士。民國二十年前後有「浣溪吟社」及「淡如吟社」之組設，逐島聯吟，極一時之盛，三十七年春，由蘇東岳等聚會，將浣溪、淡如兩社合併，改名「光文吟社」每逢朔日，以詩唱酬。上述種種，足證斯菴公乃開啓台灣文獻之第一人，值得後世學者所崇敬也。

友梅遲秦來台，初未注意此事，前年十月間寧波同鄉會第五屆第八次理事會中，據周國瑛同鄉建議：「請修葺明故鄉賢沈太僕墓並刻石立碑，歲時祭掃，以敦教化，而崇先賢」。當受與會理監事之重視，決議原則通過，先組織一訪問團前往嘉義，探訪沈太僕後人流寓情形，及沈故鄉賢之墓址所在，然後會同有關方面，刻碑修葺，廣爲宣揚。惟因公私叢牒，未獲積極進行，今年春，又蒙李理事子瑜商請台糖公司郁總經理英彪鄉長，轉託善化糖廠代爲蒐集有關沈太僕旅台之史蹟，送來文獻一批，內容頗爲豐富，即於四月中旬舉行之教育委員會及廿一日第十四次理事會中先後提出專案報告，並經決議：「公推胡起濤李子瑜張行周三位理事組織專案小組，決定於五月七日，由友梅領隊偕胡，李，張三兄驅車前往新營，即午到達。善化糖廠已派陳科長與新營車站站長在車站候接，先拜訪台南文獻會，由縣政府主任秘書兼文獻會副主委劉憲廷先生代表接見，並由民政局文獻課長黃得勝先生供給斯菴公影印資料，加派承辦人陳課員陪同前往善化鎮實地查訪沈公遺蹟。順道拜訪台南縣黨部陳主任委員及縣議會張議長等，均表示願意鼎力相助。赴善化鎮途中，有一橋名「光文橋」，善化糖廠黃廠長已邀約對沈太僕史蹟素具研究心得之當地耆紳

洪調水先生暨王鎮長同往察看現場，溪美里溪尾社（即古之目加溜灣社爲沈公生前教學地址）及東堡公共墓地，但見一片坵墟，荒草萋萋而已，而沈公之墓，已無蹟可尋，即公共墓地，間亦翻建房屋，火車站前有「光文路」，數百年來，滄桑之變，可興浩歎！據洪調水先生言：「十年前縣長劉博文，曾擬在此處籌建「沈光文歸宿處」碑亭一座，圖樣計劃都已齊備，卒因事而未果」。回程糖廠途中，行經「文開橋」。在善化鎮內已有三處地名，假公之名。藉作紀念，可見當地居民對沈公敬仰備至！八月中旬由理事會加聘侯中一兄爲出版委員會委員，負責編輯專集名曰「台灣文獻初祖沈太僕光文公專集」歷時半載，稿成付梓，今將出版，爰述經過聊以代序。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月沈友梅序於台北市寧波同鄉會

## 六、例言

一、沈太僕之遺像早已失傳，其後裔遷居何地？多方查訪，亦無着落。不得已根據斯菴公所作詩中語氣狀貌，請畫家繪一明代衣冠之造像，以資瞻仰，先哲云「祭神如神在」，藉表崇敬之意。

一、沈太僕不但精於詩文，亦擅書法，然其遺墨流傳極少，多方蒐羅，幸得臺北市文獻會所皮藏之遺墨一幅，所寫五言詩一首，乃影印製版，以供鑒賞，而垂永念。

一、本集編輯資料，採諸季麒光蓉洲文稿，全祖望鮎埼亭集，金鉉修福建通志，劉良璧重修臺灣府志，李瑤南疆釋史撫遺，連橫之臺灣通史，臺南縣志稿等，其中以臺南文獻會及洪調水先生所提供者較多，而以臺大教授盛成先生所撰「沈光文之研究」最爲詳盡、故泰半摘載，以備研考。

一、各類文獻中爲沈光文公作傳者，不下十餘篇之多，然讀其內容，大率類同，但因時代有先後，最早者爲清初諸羅知縣季麒光，他與沈太僕時有往來，所作之傳極爲真實可靠。繼有康熙年間之金鉉，陳夢林，乾隆時之劉良璧，范咸，全祖望先生等均爲之作傳，直至民國初年，連雅堂先生所著臺灣通史列傳中仍以沈光文傳爲首，足見代有仰慕者，爲存眞計，故全部錄

之。

一、沈太僕旅臺期間所作之詩百餘首，現已蒐集七言四十一首，五言六十三首，至其遺文則僅存臺灣賦，東吟社序，臺灣輿地考，平臺灣序（該序衆疑爲范咸所作假太僕之名而發表）其餘如東海賦，芳草賦，檣賦及文開文集，草木雜記，流寓考等。惜乎均散佚不得其傳。

一、沈太僕墓地在道光年間孫爾準來臺時，曾掃其墓，作詩寄慨，已經荒廢，無人顧及，南瀛文獻所記，墓址在善化火車站前，公路北面，該地原爲公共墓地，有人曾目覩其墓碑不甚寬大，但高而狹，形類明代墓碑，臺灣光復後，善化鎮蘇東岳洪調水諸士林合力研究，勘定沈公墳塋位置，爲今善化鎮坐駕里大竹園公共墓地，然墓碑已失，而盧嘉興所作倡祭臺灣先賢沈光文的由來一文中「沈公逝世是康熙二十七年，而康熙五十九年所刊的諸羅縣志，沈光文傳，已記葬在善化里東堡，應在灣裡溪，即現之曾文溪東北邊，是屬於現在的官田鄉，及大內鄉一帶山邱地，不在溪西南邊」則太僕之墓，究在何處，傳說紛紜，莫衷一是，尙望臺南縣政當局，文化教育界人士，及熱心士紳協力勘查，重建碑亭，以紀念有歷史性之文化初祖沈光文公，則幸甚矣。

# 七、傳記

## 1. 季麒光著「蓉洲文稿」沈文開傳

此書今已不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七、史部、地理類存目六，有「臺灣記略一卷」云：「國朝季麒光撰，麒光號蓉洲，武進人。……篇帙寥寥，疑爲刪削不完之本。」關於季麒光之人及籍貫與著作，皆有問題。故其名常變成季麟光，而其著作，存者已爲刪削不完全之本。同治八年，永康應寶時刻錢塘張應昌選輯國朝詩鐸卷首名氏爵里著作目七頁四行「無錫季麒光聖昭」，下注云：「號蓉洲，康熙丙辰進士，官福建諸羅知縣，有蓉洲詩稿。」同書卷六田家三頁下選季氏田婦行一首：「臨淮道上逢田婦，赤腳蓬頭立高土；却指斜陽向客言，淮西風物由來苦。地疏水濶瘠且荒，昔年曾此出眞王。……」蓉洲文藁，則不見於四庫總目，恐與文字獄有關。今所錄者，乃黃叔瓚著臺海使槎錄卷四赤嵌筆談，雜著所引。叔瓚於康熙末年來臺，距季氏去臺僅三十六年；季氏則與沈光文同時，且有往還，是爲直接資料。黃氏云：無錫季麒光蓉洲文藁數十篇，書付陳觀察大輦，續修府志，爲之補入。今則兵燹之後，官僚救過不暇，無復寄情翰墨矣。各志多取沈文開雜記，未得全書，亦不知其人。蓉洲文稿文開傳：

「名光文，四明故相文恭公世孫（成按：爲一貫族曾孫，年長於一貫之曾孫輩，世孫亦如世父世母之孫，乃伯父伯母之孫耳。）字文開，別字斯菴；以恩貢，歷仕紹興（魯王）、福州（唐王）、肇慶（桂王）；由工部郎中，加太僕寺少卿。明鼎革後，遯迹不仕。辛卯，從肇慶至潮州，由海道抵金門；當事（李率泰閩總督）書幣邀之，不就。七月，挈眷買舟赴泉；過圍頭洋，遇颶風，飄泊至臺。及鄭大木（按此處不書僞鄭，亦不寫鄭成功而用成功之號，成功本名森號大木，不稱名而稱號，陰尊之也。）掠有其地，斯菴以客禮相見。鄭經嗣爵（不稱嗣位而稱嗣爵，貶之也。）多所變更；斯菴以一賦寓譏諷（當爲臺灣賦，後世竄改爲平臺灣序。）爲忌者所中。乃改服爲僧，入山不出。在廈門時，與將軍施侯爲舊識（施琅爲黃道周裨將，光文爲道周門生，光文監軍之時，與施琅同由潮陽回金廈也。）及侯安撫東寧，慰問夙昔，斯菴仍著僧衣。姚少保（啓聖）亦與友善，許贈資回籍；姚死，事遂寢，亦遂不能作歸計矣。所著：臺灣賦、東海賦、檳賦、桐花賦、芳草賦，及花草果木雜記，近古體詩，俱係存稿，未及梓行。」（作者清康熙進士臺灣諸羅知縣）



## 2. 金鉉修鄭開極纂「福建通志」遺寓沈光文傳

此書爲抄本，現藏於省立臺北圖書館。金鉉爲康熙間福建巡撫，因遷移鄭氏官吏，曾與施琅爭執。當時閩督姚啓聖因爭攻臺統帥與施氏齟齬。施氏入臺後，對鄭氏優遇，且不主張遷回官吏，引康熙十三年以後投降官吏仍居原地例。巡撫金鉉上疏力爭，以施氏市恩故舊。朝臣助之，施氏遂上疏答辯。鄭開極字肇修，侯官人，順治十八年辛丑進士，時年二十四，官翰林院編修，康熙八年己酉，三十二歲典試雲南，二十三年甲子，年四十七，修福建通志，二十五年成，實總其事，通籍六十年，家居四十載，嘗校刊黃石齋經解九種，曾著平南行，讀施琅平南疏後有感之作，同情施氏者。上述蓉洲文稿云：「與將軍施侯爲舊識，及侯安撫東寧，慰問夙昔，斯菴仍著僧衣。」又云：「姚少保亦與友善，許贈資回籍，姚死，事遂寢，亦遂不能作歸計矣。」季麒光爲諸羅縣令，直屬於閩督姚少保與巡撫金鉉，而同情施氏不遷回遺老故吏。康熙二十五年鄭開極作沈光文傳，亦可視爲出於蓉洲文開傳。但關於回籍事，則隻字不提，而將「當事書幣邀之，不就」改爲「閩總督李率泰致書幣邀之，不就。」閩志沈光文傳如下：

沈光文，字文開，浙江鄞縣人，由恩貢官至太僕少卿，自肇慶從海道抵金門，閩總督李率泰致書幣邀之，不就；意欲挈眷入泉，遇颶風飄至臺灣，遂寓焉，鄭成功甚加禮遇。成功卒，子經多所變更，光文作賦規諷，「瀕」死，遂改服入山，後出教授生徒，兼以醫藥濟人。所著文、詩

、賦，甚多。

附出於福建通志之道光十六年國史館纂修，富陽周凱輯；金門志：人物列傳四，十一：流寓，沈光文傳：

沈光文，字文開，號斯菴，浙江鄞縣人，明副榜，官太僕少卿，監軍廣東。順治八年，自肇慶從海道寓金門，總督李率泰致書幣邀之，不赴，後至臺灣，鄭成功待以客禮。成功死，子經嗣，光文以賦寓諷，幾罹不測，改服爲僧，以醫藥活人。日與諸羅令季麒光輩，結社聯詩，著述甚多。

又金門志卷一分域略：監國魯王墓，附錄巡道周凱內自訟齋文集云：「沈斯菴居臺灣，在鄭氏之先。」（清康熙年間福建巡撫）

### 3. 陳夢林纂「諸羅縣志」人物志寓賢沈光文傳

此乃臺灣方志中最早之沈光文傳。多根據鄭氏福建通志，但言及光文爲「明副榜」，又言及「卒葬於善化里東保。」可見光文卒在康熙二十五年之後。連橫通史云：卒于康熙二十七年，恐亦有據。諸志沈光文傳：

沈光文、號斯菴，浙之鄞縣人，明副榜，歷仕紹興、福州、肇慶間；由工部郎中，加太僕少卿。順治辛卯，自潮州航海至金門，總（原作灣）督李率泰聞其名，陰使以書幣招之，辭不赴，後移家泉州，過圍頭洋，遇颶風，漂入臺，鄭成功以客禮見，不署其官。及經嗣，光文以賦寓諷，幾罹不測，乃變服爲僧入山，旋傍邑之目加溜灣番社，教授生徒，濟以醫藥，因家焉。所著有臺灣賦、東海賦、棧賦、桐花芳草賦，及花草果木雜記，卒葬於善化里東保。（康熙五十六年）

#### 4. 劉良璧纂「重修臺灣府志」人物流寓沈光文傳

此乃臺灣府志中最早之沈光文傳，亦即上述黃叔瓚所書付續修府志爲之補入。但其所取資料，則直接來自諸羅志，間接來自福建通志，僅作文字上之增易而已，但未錄蓉洲文稿之全文。劉府志沈光文傳：

沈光文，號斯菴。浙之鄞縣人，明副榜，（諸羅志多「歷仕紹興福州肇慶間」九字）由工部郎中，晉（諸志作「加」）太僕少卿。順治辛卯（順八，永曆五年（一六五一）），自潮州航海至金門，總（諸志原作「灣」）督李率泰聞其名，陰使以書幣招之，（諸志上多一「辭」字）不赴，後將入（諸志作「移家」）泉州，舟（諸志無「舟」字）過圍頭洋，遇颶風飄（諸志作「漂入」）至臺。鄭成功以客禮見，不署其官。及經嗣，光文以賦寓諷，幾罹不測，乃變服爲僧入山，旋於目加溜灣社教讀（諸志作「旋傍邑之目加溜灣番社，教授生徒」），以醫藥活人（諸志作「濟以醫藥」），因家焉。工詩賦（諸志無此三字），所著有臺灣賦、東海賦、檣賦、桐花芳草賦、花草木果雜記（諸志作「及花草果木雜記」）。卒葬於善化里東保，其子孫猶能守詩書。諸志無此八字，後有論曰一段。（作者清乾隆六年臺灣知府）

## 5. 范咸纂「重修臺灣府志」人物流寓沈光文傳

黃叔瓚所書付補入府志之資料，此次范氏重修，始行補入。以後乾隆二十九年，余文儀續修府志，與此完全雷同，故不再錄。范志沈光文傳：

沈光文，〔字文開〕，號斯菴，浙之鄞縣人，〔文恭公一貫之族孫也〕。明副榜，由工部郎中，晉太僕少卿，〔奉差廣東監軍〕。順治辛卯，自潮州航海至金門，總督李率泰聞其名，陰使以書幣招之，不赴，後將入泉州，舟過團頭洋，遇颶風飄至臺。鄭成功以客禮見，不署其官。及經嗣，光文以賦寓諷，幾罹不測，乃變服爲僧入山，旋於日加溜灣社教讀，以醫藥活人。〔及臺灣平，文開與姚制府有舊，將資遣回籍，姚死，竟不能歸〕，因家焉。〔上無「工詩賦」三字〕所著有臺灣賦、東海賦、檣賦、桐花芳草賦、〔上無「花」字〕草木〔無「果」字〕雜記。卒葬於善化里東保。〔下無〕

范志較前劉志多出文字上下皆加〔 〕，無者用括弧。〔清、乾隆十一年〕

## 6. 魯鼎梅「重修臺灣縣志」寓賢沈光文傳

此文根據乾隆十一年范修府志，而略述之。以後嘉慶十二年薛志亮續修臺灣縣志，完全相同，故不另載。沈光文傳：

沈光文，號斯菴，浙之鄞縣人，文恭公一貫之族孫也。明副榜，由工部郎中晉太僕少卿，奉差廣東監軍。順治辛卯，自潮州航海至金門，總督李率泰聞其名，陰使人賚書幣招之，不赴。將往泉州，船過圍頭洋遇颶風，飄至臺，鄭成功以客禮見之。及經配，光文作賦寓諷，幾罹不測，乃變服爲僧入山。旋於目加溜灣社教讀，以醫藥活人，因家焉。工詩賦，所著有臺灣賦、東海賦、檣賦、桐花芳草賦、草木雜記。

## 7. 全祖望著「結埼亭集」沈太僕傳

全祖望於乾隆初年，以沈光文爲其同里，又爲勝國遺臣，乘張湄使臺之際，曾託其搜求沈公遺著。可是張御史雖受全氏之託，於乾隆八年春，曾親往沈氏故居，見其全集，完好無恙，沈氏後人頗盛。但未達全氏之目的，即鈔錄沈氏遺書。而張氏著瀛壖百詠末章註內，曾言及東吟社與沈氏。所載人名，與後來范志所載沈光文手筆之東吟社序不同，而與黃叔瓚赤嵌筆談所載相同。可見東吟社序已經後人修改。張湄於乾隆八年四月離臺返浙，帶回諸羅縣志與劉良璧新修府志。時全祖望左遷南歸在里。據舊稿本（或舊抄本）全一四〇卷之「續耆舊傳」卷十四，從亡諸公之二。曾參考張湄携回之方志。所錄沈詩四首：葛衣吟、貸米於人無應者、寄跡效人吟、吳正甫忽欲爲僧以束寄賦答（以上數首，皆不見於今之諸羅縣志。即季麒光作沈斯菴詩集序，亦與今志所載，頗有出入。全氏轉載於上述舊稿本，且附言：「予求公集久矣，張侍御鷺洲（湄）巡臺時，嘗以書屬之而未達。」又云：「今之臺守，乃郵人，然狙獪下流，不足語此，行當博訪諸閩之好古者。茲所錄乃諸羅志中數首，似非其至者也。」考臺灣府志郵人於乾隆七年任臺灣知府者，爲范昌治，十年被議去職。范昌治即全氏所云今之臺守，狙獪下流。時值文字獄盛行之時，官吏自救不暇，誰如全氏，甘冒大不韙？全氏於乾隆九年，完成舊稿本，中有沈光文傳。其後全氏輯續甬上耆舊詩（有據謝氏靈雅館藏本重印本），以及續甬上耆舊詩集本卷十四，均有沈光文傳。此

後鮑琦亭集卷二十七，亦有沈光文傳，四篇文字，雖稍有出入，而大體相同。故其本傳末有云：「會鄞人有游臺者，予令訪公集，竟得之以歸，凡十卷。鮑琦亭集中，下多八字「遂錄入甬上耆舊詩。」全氏沈光文新傳，曾搜集鄞縣沈氏家乘之資料，遂斷定「或以爲文恭公之後，非也。」故沈氏新傳，爲范修府志及以後史乘之方志所本。茲錄全氏沈光文傳如下：

「沈太僕，光文，字文開，一字斯菴，鄞人也（續耆舊傳及續甬上耆舊詩均無「鄞人也」三字）。或以爲文恭公之後，非也。或曰布政司（續耆舊傳作「布政使」）九疇之後。以明經貢太學。乙酉（順治二年，弘光元年（一六四五））豫于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丙戌（順三年、隆武元（一六四六））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事，晉工部郎。戊子（順五年永曆二（一六四八）），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舉事，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寺卿（續甬耆上舊詩作「太僕寺少卿」）。辛卯（順八、永曆五（一六五一））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招來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公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支（續甬上耆舊詩作「時粵中已不可支」）。公遂留閩，思卜居於泉之海口。挈家浮舟，過圍頭洋口，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時鄭成功尙未至，而臺灣爲荷蘭所據。公從之，受一廬以居。極旅人之困，不恤也。遂與中土隔絕音耗，海上亦無知公之生死者。辛丑（順十八年永曆十五（一六六一）），成功克臺灣，知公在，大喜，以客禮見。時海上諸遺老，多依成功入臺（續甬上耆舊詩集卷十四作「多從成功入臺」），亦以得見公爲喜，握手勞苦。成功令墜下致餼，且以田宅贍公。公稍振。已而成功



卒，子經嗣，頗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軍亦日削。公作賦有所諷，乃爲愛憎所白。幾至不測。公變服爲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於羅漢門山中以居。或以好言解之於經得免。山旁有目加溜灣者，番社也。公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莫曰：「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而卒不克，其命也夫！」已而經卒（續甬上耆集卷十四作「已而經死」），諸鄭復禮公如故。癸丑（丑（當作亥）），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大兵下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公亦老矣。閩督姚啓聖招公，辭之。啓聖貽書訊曰：「管寧無恙。」因許遣人送公歸鄞。公亦頗有故鄉之思。會啓聖卒，不果。而諸羅令李麟光（續甬上耆舊詩作「季麟光」）賢者也。爲之繼肉繼粟，旬日一候門下。時耆宿已少，而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鄭延〔廷〕桂、榕城林奕、丹、（比處缺一「霞」字）吳葉輪、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王忠孝之姪孫）結社。所稱福臺新咏者也。尋卒於諸羅，葬於縣之善化里東堡。公居臺三十餘年，及見延平三世盛衰（續甬上耆舊詩作「及見延平三世之盛衰」）。前此諸公述作，多以兵火散佚，而公得保天年于承平之後。海東文獻，推爲初祖。所著花木雜記、臺灣賦、東海賦、棧賦、桐花賦、芳草賦，古今體詩。今之志臺灣者，皆取資焉。嗚呼！在公自以爲不幸，不得早死，復見滄海之爲桑田。而予則以爲不幸中之有幸者（續甬上耆舊詩作「不幸之中有幸者」），咸淳人物，蓋天將留之以啓窮微之文明，故爲張藩悍帥，所不能害；且使公如蔡子英之在漢北，終依依故國，其死良足瞑目。然以子英之才，豈無述作，委棄於氈毳，亦未嘗不深後人之

痛惜。公之歸然不死，得以其集，重見於世，爲臺人破荒，其足稍慰虞淵之恨矣。公之後人，遂居諸羅（續甬上耆舊詩集卷十四作「公之後人居諸羅」）。今繁衍成族（續甬上耆舊詩作「今聞其繁衍成族云」）。會鄞人有遊臺者，予令訪公集。竟得之以歸，凡十卷，遂錄入甬上耆舊詩（續甬上耆舊詩集卷十四無「遂錄入甬上耆舊詩」）。（謝駿德靈甃館始存稿有：「予求公集久矣，張侍御鷺洲〔湄〕巡臺時，嘗以書屬之，而未達。今之臺守，仍鄞人〔成按：指范昌治〕，狙獠下流，不足語此。行當博訪諸閩之好古者。茲所錄乃諸羅志中數首，似非其至者也。」）又續甬上耆舊詩集卷十四此段作：「公之後人居諸羅，今聞其繁衍成族云；會鄞人有遊臺者，予令訪公集，竟得之以歸，凡十卷。」

自全祖望之沈氏新傳出，遂有道光四年鄧傳安鹿港文開書院之引、開院記，周璽之文開書院書後；以及道光十年李瑤著南疆釋史撫遺之沈光文傳，同治十年徐鼎著小腆紀傳中沈光文傳，光緒初年李元度先正事略中沈光文傳，轉載於光緒二十一年薛紹元與蔣師轍合著臺灣乙未通志稿本。最後民國七年完稿之連橫臺灣通史沈光文傳。

## 8. 李瑤著「南疆緝史摭遺」沈光文傳

沈光文字文開號斯菴，鄞人，以明經入貢，乙酉豫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已從長垣豫琅江軍事，進工部郎。軍潰，扈監國不及，走肇慶累遷太僕寺卿。辛卯，由潮陽至金門，閩督李率泰密以使招，拒之，焚其書，返其幣，時將卜居泉之海口，挈家航海，颶風作失維，飄泊至臺灣，時鄭氏未至，猶爲荷蘭地，迺從之，受一廬，極旅人之困。及成功至，知光文故在，喜甚，以客禮見，時令致餼，撥田宅贍之。亡何，成功卒，諸臣欲再奉魯王監國，光文從之。壬寅，玉（王）遽薨，議遂寢。鄭經嗣立，頗改父之政，諷以詩，幾得禍，因變服逸至羅漢門，結茆以居，授徒自給，不足則濟以醫，歎曰：吾二十年飄零絕島，棄坟墓不顧者，祇欲完髮，以見先帝，而卒不克，其命也夫！癸丑（亥之誤字，亦如全氏），臺灣歸附，光文雖老，而巋然獨存。制軍姚公啓聖貽書曰：管寧無恙耶？尋卒於諸羅。按其居臺凡三十年，蓋及見延平三世之盛衰云。

摭遺曰：閩自無餘造國，臺海素外版圖，泊鄭氏開疆，羣賢輳集，而閩公、（即徐孚遠）斯菴，藉作厲公以隱，副其志之不食周粟以死，是又古來殉難之一變局也。夫閩公峙嶇謀國，若欲求一當而不能，而斯菴則孤立海隅，初無作爲，似宜附諸外臣之列，然推其心，則非甘於鄭氏而已者。故得於閩公傳後類次之。（清道光十年）

## 9. 李元度著「先正事略」沈斯菴事略

烏虜！滄桑改革之際，貞臣遺老有託而逃者，衆矣！而蹤跡莫奇於四明沈先生。先生名光文，字文開，一字斯菴，鄞人也。少以明經貢太學。海東逸史：乙酉，豫於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海東逸史：丙戌，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務，晉工部郎。海東逸史：戊子，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閩粵中方建號「舉事」，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卿。海逸東史：辛卯，由潮陽航海至金門。海東逸史：閩督李率泰，方招徠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先生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支，先生遂留閩。思卜居於泉州之海口，浮家泛宅；忽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時鄭成功尙未至，而臺灣爲荷蘭所據；先生從之，受一廬以居，極旅人之困，弗恤也！遂與中土音耗絕，海上亦無知先生生死者。辛丑，成功克臺灣，知先生在，大喜；以客禮見，時海上諸遺老，多依成功入臺，亦以得見先生爲喜，握手相勞苦。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贖之。亡何，成功卒，子錦嗣，頗改父之臣與政，軍亦日削。先生作賦，有所諷。或讒之，幾至不測。乃變服爲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羅漢門山中以居。或以好言解之於錦，得免。山旁有目伽溜灣者，番社也。先生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歎曰：「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耳！而卒不克，命也夫！」已而錦卒，諸鄭復禮先生如故。癸丑，王師下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先生亦老矣。閩督姚啓聖招之，先生辭。姚公貽書問訊，曰：「管寧

無恙。」因許遣人送先生歸鄞。會姚公卒，不果。而諸羅令李麟光，賢者也：爲粟肉之繼，旬日一候門下。時耆宿已盡，而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奕丹（霞吳葉輪缺四字）、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等，結詩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尋卒於諸羅，葬焉。後人遂居臺，蕃衍成族。先生居臺三十餘年，目見鄭氏三世盛衰，前此諸公述作，多佚於兵燹。惟先生得保天年。於承平後，海東文獻，推爲初祖。所著：花木雜記、臺灣賦、東海賦、檳賦、桐花賦、（缺芳草賦）古今體詩。志臺灣者，皆取資焉。邑子全謝山，嘗令遊臺者，訪先生文集，竟得之以歸，凡十卷。錄入甬上耆舊詩。烏虜！先生依依故國，與蔡子英之在漠北同。然以子英之才，豈無述作？卒委棄於絕域，識者惜焉！先生靈光巋然，得以其集，重見於世，爲臺人破荒，亦少慰虞淵之恨矣！同時，有張先生士楷者，惠安人，崇禎癸酉副榜。明亡，遯跡臺灣，居東安坊。杜門不出，日以書史自娛。辟穀三年，惟食茶果，壽至九十九乃終。（道光年間）

## 10 徐鼎撰「小腆紀傳」附記沈光文傳

沈光文，字文開，號斯菴，郵人。以明經入貢。乙酉（順治二年，弘光六年〔一六四五〕）豫臺江之師，魯監國授太常博士，已從至長垣，進工部郎，軍潰，扈監國不及，走肇慶。永曆帝擢太常寺卿，辛卯（順治八年，永曆五年〔一六五一〕）兩粵再覆，由潮陽至金門，我閩督李率泰招之。焚其書，返其幣，將航海居泉之海口，颶風失維，飄至臺灣。時臺灣猶爲荷蘭地，從之受一廬。及延平王朱成功至，知光文故在，喜甚，以客禮見；致餼撥田宅贍之。成功卒，子經嗣立，頗改父政，諷以詩，幾得禍。因逸至羅漢門爲僧，授徒自給，不足則濟以醫，歎曰：「吾二十年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祇欲完髮以見先帝，而卒不克，其命也夫！」癸丑（亥之誤字，亦如全氏）臺灣初附，我總督姚啓聖貽書曰：「管寧無恙邪！」尋卒於諸羅。光文居臺三十年，蓋及見延平三世之盛衰云。所著有「臺灣賦」、「棧賦」、「桐花芳草賦」、「草木雜記」。（清同治十年）

## 11 張恕修董沛纂「浙江鄞縣志」沈光文傳

沈光文，字文開，號斯庵，以明經貢太學。○案臺灣府志作副榜乙酉豫於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全祖望撰傳丙戌從魯王次普陀，魯王紀事再豫琅江諸軍事，全傳由工部郎中晉太僕少卿。臺灣志戊子閩師潰，扈從不及，乃走肇慶。遷太僕卿，全傳奉差廣東監軍。臺灣志辛卯自潮州航海至金門，總督李率泰聞其名，陰使以書幣聘之，不赴。台灣志壬辰從魯王至廈門，魯王紀事後移家泉州，舟過團頭洋，遇颶風，飄入臺灣。台灣志時臺灣爲和蘭所據，光文受一廬，極旅人之困，不恤也。辛丑鄭成功克臺灣，知光文在，大喜，以客禮相見，致餼且以田宅贍之。全傳光文不署其官，諸羅縣志會魯王亦遯跡海島，南疆釋史不爲成功所禮。光文與張煌言調停其間，故成功雖不稱臣，而卒修寓公之敬。全祖望撰光文詩序亡何，成功卒。諸臣欲再奉魯王監國，光文從之。壬寅王遽薨，議遂寢。鄭經嗣立，頗改父之政，釋史光文以賦寓諷，○案釋史作以詩諷幾罹不測，乃變服爲僧，諸羅志名超光。續香詩舊集注結茅於羅漢門山中以居。全傳旋於日加溜灣社，諸羅志授徒自給，不足則濟以醫，歎曰，吾二十年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祇欲完髮以見先帝，而卒不克，其命也夫！釋史已而經卒，諸鄭復禮光文如故。癸丑大兵下臺灣，閩督姚啓聖招光文，辭之。啓聖貽書曰，管寧無恙，全傳將資遣回籍，會啓聖死，竟不能歸，因家焉。臺灣志諸羅令李麟光，爲之繼粟繼肉，旬日一候門下。光文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鄧延桂，榕城林奔丹，吳棗輪，山陽

宗城，螺陽王際慧結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全傳尋卒，葬於善化里東堡，隋羅志光文浮沈於蠻瘴者，三十餘年，凡耳目所及，無鉅細皆有紀載，其間如山水，津梁，禽魚，果木，大者紀勝尋源，小者辨名別類。臺灣本無文，自光文至始有文矣。李麟光撰光文詩序其後人居諸羅繁衍成族。全傳



## 12 蔣師輯纂「臺灣通志稿本」列傳寓賢沈光文傳

沈光文，字文開，一字斯庵，鄞人也。少以明經貢太學。乙酉，豫於晝江之師，授太常博士。丙戌，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務，晉工部郎，戊子，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建號，乃走平慶。累遷太僕卿，辛丑，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招徠故國遺臣，密使以書幣招之，光文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支，光文遂留閩，思卜居於泉州之海口，浮家泛宅，忽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時鄭成功尙未至，而臺灣爲荷蘭所據，光文從之，受一廛以居；極旅人之困，弗恤也。遂與中土音耗絕，海上亦無知光文生死者，辛卯，成功克臺灣，知光文在，大喜，以客禮見。時海上諸遺老，多依成功入臺，亦以得見光文爲喜，握手相勞苦，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贍之。亡何成功卒，子經嗣，頗改父之臣與政，軍亦日削，光文作賦，有所諷，或讒之，幾至不測，乃變服爲浮屠，逃入臺之北部，結茅羅漢門山中以居，或以好言解之於經，得免。山傍有目伽溜灣者，番社也，光文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歎曰：「吾二十載飄零絕島，窆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耳，而卒不克，命矣夫！」已而經卒，諸鄭復禮光文如故。癸丑，「亥」之誤字，亦如全氏，王師下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光文亦老矣。閩督姚啓聖招之，光文辭，啓聖貽書問訊曰：「管寧無恙。」因許遣人送歸鄞，會啓聖卒，不果。而諸羅知縣，季麟〔麒〕光賢者也，爲粟肉之繼，旬日一候門下，時耆宿已盡，而寓

公漸集，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奕、丹、〔此下闕〕霞吳藻輪〔四字〕、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等，結詩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尋卒於諸羅葬焉。後人遂居臺，蕃衍成族，光文在臺灣三十餘年，目見鄭氏三世盛衰，前此諸老述作，多佚於兵燹，惟光文得保天年於承平後。海東文獻，推爲初祖。所著花木雜記、臺灣賦、東海賦、檇賦、桐花賦、古今體詩；志臺灣者皆取資焉。文集十卷，錄入甬上耆舊詩。（清光緒二十一年）

### 13 連橫著「臺灣通史」列傳沈光文傳

沈光文字文開。號斯菴。浙江鄞人也。少以明經貢太學。福王元年。豫於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明年。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務。晉工部郎。隆武二年秋八月。閩帥潰。扈從不及。聞桂王立粵中。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少卿。永歷三年。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招徠故國遺賢。密遣使以書幣聘。光文焚書返幣。而是時粵事亦不可支。乃留閩中。思卜居泉州之海口。浮家泛宅。忽遭颶飄至臺灣。時臺爲荷人所踞。受一廛以居。極旅人之困。弗恤也。遂與中土音耗絕。亦無以知其生死者。永曆十五年。延平郡王克臺灣。知光文在。大喜。以客禮見。而遺老亦多入臺。各得相見爲幸。王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贍之。亡何王薨。子經嗣。頗改父之臣與政。光文作賦有所諷。或讒之。幾至不測。乃變服爲僧。逃入北鄙。結茅羅漢門山中。或以言解之於經。乃免。山外有日伽溜灣者。番社也。光文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常歎曰。吾二十載飄零絕島。棄坟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爾。而卒不克。命也夫。已而經薨。諸鄭復禮之如故。三十七年。清人得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光文亦老矣。閩督姚啓聖招之。辭。又貽書問訊。曰：「管甯無恙。」欲遣人送歸鄞。會啓聖卒。不果。諸羅知縣季麒光。賢者也。爲粟肉之繼。旬日一候門下。時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奕、丹霞吳葉輪、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等結詩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尋卒於諸羅。

，裴焉。光文居臺三十餘年。自荷蘭以至鄭氏盛衰。皆目擊其事。前此寓公著述。多佚於  
惟光文獨保天年。以傳斯世。海東文獻。推爲初祖。著有臺灣輿圖考一卷。草木雜記一卷  
考一卷。臺灣賦一卷。文開詩文集三卷。邑人全祖望爲訪而刊之。志臺灣者多取資焉。同  
者有徐孚遠、王忠孝、辜朝薦、沈佺期等。亦一國之賢者。（民國七年）

## 14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遺逸傳沈光文傳

沈光文，字文開，一字斯庵，鄞人。少以明經貢太學。福王授太常博士，浮海至長垣，晉工部侍郎。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建號，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卿。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招徠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光文焚書返幣。知粵事不可支，卜居於泉州海口，浮家泛宅，忽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時鄭成功尙未至，而臺灣爲荷蘭所據，光文受一廛以居，與中土音耗隔絕。成功克臺灣，知光文在，大喜，以賓禮見。時海上諸遺老，多依成功入臺，光文與握手相勞苦。成功致糜餼，且以田宅贖之。成功卒，子經嗣，改父之臣與政，軍亦日削。光文作賦諷之，幾不測。乃變服爲浮屠，逃入臺北鄙，結茅羅漢門山中以居。山旁有伽溜灣者，番社也；光文教授生徒自給，不足則濟以醫。歎曰：「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泉下耳，而卒不克，命也夫！」已而經卒，諸鄭復禮之如故。康熙癸丑〔亥之誤字亦如全氏〕年，王師下臺灣，閩督姚啓聖招之，光文辭。啓聖貽書問訊曰：「管寧無恙。」且許遣人送歸。會啓聖卒，不果。而諸羅令季麟光，賢者也；爲粟肉之繼，旬日一候門下。時耆宿已盡，而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鄞廷桂、榕城林奕、丹〔下闕「霞吳葉輪」四字，誤與先正事略及臺灣乙未志稿同〕、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憲等，結詩社，所稱福臺新咏者也。尋卒於諸羅。陳士京，字佛莊，先世本奉化朱氏，遷鄭改姓陳

。熊汝霖薦授職方司郎中，監三衢總兵陳謙軍。謙使閩僭行，而唐魯方爭頒詔事。謙死，遂遜之海上。鄭芝龍聞名，令與其子成功遊。芝龍以閩降，成功不肯從。異軍特起，成功實贊之。已而汝霖奉魯王至，復以公義說成功，始改寓公之敬。會魯王上表粵中，成功亦欲啓事於粵；使士京往，加都御使。歸，魯王入浙，特留閩；與成功相結，以爲後圖。成功盛以恢復自任，賓禮遺臣。其最致敬者：尙書盧若騰、侍郎王忠孝、都御使辜朝薦、及徐孚遠、沈光文、與士京；數人而已。久之，見海師無功，粵事亦日壞，乃築鹿石山房於鼓浪嶼中，感物賦詩以自遣，尋卒。（民國十七年）

## 15 「臺南縣志稿」文藝篇文學章沈光文傳

沈光文字文開，號斯菴，明萬曆四十一年生於浙之鄞縣。關於光文之生世，書均敘詳，臺灣府志載：光文爲文恭公一貫之族孫，而全祖望於鮎埼亭集沈太僕傳，則曰：「或以爲文恭公之後，非也。或曰：布政使九疇之後。」而近人盛成著沈光文之家學與師傅，則曰：「其實，九疇與一貫，爲族兄弟，光文爲二人之族曾孫。」一貫與九疇，均爲萬曆年間顯宦，一貫有喙鳴集，九疇有曲轅居集，光文少受家學，以明經貢太學。明代太學，卽國子監，光文初入北京國子監，後轉南京國子監，是時，人材集中江南，北都危急，南京素爲講學論道砥礪名節之中心，至此更盛。崇禎十七年，北都淪陷，福王卽位於南京，清兵臨江，光文以明經參與楊文驄「畫江之師」。宏光元年五月八日，清兵乘霧渡江，文驄敗走蘇州，後隨鄭鴻逵，奉唐王入杭州。六月十四日，杭州淪陷，光文乃返故里，與董志寧、華夏、張夢錫、陸宇燦、毛聚奎等，拜刑部員外郎錢謙樂爲帥，集義旅數萬，扼守錢塘江南岸，迎立魯王監國，拜受太常博士。

未幾，清兵渡江，光文從魯王，走臺州，清兵分爲兩路，一由叛將方國安引率，長驅入閩；一由清總督陳錦，侍郎李率泰率引，南下臺州，追踪魯王。光文再奉魯王浮海，依張名振於舟山。是時，鄭芝龍立唐王於福州。清兵壓境，芝龍出降，其子成功與弟鴻逵，族子彩聯，各率所部入海，彩據廈門，聯據金門，成功與叔鴻逵，先往南澳募兵，回泊鼓浪嶼，與路振輝曾纓等同盟

，效忠明室。成功迎淮王於軍，至南澳監國。十月桂王監國於肇慶，鄭彩亦北上舟山外洋，奉魯王監國入閩。十一月，蘇觀生又立唐王之弟聿錡監國於廣州。鄭彩與張名振奉魯王，前走南澳，見鄭鴻達，無結果，遂北返，改次長垣。永曆元年（魯監國二年）春正月，改長垣爲長泰，自立「長垣王朝」。六月，魯王至琅琦島，知錢肅樂隱於海壇山，召爲兵部尙書。七月，命鄭彩、周瑞、周鶴芝、阮進諸師，進攻福州，光文再豫琅江諸軍事。時清南征大軍，於平定福建後，已集中江西，進攻肇慶，全閩空虛，魯王揮兵而入，遂克建寧，紹武、興化三府，福寧一州，漳浦、海澄、連江、長樂等二十七縣。而晉光文工部郎中。

永曆二年（魯監國三年），清刑部侍郎李率泰偕閩浙總督陳錦，由江西回師還攻福建，建寧、興化等地，相繼淪陷。六月初五日，兵部尙書錢肅樂，卒於琅江。鄭彩專攻，益爲無忌，內黨相乘，外攻遂弱。旋而清兵攻克長樂，張名振奉王返浙，居於石浦之南田。光文時豫軍事於閩南，來往於南澳，鼓浪嶼，作魯王與鄭成功之間聯繫人。及聞魯王師潰北走，倉猝從不及，遂與光祿寺卿陳士京，同留廈門。李率泰方招來故國遺臣，聞其名，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光文焚其書返其幣，然因廈門爲鄭彩、鄭聯巢穴，未能久留，乃走鼓浪嶼依成功。

八月，桂王已返肇慶，欲興明室。成功遣士京及中書舍人江子燦，黃子高，奉表至肇慶，光文亦隨之入粵。永曆三年（魯監國四年），士京返廈，奉桂王旨，加封成功爲延平公。光文仍留肇慶，以工部郎中，累遷而至太僕寺少卿。奉派至潮陽，監成功叔侄之師。



先是，鄭彩、鄭聯兄弟佔據金厦二島，成功祇得南下潮陽，略取粵海沿岸爲根據地，企圖迎桂王。永曆四年正月清兵破贛州，韶州又陷，桂王走梧州。八月成功遂令洪旭留守潮陽，反師襲取金厦。十月清遣尙可喜，孔有德破廣州桂林。桂王復走南寧。成功奉詔令鄭芝莞守厦門，率師南下勤王，十二月抵達揭陽，清兵已下惠州，去路被阻。永曆五年正月成功返至南澳，虞金厦有失，首尾遭受夾擊，令鄭鴻達，引師返厦協守，三月初抵達厦門，清提督馬得功已破厦門。鴻達攻復厦門，以兄在京，家在安平，而私之。四月朔，成功得訊，星夜還師，按失島罪斬芝莞，鴻達引咎卸權，歸隱於碣石白沙；光文似亦隨之而去。

是年九月，清兵再陷舟山，張名振與張煌言等，慮從魯王欲赴厦門，投依成功。光文恐成功不納，由白沙渡厦說之。永曆六年正月，成功乃使命迎魯王居於金門。

未幾，光文思卜居於泉州海口，挈眷泛舟，過圍頭洋口，忽遇颶風，飄至臺灣。是時，荷人侵佔臺灣，已二十八年。光文初抵臺灣，居於何地，有何事蹟，文獻缺詳，唯載：向荷人借一壘以居，極旅人之困。按：「壘」，「居也」。說文段注：「古者在野曰：廬，在邑曰：壘，各二畝半。」可見光文初來，乃寄寓於城市，再以荷人據臺時，僅在臺灣 (Tayowan) 及赤崁 (Saccam) 一地，設有城市觀之，更可斷定，非居於安平，即居於臺南。因荷人入侵後，對我國移民，肆行苛斂誅求，且加以種種壓迫，故是年八月初五日，(新曆九月七日) 郭懷一揭竿起義，聚同志一萬六千人，攻破赤崁城 (Providentia)，與荷兵一百十二人及附荷先住民二千名

，慶戰半個月，始平。事後，荷人對於我國移民，施行殘酷報復，株連及於婦孺，而畏鄭成功與兵問罪，惶惑不安，愈加戒備，稍有風聲，即捕我國移民。凡我國商船，前來臺灣，必經嚴密檢查，嘗被多方留難，而影響我國貿易，以致成功激怒，下令封鎖，嚴禁我國商船及東西洋船，經過思明者，概不准渡臺。以故島上糖米充塞，一時不能外銷，一般移民，且感窘迫，何況光文初來海外，自必更加困苦。嗣因成功北征失敗，頹傳征臺之謠，荷人戒備益嚴，而對我國移民之管制益酷。光文以太僕寺少卿，監軍揭陽，曾隸鄭部，荷人對其監視，當更嚴酷。光文羈留海外，同志乏儔，才人罕遇，徒寂處於荒野窮鄉之中，混跡於雕題黑齒之社，爲避荷人怨嫌，日以登山問水，賦詩寄意，以抒旅中之困。自是，音耗久絕，中土人士，亦無以知其生死者。

十五年，成功克復臺灣，知光文在，大喜以客禮見，而遺老亦多入臺，各得相見爲幸，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贖之。翌年五月，成功薨於東都，子經嗣立，頗改父之臣與政，軍亦日削。光文作賦諷之，幾罹不測。乃變服爲僧，逃入北鄙，結茅羅漢門山中，或以言解之於經，乃免。山外，有目加溜灣社者，先住民之部落也，光文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嘗自歎曰：「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爾，而卒不克，命也夫！」已而經薨，諸鄭復禮之如故。三十七年（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清克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光文亦老矣。閩浙總督姚啓聖招之，辭。又貽書問訊，欲遣人送歸鄞縣，會啓聖卒，不果。諸羅知縣季麒光，私淑之，爲粟肉之計，旬日一候其門。時寓公漸集，康熙二十四年，乃與無錫季麒光，鄭

廷桂、華袞，金陵趙龍旋、林起元，福州陳鴻猷、翁德昌、何士鳳，會稽陳元圖，上虞屠士彥，泉州陳雄略，武林韋渡，宛陵韓文璫等，結「東吟社」，揚風挖雅，哀而成集，所稱福臺新詠者也。尋卒，葬於諸羅縣善化里東塋。

光文居臺三十餘年，自荷蘭以至鄭氏盛衰，皆日擊其事。前此寓公，著述多佚於兵火，惟光文獨保天年，以傳斯世，海東文獻，推爲初祖。著有臺灣輿圖考一卷，草木雜記一卷，流寓考一卷，臺灣賦一卷，文閣詩文集三卷，乾隆間，全祖望爲訪而刊之於甬上善傳詩。季麒光題其襍記詩。云：「斯菴學宮清深，雄於詞賦。浮沉於蠻煙瘴雨中者，二十餘年，凡登涉所至，耳目所及，無鉅細皆有記載。其間如山水，如津梁，如佛宇僧寮，禽魚果木，大者記勝尋源，小者辨名別類，斯菴真有心人哉。」又謂：「從來，臺灣無人也，斯菴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始有文矣。」實爲千古之史論也。

## 16 「臺南縣誌稿」文化志學藝篇沈光文傳

臺南縣文學，始自沈光文。光文字文開號斯庵，浙之鄞縣人。明副榜，由工部郎晉太僕寺少卿。以永曆六年（順治九年，西元一六五二年），先鄭延平來臺。後卒於諸羅，葬於善化里東保（今善化鎮坐駕里）。渠不僅開本縣文學之端，亦即肇啓本省文學之第一人。正如諸羅縣知縣季麒光題沈斯庵記詩所云；「從來臺灣無人也，斯庵來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庵來始有文矣。」或連雅堂臺灣通史藝文志所云；「臺灣三百年間，以文學鳴海上者代不數階，鄭氏之時太僕寺卿沈光文，始以詩鳴。」又道光四年，北路理蕃同知鄧傳安爲永遠紀念沈光文事跡，議建文開書院於鹿港，其疏引則謂；「溯臺灣歸化之初，得寓賢沈斯庵太僕設教。而人知好學，是全郡風氣開自太僕。按太僕名光文字文開，浙江鄞縣人。今義舉期於必成，卽借太僕之表德，豫爲書院定名焉。」（見臺灣全誌本彰化縣志卷十二上）近人臺灣大學教授盛成，撰荷蘭據臺時代之沈光文，有云；「余以爲臺灣之教育，實始自沈公教學蕃社始，繼荷人而教以漢字也。而臺灣之文獻，始於沈公之臺灣輿地圖考，成於荷治時代。臺灣之賦，始於沈公之臺灣賦，亦當起草於荷治時代，成於延平之死後。臺灣之詩，始於沈公之寄跡效人吟，亦成於荷治時代。」是也。（以下所述沈光文之詩，詳載於本縣志稿卷九雜誌，本篇均從省略。）

斯庵來臺之後，爲荷人上賓，直至鄭成功克臺，時經八年之久。據其自述；借居海島，登山

問水，靡不有詩，尤喜步和人韵，雖邱黎待深，覺感激時露。流覽怡情，咏歌寄意，而同志乏儔，才人罕遇，徒寂處於荒野窮鄉之中，混跡於黠題黑齒之社。宛如不過問時事者，然實並不如此，正如季麒光所言；斯庵學富情深，浮沉於蠻烟瘴雨中，凡登涉所至，耳目所及，無鉅細皆有記載，大者記勝尋源，小者辨名別類，斯庵有心人哉，其著作多晦而不彰。此正因其有所顧慮，而是有心人，故在八年之間，作成臺灣輿地圖考，以備鄭氏攻臺之用。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見中卷四十二頁）云；「沈光文留臺多年，尤洞悉臺灣之形勢」，又云；「鄭成功企圖占領臺灣之時，先住漢民之內應，爲最有利之因素。此種深厚之力量，爲不可否認之事實；例如避清軍南下之難，而遷迹海外之明代名人，有力量有地位之沈光文，遇颶漂到臺灣，荷蘭人借以一處，得以暫駐之沈光文，鄭成功取臺後，以客禮待遇之，如對此事，加以思考，則此等人士，其爲鄭氏內應之張本歟？」伊能之見，明眼也！惟在此情形下，斯庵連年島上作客，極欲驅逐紅夷，又恐時機未熟，其心情自不難想像。國事滄桑，小隱苟全，生活自必艱困。其咏「感憶」、「夕殮不給戲成一」、「慨賦」、「籬竹」、「野鶴」、「蛙聲」、「夜眠聽雨」等詩，皆此時之作品。

在「感憶」一詩誠所謂「極旅人之困，弗恤也」，而以青山慰寥寂耳。遊雲別塢，飛雁前汀，其歸其落，來往隨波，何日能寧？兒女之情，夢中燈下之苦趣，來日方長，望中之望耳。

在「野鶴」一詩表現：斯庵能遠蹈高飛，獨得世外桃源之趣，但不能無故國之思。連年奔走無定，新得一枝之棲，安適於優游俯仰，自必愛惜其羽毛。雖清高可狎煙霞，而廉節却爲雁鳴所

不喜。日間雖登山問水於島上，夜夢則呼號於思明之鄉。斯庵時將五十，骨老身閒，健步如飛，人瘦有神，海外棲身，祝禽漏網，幾過春秋矣。

在「蛙聲」一詩，寫盡觸景傷懷，以殘雲自比，以微月喻明室半壁江山復興之兆；又以蛙聲爲寓言，離羣自詠，非比海上亂噪，莫知所云爾。蚓曲卽潛龍勿用，幾事不密則害成，慎密不出；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利用安身之謂。國事身事，混合爲一，保合沖和，無人可問。烏合之衆，鼓吹難齊，部署未定，舉事不成；雨後竹中，空自怨訴。並無羽書，可以飛出，急徵天下兵，沒奈何，窄逼居，蛙夜啼，挑燈詠耳。

明末遺臣，皆以聽月爲思明之象徵。明字去日，僅留月字半邊，象徵半壁江山，耳聽日字消息，遇晴始可耳。如夜雨，月亦無可聽矣。「夜眠聽雨」中，海指鄭成功，成功大怒而封鎖臺灣，其東征之聲，甚囂塵上，但尙難證實。溪指荷人，喧傳隔海之攻勢，而爲之膽寒。斯庵聞枝之棲，驚弓之鳥，時爲荷人注目；野渚逍遙，以洽魚水相得之歡，掩荷人之耳目，詩以言之，夢則見而不言；言之則夢亦殘矣。利用安身，仍宜慎密不出耳。

斯庵有「己亥除夕」之詩。己亥爲永曆十三年（西元一六六〇年），鄭成功授命爲延平郡王，於己亥五月北伐，南京失敗後，十月退守金廈，潰兵多數渡海來臺，約在二萬五千人以上，謠言四起，時荷蘭尙據臺灣，斯庵處境尤困。在此詩中，「明朝」兩字含有雙關之意，恰與新年遇。「贈我椒樽屬故交」指何斌（何於一六五九年二月爲陰曆十二月底，從僻港乘前人不備，逃出

臺灣，二月二十二日爲陰曆正月一日，抵廈門）、洪升等。「客路相依十四載」自乙酉至己亥爲十四年。「明年此日知何在」以後有咏歸望，詩中有「在原嗟鳥散」句。

斯庵有作「別洪七峯」詩，連雅堂臺灣詩乘云；七峯疑洪旭之族人，旭字九峯，同安人，爲延平部將。臺灣大學教授盛成荷蘭據臺時代之沈光文云；七峯卽洪升之字。詩小雅天保；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因其行七，故字七峯，爲芝龍舊部留臺者。又云：斯庵欲避荷人之耳目，乃與洪氏深居東山，共學耕耘。東山爲大目降番社，卽今之新化。

永曆十五年，延平克臺灣，中土士大夫多從之。聞斯庵在，大喜，各以相見爲幸，故頗有唱酬之作。如「謝王愧雨司馬見贈」，「盧司馬惠朱萼賦謝」，「齊價人旋禾未及言別承東寄欣和」，及「別顧南金」等詩。按：王司馬字長孺，號愧雨，福建惠安人，官至兵部左侍郎，後卒於臺。盧司馬名若騰，字閑之，號牧洲，福建同安人，官至兵部尙書，後卒於澎。齊價人亦同客臺灣者，但未得其詳。顧南金浙江黃巖人，曾任江南糧儲道，駐京口，延平北伐時來歸，遷居臺灣。

野史載延平薨，子經嗣，頗改父之臣與政。斯庵作賦有所譏諷，幾陷不測。乃變服爲僧，逃入羅漢門山中。斯庵有山居八首，當作於是時也。惟昔之羅漢門山普陀幻住庵，卽今高雄縣岡山超峯寺，所以斯庵有普陀幻住庵之作。斯庵旋自羅漢門山，移居日加溜灣社（今善化鎮），一有詩「移居日加溜灣別」，「至灣匝月矣」、「曉發日加溜灣卽事」等，當作於是時。其云：

斯庵設教自加溜灣社，教授番黎讀書，並以醫藥濟人，自樂天命。有詩「思歸」六首，「感懷」八首，作於此間，而後人評沈氏文學爲鄉愁文學，語甚適切。

按：「感懷」八首觀之，卽出而組織所謂東吟社，當於此時也，故詩有「同調字聲氣」句，而其周圍文士漸集，故詩有「時賢重典型」句；時賢者，指時之清官也。詩云「做廬依大武」，大武卽今玉井，清初玉井設有大武壠理蕃司，而目加溜灣社設有大武壠分司，其跡尙存。

斯庵終而歿於斯土，居臺凡三十有餘年，自荷蘭以至鄭氏三代之盛衰，皆目擊其事。正如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乾隆元年進士）作沈公傳云：「嗚呼，在公自以爲不幸不得早死，復見滄海之爲桑田；而余則以爲不幸中之有幸者，咸淳人物，蓋天將留之，以啓窮微之文明……」，而海東文獻推爲始祖，斯庵頗有著作，據全祖望「鮎埼亭集」卷二十七沈太僕傳載：有花木雜記、臺灣賦、東海賦、棧賦、芳草賦、古今體詩等，續修「臺灣府志」卷十九雜著錄載；有臺灣輿圖考一卷、文開文集一卷、臺灣賦一卷、文開詩集二卷、草木雜記一卷、流寓考一卷等，連雅堂「臺灣通史」卷二十四藝文志載：有臺灣輿圖考一卷、草木雜記一卷、臺灣賦一卷、文開文集一卷、文開詩集一卷等，各書記載略有出入，而今多散佚不傳。惟臺灣府志藝文載沈氏詩四十五首，臺灣詩薈亦載二十四首，共僅有六十九首。幸而熱心於沈光文之研究家，從事搜羅其作品者頗不乏人；如臺大教授楊雲萍撰「臺灣的寓賢」則謂：「我曾做過輯錄斯庵的著作工作，計得詩百首，數量還是不多，可是比之連雅堂氏所得（臺灣詩薈連載斯庵詩集）多近五成之譜」（見臺灣文



化論集(二)。又本縣人蘇東岳有「沈公遺詩」之編，但其內容與臺灣府誌及臺灣詩薈大同小異。

至於臺灣府志藝文載沈光文「平臺灣序」，被後人駁爲膺品一事，見盛成撰「荷蘭據臺時代之沈光文」云：「今傳平臺灣序，乃係膺品，由范咸，將臺灣輿地圖考與臺灣賦合而爲一，加上施琅之飛報澎湖大捷，改頭換面，而成爲沈光文之平臺灣序，冤哉枉也。傳於後世；東吟社，原爲東都吟社，清人改爲東寧詩社，因鄭之東都清改爲東寧也。沈公原爲太僕寺少卿，亦改爲太常寺少卿，其內容之修改，更可見矣。」又見彭國棟「廣臺灣詩乘」云：「後人以臺灣府志有臺灣序一篇，託名斯庵作，序中詆斥鄭氏，諛美滿清，遂謂其晚節不全，而不知沈太僕傳詳列斯庵著述，並無臺灣序，其爲假託無疑也。」

17 「南瀛文獻」蘇東岳撰沈光文傳

沈公光文，字文開，號斯庵，文恭公一貫之族孫。萬曆四拾年壬子歲，西曆壹千六百拾貳年，生於浙之鄞縣。公明季副榜。福王元年。官太常寺卿。翌年，晉工部郎。隆武貳年丙戌歲。西曆壹千六百四拾六年。聞桂王立，乃趨肇慶。累遷太僕寺少卿。永曆五年辛卯歲，西曆壹千六百五拾壹年。由潮州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知其義正名芳，密遣使以書幣聘之。公焚書返幣。辭而不赴。永曆拾六年壬寅歲。西曆壹千六百拾貳年春。一葉扁舟欲入泉。纔至圍頭洋。忽遇颶風。飄入臺灣。時臺爲雕題黑齒之社，遍處於荒野之中。乃民族英雄鄭成功來據之翌年也。鄭聞公至，大喜。以客禮見之。不署其官，後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贍之。五月鄭薨於東都。子經嗣立，多革父之臣與政。公作賦諷刺之，幾至不測。乃變服爲僧。排入羅漢門山。今之岡山超峯寺。古之普陀幻住菴也。當是時結茅菴以自隱。伴野鶴以清遊。日則跏趺恬坐。夜間步月閑吟。自此一灣流水隔斷紅塵。已歷十二年矣。斯間或以言解之於經。乃獲免。公歎曰：「何期癸甲之年。頓通聲氣」。時由山中移住目加溜灣社，即今臺南縣善化鎮之社內，教授蕃童。又常以醫藥濟人。社民皆仰之。永曆三拾七年清康熙貳拾貳年癸亥歲。西曆壹千六百八拾參年八月臺被清竊據。奉明正朔而終。公素與閩督姚啓聖有舊，姚欲遣人送公歸鄞。無何姚卒。公歸計，竟不能也。十五年間淹留於目加溜灣蕃社者，非教學吟詩。則遍遊各地。凡登涉所至。耳目所及。無鉅細皆

有記載。歲在甲子。西曆壹千六百八拾四年。諸羅知縣季麒光賢者也。爲公籌粟肉之繼，旬日一候門下。翌年。乙丑歲。梅月與麒光外十二名。重結吟社。時公行年七拾有四。由福臺閒詠。更名曰。東吟社。公曰：「就謝太傅山以東重，茲社寧不以東著乎」。於是。東吟社而成立矣。昔日公全島芳踪印遍，所咏無不寄題托意。是。以其詩高拔於群。而公之著作。不但超越。又雄於詞賦。當時臺灣無文也。公來而始有文矣。當時臺灣無詩也。公來而始有詩矣。以此。臺灣文獻。推公爲鼻祖。康熙貳拾七年戊辰歲。西曆壹千六百八拾八年，卒葬於善化里東堡。享年七拾有七。一生著有臺灣輿圖考一卷。文開文集一卷。文開詩集二卷。臺灣賦一卷。草木雜記一卷。流寓考一卷。（筆者：號太虛逸人，居善化鎮光文詩社社長）

## 18 三百年前臺灣破荒的偉人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

民族英雄鄭成功，自金陵一敗，即渡海來開闢臺灣，以爲繼續抗清，恢復祖國的根據地；他的豐功偉烈是盡人皆知的。還有一位飄零海上，先到臺灣的偉人沈光文，則知者較少。他的幽光潛德也是應該表揚的。當明社既屋，甬上一地爲忠義薈萃之區，自張煌言，錢肅樂以下，起兵抗拒，百折不撓，義薄雲天，威震胡虜，以發揮民族的氣節者，史不絕書，可謂盛已！

光文的忠節，光文浙江鄞人，字文開，一字斯庵，乙酉，豫于畫江之師，丙戌浮海至長垣，並豫琅江諸軍事，戊子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舉事，乃赴肇慶，累遷太僕寺卿。辛卯由潮陽航海至金門，清大吏遣使以書幣來招，光文焚書却幣，彌勵堅貞。時粵事不可支，光文留閩，思卜居于泉之海口，舉家浮舟，過團頭洋口，忽颶風大作，舟人失維，在驚濤駭浪之中，飄泊而至臺灣。時鄭成功尙未至，臺灣尙爲荷蘭所佔據，光文索居其間，聊蔽風雨，飽嘗旅人的艱辛。絕廳零與，遂與祖國隔絕音訊，海上也沒有知其生死存亡者。

光文的教育事業，直至辛丑，鄭成功克服臺灣，始知光文已翛然先到，大喜，蓋成功以恢復宗國爲己任，優遇明之遺臣，于是海上衣冠，雲集幕府。何況光文先已抵臺，故以客禮相見，餽以粟米及田宅，敬禮有加。不幸成功歿後，其子經嗣位，頗改乃父之政，軍事亦不振，光文作賦諷刺，幾遭不測，乃變服爲僧，逃入臺之北部，結茅于羅漢門山中以居。山旁有日加溜灣是高山

旅社，光文于此，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之以醫，勤勤爲臺人破荒。歸鄉之思雖切，而卒不可得，有詩句曰：「歲歲思歸思不窮，泣岐無路更誰同。蟬鳴吸露高難飽，鶴去凌霄路自空……」諸羅賢令季麒光（一作季麟光）知禮敬學者，故爲之繼肉繼粟，旬日一候門下。

光文的結社，詠詩及其著作，其後耆宿遺老，而高公漸集，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等結社，史所稱「福臺新詠」是也。茲錄光文詩數首於下，以見一斑

### 五日

漫說哀猿擇木難，錦標奪盡我徒看；寧堪獨醒還如屈，也取新芳試浴蘭。  
命到饑來奚待續，冠當窮處自羞彈；應聲却怪山妻語，也比鮎魚上竹竿。

### 夜眠聽雨

遇晴常聽月，無月聽偏難。  
海怒聲疑近，溪喧勢作寒。  
閒枝驚鳥宿，野渚洽魚歡。  
夢與詩爭局，詩成夢亦殘。

### 番婦

社裏朝朝出，同羣擔負行。  
野花頭插滿，黑齒草塗成。

賽勝羅紅錦，新粧鞋白珩。（原注，項常挂瑪瑙）

鹿脂捺抹慣，欲與麝蘭爭。

尋卒于諸羅，葬縣之善化里東保。光文居臺三十餘年，自荷蘭以至鄭氏盛衰，皆目擊其事。前此寓公著述，多佚于兵火惟光文獨保天年于荒陬，海東文獻，推爲初祖。所著有「臺灣輿圖考」一卷，「草木雜記」一卷，「流寓考」一卷，「臺灣賦」一卷，「文開詩文集」一卷，詳見全祖望撰「沈太僕傳」（鮑琦亭集卷二）。

全祖望郵人雖生在清世，其心未一日忘明，生平留意鄉邦文獻，尤致力于晚明忠義，刻意表彰。其續編「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煞費苦心。蔣隱菴爲之題詞，有云：「瑩（案即初編「甬上耆舊詩」者李鄧嗣，原名文胤，學者稱泉瑩先生）同時諸公，以忌諱故，別名十卷藏于家，久而失去。先生念自明季迄今，又百餘年，不亟爲搜討，必盡泯滅，乃徧求之里中故家，及諸人後嗣，或闕不肯出者，至爲之長跪以請。其餘片紙隻字，得之織筐塵壁之間者，編次收拾，儼成足本，傳中各爲表其大節，記其佚事，往往姓氏已淪狐貉之口，一經選錄，其詩傳而其人與之俱傳，遂令蒼燐碧血，苦竹貞松，無不湧見鬚眉，呈露芒角，所選較營長十卷，且數倍之。其言確當，即如光文遺集，亦係祖望託人來臺探訪而得，編入「甬上耆舊詩」中發揚幽潛，永垂不朽。

（原載卅七年一月一日台灣和平日報）

## 19 「臺南文化」黃典權撰沈光文

### 引言

在一個劇變動亂的時代，一個文人要經不起時代的顛播是絕頂不幸的。明末清初的沈光文（斯庵）就是一個經不住時代的顛播。「行百里，半九十」的當兒委屈了下來的人，在他晶瑩光潔的一生，竟難免蛀蝕了難恕的斑點，這是多麼叫人惋惜的呀！但是我們不能就此把沈氏的價值全抹煞了，他對臺灣文化開山之功是永難磨滅的。在全盤檢討文化的此時。我們應該以史的眼光，還他個清楚的面目，作個客觀的論斷，還不致以今誣古，枉屈了前人。

關於沈光文的歷史，比任何明末來臺的遺老，在故紙堆中存留着較多的材料。全祖望的鮚埼亭集，續修臺灣府志，諸羅縣志，寧波縣誌，海東逸老的海東逸史都有他頗詳細的傳記，再加上臺灣詩薈所載的沈斯庵詩，和臺灣府誌藝文所錄沈著東吟社序，平臺灣序以及季麒光題沈斯庵雜記並連雅堂臺灣詩乘等等，沈光文的傳記資料不算是太單薄的，現在就以鮚埼亭集的沈太僕傳爲主再參考其他，替他在下面作一個扼要的介紹。

### 一、乙酉以前的沈光文

沈光文，字文開，〔一〕一字斯庵，明末浙江鄞縣人。明萬曆四十年生，〔二〕（公元一六一二）約在清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前後卒〔三〕享壽七十五歲左右。他出生在一個頗有淵源的世家。〔四〕三十四歲以前所過的一段太平生活是很叫他後日留戀的。〔五〕這時他所過的生活除了「以明經貢太學」〔六〕很短一段外，多半在家鄉附近一帶，已頗有逃禪之好了。〔七〕鄞縣在明朝是詩風很盛的一個地方。貫串整個明代，那兒不斷有詩社的結集〔八〕，斯庵自幼就受了環境陶冶，而成爲一個詩人。他這平靜閒逸的半世生涯，正是國家遭受內憂外患交迫的苦難時代。內部嚴重的匪患（流寇）終於惹引強敵（滿清）的內侵，使得國破君亡。這地坼天崩的變局，迫使他投進抗敵的陣營，遂激起他壯闊的生活波瀾。

## 二、乙酉辛卯間大陸抗清的沈光文

乙酉年（明隆武元年清順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清兵陷南京，執福王，下辮髮令，明太祖第十子魯王檀九世孫以海受浙東一帶志士的擁戴，監國於紹興；這時清兵已迫到錢塘江北岸，魯王「畫錢塘江而守。」〔九〕沈光文參加這次戰役。全祖望《吉琦亭集卷貳柒沈太僕傳》所載「乙酉豫畫江之役」，指的就是這件事。這時他「授太常博士」〔十〕這雖是個閒職，但却是他投身政治的一個標幟。後來這「畫江之役」終因主將方國安受姦臣馬士英的蠱惑而謀叛，魯王被劫持，差點兒被出賣，幸會守者病，才得脫自江門入海。〔十一〕魯王從此乃輾轉閩浙沿海，在丙戌



(魯監國元年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六)十一月自廈門改次長垣〔十二〕斯庵從此隨着魯王漂泊海上，斯庵葛衣吟序云：「余紹興出奔，亦祇葛衣，今已兩載」這足見他出奔的惶惶了。結埼亭集沈太僕傳云：

(太僕)丙戌浮海至長垣，而豫琅江諸軍事。晉工部郎〔十三〕

按琅江諸軍事，係指魯王監國二年丁亥六月，攻漳失利後對閩軍事行動的總稱，清海東逸老海東逸史卷貳監國紀下云：

六月攻漳失利，王至琅江(中略)七月王親征，會鄭彩，周瑞，周鶴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八月丙戌，克連江。(中略)十月，長榮，永福，閩清皆下，羅源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錢楷皆以城來降。(中略)遣大學士劉中藻攻福寧州破之。(中略)三年戊子(清順治四年公元一六四六)遣閩中原任東閣大學士朱繼祚與同安伯楊耿攻興化，克之。(中略)三月興化陷，吏科給事中林暉，興泉道湯芬死之！莆田陷，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郭廷諫死之；永福陷，里居給事中鄒正畿，御史林逢經死之；長樂陷，里居御史王思及死之；建寧陷，守將王祚死之，王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至是皆失，僅留寧德福安二縣。(中略)四年己丑正月辛酉朔，王次沙堤。

魯王在閩中的軍事行動，是魯監國最有聲有色的過程，這是斯庵身與其役的。想不到才一年又淪落得乾乾淨淨，魯王惶惶的撤退。竟使斯庵慮從不及，斯庵的一腔熱血遂又嚮往更有希望的粵中

去了。鮎埼亭集沈太僕傳云：

戊子，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十四〕閩粵中學事，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寺卿〔十五〕辛卯〔十六〕由潮陽泛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十七〕方招徠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公焚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支，公遂留閩，思卜居泉之海口，絜家浮舟至圍頭洋口，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

太僕傳這段簡短的記述，包涵的是他無數悲壯艱苦的經歷：自戊子迄辛卯這四年間，斯庵漂泊於閩粵沿海。那時，大陸已被異族的暴風狂掃得暗無天日，民族之火就在沿海的小島上燃燒着幾座熒熒不滅的燈塔。斯庵是始終依附在燈光下生存的人。但在這中間他的枝棲憂感也復不少。臺灣詩薈第五號沈斯庵寄跡效人吟序云：

憶自丙戌乘桴，南來閩海，或經年泛宅，或偶寄枝棲，憂從中來，興亦時有，每假題詠，聊混居諸。戊子入粵，所詠亦多。

可惜是這些詩篇後來斯庵全自焚了〔十八〕，不然他的忠憤激昂，宏辭壯采，不知要震爍多少志士的精魂。

三、辛卯（永曆五年）辛丑（永曆十五年）間荷蘭治下在臺前期的沈光文

（一六五一—一六六一）

颶風把斯庵的一家漂到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新的異族的統治，但這是個沒有民族仇恨的異族，斯庵於是遂勉強從權地「從之，受一廬以居。」（沈太僕傳）然而這寄居，却付出了「極旅人之困。」（同上）的代價。

他有思歸六首〔十九〕，極寫他客旅的哀愁。可說，思鄉病，年年，終年地纏繞着他的靈魂。他自況爲饑餓哀切的鳴蟬，凌霄無路的飛鶴。狂奔的雪浪，動葉的商飈，總不會替他帶來故鄉的消息。當颶颶的秋風敲動窗外的竹韻，葉葉聲聲俱足振換他的鄉愁。他沉緬在霜飛的故里，月照的寒江。饑迫的現況，就只有新菊相憐！有時倚着荆扉，閒看秋山，松間細細的濤聲，荻上搖搖的雪影，稀微的身世，彷彿也得到空虛的安慰，但是一想起「家鄉昔日太平事，晚稻香新紫蟹肥。」〔二十〕往事一片無情的鏡子照痛他慘酷的現實了。這窮愁的思鄉病，終於還是一個無可奈何的「安心理得」了之，意興消闌，潮水的澄光掩映着虛幻的樓臺（荷蘭的熱蘭遮城）使他打開了一片安寂的道心。這時野鶴遂成爲他孤芳自賞的象徵，其野鶴詩云：

獨得孤鶩趣。難違天性眞。優游俯仰適。愛惜羽毛新。

高與煙霞狎。廉爲雁鷺噴。朝遊蒼海表。夜唳驚江濱。

骨老飛偏健。身閒瘦有神。已知矰繳遠。幾閱雪霜頻。

舞月寒流影。依松靜絕塵。乘軒爾何事。翻欲賤朱輪。

菊花是他貧病相依，聊堪自慰的伴侶，其菊受風殘詩云：

菊受風殘、又無雨潤、累累發花、雖不足觀、亦可聊慰也。

天風吹不盡，憔悴復舒英。似有催詩意，還多望酒情。

會當枯亦發？是乃困而亨。愛惜饒眞賞，休將境遇評。

而自然的江山風雨驚鳥歡魚亦易添加他的詩料，使得他的清空靈動能暗流宛轉，恍然似夢，生機才不至全然枯竭。其貸米於人無應者詩道出此中的消息：

但使清虛腹裏存，詩瘦偏多新意格。

其夜眠聽雨詩可爲詳例：

遇晴常聽月，無月聽偏難。海怒聲疑近，溪喧勢作寒。

閒枝驚鳥雀，野渚洽魚歡。夢與詩爭局，詩成夢亦殘。

但是道心開得自己，可難免妻子有時要出怨言。「二一」尤其是一年一度的過年，真叫他沒有辦法。己亥的除夕，他就索性不理了。不過爆竹聲中、依然滿目繁華、恍然是故鄉的景象。睡不着覺聽着鷄聲、悵惘地他又迎來了一個新年。

斯庵這樣潦倒異域，饑窮煎迫，難道是無條件的嗎？不，他的己亥除夕詩中就說：「修門遙遠路難通，古來擊楫更誰同？也憐寰空嗟無告，猶欲堅持冰雪操。」慨賦裏說：「最幸家貧眠亦穩，堪憐歲熟我仍饑！仰天自笑渾無策，欲向西山問伯夷。」他頭腦中始終懸着伯夷那餓死不協的偶像，所以叫他慨嘆着擊楫誰同而堅持冰雪之操，忍下去這漫長的饑餓生活。好容易等到

鄭成功攻克臺灣，那是永曆十五年多十二月間的事，斯庵纔結束他在臺荷蘭統治下的首尾十一年苦趣不堪追憶的生活。

四、辛丑（永曆十五年）辛亥（永曆廿五年）間在臺中期的沈光文

（一六六一—一六七二）

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年）鄭成功攻克臺灣，斯庵會見鄭成功，這不獨是他永遠忘不掉的事，同時也叫鄭成功出乎意外地喜歡。鮎埼亭集沈太僕傳云：

辛丑成功克臺灣，知公在，大喜，以客禮見。

斯庵對鄭延平是極端崇拜的，對他的克服臺灣更是讚美。自郭懷一抗荷事件發生（公元一六五一年）以來，荷人對於漢人是壓迫備至的〔二二〕。斯庵是個有心人，熟視那能無睹，於是他對這個本來沒有民族仇恨的異族，又恨極了〔二三〕，臺灣史料集成畫之部沈斯庵赤嵌城匾額〔二四〕有斯庵詩云：

鄭王忠勇義旗興，水陸雄師震海瀛。

礮壘巍峩橫夕照，東溟夷醜寂無聲。

而「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贖公」（鮎埼亭集沈太僕傳）對斯庵真是優待備至，他對於成功從此永遠感激，遠到清人已佔臺灣，斯庵還在公開的文章中隱隱推崇他〔二五〕。

第二年（永曆十六年公元一六六二年）五月，成功病死了，在成功死前，有鄭經私通乳母生子的事情，他死後又有鄭襲鄭經叔姪對於臺灣領導權的爭奪，這兩件事可能使得在永曆十五年以前來臺的人民對鄭經存着不愉快的印象，斯庵想也是難免的。

臺灣開關之初，農業還沒有大規模發展，一般人的生活頗爲困苦，所以斯庵還不能完全擺脫饑餓的窘迫。〔二六〕還好永曆十八年以後遺老多已來臺，他們有的是斯庵的長官，有的是斯庵的舊同志，舊相識，再不然也都是不願做亡國奴的志同道合的新朋友。〔二七〕他們俱以「得見公（斯庵）爲喜，握手勞苦。」（鮎埼亭集沈太僕傳）他們彼此之間的友情是融洽的，其中寧靖王，盧若騰，王忠孝，都是他尊敬的朋友。他們時相週濟，或過往探問，或賦詩贈答。〔二八〕但是他與鄭經的相處却不見得很好，等到他作賦諷刺鄭經，遂彼此決裂，而形成他生活的突變。

鮎埼亭集沈太僕傳云：

成功卒子經嗣，頗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軍亦日削。公作賦有所諷，乃爲愛憎所白，幾至不測，逃入臺之北鄙。

據此，鄭經「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則先隨鄭成功來臺之臣中，有不少人後來或許跟擁護鄭襲有關，而被鄭經斥逐。沈斯庵可能就以同樣的原因被疏遠，而對鄭經不滿。觀斯庵於平臺灣序中對鄭的詆毀，〔二九〕可知其交惡之深。其作賦係在永曆二十五年（公元一六七一年）前後。鮎埼亭集太僕傳載斯庵逃入北鄙時的一段剃頭做和尚的歎語云：

(斯庵)嘆曰：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而卒不克！

自永曆五年算起，廿載飄零絕島，正好是永曆廿五年，假如他說的是約數則當在永曆廿五年左右，至於他的那篇賦，史誌不載已無從稽考了。從此斯庵遂成山間的逐客了。

五、辛亥（永曆廿五年）戊辰（康熙廿七年）在臺末期的沈光文

（一六七一一一六八八）

斯庵作賦譏刺鄭經，差點兒就有生命的危險，幸而他剃頭變服做和尚逃往北鄙，在「羅漢門山中結茅以居」。(鮑琦亭集沈太僕傳)羅漢門，(三〇)大概在古東寧府東六十里一帶的地方。讀他的感懷和山居的詩，彷彿他的住處是在山間而近海的地方。如感懷七首之一的「退避依麋侶、流離傍蟹宮；」山居八首之一的「松杉生遠影，風雨隔前灣；」山居之六的「山靜能容客，潮流直到家；」山居之八「月色來窓曙，山光到海青」等，都可作佐證。但這山間近海的地方，究是何山？感懷七首之末最後兩句是「敝廬依大武，遙接數峯青」。「大武山」臺灣詩薈第三號連雅堂氏加上的註解說，「大武山，即大武巒山，在嘉義之東二十里。」其根據爲何，尙未得旁證。而考續修臺灣府誌卷一山川：「大武巒山在(諸羅)縣治東南，人跡罕到，爲邑主山。」索之府誌諸羅縣圖，則諸山重疊，大武巒屏列極東，距海殊遠。是「山光到海，潮流到家」均非可

能。那裏既是人跡罕到，想斯庵遁逃該不至落荒若是。我們又按圖細尋，諸羅縣圖上除了大武壠山外，以大武名者只有大武壠山了，它的西面是加拔溪和接着海的平原。諸羅縣誌卷一形勝引台灣誌略云：「大武壠深入邃海。」這不是可作近海的明證嗎？所以我們認爲沈斯庵茅廬所依的「大武」是在諸羅「縣治東南六十里」（府誌卷一山川）的大武壠山。我們再細看府誌的臺灣府總圖，便知道大武壠與羅漢門山僅有一山之隔，斯庵由羅漢門去那裏是極容易的，而與目加溜灣也相距不遠。

斯庵是個書生，在山間的生活免不了教書和行醫的書生本色。鮎埼亭集沈太僕傳云：

（羅漢門）山旁有目加溜灣，「三一」番社也，公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

斯庵在目加溜灣行醫教授生徒，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他能教授番徒，行醫接觸番人，一定是懂得番話的而「教授番徒」這件事更是臺灣地方教育史上別開生面的重要事情，所以連雅堂氏在臺灣通史的教育志曾特別提起。不過這種和番人共處的生活總是困苦無味的，他的感懷自然很多，一直叫憂忡與逸興在心裏矛盾着，他以孤芳自賞的情懷恨惡着一切不滿的現實，物質生活的困窮，叫他只好向煙霞，月色，山光，海韻去尋求靜致，以勉安寂寞的心境，現錄其感懷詩及山居八首於後以見他當時的情懷。

感懷

一、往事平生恨，株牽且俟河；觸藩誰遣觸；磨竭命先磨。海嶼薇原少，天南雁不過；支扇



宵夜靜，霜月影婆娑。（這首是他回憶鄭經對他的誅求，那是多麼緊急啊！）

二、未伸靖節志，居此積憂悒；退避依曠侶，流離傍廢宮。身閒因性懶，我拙任人工。島上風威厲，衾寒夢未終。

三、採薇思往事，千古仰高蹤。放棄成吾逸，逢迎自昔慵。花枯邀雨潤，山險倩雲封，卽此煙霞外，心清聽晚鐘。

四、不改棲遲趣，偏因詩酒降。晨風搖遠樹，夜月照寒缸；地靜長留古，心憂豈逐老，興來懷友處，結韻老梅椿。

五、蓬蒿長仲尉，卜亦賣成都。獨釣月千尺，分耕雲半區。樂餓水有泌，行乞市非吳！但是棲依者，相從莫問途。

六、明窗閒話舊，感歎到斜曛。聯袂招新月，分途送暮雲。梅寒搖夢影，筆凍冷花紋。興倦登樓矣，依劉今未聞。（由上面三首看來，斯庵在山間很有幾個同道，也許鄭經斥逐的不止他一個人。）

七、南來積歲月，又看荔將花。志欲希前輩，時方重北衙。隱心隨倦羽，寒夢繞歸槎。忽竟疑仙去，新嘗凍頂茶。

八、忽爾春將半，居諸不肯停，新詩縈雪夢，愁思入寒扃。同調爭聲氣，時賢重典型。傲盧依大武，遙接數峯青。

山居

一、戰攻人世界，隱我入山間。且作耽詩癖，誰云運屢閒，松杉生遠影，風雨隔前灣。天路遙看近，歸雲共鶴還。

二、生平未了志，每每託逃禪。不遂清時適，聊耽野趣偏；遠鐘留夜月，寒雨靜江天。拯渙方乘木，才弘利涉川。

三、念此朝宗義，孤衷每鬱寥，未能支厦屋，祇可託漁樵。翼作雲中鶴；來聽海上潮。長安難得去，不是爲途遙。

四、已當天末處，地亦近南交。欲雨虛帷潤，無家壯志拋。桐看幾落葉；燕記屢營巢。正作懷鄉夢，虛窓竹亂敲。

五、只說暫來爾，淹留可奈何！驅羊帶化石；返舍擬揮戈。我恥周旋倦；人言厭惡多。旅途宜自惜，慨以當長歌。

六、雲閒長抱石，鷗夢淺依沙。山靜能容客；潮流直到家。苟全徒倚便；小隱困窮加。不識春風面，何人問落花？

七、餓已千秋久，人堪飯首陽。苦憂徒反側；無事笑徜徉。慨想風雲合，迴思雨露長。祇今空寂寞，能不戀滄浪。

八、長松不可俯，遠視立亭亭，月色來窓曙；山光到海青。荒村餘古意，老鶴愛修翎。正發

臨池興，憂來筆又停。

到永曆廿八年（公元一九七五）鄭經渡海而西，鄭克塽監國東寧，他與鄭家的感情才又恢復過來。但這時遺老多已物故，東寧已不再是他留戀的地方。日加溜灣一帶或許漢人已多，斯庵可能仍然優遊在那一帶。等到鄭經死後，諸鄭才又尊敬起他來。但過不幾年，清兵陷臺，明室全亡；而斯庵竟還不死，苟活了下去。

清人亡明，斯庵雖未屈節投降，但他後此的生活是黯淡無光的了。鮎埼亭集沈太僕傳云：

癸亥（公元一六八三）（清）兵下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公亦老矣。閩督姚啓聖〔三二

〕招公，辭之，啓聖貽書訊曰：「管寧無恙」。因許遣人送公歸鄞。公亦頗有故鄉之思。會啓聖卒，不果。而諸羅令季麒光（原文作李麟光，係誤），〔三三〕賢者也，爲之繼肉繼粟，旬日一候門下。時耆宿已少，而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鄭延桂，榕城林奕丹，吳渠輪、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結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三四〕尋卒於諸羅，葬於縣之善化里東堡。〔三五〕

按太僕傳所云，我們可以大概想出斯庵不死苟活的原因；在我國鄉親一向有很大的力量，沈斯庵雖拒絕姚啓聖的招誘，但是思鄉病的作祟，他多少重視啓聖的情分，加上官吏（季麒光）殷勤的懷柔，同時象徵性的頭髮亦已剃過，他和抗清領袖鄭經間又有過交惡，衰老不振的精神，更沒有少年的志節了，於是他就黯淡地活下去了。不幸的是他竟還要敷衍本是仇讐的清人，作了一篇叫

後人痛罵的平臺灣序，他真是「不幸而不得早死」啊！（鮚埼亭集沈太僕傳所載斯庵語）到雍乾年間，他尚有後人。〔三六〕

#### 六、沈光文臺灣文獻開山之功

季麒光題沈斯庵雜記詩：從來臺灣無人也，斯庵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庵來而始有文矣。」鮚埼亭集沈太僕傳亦云：「蓋天將留之以啓窮微之文明也。」這都說明沈斯庵是開啓臺灣文獻的第一人。

題沈斯庵雜記詩又云：「斯庵學富情深，雄于詞賦，浮沉寂寞于蠻煙瘴雨中者二十餘年，凡登涉所至，耳目所及，無鉅細皆有記載。其間如山水，如津梁，如佛宇，僧寮，禽魚果木，大者紀勝尋源，小者辨名別類，斯庵真有心人哉！（中略）今斯庵此詩，雖曰紀事紀物，而以海外之奇，備從前職方所未有，則是詩也，即古之國風矣，烏可以不傳？」是斯庵「學富情深，雄于詞賦」正具備文人所有的條件。他在臺的時間長，登涉的地方多，又勤於記述，所以作品不少。考臺灣府誌卷十九雜著及鮚埼亭集沈太僕傳，斯庵作品計有草木雜記一卷，臺灣輿圖考一卷，文開文集一卷，文開詩集二卷，臺灣賦一卷，流寓考一卷。這些文獻清初還是存在的，對臺灣的文化發生過很大影響；現在則除了臺灣詩薈所輯的沈斯庵詩六十九首，續修臺灣府誌藝文所錄的東吟社序和平臺灣序二文及臺灣府縣所引的文開雜記文數條尙可見外，其他的著作已難發現了。他對

臺灣文獻最大貢獻，該是他所引倡的詩風，和他的著作對後代方志的影響。

斯庵學宮情深，從他現存的詩中，我們可知他是個好讀詩好做詩的人。其癸卯端午詩云：「笑余何事日相遲，不讀離騷便賦詩。」山居八首有「正發臨池興」之句，那麼他的臨池學書也是老而不倦了。他所作詩中引用過陶潛韋應物的句子〔三七〕他的詩格可能深受離騷和陶，韋二家的影響，加上他的精神參有佛道的靜趣所以他的詩境功力俱臻高妙，不管五言七言，都可叫人心移神動，列名家而無愧。他的詩選在府縣誌的不少，對於以後臺灣的詩是一定發生影響的。原來在明代。文人結社是讀書人一種最流行的風氣，寓臺遺老中有幾社六子之一的徐乎遠，和王忠孝等人的肆意詩酒便都是這種風氣之遺。斯庵看菊詩有句云：「陽春天氣佳，日麗清靈府，秉燭繼夜遊，分吟索韻譜，才推河間雄，箋飛白雪舞。」這是斯庵和朋友們雅會賦詩的紀錄。他在明室淪亡後還參加東吟社，斯庵的故鄉鄞縣在明代不斷有詩社的結集，全祖望結埼亭集外編二五句餘土音序云：「甬上明之詩社，一舉於洪兵部，再舉於屠尙書，三舉於張東沙，四舉於楊沔陽，五舉於先宮詹林泉之集。」斯庵自幼應受薰陶，來臺遂愛此風，提倡推演想與有力，續修臺灣縣誌卷五引海東札記云：「郡人談藝者，必推沈斯庵。」所以臺灣的詩風和近代風起的詩社直接簡接都深受他的影響。這是斯庵開啓海東文獻的一方面。

結埼亭集沈太僕傳云：「公居臺及見延平三世盛衰。前此諸公述作，多以兵火散佚；而公得保天年於承平之後。海東文獻推爲初祖。所著花木雜記，臺灣賦，東海賦，棧賦，桐花賦，芳

草賦，古今體詩，今之志臺灣者，皆取資焉。」可知斯庵的作品，供給以後撰寫方志的人以不少的材料。他的作品像臺灣輿圖考。和流寓考，都是關於臺灣的地理和歷史的專門著述，前於他的人沒有他的遭遇閱歷，自然不能寫出比他內容更豐富的作品，我們今日雖不獲見那二書，但我們由平臺灣序可知其關於臺灣地理民情知識的深厚，今引其一段以見斯庵的地理學識：

考乎其候也：一天澄徹，四序清和。暑無揮汗之淋漓，寒無裂膚之凜烈，入夏定霑露雨，經秋始翫浮雲。山氣燠而難蠶，海風颯而罕鵲，若地則無時而不動，若山則無日而不言。氣候不齊，疫癘常作。至於幅員之廣大也，道里之延袤也；南路通計五百三十里，其詳則起自赤嵌城，南行一百四十里赤山仔。（中略）北路通計二千三百一十五里，其詳則起自赤嵌城，北行四十里新港社。

又引另一段以見其對民生風俗的認識：

及言乎於其俗也，濱海之家，大約捕漁；依山之族，惟知逐鹿。伏臘歲時，徒矜末節，冠婚喪祭，爭好虛文。病則求神而勿藥，巫覡如狂。貧則爲盜而忘身，豺狼肆毒。變童若女，傅粉塗朱；少婦常耕，蓬頭跣足。

此文不是歌功清人的無聊之作，於山川氣候，道里，民情，已記得這樣詳細，那麼臺灣輿圖考與流寓考等書的內容不用講是極充實而可供給後代志書以無窮的資料的。假若沒有他的那些作品，後代的志書，內容可能貧乏甚至產生都會困難的。在這裏我們便可看出沈斯庵在臺灣文獻開山另



〔十一〕魯王自江門入海前後之事，詳見海東逸史卷一，監國紀上。

〔十二〕長垣係閩浙沿海島嶼。

〔十三〕按：明史七三職官志一：工部左右侍郎各一人，尙有郎中員外之類。獨無所謂員外郎或係郎中之謂。

〔十四〕斯庵「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事係指魯王琅江諸軍事失敗而言，本文引海東逸史證之已詳。而後人不察或誤以閩師潰而北係唐王聿鍵之事。如諸羅縣誌卷九寓賢沈光文傳所載：「沈光文（中略）歷事紹興，福州肇慶間。」即明指斯庵曾仕於唐王。

〔十五〕明史七四職官三，太僕寺卿一人，從三品。亦閒散之職。

〔十六〕斯庵應泊至臺灣係辛卯年事，按辛卯係永曆五年，而臺灣通史卷三十諸老傳以斯庵來臺爲永曆三年，時人述斯庵據通史而誤者亦有之。

〔十七〕李率泰，清漢軍正藍旗人，初名延齡。少入侍廷，太祖賜名率泰。屢從太宗征伐，授副都統。南征克揚州，下江寧，平福建。調閩浙總督，增設水師。以病求罷，卒諡忠襄。其生平詳見清代七百名名傳第二編軍事。

〔十八〕按斯庵寄跡效人吟有序云：「今秋檢閱答中，頓產悔愧。不論閒題記事悉付祖龍。」則斯庵前此之詩已盡焚矣。

〔十九〕斯庵有思歸六首，見於續修臺灣府誌卷廿三藝文及臺灣詩舊第四號。連雅堂臺灣詩乘卷一云：「斯庵又有思歸之詩，以第六首結句觀之，則居臺已十年矣。」

〔二十〕二句見於斯庵思歸六首之三。

〔二十一〕斯庵偶成詩云：「生嫌豈獨劉惔妹，獨笑東山掩鼻時。」其妻怨窮，於此可見。

〔二十二〕荷人於郭懷一事件發生後對漢人壓迫備至，事見本刊創刊號顏與先生之臺南與鄭成功。

〔二十三〕按太僕傳謂斯庵在臺極旅人之困，此語誠可爲荷人壓迫漢人事下一註脚，續修臺灣府誌卷二三，斯庵卒



臺灣序云：「爰有紅毛，覬覦斯土；乃分族類，盤踞爲巢。（中略）俯嘆異域，聲教難通；曠寬殊方，情各別。天念民瘼，淪身溟海，地隨氣轉，假手延平，此固天時之將漸移而善也。」可見其深恨荷人而喜見延平之來。

〔二四〕臺灣史料集成所印斯庵赤崁城匾額一圖，繪荷蘭時代之熱蘭遮城，是否真跡，尙有問題，然其題詩恐非無據。其崇拜延平，厭恨荷人，字裏行間顯然見之。可爲前註之補。

〔二五〕續修臺灣府誌卷二三藝文斯庵東吟社序云：「鄭延平視同田高，志效扶餘」。其平臺灣序亦云：「鄭成功之攻克臺灣也，兵民懼伏，上下悚惶。雖題黑齒之夫，跳櫻不敢；鍊耳文身之輩，蠢動無間。」於成均洪烈尙推崇不已。

〔二六〕斯庵詩謝王愧雨（忠孝）司馬見贈云：「流離誰似我，周急藉先生。」盧司馬惠朱蓉賦謝云：「煮石煙猶冷，乘槎人未歸。調飢思飽德，同餓喜分薇。」其寄跡故人吟亦云：「不道十載餘，猶然似故時。」則其困苦固依然如故，煮石煙冷，朱蓉已感難得矣。由此臺灣開闢之初，物質環境之劣，可以想見。

〔二七〕斯庵詩謝三愧雨司馬見贈云：「忘機同海客，尊義締寒盟。」舊雨新歡，想多類此。

〔二八〕斯庵贈答友人詩除上引一首外，尙有「別頭兩金」，「別洪七峰」，「往寧靖園亭修謁。」等多首俱見臺灣詩薈沈斯庵詩。

〔二九〕斯庵於平臺灣序中毀鄭經云：「鄭錦僭王，附會者言多諂媚，逢迎者事盡更張。般樂之事日萌，奢侈之情無幾。橫徵浪費，割肉醫瘡，峻法嚴刑，壟川弭謗。主計者，所用非所養矣；所養非所用矣。」「壟川弭謗」，至是斯庵作賦寓諷之恨未消，然所詆亦過矣。

〔三〇〕續修臺灣縣志卷一地誌山川條：「羅漢門乃鄉莊之名，其地四圍皆山，而各有名，不能專指一山爲羅漢門山，亦不能統稱爲羅漢門山也。郡志於羅漢門諸山既列書之，而復專書羅漢門山，復別書羅漢門嶺，則所謂山嶺者，皆不知所在也。」全樹山所謂羅漢門山，當係指羅漢門附近羣山而言。按羅漢門有內外之

分，縣誌卷一又云：「羅漢內門在邑東南六十五里。其地四壁皆山，中開平曠，東西可二十里，南北可三十里。（中略）羅漢外門，其地在內門之東，復轉而繞內門之南，略如屈尺。」斯庵流落山間想歷遊其地。

〔三二〕續修臺灣府誌卷二規制番社條云：「日加溜灣社，在（諸羅）西南七十里。」

〔三三〕姚啓聖，字熙正，號憂庵，浙江紹興人，康熙癸卯（公元一六六三年）鄉試第一。後官福建布政使。康熙二十二年清人侵臺，發縱指示，啓聖之功爲多。事平，爵不與，以憂憤卒。其生平詳見清代七百名人物傳，第二篇軍事水師。按啓聖爲浙人，斯庵之所以委屈苟活，與其招誘不無關係也。

〔三四〕諸羅縣誌卷之三秋官志列傳：「季麒光，無錫人，康熙丙辰（公元一六七六年）進士。二十三年（公元一六八四年）知縣事。時縣治初設，人未向學。麒光至，首課儒童，拔尤者而禮之，親爲辨難，士被其容光者，如坐春風。博涉羣書，爲詩文，清麗整瞻，工臨池。在任踰年，首創臺郡志，綜其山川風物戶口土地阨塞，未及終編，以憂去。三十五年（公元一六九六年）副使高拱乾因其藁，纂而成之，人知臺郡志自拱乾始，而不知始於麒光也。」季麒光之修臺郡志，應深受斯庵之影響，見其題斯庵雜記詩一文可知，其文本文已引，茲不贅。

〔三五〕福臺新詠，東吟社吟唱之詩集也。斯庵有東吟社序記之，文見續修臺灣府誌卷二三藝文引載。

〔三六〕斯庵葬地，今已無可攷，聞墓碑尙存臺南縣鄉間，惜未暇攷之。其碑既存，則其卒年當可據之以推矣。鮑琦亭集沈太僕傳云：「公之後人遂居諸羅，今繁衍成族。會郵人有遊臺者，予令訪公集，竟得之以歸凡十卷。遂錄入甬上耆舊詩。」按全祖望雅乾間人，時斯庵後人已繁衍成族，今於嘉南間尙有其子孫存者。

〔三七〕斯庵望月詩「自當安郵劣」，句自註云：「用韋應物句」。「常有好容顏」亦自註云：「用陶潛句，余常書作聯因用之。」其詩受陶韋之影響無疑。

# 八、題沈斯菴雜記詩

清·季麒光

從來臺灣無人也，斯菴來而始有人矣，台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始有文矣。斯菴學富情深。雄于詞賦。浮沉寂寞于蠻烟瘴雨中者二十餘年。凡登涉所至。耳目所及。無鉅細皆有記載。其間如山水。如津樑，如佛宇。僧寮禽魚果木。大者紀勝尋源。小者辨名別類。斯菴真有心人哉。思古人飄泊栖遲。若少陵之在巴蜀。白鹽赤甲諸詩。柳河東遷謫嶺南。鈿鈕石潭諸記。皆從無聊鬱塞之時。寄發興會。其心愈苦。其文愈工。而人與地相爲不朽。斯菴在臺。以一賦寓譏刺。幾蹈不測。（事見本傳）故著述多晦而不彰。及余來尹是邦。每出其所藏以相示。謂余能讀斯菴之文。亦惟余能知斯菴之人也。幼嘗覽西京雜記。載上林令虞淵花木傳排列名目。使人興盧橘蒲萄之感。今斯菴此詩。雖曰紀事紀物。而以海外之奇。備從前職方所未有。則是詩也即古國風矣。烏可不傳。（錄自周鍾道「諸羅縣志」）

## 九、明故太僕斯菴沈公詩集序

清·全祖望

太僕居海外者四十餘年，竟卒於島。吾里中知之者少矣。況求其詩者乎？吾友張侍御柳漁持節東寧，其歸也，爲予言太僕之後人頗盛，其集完好無恙。予乃有意求之，適里中李生昌潮客於東寧，乃以太僕詩集爲屬。則果鈔以來，予大喜，爲南向醑於太僕之靈。嗚呼！陳宜中、蔡子英之遺文，尙有歸於上國者乎？是不可謂非意外之寶也！太僕之詩，稱情而出，不屑屑求工於詞句之間，而要之原本忠孝，其所重原不祇在詩。卽以詩言，亦多關於舊史。今明史魯王傳曰：「王不爲鄭成功所禮，漸不能平，會將之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是言也，如楊陸榮輩，向管載之野史。而予竊疑之。蓋成功之卒也，在壬寅，張蒼水有與盧牧舟書，以成功既卒，海上諸臣議復奉王監國。是成功卒於王之前也。成功既卒，二島爲大兵所取，則南澳道斷，王之不得薨於南澳，明矣。阮夕陽集則謂王薨於金門，歲在庚子，尤屬傳聞之謬。庚子乃成功自江寧歸之次年。又一年，始入東寧，又一年而成功始卒。以蒼水之集，證之；庚子之謬，不待言也。及太僕之集至，而後了然。太僕有挽王之詩，其序曰：「王薨於壬寅冬十一月，」是其在成功之後，明矣。成功卒，諸臣欲奉王監國，而王亦遽薨。牧舟諸臣之舉，所以不累也。詩言：王之墓前有大湖。蓋王本與成功同入東寧，故卽葬焉。是不特其薨有年有月，而且其葬有地，焉可誣也！予再證之

蒼水集中，更有祭王之文，其中有「十九年旄節」之語。由乙酉起兵，數之至癸卯，恰十七年。蓋王薨以壬寅之冬，蒼水在浙，至次年，始遣祭，正合十九年之目也。攷成功之於王，修唐魯頒詔之際，故不肯執巨禮，蓋信有之。其後蒼水與太僕諸公，調停其間，言歸于好，故雖不稱臣，而修寓公之敬矣。讀太僕集中，王在東寧〔當爲金門之誤〕，頗多唱和。宗藩則寧靖，遺臣則太僕，雖不復行監國之儀，而已可以安其身。中土傳聞，因成功前者有差池，而加以此，不亦冤乎！大兵入東寧，王之子隨衆出降，安置中州。若王以非命死，則覆巢無完卵，不得尚有遺兒〔字誤作允〕也。然非太僕之集，何從而攷得其詳，此詩史之所以可貴也。予既錄太僕之詩，入續甬上耆舊錄中，復爲序之。

（載自全著「鮎埼亭集」）

# 十、遺 詩

## 1. 七言 四十一首

### 一、感 憶

暫將一葦向東溟，來往隨波總未寧；忽見游雲歸別塢，又看飛雁落前汀。  
夢中尚有嬌兒女，燈下惟餘瘦影形；苦趣不堪重記憶，臨晨獨眺遠山青。

### 二、普陀幻住菴

聲聲飄出半林間，中有茅菴隱白雲；幾樹秋聲虛檻度，數竿清影碧窓分。  
閒僧煮茗能留客，野鳥吟松獨遠羣；此日已將塵世隔，逃禪漫學誦經文。

### 三、偶 成

最是貧來韜迹宜，強爭柄鑿竟忘癡；客窓詩苦囊兼澁，旅夢春濃老不知。  
失意無成知得少，灰心已久早燃疑；生嫌豈獨劉惔妹，難笑東山揜鼻時。

### 四、夕餐不給戲成

難道夷齊饑一家，蕭然羣坐看晴霞；煉成五色奚堪煮，醉羨中山不易賒。

秋到加餐憑素字，更深吸露飽空華；明朝待汲溪頭水，掃葉烹來且吃茶。

### 五、己亥除夕

年年送窮窮愈留，今年不送窮且羞；窮亦知羞窮自去，明朝恰與新年遇。  
贈我椒樽屬故交，頻頻推解爲同胞；客路相依十四載，明年此日知何在？  
修門遙遙路難通，古來擊楫更誰同；亦憐窶空差無告，猶欲堅持冰雪操。  
爆竹聲喧似故鄉，繁華滿目總堪傷！起去看天天未曉，鷄聲一唱殘年了。

### 六、見博者

好將孤注作機關，名士清談未是閒；驛馬但能傳捷報，出遊何必不東山。

### 七、自疑

我自知人人未知，爲人謀得已偏疑；拈詩且脫寒酸氣，作夢偏多欣喜時。  
臥學袁安愁餓死，乞同伍員欲投誰？可憐聲應年來少，一味虛脾祇自欺！

### 八、戲題

十五年來一故吾，衰顏無奈白髭鬚；只應遍處題詩句，莫問量江事有無？

### 九、庭中白菊新開

新粧入夜洗胭脂，移向燈前賞一卮；不覺更深花共醉，影隨斜月舞遲遲。

### 一〇、仲春日友人招飲不赴

並無一事慰相知，占住桃源亦頗宜；詩債屢稽明月夜，酒緣偏誤好花時。  
頻收靜致留春雨，忽發新思寄柳枝；却訝漁人焉得到，遂令鷄犬也生疑。

一一、郊遊分得青字

和風催我出郊去，好鳥還宜載酒聽；草色遙聯春樹綠，湖光倒映遠峯青。  
歌喉潤處花初落，詩韻拈來醉欲醒；逸興強尋豁目處，頽然獨立望滄溟。

一二、重九日登嘯臥亭

垂陽節至客心悲，託興登臨醉一卮；健挽石梁看沒羽，醉摩字影讀殘碑。  
當年運數終窮九，廿載憂危共此時；爲問生涯在何處？黃花知以晚爲期。

一三、癸卯端午

年年此日有新詩，總屬傷心羈旅時；却恨餓來還不死，欲添長命縷何爲？  
海天多雨濕端陽，閉戶翛然一枕涼；不是好高偏絕俗，并州今且作商量。  
笑予何事日栖遲，不讀離騷便賦詩；幾度尋筇欲問酒，蒲香隔院竟招誰？

一四、思歸六首

(一) 歲歲思歸思不窮，泣岐無路更誰同；蟬鳴吸露高難飽，鶴去凌宵路自空。  
青海濤奔花浪雪，商飈夜動葉梢風；待看塞雁南飛至，問訊還應過越東。

(二) 颯颯風聲到竹窓，客途秋思更難降；霜飛北岸天分界，月照家園晚渡江。



荒島

曰 我貴

詩瘦

四 潮水

熟慣

田 不飛

山容

內 山空

暫言

沿溪傍水

書成短偈

分植根株

稱名頗似

一八、五日

謾說哀猿擇木難，錦標奪盡我徒看；寧堪獨醒還如屈，也取新芳試浴蘭。  
命到餓來奚待續，冠當窮處自羞彈；應聲却怪山妻語；也比鮎魚上竹竿。

一九、蛙聲

寓居窄逼，庭草不生，時值秋霖，雪深日暝，入夜至更餘，雨聲暫歇，殘雪宿於天際，微月出於東方，忽有蛙聲出自庭側，僅僅孤鳴，或斷或續，豈呼類而寡朋，抑離羣而自咏，敬枕聽之，似爲有致，不若池塘亂鳴，徒聒噪人不成夢也。披衣而起，挑灯咏之。

時當默處懶爭鳴，夜向空庭獨發聲；低逐蛩號音不亂，高隨蚓曲氣還清。  
官私却混今誰問，鼓吹難齊部未成；雨後竹中空自怨，並無飛羽宿啼更。

二〇、別顧南金

明知苦節却艱貞，九載相憐藉友聲；邱壑有情推大老，色言欲避笑愚生。  
入山地近區南北，此日情深勝弟兄；安得時時慰依傍，長如鷗鷺得隨行。

二一、往寧靖園修謁

暘谷生輝尚未炎，滕王亭子綠新添；雨餘折角誠堪異，海外依人半受嫌。  
尋路入來皆茂草，隔溪望處映珠簾；主翁有意因辭客，名紙須通屬典籤。

二二、別洪七峯

鷺島初來便識君，東山又共學耕耘；髮膚無恙悲徒老，著述方成悔欲焚。  
忽作閒心同倦鳥，俄焉長揖別高雲；從今只合言于野，理亂都將置不聞。

二三、慨賦

憶自南來征邁移，催人頭白強支持；樂同泌水風何冷，飲學秋蟬露不時。  
最幸家貧眠亦穩，堪憐歲熟我仍饑；仰天自笑渾無策，欲向西山問伯夷。

二四、番柑

種出蠻方味作酸，熟來包燦小金丸；假如移向中原去，壓雪庭前亦可看。

二五、貸米於人無應者

同是窮途同作客，飽得烟霞煮得石；但使清虛腹裡存，詩瘦偏多新意格。  
也知詩瘦恰隨秋，高飛秋色入潯州；蒼狗浮雲倏變幻，老我狂愚我自羞。  
西山尙有中子在，周全應盡性天愛；乃竟二餓千載垂，旅處寡親益憎嫌。  
我來避世如避秦，上下無交餽贈屯；倘能屈曲爲小貶，何妨白日竟驕人。  
驕人者流世所敬，不辨笑邪反笑正；大家勢利正營營，誰向此中審究竟。  
昨夜夢中誰贈雲，醒時拾得似紛紛；人間世事尙難料，如何天上獲相分。  
感此高誼思所報，木瓜何以投永好；今日幼安固如何，却亦未曾除皂帽。

二六、有感漫賦

蒿徑難安仲蔚居，且同咄咄向空書；瞻天望切嗟無路，陟屺悲深悔絕裾。  
如鬼未堪譏謁者，寡親只合賦歸歟；飄搖風雨栖難定，豈是吾家乏敝廬。  
何處呼名浪得名，三緇萬載竟留聲；爰爰可待株難守，皜皜于鄰震亦驚。  
歇後何如同鄭五，爭臣未必動陽城；墳分黑白繇來廣，莫令通人笑守經。

二七、偶 成

百孔難教補卽全，秋來客意望誰憐；甕當勞處忘同瘁，棋着閒時巧未傳。  
任我窮留日月老，何人智合事機先；荒居欲藉虛名重，前路茫茫且問天。

二八、和會體仁賞菊分得人字

孤芳獨出絕纖塵，冷向閒中老此身；賞並高朋懼不極，時當晚季傲爲眞。  
新題遍咏偏催我，半醉高歌欲效人；子夜月明淒絕處，滿叢寒露不知春。

二九、柬會則通借米

邇來乞食竟無處，饑卽驅我亦不去；甌中生塵興索然，殄風吸露望青天；  
窮途依人仍不足，自願已忘榮與辱；何當穉子因餓啼，絕不欲我作夷齊；  
勉學魯公書新帖，呼庚未免爲臣妾；嗟！嗟！苦節尤難在後頭，一日不死中心憂。

三〇、移居目加灣留別（此詩乃光文公留別徐孚遠兼呈寧靖王朱術桂者）

流離相見便欣依，閩粵周旋荷解衣；敢謂魯連深自恥，不知重耳竟何歸？

欲聆佳信頻西望，却訝離羣又北飛！但令雙魚無或間，因窮亦足慰周畿。

三一、至灣匝月矣（贈徐爭遠）

閉門只是愛深山，夢裡家鄉夜夜還；士學西山羞不死，民非洛邑敢居頑。  
羈栖塵市依人老，檢點詩書匝月間；究竟此身無處着，每因散步到禪關。

三二、番橘（諸羅縣志沈文開雜記）

有番橘出半線諸山，樹與中原橘異。大如金橘，肉酸，皮苦，色黃可愛。

枝頭儼若掛疎星，此地何堪比洞庭；除是番兒尋得到，滿筐携出小金鈴。

三三、椰子

殼內凝肪徑寸浮，番人有法製爲油；窮民買向燈檠用，却爲芝麻歲不收。

臺灣詩錄：第一句「番人有法」四字爲「誰教番子」末句「却爲芝麻」四字爲「祇爲胡麻」

三四、題赤坎城匾額圖

鄭王忠勇義旗興，水陸雄師震海瀛；礮壘巍巍橫夕照，東溟夷醜寂無聲。

三五、秋吟

爽氣橫飛野況佳，溯迴對水漫興懷。芙蓉露濕紅妝冷，江海風生白浪排。  
敵愾深同袍澤誼，招舟廣訂弟兄儕。即今天缺尤須補，孰上秋旻繼女媧？

三六、輓定西侯

方喜廉頗老未曾，駭聞騎箕竟歸昇，只因心血回天竭，會看精英作厲能。  
潞水潮頭憑怒立，秣陵城外識雲凝，留將背字同埋土，黯黯重泉恨較增。

（背上刺有「忠心報國」四字）。

陳漢光註：定西侯，卽張名振，係隆武元年（順治三年）魯王所封，死於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此詩應係是時所作。

## 2. 五言 六十三首

### 一、望 月

望月家千里，懷人水一灣；自當安蹇劣，常有好容顏。旅況不如意，衡門亦早關；每逢北來客，借問幾時還？

### 二、無 題

吾亦愛吾耳，如何欲乞憐；叩關翻有路，投刺竟無緣。道以孤高重，持當困苦堅；既來學避地，言色且從權。

### 三、夜眠聽雨

遇晴常聽月，無月聽偏難；海怒聲疑近，溪喧勢作寒。閒枝驚鳥宿，野渚洽魚歡；夢與詩爭局，詩成夢亦殘。

### 四、題寧靖王齋堂

脩得一間屋，坐來身與閒；夜深常聽月，門閉好留山。但得羈棲意，無嗟世路難！天人應共仰，愧我學題戀。

### 五、菊受風殘，又復無雨潤，粲粲發花，雖不足觀，亦可聊慰也。

天風吹不盡，憔悴復舒英；似有催詩意，還多望酒情。會當枯亦發，是乃困而亨；愛惜繞真

賞，休將境遇評！

六、盧司馬惠朱薯賦謝

隔城遙望處，秋水正依依；煮石烟猶冷，乘桴人未歸。調饑思飽德，同餓喜分薇；舊德榮懷抱，于效更不違。

七、感懷八首 臺灣詩舊按：經（鄭）嗣位後斯菴作賦有所諷或諷之避居澳門山中。

一、未伸靖節志，居此積憂忡；退避依糜侶，流離傍廢宮。身閒因性懶，我拙任人工；島上風威厲，衾寒夢未終。

二、探薇思往事，千古仰高蹤；放棄成吾逸，逢迎自昔慵。花枯邀雨潤，山險倩雲封；卽此烟霞外，心清聽晚鐘。

三、不改棲遲趣，偏因詩酒降；晨風搖遠樹，夜月照寒缸。地靜長留古，心幽豈逐老？興來懷友處，結韻老梅樁。

四、蓬蒿老仲蔚，卜亦賣成都；獨釣絲千尺，分耕雲半區。樂饑水有泌，行乞市非吳；但是棲依者，相從莫問途。

（臺灣詩舊「絲」作「月」蘇東岳「絲」作「詩」臺灣詩錄「相從莫問途」作「堪言屬我徒」）

五、朋來閒話舊，感歎到斜曛；聯袂招新月，分途送暮雲。梅寒搖夢影，筆凍冷花紋；興倦登樓矣，依劉今未聞。



六、往事平生恨，株牽且俟河；觸藩誰遣觸？磨竭命先磨！海嶼微原少，天南雁不過；支扉當夜靜，霜月影婆娑。

七、南來積歲月，又看荔將花；志欲希前輩，時方重北衙。隱心隨倦羽，寒夢遶歸槎；忽竟疑仙去，新嘗凍頂茶。（臺灣舊詩「竟」作「覺」）

八、忽爾春將半，居諸不肯停；新詩紫雪夢，愁思入寒肩。同調爭聲氣，詩賢重典型；敝廬依大武，遙接數峯青。（臺灣府志「春」作「冬」）

#### 八、山居八首

一、戰攻人世界，隱我入山間；且作耽詩癖，誰云運甕閒？松杉生遠影，風雨隔前灣；天路遙看近，歸雲共鶴還。

二、生平未了志，每每託逃禪；不遂清時適，聊耽野趣偏。遠鐘留夜月，寒雨靜江天；拯渙方乘木，才弘利涉川。

三、念此朝宗義，孤衷每鬱寥；未能支厦屋，祇可託漁樵。冀作雲中鶴，來聽海上潮；長安難得去，不是爲途遙。

四、已當天末處，地亦近南交；欲雨虛帷潤，無家壯志拋。桐看幾落葉，燕記屢營巢；正作還鄉夢，虛窓竹亂敲。

五、只說暫來爾，淹留可奈何？驅羊勞化石，返舍擬揮戈。我恥周旋倦，人言厭惡多；旅途宜自

惜，慨以當長歌。（臺灣府志「勞」作「帶」）

六、雲間長抱石，鷗夢淺依沙；山靜能容客，潮流直到家。苟全徒倚便，小隱困窮加；不識春風面，何人問落花？（雲間指松江陳子龍）

七、餓已千秋久，人堪飯首陽；苦憂徒反側，無事笑徜徉。慨想風雲合，迴思雨露長；只今空寂寞，能不戀滄浪。

八、長松不可俯，遠視立亭亭；月色來窓曙，山光到海青。荒村餘古意，老鶴愛修翎；正發臨池興，憂來筆又停。

九、重九大風

有處可尋菊，還當冒雨行；久因詩興懶，徒覺海潮鳴。人以悲愁老，身常遲地輕；不堪佳節度，休着孟嘉名！

一〇、番婦

社裡朝朝出，同羣擔負行；野花頭插滿，黑齒草塗成。賽勝纏紅錦，新粧掛白珩；鹿脂擦抹慣，欲與麝蘭爭。（臺灣詩書作「黑草齒塗成」）

一一、野鶴

一、獨得孤鶩趣，難違天性真；優游俯仰適，愛惜羽毛新。高與煙霞狎，廉爲雁鷺嗔；朝遊蒼海表，夜唳鷺江濱。

二、骨老飛偏健，身閒瘦有神；已知燿繳遠，幾閱雪霜頻。舞月寒流影，依松靜絕塵；乘軒爾何事，翻欲賤朱輪。

一二、贈友人歸武林（張煌言返浙）

却有機緣在，相逢意氣同；來看雲起處，共話月明中。去去程何遠？悠悠思不窮！錢塘江上水，直與海潮通。

一三、歸望

歸望頻年阻，徒歡夢舞斑；在原嗟鳥散，杖策效鱗鱗。鏡裡頭多白，風前淚積殷；用堅饑餒志，壯士久無顏。

一四、會則通久病，以詩問之。

子固今能詩，恨其多病耳；豈疑聖人徒，乃踵吾家美。買藥則無錢，受饑偏不死；揮毫但苦吟，應即霍然矣。

一五、齊价人移活，以詩投贈，次韻答之。

性懶恒就逸，身閒若避紛；當關學望氣，載酒欲論文。佳翰誠臻聖，新詩更軼羣；枝棲欣不遠，時冀挹高雲。（臺灣詩薈「聖」作「美」）

一六、齊价人旋禾未及言別，茲承柬寄欣和。

忽帶青雲去，惟將逸韻留；剡舟知待雪，陶徑已辭秋。風足高山水，光原燦斗牛；瑤華承寄

間，多病獲新瘳。

一七、看 菊

我昨咏叩須，相將造芳圃；南種悉珍奇，目所未經覩。何須問主人，攜樽直入廡；主人笑出迎，看花有僂伍。因之同歡酌，脫略如太古；爾我與菊花，亦竟忘賓主。卽此稱快哉，主人有餘賈；相結再來期，與酣慎莫拒。乘此花正開，聊以慰辛苦；詰朝勅庖人，折柬招衆父。我亦與其中，晨興便接武；入門聞清香，舉目愛花嫵。登筵飲醇醪，飽德銘肺腑；爲樂欣正長，引商復刻羽。陽春天氣佳，月麗清虛府；秉燭繼夜遊，分吟索韻譜。才推河間雄，箋飛白雪舞；諸公八斗高，自足當繡虎。我乃欲效顰，如弄輸門斧；瞻言棲依處，何異金門塢。傲骨我終持，不與時仰俯；朗吟乞食詩，無以濟終窶。飲酒不能多，所畏罰童殺；當此知己間，強爲盡維醜。主人酬勸頻，先醒嫌小戶；月色滿花枝，時將過夜午。運甕有後人，爲能繼乃祖；柴桑獨酌後，猶戀晉亡士。迄今景高蹈，五字慚規無；維菊與忘言，芬芬自傾吐。序晚值風霜，頰節孰予侮；藉非高士流，濫賞奚足取；共誠此中意，斯會同友輔。

一八、謝王槐兩司馬見贈

廿載仰鴻名，南來幸識荆；忘機同海客，尊義締寒盟。霖雨時需切，東山望不輕；流離誰似我，周急藉先生。

一九、野 菊

野性偏宜野，寒花獨耐寒；經冬開未盡，不與俗人看。

## 二〇、葛衣吟

引言：永樂時有河南傭者，常衣葛衣，余紹興出奔，亦祇衣葛，今已兩載。

歲月復相從，中原起戰烽；難違昔日志，未能一時踪。故國山河遠，他鄉幽恨重；葛衣寧敢棄，有遜魯家傭。

## 二一、寄跡效人吟

引言：憶自丙辰乘桴，南來閩海，或經年泛宅，或偶寄枝棲，憂從中來，興亦時有，每假題詠，聊混居諸。戊子入粵，所吟亦多，辛卯以來，借居海島，登山問水，靡不有詩，尤喜步和人韻，雖邱壑情深，覺感激時露，今秋檢閱笥中，頓生悔愧，不論閒題記事，悉付祖龍。仲冬小窗冷坐，欲再發抒飄泊情事，機神數窒，偶得鄭哲三海泊吟，不禁勃勃步韻，然哲三余未識面也。

一、不道十餘載，猶然若故時；因人作事緩，連我信天疑。燕雁春秋易，滄桑日月遲；爲與靡騁感，且滯水之湄。

二、分得青天在，盤桓且振裾。行春依雨歇，向月借春舒。草咎張椎誤，兼之荆劍疏！將傳島上史，末路漫躊躇！

三、共說暫來耳，淹留可奈何？驅羊防叱石，返舍擬揮戈；我恥先施倦，人間徧謫多，旅途宜自適，慨以當長歌。

四、望水知遙途，隔江風景殊。艱難依驚緒，憤發奮虬鬚。仙近饑留朔，山移子繼愚。閒鷄不厭我，日共與爲徒。

五、於我應當餓，家人苦未能。憑胸攜舊積，就史接多朋！致牘童僕厭，分糖雁鷺憎。謀身尙不足，王業幾時興！

六、烟霞島上滿，落日鬼豪侵；支命全虧骨，包愁總在心。徑荒陶興淺，袍吝范寒深；起舞徒虛事，頻年聽翰音。

二二、吳正甫忽欲爲僧以柬寄賦答

常說爲僧好，君今欲了緣；果將撇得下，只便悟當前。但使身無累，毋令世有權；釋名余早定，不是愛虛圓。（公釋名超光）

二三、答會則通次來韻

海天滯迹久，世受國恩同；事業饑寒後，身名忍辱中。因當堅骨力，閒足老英雄；握手相憐處，何須怨谷風。

二四、秋日和陈文生韻

秋聲方動處，怪是客偏聞；東國書難去，西山餓早分。知還同倦鳥，不疑等閒雲；慚愧故人意，傳言戰血殷。（疑字重修臺灣府志作礙）

二五、中秋夜坐

果然今夜月，不與別宵同；環島風光淨，隨潮水氣通。歡憑人共賞，與屬我何窮！却笑清樽竭，年年滄海中。

### 二六、寄懷莊禮庵

別島山川異，傷懷是故臣；同心爲千載，分手記初春。志士尊聲氣，東都重縉紳；寒梅將欲放，折寄不嫌頻。（分袂在元宵後）

### 二七、賞 憂

明識憂無用，忘憂實不能；安危思覆卵，進退履春冰。懷杞終何益，支天未可憑；東山誰穩臥，懷想古癡丞。

### 二八、大醉示洪七峯

今日鸞休文，大不合時宜；只知作桀犬，降表竟莫爲。蹈海苦不死，患難徒相隨；信友本事親，絕裾悔難追。家亦有薄田，棄之來受饑；何敢與人爭，志氣似難隳。天水有名臣，北海使節持；厥孫居此地，堅操更標奇。我欣與之交，廿六載于茲；兔園誰賦雪，平原會可期！欲學樊將軍，卮酒安足辭！浮白笑難老，醉言自覺痴。問途已若此，且讀谷風詩。

### 二九、曉發目加灣卽事（此詩贈徐宇遠希聯絡張煌言再謀大舉也）

濃霧不爲雨，乘朝向北行；此中有長恨，回首意難平。冀作南山豹，新聞出谷鶩；忽然開霽處，前路甚分明。

三〇、發新港途中卽事

隱心甘作苦，逐逐却難禁；計拙憂成老，身閒喜獨吟。塵鷲渾欲脫，山水試相尋；滿路芙蓉發，秋光已覺深。

三一、與友談

吟罷客方至，疎枰手自開；不堪觀敗局，聊欲試燃灰。野竹聲初靜，遙風翠亦來；誰與澗水業，且復共啣杯。

三二、有感

所恨餓而不死，人情無怪其然；久當困厄如鬼，日逐清虛若仙。謂爾乘車可羨，嗟余彈缺甚憐；從今只安時命，夫亦何敢怨天！

三三、陳草

一、寧不懷鄉國？並州說暫居。無枝空繞樹，彈缺又歌魚。煉骨危疑集，盈頭珍惜梳。感迫無限際，悔絕昔年裾！

二、隨時却不悶，而悶實難排；浪撼江空雨，風翻天半霾。熱腸知未冷，晚節慎無乖，榮辱漁家少，乘潮又泛簑。

三、義旗嗟越絕，賸得此頑民；矯矯心如石，絲絲鬢欲銀。中山幾度醒，故國十三春。尙慎虛瞻隄，天寒夜泣旻！



四、得興靈武業，誰作李長源？天寶人憑說，漁陽鼓尙喧。居遼當日管，臥雪此時袁。僕更癡於我，安然懶出門。

五、一自椎秦後，同人在海山；冠裳不可毀，節義敢輕刪！受凍頻堅骨，攔霜茂長顏。南陽高臥穩，罔識世途艱。

六、非僅謀衣食，人間心却忙；聲聯隨地義，力任一身綱。無憾敢言做，加餐尙乏糧。將何消旅夜，薄酒勝茶湯。

七、勲名虛幻耳，身世一輕舟；遠寄西山恥，重將南渡尤。漁樵聯幾歲，禾黍泣同秋。曝背勞心處，於時更覺悠。

八、門外蒼茫勢，神龍且寄髻；困方嗟褐短，人豈藉泉廉；善愛知珍鼎，需調用作塩。呈身原不慣，應合與時潛。

九、不當矜著述，已閉白雲函；是衲全留髮，云菴半在巖。寡親時屬旅，感物義爲咸，半世栖栖意，逢人說大凡。

十、未伸博浪志，居此積憂忡。一命依麋侶，全軍傍廢宮。身閑因性懶，我拙任人工。島上風威厲，蓬蓬震太空。

一、採薇往古事，敢曰繼其蹤。散棄成吾逸，逢迎自昔慵。屐枯邀雨潤，詩瘦倩雲烘。卽此寒山外，烟霞護碧籠。

沈光文斯菴先生專集

三四、懷 鄉

萬里程何遠，縈迴思不窮；安平江上水，洶湧海潮通。

# 十一、遺文

## 1. 臺灣賦（臺大教授盛成註釋）

臺灣遐島，赤嵌孤城，門名鹿耳，鎮號安平，未入九州分野，星應牛女同躔；不載中國輿圖，地與琉球接壤。自有天地，生此人民；粵若洪荒，擴斯世界。長亘兩粵之前，屹立七閩之外，東南則日本之粘船常通，西北則會稽之關梁可數。海壇、滬水（舟山）北向之方隅；南澳、銅山、西流之門戶。邇連呂宋，遙望暹羅；爰有紅毛（荷蘭），覬覦斯土，乃分族類，盤據爲巢。扼要則雄建雙臺（安平砲臺與赤嵌樓），禦侮則高陳百砲。問渠出處，屬咬啗吧（今印尼共和國都城雅加達，荷名巴達維亞。）之分枝，溯彼源流，實荷蘭國之故種。既謀作窟，復構經商；土番懵懂，役使由人；通事夸傲，奸回憑已。編氓僑寓，初來不滿千家，賈客私行，後至緣貪百貨。俯嗟異域，聲教難通，曠覽殊方，性情各別；天念民瘼，淪身溟海，地隨氣轉，假手延平（延平郡王鄭成功）；此固天時之將漸移而善也，乃俾鄭氏之先爲開其端耳。永曆己亥之歲，延平揚帆出海，撥棹橫江，戈搗于鐵甕（鎮江古名）之南，艦係于金陵之北。童叟望雲來覓，開天見日，婦女簞食壺漿，鏤骨銘肌，惟因人皆濟美，遂用汝作楫舟，東吳士盡英髦，於是爭先傳刃，瓜鎮

沒水海師，江龍斬斷，義軍登城樹幟，虜醜全輸，京口喋血填濠，守將扶明反正，鄭延平六月興師，十年養銳，張侍郎四方傳檄，七郡來歸。逼金陵城而爲營，因嶽廟山而樹柵。滿奴望風披靡，胡廷舉朝震駭，死於山者，山變其色；沉於水者，水斷其流。當是時，斷瓜洲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勢不通，延平若聽甘輝之言，南都不待回師而定。奈何大勢已去，望海興悲，壯志未成，待機而動。金門寸土，不足養兵，厦島丸城，奚堪生聚？永曆十五年辛丑四月朔，鄭延平奮命臺灣，民番潛伏，荷蘭人終棄鯤身，上下悚惶。雕題黑齒之人，跳梁豈敢，鑿耳文身之輩，蠢動無聞。嶺後嶺前，閭閻接地，舊渡新渡，舸艦聯雲（季麒光答客問：「前嶺後嶺，以界東西。……路分東渡西渡。」）。彼海濱之風雖殊，而性善之理則一。承天爲舊設之府，東寧乃新建之名（季答客問「僭號承天，東寧錫字。」）由是首崇文廟，次葺祠宮，歲修禋祀，時奉壇壝。因暫從乎其鄉，且適合乎其野。種竹以爲牆，葺茅以爲屋，漁樵樂業，耕稼乘時；駕津梁於二贊（二層行溪古稱二贊行溪）之間，溪深緩涉，屯竹木於大月之港，（嘉義新港有月眉潭，路仄安行。鯽魚潭可饒千金之利，打鼓澳能生三倍之財。曝海水以爲鹽，蘇山林以爲炭。觀音山疑是落伽分派，雙塹竹（卽新竹）想從淇澳移來，北線尾夜靜潮平（季麒光答客問亦用此二句），月沈水鏡；下港岡春明谷秀，樹綴紅粧。中樓仔（恐卽淡水之中崙子之音轉今名油車里。季麒光答客問：「至如北線尾、中樓子夜靜潮平。」）環霞輕烟，桶盤棧（在基隆）低紫淺霧；諸羅山臺北崇關，似經巨靈之手，直劈半邊；鹿耳門海中要地，如戴高士之巾，微有折角。鳳山葱

鬱層巒（季麒光答客問：「鳳山則葱鬱宏開。」），疑丹鳳之形；猴悶（他里霧北五里）岑巒疊嶂（季答客問：「猴悶則離奇盤結。」），穿獼猴之穴。大岡小岡，峽岨崔嵬，半崩半屏，巉嵒崑峩（據臺灣府志鳳山縣下引臺灣賦補入）。七鯤身結萬山之脈，三茅港（恒春沙馬磯頭，沙馬崎，沙馬機，沙尾岬之轉音），滙湍水之宗。洋則分大鄉小鄉（季麒光答客問：「洋別大鄉小鄉。」），岡則有上港（上淡水港）中港（竹南中港）。月眉池（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二規制水利臺灣縣月眉池，係明寧靖王填築灌田，形如月眉，中植紅白蓮花甚盛，今廢。）既標美號，鳳尾橋（新營番社庄鳳尾厝橋）更著嘉名，赤山仔（在鳳山仁武鄉灣內村舊名赤山庄即赤山子。）色燦丹霞，烏樹林（後壁庄有烏樹林與菁寮即青浦寮）茂搖青浦。大橋（在臺南永康里，後因洪水衝崩，只存舊跡。）居首而近郭，竹瀝處遠而在南。東番社（太魯閣）山藏金鑲，下淡水（北投）地產硫黃。陰峯（玉山）突聳雲霄，盛夏寒留積雪。陽谷甍含煜燿，（漢書叙傳作煜霄，注云光貌也。文選班固答賓戲作霄霄煜，李善注云：光明之貌。）三冬煖若長春。至於山培標棟之材，谿鬪（上林賦作爰）芝蘭之秀，榿楠（漢書司馬相如傳作榿柟注云：榿即今黃榿木也。）可以支厦，棠棠（即沙棠）足以成舟。薪蒸（薪之細者可以作燭）滿谷，松藤在林，榕陰蔽日，芷馥盈汀。梓栗之樹更多，橋柚之園甚廣。西瓜蒔於圃者如斗，甘蔗毓於坡者如菘。瓠蘆（通作葫蘆亦作壺盧）彷彿懸甌（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葱苳依稀編珮（珮讀佩，珠五百枚或百枚爲一珮，珮十貫。）。樣暉（暉深視也，段注：見其底裏曰深視）異味，椰瀝奇燦，龍眼較慶嶺尤佳，

荔枝比清漳不足。桃榔孤樹，華茭叢株，檳榔木直幹參天，篔簹竹到根生刺。夭桃四時皆灼，芳梅五臘咸香（道家言有五臘，正月一日爲天臘，五月五日爲地臘，七月七日爲道德臘，十月十二日爲民歲臘，十二月正日爲主侯臘，見正字通）。沼浮荷而經年艷艷，菊繞徑而累月芬芬。茉莉編籬，芙蓉挿障，來麩早熟，番薯遲收。黍栽陽陸，稷植雲疇；荳分夏白秋白，穀區埔黏快黏（諸羅志杭稻下有早占埔占）。蹲鴟（大芋也，見史記貨殖傳及華陽國志）掘以療饑，黃梨（卽鳳梨，閩俗稱地波羅，訛爲王梨，又作芒萊。黃梨見閩雜記。一名波羅爲南美巴西原產，荷人移植來臺灣者。）熟以解渴。菜種不一，藥類還多。獸則麋鹿成羣，而虎狼絕跡；禽則鷹鳥逐隊，而鴻雁靡翔。龍潛邃壑，龜息深潭。大滬之鯨鱈鯉鯉，听夕烹鮮，小塢之蛤蚌蠃螄，富貧恒饌。海上之鱗，未能枚舉；潮中之介，不易名稱。網捕土鮓（諸羅志作塗鮓，注云形類馬鮫而大，重者二十餘斤，無鱗，味甚美，自十月至清明，漁者多獲之，輸入內地。按卽臺灣馬加鱈俗名因番語曰塗鮓，土鮓，頭鮓。），鈎引海翁（鯨魚俗名海翁）。淮南之鬪虎，難以貌求（諸羅志虎魚注云，狀似虎頭，巨口無鱗，長大盈尺，肉美而嫩。沈文開所謂難以貌求者也。按，「難以貌求」四字，府志已改爲「未是稀聞」。虎魚卽石狗公亦名石獅子，日本名鬼鮓，爲食肉之鮓類。又有達磨鱸亦名虎魚，爲有劇毒之魚類。）溫嶠之燃犀，猶爲日見。珊瑚玳瑁，購之雖易，而取之亦難。貝錦珠璣，小者恒多，而大者實少。及言乎其俗也，濱海之家，大約捕魚；依山之族，惟知逐鹿。伏臘歲時，徒矜末節；冠婚喪祭，爭好虛文。病則求神而勿藥，巫覡如狂；貧

則爲盜而忘身，豺狼肆毒。變童若女，傅粉塗朱，少婦常耕，蓬頭跣足。及言其性也，慈祥愷悌，先天似未生來；禮讓謙恭，後進何知力學。有勞而父子方親，多財而兄弟乃熟。情雖未善，人孰無良？考乎其尚也，鬪鷄走狗，搥鼓吹簫，俳優調長夜之聲，琵琶譜娛心之曲。炫綺襦紈，袴五彩之衣裳，公孫（註見後）蹙頞；顛覆（書胤征：「顛覆厥德」傳云「顛覆言反側」）荒蕪，（荒蕪，卽荒墟，迷亂曰荒。書五子之歌：「內作色荒」書酒誥：「惟荒映於酒。」）蹙頞說文樂也，朱駿聲通訓定聲云「經傳多以蕪以沈爲之。」書無逸「惟耽樂之從」傳云：「過樂謂之耽。」造中山之麴蘖，高允（註見後）攢眉；習尚雖殊，風教可一。考乎其候也，一天渣澈，四季清和；暑無揮汗之淋漓，寒無裂膚之凜冽。入夏定霑霖雨，經秋始霽浮雲。山氣煥而難蠶，海風飄而罕鵠。若地則無時而不動，若山則無日而不青。氣候不齊，疫癘常作。是則臺灣一島言其概見如此。壬寅年（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成功物故（漢書蘇武傳「前不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王先謙補注引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物音沒。」史記張丞相傳集解云：物，無也（按卽勿字），故，事也，言無所能於事。漢以來謂死爲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王念孫引釋名）。物與歿通，說文終也。左傳僖二十二年，楚王豈不歿乎？史記屈原傳：伯樂其歿兮。歿又作沒，易繫辭「包犧氏沒」。黃滔館娃宮賦「吳王歿地兮，吳國蕪城。」可見沈公用此二字，其意義深刻與含蓄），鄭錦僭王（鄭經之乳名錦。僭位乃僭冒名義踰越其分位也。北史魏清河王擇傳，清河王擇因侍宴酒酣，乃謂帝舅司空高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

藉涓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形見矣，恐後終成亂階。」又言於考武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山，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爲至誠。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假使明君失之於上，奸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在矣。見北史卷十九魏書卷二十二，鄭經謂鄭泰洪旭黃廷蔡鳴雷曰：「先王開國東都，草創未半，遽爾崩殂。余將東承遺緒，……」三月八日宴羣公於東閣詩竟云「寡人嗣位兮……倘皇靈降鑒兮，庶不我尤。」其諭洪旭、鄭有英與東都羣臣，屢提皇明祖訓，而稱孤道寡矣。附會者言多諂媚，逢迎者事盡更張。般樂之事日萌，奢侈之情無繫，橫征浪費，割肉醫瘡，峻法嚴刑，壅川弭謗。主計者所用非所養矣，所養非所用矣。世風日下，人事潛移。苟革面於天朝（尊奉魯王），傾心正化，豈非蠻荒膏壤；詎禍胎無悛志，戾氣管橫，恃此黑子彈丸。天理昧而不知，人事違而強作。唐韓愈之治潮陽，愚頑講學，漢文翁之守巴蜀，巷里興歌。從此闡明文教，媲美名區，粲粲異地之離人，言歸桑梓，蚩蚩東胡之醜類，悉奉典章。豈非地轉而將善也？一統之洪圖，故得天露而效順也，民實皇明之赤子。白叟黃童，永欣舜日，男耕女織，終慶堯年。」

吾人讀沈氏之文，亦可說文如其人，人以文存，文以人存，正如李麒光之言。羅馬詩人塞內加云：「Oratio vultus animi est……talīs hominibus fuit aratio gualis vita，文章乃靈魂之面目……人之文章象徵人之一生。」高允徵士頌云：「忠顯於辭，理出於韻」，卽此義也。沈斯菴之臺灣賦，於鄭經僭王之外，曾云：「公孫臏類」與「高允攢眉」。此公孫何人？



當爲布被食一肉脫粟飯之公孫弘，而以俸祿養賓客，延賢人之公孫弘，漢武帝時丞相。也可以說是公孫閱，見班固漢書敘傳第七十上，及司馬光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漢紀一十八孝平皇帝下元始五年閏月。敘傳云：「平帝卽位，太后臨朝，王莽秉政，方欲文致（飾）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班）穉（按爲彪之父，固之祖）無所上。瑯琊太守公孫閱，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閱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不宜美德，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閱獨下獄誅。」通鑑云：「時廣平相班穉，獨不上嘉瑞及歌謠。琅邪太守公孫閱，言災異於公府。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而劾閱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穉，班徒仔弟也。太后曰：「不宜美德，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班穉，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閱獨下獄誅。穉乘皆云：「斯菴以一賦寓諷刺，幾遭不測。」所謂「寓諷刺」當非指臺灣賦中之明文而言，賦中明文，僅痛斥鄭經一人。諷者，不用正言以微辭託意曰諷，如楊雄「奏甘泉賦以風」毛詩周南關雎序曰：「下以風刺上。」箋云：「風刺，謂譬喻不斥言也。」孔疏云：「風者若風之動物，故謂之譬喻斥言也。」諷刺卽不以正言直言而以譬喻典故之微言相譏諷也。漢書田蚡傳：「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是也。故顏之推家訓文章云：「諷刺之禍，速於風塵。」因爲譏諷而含刺，刺乃以尖銳之物，直傷人心，使人銜怨深刻，伺隙必報。寓卽寓意，假借他事他物，以寄託其本意也。如賦中之公孫，只可解爲公孫閱，當時伊曾獨下獄誅者，此必指曹都御史從龍無疑。從龍爲海外幾社六子之一，與徐孚遠最契。班穉當

指徐孚遠，平帝指鄭經，太后指成功妻董夫人，秉政之王莽當指陳永華，甄豐當指黃安。孚遠之能離臺灣而去硤石依吳六奇，董夫人之力也。蓋孚遠爲海內名望，成功所重，不能以「不道」，而下獄誅之耳。至於「高允攢眉」，高允（三八九—四八七）後魏渤海脩人，字伯恭，漢太傅哀之後，曾祖慶爲慕容垂司空，祖父泰吏部尙書，父韜太尉，早卒，叔父湖爲姑蘇太守，有惠政。允少孤，夙成有奇度，崔宏見而異之，歎爲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曾爲沙門名法淨，未久還俗。性好文學，擔書負笈，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神曆三年（四三〇）國舅陽平王杜超鎮鄴，以爲從事中郎，年已四十一歲。允與呂熙等分詣諸州評獄決囚，熙等皆以貪污得罪，惟允獨以清廉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並以本官領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復以本官參樂平王丕西征上邽軍事，平定涼州而得賜子爵，加建武將軍。後奉詔領著作郎，與崔浩述成國記。浩集術士，空論考校天文曆數，並譏前史之失。允則以遠必驗於近，古必驗於今，根據事實，不尙神奇，游雅重之。後歲餘，浩悟術士之失，謂雅曰：「高允之術，陽光之射也。」衆乃嘆服。允雖明於曆數，以知之甚難，不言推步。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敕以經授太子景穆帝（魏書作恭宗）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游雅、共定律令。太武帝與論刑政，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事，何者爲先？」允答曰：「臣少也賤，所知爲田，請言農事。」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田授民。於是公

私有儲，雖遇飢旱不困。公翟黑子奉使受賄，事發，請計於允，允曰：「答詔宜質，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黑子反與允絕，而以不實對，終獲罪戮。太平眞君十一年（四五〇），崔浩以國史事得罪，時允直中書省，太子（北史景穆帝魏書恭宗）以允爲其侍講，欲脫其罪，先言於上，允小心密慎，官在浩下，制由浩出，請赦允命。至宮門謂允曰：「入見至尊，但依吾說」。及帝問允曰：「國書皆崔浩作否？」允對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作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太子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問之皆云浩作。」帝又問如東宮言否？允曰：「臣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未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帝謂太子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如此，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而崔浩惶惑，不能對。反而允對帝問，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勅允作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作，詔催切，允乞再一見帝，然後作詔。允見帝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釐，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太子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太子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而令帝怒如此。」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

，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恩，榮耀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爲史之本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太子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也。」蓋允既教黑子答詔宜實，自告忠誠，罪必無慮，前後言行，必須一致，豈可出爾反爾。卽僥倖於一時，亦難免被誅於他日。太子晚年，頗親邪佞，好聲色貨財。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鷄犬，乃至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有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太子（卽景穆帝）不納，先帝而薨。允久不見帝，奉召欵獻，悲不能止，帝亦流淚。允出，帝語左右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諫，是以得免。」允奉勅依洪範傳天文志作天文災異撮要略八篇，帝覽而善之。及文成（魏書稱高宗）卽位，允頗有謀焉，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欲逞其能，勸帝大起宮室。允諫阻之。又因諸王納室，多樂部給伎以爲嬉戲，或十五卽賜妻，而所配皆長少懸殊，色衰相棄，帝王營葬費損巨億，風俗仍舊，不依古禮，乃以革俗變禮進言於帝。大明二年（四五八）轉中書令。司徒

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於是帝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縑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粟帛，拜長子忱爲長樂太守，允屢表固讓。帝不許。時允爲著作郎，已二十七年（自太延五年十二月至太安元年，西元四三九—四五五）不徙官。而與允當時同徵者，如游雅等，多至達官封侯，又允之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時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興光元年（四五四）尙書寶瑾坐誹謗誅，子遵亡在山澤，瑾妻焦氏沒入官，後以老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養護焦氏在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自中書令轉太常卿，著作郎本官如故，進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以名字貴賤，議論紛紜，允遂著名字論，極富典證，以釋羣疑。復以本官領秘書監，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同業相友善，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茂）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按雅卒于和平二年（四六一）雅之讖允，在允未婚之前，允未娶游氏而妻邢氏。故雅有「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之句。若以宗愛弑君（四五二）推算，四十餘年，當在北魏永興初（四〇九）此時允年二十，尙未婚也。〕未嘗見其是非愠喜之花，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浩）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效元吉，向之

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弒太武帝）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是觀之，汲長孺（黯）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爲人物，所推如此。文成帝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爲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政，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天安元年（四六六）允遂上表請立郡學。從之。允以老疾乞骸骨不許，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者，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文見北史，魏書多一引言）臚舉羣賢之梗概，有盧玄、崔倬、游雅等三十四人。太和二年又以老乞還鄉，卒不許，時已八十九，又爲酒訓。孝文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又特賜牛車幾杖，衣服綿絹珍味，給御膳牛酒。允皆分之親故。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帝以其年高，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不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咏尋覽。篤親念故，虛已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性簡至不妄交遊。允歷事五常（太武、景穆、文成、獻文、文明太后與孝文）出入三省，五十六年，未受杖罰，亦無譴咎。十一年（四八七）正月卒，年九十八歲。先時微感不適，出入行止吟咏如常，帝后賜御膳珍羞甚多，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資，得以贍客矣。」如是者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

## 2. 臺灣輿圖考 (臺大教授盛成註釋)

赤崁爲荷蘭之城，臺灣乃紅毛下府，其地之近者：南社、(貓兒干南社)二林、(北斗二林庄二林)新港(新市)、蕭壠(佳里番子寮今名漳州里與海澄里)、目加溜灣(安定鄉安定村)到咯囉(後作哆囉囉今臺南縣東山鄉東山村舊名番社庄番社)、麻豆、大武壠(今臺南縣大內鄉頭社村)，諸羅山(嘉義市)。其地之遠者：阿里山、奇冷岸(又作嶮嶺岸又作蛤里味，再改科子林與龍眼林，今嘉義梅山鄉太和村)、打貓社(民雄)、大居佛(水上附近)、他里霧(斗南附近)、猴悶(斗南之北)、柴裡(斗六門今斗六三光里)、斗六、西螺、東螺(北斗埤頭鄉番子埔今名元埔村)、麻芝干(又作貓兒干即虎尾崙背鄉貓兒村)、馬芝遴(番社名馬芝遴，又譯馬芝干即上述之南社在同村內)、大突(今員林溪湖鎮大突里)、半線(彰化)、大肚(大甲之大肚鄉之大肚村及附近六村：新興、大東、永和、磺溪、頂街、福利)、亞東(阿東之誤又稱亞東今彰化市大竹區番社口今名香山里)、大武郡(員林社頭鄉舊社村、松竹村、東興村、廣福村)、南北投(今南投及草屯附近之北投)、牛罵(清水在今沙鹿鎮沙鹿里又含有居仁里、濟泉里、美仁里)、貓霧揀(在臺中縣大屯區南屯鄉南屯村附近)、蓬山(大甲族蓬山八社，自大甲至竹南、大甲西社一名蓬山社又名崩山社在今大甲，義和里舊名番子寮，又大甲東社在今大甲外埔鄉大東村，舊名大甲東、日南社在大甲鎮日南里與幸福里，日北社在日南之北，雙寮社今大甲鎮

建興里，貓孟社即苗栗苑裡鎮之貓孟里，房裏社即苑裡鎮北房里與南房里，吞霄社即今通霄，新港仔（苗栗後龍之新港校椅村與寶興村）、竹塹（新竹市）、南崁（桃園蘆竹鄉之南崁之山鼻村舊名南崁廟口番仔厝）、雞籠（基隆市和平島）、淡水（淡水）；大傑顛（路竹）、加六堂（嘉祿堂，加祿堂今枋山）、小琉球、卑南寬（臺東）、卑南寬七十二社，直脚宜三十六番。里有：文賢（南距城二十里鳳山舊城）、仁和、永寧（南距城十里）、新昌（南距城五里）、仁德（距城十五至二十里）、依仁（南距城十五里）、崇德（距城二十六里）、長治（大湖）、維新（路竹）、嘉祥（下淡水在南）、仁壽（屏東）、武定（距城二十里）、廣儲（距城二十至三十里）、保大（距城三十至四十里）、新豐、歸仁（城距二十至二十五里舊社街）、長興（距城二十里垵仔街）、永康（附郭一十五里）、永豐（南距城二十五里）、新化（距城二十里新港）、永定、善化（灣裡今善化）、感化、開化（佳里與麻豆）諸里（共二十四里，按各里，後有分東西者）。坊有東安、西定、寧南、鎮北四坊。至於幅員之廣大也，道里之延袤也，南路通計五百三十（二誤爲三）十里（今自臺南沙馬磯頭四百九十五里），其詳則起自赤嵌城，南行一百四十里赤山仔（鳳山仁武庄赤山子高志名赤山莊今仁武鄉灣內村赤山子），八十里上淡水社（一名大木連社，在鳳山縣東南四十里，即淡水港西里，又名萬丹街，位於萬丹社上社之故地，今屏東市萬丹區社上里），二十里下淡水社（一名麻里麻崙社，舊載在鳳山縣南四十里，位在萬丹社下社之故地，即淡水港東里又名垵頂街在縣東五十里，下淡水巡檢司公館在焉，今屏東市萬丹區社皮里及



社口里。按下淡水社與上淡水社，僅隔河相對，不及十里。二字衍文。十五里力力社（在舊鳳山縣南六十里，今東港之新園鄉力社村），十五里茄藤社（一名奢連社在舊鳳山縣南方十五里，舊屬東港佳冬庄，鳳山縣採訪冊云「茄藤港即南平港」，乃平埔蕃馬加武族加藤社之故址。當時領地至林邊車路墘與番子厝。加藤漢人名爲茄荖脚，日人改爲佳冬，今潮州鎮佳冬鄉佳冬村與六根村與林恒邊鄉之萬華村，七塊村、墮口村。）六十里放練社（一名阿加社，在舊鳳山縣南七十里，舊日所在地爲林邊及其附近田墘厝及社邊一帶，後爲鄭氏驅逐至岡山仁武庄大社。今林邊鄉之林邊村、仁和村、永樂村、田厝村。）八十里落加堂（即加六堂又作加祿堂、嘉祿堂，即枋山，爲入春之隘口，乃排灣族射武力，又作射麻里今滿州鄉永靖村領地），一百一（六誤爲一）十里瑯瑤（恒春）。成按總計上述里數共爲五百二十里而非五百三十里。高志云離府治四百九十五里較確。其間須改正者，即加祿堂至恒春，七十五里，非一百一十里。北路通計二千三百一十五里，與高志同，其詳則起自赤嵌城，北行四十里新港社（今新市社內村），五十里麻豆社（今麻豆），九十里諸羅山（今嘉義），一百里他里霧（斗南舊社），一百二十里大武郡（郡誤爲都改正，今員林社頭庄舊社），六十里半線（線誤爲絲改正，今彰化市），一百一十里水里社（往時大突番之布陀爾社漢人呼爲水裏社，位在水裡港，大肚溪之北岸，今塗葛堀港即今麗水村之北數百公尺之改流河口。今臺中縣大甲區龍井鄉之龍泉村，舊名龍目井。）三百里大甲社（今大甲鎮番子寮附近），一百四十里房里社（今苗栗縣茄裡鎮北房里與南房里），一百三十里吞霄社（即今

苗栗縣通霄鄉通東村與通西村及其附近)，一百三十里後龍社（今苗栗縣後龍鄉、南龍村、中龍村、北龍村。），二十里新港仔（今苗栗後龍鄉之校椅村與後興村之新港），四十里中港仔（今竹南鎮中港里、中江里、中成里、中華里、中英里與中美里。），一百里竹塹社（今新竹），二十里眩眩社（新竹樹林頭附近，後與竹塹社合併，今新竹市北區士林里與福林里。），二百里南嵌（今桃園縣蘆竹鄉南嵌之山鼻村，舊名南嵌廟口番子厝），八十里八里盆社（今臺北縣八里鄉米倉村與獅尾村舊名大八里盆，米倉村爲渡船頭），過江十五里淡水城，三十里奇抱龜倫社（大屯山高志稱奇獨龜崙山 *Kipa Kurun*，又稱圭北屯社，當在大屯山之北麓海邊，後與圭柔社合併，在今下圭柔山，今名義山里。），六十里內雞州（高志稱圭州山即雞柔山，亦名雞洲山，今淡水之頂圭柔山爲忠山里，舊名番子厝，今名番子田頭、石埔、灰窰子。），六十里大屯社（又名大洞山，今淡水之小基隆，番語巴布邑，意譯山豬，字改爲三芝，今名三芝。），四十里小雞籠跳石（今淡水三芝庄名小基隆，此社當時在富貴角之打賓海邊，跳石今名鎌倉。），一百五十里金包里外社（金包里，又作金包裹，原在金山附近之社寮及沙崙，外社在今石門與老梅。），十里金包里內社跳石（內社在今金山鄉溫泉與海濱，跳石在今金山里山海村與石水村，石水村又名跳石，在石門與金山之間，即內外社之間。），二百里雞籠頭（又名雞頭籠，乃直譯番語而出，舊稱基隆杙，又名基隆光，今之基隆市。），過江（當爲海）二十里雞籠城（今基隆之和平島，舊稱社寮島。），以外無路可行，亦無埭壩可泊。船隻惟候夏月風靜，用小船沿海坵而行。一日至

三朝社（即三貂，今基隆貢寮庄田寮洋區新社。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載「明末流寓之沈光文書三朝，今府志改爲山朝，茲改正之。高拱乾府志與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始同作山朝，「山上有山朝社。」三朝乃西班牙人命名San-tiago之音譯。）三日至始仔難（高志康熙三十年以後出，改爲噶瑪蘭即今宜蘭），三日至哆囉啞（後人改爲哆囉岸、打那軒、打那岸，今羅東市打那岸），三日至直脚宜（今花蓮之阿美族，當時沈氏以其一社之名，遂呼之爲直脚宜番。後以高山番稱異族爲崇爻，遂呼爲崇爻番。直脚宜，黃叔瓚改爲竹脚宜，一作即脚宜社。以後府志改爲竹仔宜社。後改七脚川。尾崎秀真斷定日本寬永時代之迦知安即竹脚宜（七脚川）爲阿美族最有勢力之大社。故沈氏記當時之實況耳。），以外則人跡不到矣。是臺灣一島，其幅員道里如此。

以上爲僞平臺灣序中，可分錄爲臺灣賦及臺灣輿地，清人倪殿侯始作平臺灣記，蕭山毛奇齡曾爲之序。圖考如此。沈氏之臺灣賦，爲後代作臺灣賦者之藍本，如林謙光、高拱乾、張從政、陳輝、王必昌。即季麒光之答客問，亦復借鏡於此，詳見上文附註中。康熙二十六年來臺任府學教授林謙光賦云：「名邦上客，暫停輜軒，廣布文德，宏宣湛恩……譬木鐸之循路，若指南之啓昏。」高拱乾賦云：「誰肆志以行吟，豈有懷而靡及……即孤臣與孽子，亦撫掌而忘機。」張從政臺山賦云：「斯阿映所以不返，而鄰誥於先停輻……時間叔夜之嘯……恍操伯牙之琴……淚步兵兮滿袖，泣楊子兮沾巾……仰良止之不遷兮，宜千秋而禋祀。爲海東之砥柱兮，亘萬古而永峙。」陳輝臺海賦云：「東寧啓宇，鄒魯成風……冒巨險以往來，仗忠信而無僞。」王必昌賦云

：「若乃僧衣作賦，沈文開萍踪坎坷；蝶夢名亭，李正青塵緣參破，景寓公之清標，足廉頑而立懦。」張湄海吼賦云：「則有城外孤臣，天涯羈客，長簾淒其，短檠蕭索。」至於臺灣輿地圖考，所錄並不完備，其山川出產與民情土俗部分則付闕如。例如臺灣府志建置所引沈光文臺江一條，當補入如下：

臺江（在縣治西門外，火海由鹿耳門入，各山溪之水匯聚于此，南至七鯤身，北至蕭壠茅港尾。舊志不載，今據沈文開輿地圖考增入。）又如出產散見於沈文開雜記，爲諸羅縣所引錄者，應一併補入。

吾人何所據而云：僞平臺灣序，爲臺灣賦與輿地考再摻雜施琅飛報大捷疏而成？茲列舉證據如下：

一、序中「淮南之鬪虎，未是稀聞」諸羅志虎魚下注引沈文開所謂難以貌求者也。而此僞序將賦句：「淮南之鬪虎，難以貌求」，改爲「未是稀聞」，其文辭與意義，均是「稀聞」！

二、序中「山朝社」日人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稱明末流寓沈光文作「三朝社」，高拱乾府志與臺海使槎錄始改「山朝社」。考三朝社爲西班牙語 Santiago 之譯音。沈氏當以「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三朝譯出，使地名有意義而易於記憶。

三、臺灣賦作於鄭經繼位之後，故「幾遭不測」。輿地圖考當作在鄭成功入臺之前，且附有圖，以資其參考。故文中皆云：「其詳則起自赤嵌城」。鄭氏時，已改赤嵌城爲承天府，臺灣因

與臺員音同，改爲安平矣。沈氏取名，仍本之荷人，如臺江仍稱臺江，而不稱安海。序中忽提及「甲寅之會」及「庚申二月」與「辛酉鄭經奄逝」，尤其「康熙二十二年歲在癸亥六月十四日銅山開駕，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彷彿沈氏曾隨施琅進攻臺灣，所作「從征實錄」。序中更言「其左則興化鎮吳英、金門鎮陳龍、銅山鎮陳昌，其右則平陽鎮朱天貴、海壇鎮林賢、廈門楊嘉瑞、提標中軍羅士珍，」下又云：「擊沈賊砲船八隻，焚燬烏船三十六隻，趕繪船六十七隻，洋船五隻……」簡直是「紀功碑」。不談文體，府志列入駢體，空前絕後；而其繁瑣拉雜，出乎情理之外。文章之結構，先後矛盾。

四、序中如「聖天子」對「大將軍」，又如「拔矢啖睛」對「敷瘡刮骨」，又如「自辰至申，戮力攻殺」簡直是通俗小說語句。

武陵人朱景英海東札記，卷四，記叢璣，以東吟社序之「鄭延平視同田島志効扶餘」攻擊「平臺灣序」爲「頹唐之作」而云：「郡人譚藝者，必推沈斯菴。」後來薛志亮續修臺灣縣志，總纂者爲嘉義學教諭謝金鑾及臺灣學教諭鄭兼才，亦錄此一段，載於卷五外編叢談中，而刪去東吟社序與平臺灣序，皆爲沈氏作不平之鳴。朱氏且指出范九池（咸）侍御，以官卑職小府同知之朱氏，竟明言上官「殊欠持擇」，俾後人可以識破僞作，不愧史筆，而連雅堂先生竟未了解及此，而云「鄭延平視同田島志効扶餘，朱景英海東札記非之。」亦怪事也！吾初疑范氏受命而作此

既而讀滿人御史六十七氏婆娑洋集序，稱范氏開誠披襟，一襟瑩白，朗如映玉，有真德性有真文章。又讀巡道莊年之跋稱爲「昌黎入潮，東坡入惠。」又滿人德齡送范氏巡臺詩句云：「直道從來中讖毀，廿載冰銜升復沈。……功名偶爾勿復論，忠孝大倫直足恃。」始知范氏當時爲清廷所忌，而謫來臺。范氏於新志欲全載其鄉賢沈氏遺詩，連勸洪七峰勿修降表之「大醉示洪七峰詩」在內，而此詩後爲余文儀續志所刪去，乃不得不有此僞裝，亦如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之原稿，揉雜爲「大元混一統志」仍保存「虞魯」等字而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范氏臺江雜詠詩句云：「客窗詩苦愁遺老」，自註云：明臣沈文開流寓臺有「客窗詩苦囊兼澁，旅夢春濃老不知」之句。婆娑洋集中有明沈斯菴太僕墓詩一首云：「虛館饑無廩，浮家老不歸，隨身惟皂帽，畢志竟黃衣，滄海成高蹈，旄丘惑式微，一坏荒草合，誰薦首山薇。」沈氏集後竟不存，此詩乃孫爾準於道光年間所輯范氏遺著中。若依「平臺灣序」觀之，沈氏媚清，遂非明臣。而與范氏同時臺灣廩生董夢龍著臺灣風土論云：「至於流寓之士，若沈公文開、王忠孝諸人，清風高節，亦可激勵貪懦。」如果平臺灣序不是僞作，沈文開既不清風，更不高節，何能激勵貪懦？范氏爲雍正元年癸卯進士，離臺後，曾於乾隆二十三年任廣州粵秀書院山長，由督撫會同學政聘請，歲修八百金，其新米在外（嘉慶六年馮敏昌主粵秀作書院事宜陳劄）當時廣東兩大書院端溪與粵秀，爲全祖望與杭世駿分掌山長，粵中風氣丕變。清高宗即位以後即以實心實力，勸學與文爲倡導。十六年南巡之後曾賜江南三書院武英殿新刊十三經二十二史一部，以資士子稽古之學。並諭云：「經，史學

之根柢也。」十七年，粵秀禮聘勘校武英殿經史之杭氏來主院政。繼之者爲其同鄉沈廷芳亦究心經術，有十三經正字，續經義考。繼沈氏者，爲其同鄉范咸。范氏有周易原始，讀經小識。可見范氏學術，與全杭同流。在粵二年，著有粵秀拔萃錄。乾隆卽位後有諭云：「凡書院之長，必選經明行修，足爲多士模範者，以禮聘請」（清文獻通考卷七十一學校九頁考五五一〇中）。同年禮部議覆云：「應行令督撫學臣，悉以採訪，不拘本省與鄰省，亦不論已任與未任，但採品行方正，學問博通，素爲士林推重者，以禮相延，厚給廩餼，俾得安心訓導。」可見范氏之爲人，經明行修，品行方正學問博通，素爲士林推重。莊年與德齡已稱頌之矣。范氏與其鄉先賢沈公可稱經明行修之知己。范氏因用苦肉計，作此一篇偷天換日之「平臺灣序」，藉以保存斯菴之遺作，亦與黃宗羲之明夷待訪錄相同。范氏不僅爲沈氏之功臣，亦爲臺灣文獻之保姆。當乾隆之際，文字之獄，方興未艾，焚書之令，雷厲風行；徐駿且以詩獄論斬。明末遺臣著作，世多不傳，研究不易，今吾人應深感范氏之苦心孤詣，與全祖望之任勞任怨，二氏同時，共垂不朽。

洪業先生常說：「高明的偽畫偽書，有時很幽默的故意留一點破綻，讓識者看出它是假的。彷彿說並非真要騙人，只是玩笑而已。」（劉子健作梅堯臣碧雲殿與慶曆政爭中的士風注十七引。大陸雜誌十七卷十一期。）而范氏之留破綻不少。識者一見卽知。而范氏並非真要騙人，只是苦心孤詣，保留其鄉先賢皂帽黃衣之遺著而已。此余故云：范氏與全氏，同垂不朽也。而臺灣諸志及連氏書中，竟無范咸傳，亦可慨已！故特表而出之。

### 3. 東吟社序（臺大教授成成註釋）

昔孟嘉落帽龍山，因作解嘲；文詞超卓，四座歎服！恨今世不見此文！蘇長公（軾）戲爲補之，嘲答並臻絕妙。若夫金谷一序，人亦惜其不傳。至明時楊升菴（慎）云：「得宋人舊石刻，有金谷序在焉。實爲蘭亭之所祖。」錄以示人，刊于集內。雖莫辨眞贋，而文亦典雅古茂；乃知古人當勝會雅集，必著之詞章，以垂不朽。誌其地，記其人，錄其詩文，載其年月，不使埋沒當時，失傳後世。王右軍（羲之）之茂林修竹，石季倫（名崇置金谷別墅於河陽）之流水長堤，良有以也！而春夜宴桃李園序，尤盛稱於千古！閩之海外有臺灣，即名山藏中輿地圖之東港也。自開闢以來，不通中國。初爲顏思齊問津，繼爲荷蘭人竊據。歲在辛丑，鄭延平視同田島，志效扶餘。傳嗣及孫，歸于聖代。入版圖而輸賦稅。向所云八閩者，今九閩矣。名公奉命來蒞止者多；內地高賢，亦渡海來觀異境。余自壬寅，將應李部臺之召，舟至圍頭洋，遇颶飄流至斯，海山阻隔，慮長爲異域之人。今二十有四年矣。雖流覽怡情，咏歌寄意。而同志乏儔，才人罕遇，徒寂處於荒野窮鄉之中，混跡于雕題黑齒之社。何期癸甲之年，頓通聲氣。至止者人盡蕭騷，落紙者文皆佳妙；使余四十餘年拂抑未舒之氣，鬱結欲發之胸，勃勃焉不能自己。爰訂同心，聯爲詩社。人喜多而不嫌少長，月有會而不辭風雨，分題拈韻，擇勝尋幽。金陵趙蒼直，乃欲地以人傳，名之曰福臺閒咏，合省郡而爲言也。初會，余以此問東山爲首題，蓋臺灣之山，在東極高峻，不



特人跡罕到，且從古至今，絕無有題咏之者。今願與諸社翁共規始之。次，陳雲卿卽以賦得春夜宴桃李園命題，余嘗惜李青蓮（白）當年僅留序，而衆詩不傳。雖不若金谷園並序失之，似獨幸蘭亭序與詩，迄今傳誦也。鴻溪季蓉洲任諸羅令，公餘交取社題，相率唱和，扶掖後進，乃更名曰「東吟社」。曩謝太傅（安）山以東重，茲社寧不以東著乎？會中並無絲竹，亦省儀文，飲不卜夜，詩成次晨。各據性靈，不拘體格，今已閱第四會矣。人俱如數，詩亦無缺。雖以遍傳展閱，尙當彙付殺青。使傳聞之。隔江薦紳先生，亦必羨此蠻方得此詩社，幾幾乎漸振風雅矣！夫龍山解嘲可補，金谷失序又傳，茲社友當前，詩篇盈篋，使無一序以記之，大爲不韻。華蒼崖以余馬齒長，強屬操觚；因不揣才竭，乃僭擬焉。頽然白髮，混入于名賢英畧中，而且妄爲舉筆，亦多不知量已！爰列社中諸公姓名籍貫，而不紀其官號庚甲云：

季蓉洲名麒光 無錫

華蒼崖名哀 無錫

韓震西名又琦 宛陵

陳易佩名元圖 會稽

趙蒼直名龍旋 金陵

林貞一名起元 金陵

陳克瑄名鴻猷 福州

屠仲美名士彥 上虞

鄭紫山名廷桂 無錫

何明卿名士鳳 福州

韋念南名渡 武林

陳雲卿名雄略 泉州

翁輔生名德昌 福州

沈斯菴名光文 寧波

康熙二十四、乙丑歲、梅月、甬上流寓臺灣野老沈光文斯菴氏題時年七十有四。

先論東吟社序，沈光文之上，冠以「前太常寺少卿」六字，光文爲太僕寺少卿，故其墓俗稱軍門墓。作僞者，必不疎忽此一點而露出破綻，此乃暗示內容刪改增潤之謂。乾隆諭旨：「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例。……若劉宗周、黃道周……以上諸人所言，……惟當改易違礙字句……又如楊漣、左光斗……等，所有書籍，並當以此類推。……須酌改。」東吟社序之「酌改」或「略爲節潤」，自屬無疑。范咸當時之苦心，即在保存公之遺著，而不使之失傳。因此序中，「潤」出「康熙二十四年」「歸于聖代」，「奉命來蒞」。又有「余自壬寅將應李部臺之召，舟至圍頭洋，遇颶飄流至斯……今二十有四年矣。」

文章必有文體與文氣。文體卽文章之體裁。隋書經籍志云：「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體遷變，邪正或殊。」光文之文體，以其詩前之引觀之，極其雅淳。此篇東吟社序，極其澆亂。駢體而夾散文，不倫不類；此無他，「酌改」過甚，「略潤」太多。眞如序中所云：「錄以示人，刊于集內，雖莫辨眞贋，而文亦『不』典雅古茂。」

序中云：「華蒼崖，以余馬齒長，強屬操觚，因不揣才竭，乃僭擬焉。頽然白髮，混入于名賢英畏中，而且妄爲舉筆，亦多不知量已。」既如此謙謙君子，序中何來倚老賣老自我作傳之一余自壬寅將應李部臺之召，舟至圍頭洋，遇颶飄流至斯，海山阻隔，慮長爲異域之人，今二十有四年矣。雖流覽怡情，咏歌寄意，而同志乏儔，才人罕遇，徒寂處於荒野窮鄉之中，混跡於雕題

黑齒之社，何期癸申之年，頓通聲氣。至止者人盡蕭騷，落紙者文皆佳妙，使余四十餘年拂抑未舒之氣，鬱結欲發之胸，勃勃焉不能自己，爰訂同心，聯爲詩社。」這一大段文字，計一百三十四字，在除人名外，共六百五十六字之序中，佔去五分之一強，太不合社序之文體。序中所引王羲之蘭亭集序及石崇之金谷園序（楊慎升菴集載，不知真僞。）均無是例。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僅百十七字，太白亦未提及其自身。東吟社序明言「陳雲卿即以賦得春夜宴桃李園命題，余嘗惜李青蓮當年僅留序，而衆詩不傳，雖不若金谷園並序失之，似獨幸蘭亭序與詩，迄今傳誦也。」是序之作，以蘭亭序與桃李園序爲藍本。例如蘭亭序之歲在癸丑，東吟序中歲在辛丑。蘭亭序之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東吟序變爲人喜多而不嫌少長，月有會而不辭風雨。蘭亭序之蘭亭，東吟序之東山。蘭亭序雖無絲竹管絃之盛，東吟序會中並無絲竹。桃李園序有「良有以也」，東吟序亦有「良有以也」。桃李園序之「古人秉燭夜遊」，東吟序爲「飲不卜夜」，桃李園序之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而東吟序則云：「詩成次晨。桃李園序之「不有佳作何伸雅懷？」而東吟序爲「各據性靈，不拘體格。」依上所舉，可見東吟序脫胎於蘭亭與桃李園二序，焉有用其文句而不用其文體者乎？文字因刪潤之多，文章上氣不接下氣，文氣之扞格，絕非「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後有文矣」（季麒光斯菴詩文集序）之大手筆，難怪朱景英云：「郡人譚藝者，必推沈斯菴，往歲范九池（咸）侍御修郡志，採其詩文入志者甚多，頽唐之作，連篇累牘，殊費特擇也！」又云：「觀其序東吟社稿有云：『鄭延平視同田島，志效扶餘』可想見已。又云：『論其世，原其志

可耳！」朱景英不能指出彌濶，而於辭婉義深之中暗示何必使頹民變爲順民？

東吟序經彌濶之後，矛盾層出，例如鄭延平視同田島，志效扶餘，下文卽爲傳嗣及孫，歸于聖代。既爲田橫，又作降虜；既爲扶餘，又要薙髮；既爲頑民，又作順民，前後矛盾，文氣何在？又語氣之混淆，例如「余自壬寅應李部臺之召，舟至國頭洋，遇颶飄流至斯（臺灣），海山阻隔，慮長爲異域之人，今二十有四年矣。……何期癸甲之年，頓通聲氣，至止者人盡蕭騷，落紙者文皆佳妙，使余四十餘年拂抑未舒之氣，鬱結欲發之胸，勃勃焉不能自己，爰訂同心，聯爲詩社，」考壬寅乃康熙元年，西元一六六二年，鄭成功人臺之後一年，亦卽延平去世之年，李部臺當指李率泰，率泰於清順治三年（一六四六）丙戌以侍郎隨閩浙總督張存仁及陳錦統兵六萬南下，九年戊子返京。順治十年癸巳（一六五三）陸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任廣東總督，十二年戊戌（一六五八）清分設浙閩兩總督，以李率泰專任浙閩總督，至康熙三年甲辰（一六六四）六月始去。此處似較他書所載順治辛卯撫督或浙督之召，較爲合理。二十四年，自康熙元年至乙丑（康熙二十四年）正是今二十有四年矣。但是下文「何期癸甲之年，頓通聲氣」，發生矛盾。癸當指癸卯，甲指甲辰，甲辰爲康熙三年，癸卯爲康熙二年卽壬寅之翌年。相隔僅一年，何必用「何期？」與「頓通？」，下文又云「使余四十餘年之抑鬱，得以發舒。」既是多年積鬱，一旦豁然頓通，爰訂同心，聯爲詩社。若是一年之別，真是誇大其詞。如係癸亥甲子卽康熙二十三年與二十四年，與下文之四十餘年亦不相協。蓋濶句與事實不符，以至於此耳。因十餘年拂抑之氣，

乃承上文之結句。當指飄流至斯，海山阻隔，長爲異域之人，同志乏儔，才人罕遇，徒寂處於荒野窮鄉之中，混跡于雕題黑齒之社。乃再承余自壬寅之句。一承爲二十四年，再承爲四十餘年。一承與再承互相矛盾。如一承是則再承非，如再承是則一承非，二者必居其一。否則不必說出四十餘年而云多年則不相衝突矣！因此段係後人增加。茲以季麒光之沈斯菴詩集序爲證。全祖望續甬上耆舊詩集卷十四沈太僕傳後附全文如下：

諸羅季大令麒光序公詩曰：「從來臺灣無人也，斯菴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始有文矣。斯菴學富情深，浮沈於蠻烟瘴雨者三十餘年。凡耳目所及，無巨細皆有紀載。其間如山水津梁，禽魚果木，大者紀勝尋源，小者辨名別類，眞有心人哉！斯菴在臺，以一賦厲譏刺，幾陷不測。故著集多晦而不彰。及予來尹是郡，每出其藏以相示，謂予能讀其文，亦惟予能知其人也。幼嘗覽西京雜記，載上林令虞淵花木傳，使人興盧橘蒲萄之感。今斯菴此詩，備從前職方所未有。則是詩也，卽古國風矣，烏可以不傳。」

季麒光變成李麟光，其荅洲文稿，乾隆時已失傳，恐被銷燬，其理由前已詳述，茲不再贅。其臺灣紀略一卷，據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七地理存目六頁三十下云篇帙寥寥，疑爲刪削不完之本。而此刪削之本，乃大學士英廉家藏本。臺灣紀略，既經刪削，其所遺文，非潤卽刪。全氏當時轉載之文，與今諸羅縣誌中之文，頗有出入。「學富情深」之下，增加「雄于調賦」一句四字。尤其「三十餘年」，改爲「二十餘年」。凡「耳目所及」之上，增加凡「登涉所至」一句四字。

「津梁」上加一「如」字，下增「如佛字僧寮」，真是畫蛇添足，因當時尙無「佛字僧寮」，即有，亦僅臺南附近，寥寥無幾；可爲佐證。「斯菴眞有心人哉」之下，「斯菴在臺」之上，增加了一大段，共六十一字，在全文一百八十六字中，其他增文不算，竟已至三分之一。增文如下：「思古人飄泊棲遲，若少陵之在巴蜀、白鹽、赤甲諸詩；柳河東遷謫嶺南、鈞、石潭諸記；皆從無聊鬱塞之時，寄發興會，其志愈苦，其文愈工；而人與地，相爲不朽。」謂予能讀某文，亦惟予能知其人也，改爲「謂余能讀斯菴之文，亦惟余能知斯菴之人也。」虞淵花木傳，「傳」字改成「簿」字，下增「排列名目」四字。「今斯菴此詩」下，又增「雖曰紀事紀物，而以海外之奇」十二字。其中除字之小異，如「庵」作「菴」，「巨」作「鉅」，「予」作「余」而外，增潤多出三十二字。連上述一大段六十一字，共多出九十三字。以一百八十六字之文，增加一半，成爲二百七十九字之新聞。

全氏轉載之諸羅舊志文，斯菴浮沈於蠻煙瘴雨者三十餘年，此與斯菴之寄跡效人吟詩序「辛卯後，來借居海島，登山問水，靡不有詩」相符合。自辛卯後壬辰（一六五二）年計算，至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乙丑，恰好三十三年。再以斯菴大醉示洪七峰詩句云「我欣與之交，廿六載於茲」，又以別洪七峯詩云：「鷺島初來便識君，東山又共學耕耘。」自廈門來臺灣，斯菴即識洪七峯，毛一波云「在鄭成功入臺以前」，是也。即自一六五二年始，二十六年於茲，當爲一六七八年。爲康熙十七年鄭經擬使七峯修降表，斯菴以詩阻之。自十七年至二十四年，恰好三十

三年。（詳見下文）可見增潤季麒光詩序之人，亦即增潤沈光文東吟社序之人，據朱景英所載，當爲范咸無疑。康熙四十四年來臺四十七年離去之孫元衡曾著赤嵌集，王漁洋曾加以評語。又著有赤嵌筆談云：「東吟詩一名福臺新詠，所載人名爲：四明沈光文、宛陵韓又琦、關中趙行可、會稽陳元圖、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奕、丹霞吳棗、輪山楊天城、螺陽王際慧、前後唱和之作借俱未見。」雍正二年，黃叔燾臺海使槎錄所載較詳，云：「東吟詩，一名福臺新詠。四明沈光文、宛陵韓琦、關中趙行可、會稽陳元圖、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奕、丹霞吳棗、輪山楊宗城、螺陽王際慧、前後唱酬之作；吳有梓園詩集，楊有碧浪園詩，又東吟唱和詩，季麒光與臺令沈省軒（朝聘）所作。省軒郊行一集，多寫民間疾苦。麒光著有山川考略、海外集，借俱未見。今則兵燹之後，官僚救過不暇，無復寄情翰墨矣。」雍正三年清廷嚴禁文人結詩社，重申康熙二十五年之令。雍正六年夏之芳御史海天玉尺前後編云：「夙慕明末寓賢沈光文之東吟社遺風，以之獎勵士子，意欲沐化風雅於海外云。」乾隆八年張湄御史著蠲瑞百詠，末章詩云：「福臺新詠萃羣英，調絕音希孰繼聲？」下自註云：「東寧詩，一名福臺新詠」其所載人氏姓名，與孫氏黃氏相同。全祖望詩集序見謂張氏曾公詩集完好無恙。而今之流傳東吟序之人氏姓名如下：季蓉洲名麒光無錫，華蒼崖名袞無錫、韓震西名又琦宛陵、陳易佩名元圖會稽、趙蒼直名龍旋金陵、林貞一名起元金陵、陳克瑄名鴻猶福州、屠仲美名士彥上虞、鄭紫山名廷桂無錫、何明卿名士鳳福州、韋念南名渡武林、陳雲卿名雄略泉州、翁輔生名德昌福州、沈斯菴名光文寧波。其中與孫

氏黃

蒼直

趙行

公奉

親見

改。

竹

寓臺

長，

知量

季氏

一

可託

一詩

詩社

良與



西園十子社，寧波有西湖八子社、南湖九子社、西湖七子社、南湖五子社、明山耆社九子、鶴山七子社、西泉六子社、林壑嘯歌會，鎮海有星椒九子社，奉化有避地者詩社，松江有求社、贈言社，硤石有澹鳴社、萍社十九子，蘇州有潤上草堂、白雲堂詩社、文郁堂耆英社、怡順堂社集、蘭芷軒四老社、驚隱詩社，無錫錢肅潤以無家詩集唱和者遺民數十人，康熙三年陸無文召集廣陵大會，如臬冒辟疆有同人集，與夫其他各地詩社，莫不借詩文，以表露民族之悲鳴，喚起國破家亡之痛感，密謀「扶明滅清」。先如徐述夔之一桂樓詩，詠明末遺事，寄託民族思想如「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攔半邊」。以壺兒影射胡兒。又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以雙關之語句，表示扶明滅清之意。後來順治十四年漢奸楊雍泰竟然獻策清廷嚴禁士子「枉立社名，糾衆會盟，凡指刺往來，不得用同社，同盟字樣，違者治罪。」（俞正燮癸巳存稿）十七年又下「違者加等治罪之禁令。」康熙二年，文字獄起，於是變本加厲，凡傳播反滿民族思想，或諷刺清廷者不論唱和詩句，論時文章，專門著作，以及考試題目，一律格殺無赦。清廷不怕明季殉節諸臣，死者已矣，歷代皆有；最怕「倖生畏死，詭託縉流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圖」恢復者。鄭氏亡時，清廷正加緊「隱廬」漢文化思想之時，光文遂不得不拉出諸羅與臺灣兩縣令，來主持東吟社。而使以後由大陸來臺之人，皆豔稱福臺新詠。如孫元衡、黃叔瓚、夏之芳、張湄、范咸、六十七等滿漢御史以及大僚，皆「夙慕其東吟社之遺風，以之獎勵士子，意欲沐化風雅於海外。」在此種掩護之下，春秋（清廷已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亡而詩作，直至鄧傳安爲光文立文開書院，

以明末遺賢從祀朱子。直至臺灣陷日，詩教仍盛。光文東吟序之詩種，今又萌芽，則光文之目的，百分之百達到了！乾隆御製詩云：「五常萬古既云樹，潛德幽光俱賴揚。」

余仿倣李瑤，刪削溫睿臨南疆釋史原序例，刪削東吟社序。李氏有云「古高陽氏曰：右原序一首，凡千餘言，間多語病處，不獲已，而就其必不可存者，芟替百十字，以冀詞歸循謹，可以傳世無譏也。……其所以芟之替之者，亦徒以有必不可存之詞也，並記。」所謂語病處，所謂必不可存者，皆後人冀書文之流傳，而潤以歌功頌德之詞句，千餘言之文，竟增加至百十字。余所增刪沈氏東吟社序如下：

昔孟嘉落帽龍山，因作解嘲，文詞超卓，四座歎服！恨今世不見此文，蘇長公戲爲補之，與古嘲笑，並臻絕妙。若夫金谷一序，人亦惜其不傳。至本朝楊升菴云：「得宋人舊石刻，有金谷序在焉。實爲蘭亭之所祖」。錄以示人，刊於集內，雖莫辨眞贋，而文亦典茂，乃知古人，當勝會雅集，必著之詞章，以垂不朽。誌其地，記其人，錄其詩文，載其年月，不使埋沒當時，失傳後世。王右軍之茂林修竹，石季倫之流水長堤，良有以也。而春夜宴桃李園序，尤盛稱於千古。閩之海外有臺灣焉，卽名山藏中之東港也。開闢以來，不通中國，初爲顏思齊問津，繼爲荷蘭人竊據。永曆帝十有八年，歲在辛丑，鄭延平視同田島，志效扶餘，傳嗣及孫，歸於版圖，向所云八閩者，今則九閩矣，高賢渡海，內地來觀異境，名公蒞治，止者人盡蕭騷。余自壬辰，舟遇颶飄流至斯，海山阻隔，慮長爲異域之人，今三十有四年

矣。雖流覽怡情，咏歌寄意，而同志乏儔，才人罕遇；徒寂處於荒野窮鄉之中，混跡于雕題黑齒之社。何期癸卯之年，頓通聲氣，使余鬱結之胸，勃發不已，爰訂同心，聯爲詩社。人喜多而不嫌少長，月有會而不辭風雨。分題拈韻，擇勝尋幽。始金陵趙蒼直，乃欲地以人傳，名之曰福臺閒咏，合省郡而言也。初會，余曾以此間東山爲首題。蓋臺灣之山，在東極高峻，不特人跡罕到，且從古至今，絕無題咏之者，今願與諸社翁共創始之。次陳雲卿卽以賦得春夜宴桃李園命題，余嘗惜李青蓮當年僅留序而衆詩不傳，雖不若金谷園並序失之，似獨幸蘭亭序與詩迄今傳誦也。鴻溪季蓉洲任諸羅令，公餘亦取社題，相率唱和，扶掖後進，乃更命曰東吟社。曩謝太傅山以東重，茲社寧不以東著乎？會中並無絲竹，亦省儀文，飲不卜夜，詩成次晨，各據性靈，不拘體格，今已閱第四會矣。人俱如數，詩亦無缺。雖以遍傳展閱，尙當彙付殺青。隔江荇紳先生，亦必羨此蠻方，得此詩社，幾乎漸振風雅矣。夫龍山解嘲可補，金谷失序又傳；茲社友當前，詩篇盈篋；使無一序以記之，大爲不韻。華蒼崖以余馬齒長，強屬操觚，因不揣才竭，乃僭擬焉。頽然白髮，混入于名賢英畧中，而且妄爲舉筆，亦多不知量已。爰列社中諸公姓名籍貫，而不記其官號庚甲云。（姓名略）乙丑歲梅月甬

上流寓臺灣野老沈光文斯菴氏題時年七十有四。

要了解東吟社序，必須一讀沈氏「重九大風」詩。毛一波評云：「老至悲秋，在臺之作。」誠然！詩云：「有處可尋菊，還當冒雨行。久因詩興懶，徒覺海潮鳴。人以悲秋老，身當避地輕

。不堪佳節度，休着孟嘉名。」不但寫出風雨重陽的光景，而且說盡心中的坎坷。詩中末句：休着孟嘉名；序中起句：昔孟嘉落帽龍山，因作解嘲，文詞超卓，四座嘆服！世人只知孟嘉落帽，而多不知究竟。嘉乃孟宗曾孫，弟陋，字少孤，忠孝一門，而晉書因嘉仕桓溫，列於叛臣傳桓溫傳後。嘉少知名，瘦亮領江州辟爲從事，亮嘗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爲豫章太守，裒不識也，正且大會，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翼歷觀座吏，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毋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亦奇嘉爲裒所得，乃益器重。永和元年七月，瘦翼卒，桓溫與翼友善，桓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常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翼卒，溫以徐州刺史，受命繼翼，爲都督荆豫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假節；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功。是時，孟嘉與孫盛皆在翼幕參軍事。是年九月九日，溫宴寮佐於荊州西北十五里之龍山（元和志以爲安徽當塗縣東南十二里之龍山，非是。輿圖考謂屬江陵龍山，是也。）大風吹落孟嘉之帽，嘉不之覺。時佐吏皆著戎服，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帽還之。並命孫盛作文嘲之，着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故稱「解嘲」。其文甚美，四座嗟嘆！溫由此甚重之。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按肉卽不用絲竹配合之徒歌），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此說破聲樂爲器樂之祖，徒歌始近自然。）「一坐咨嗟。永和二年十一月，桓溫西征，轉從事中郎，後遷西征長

史，年五十三，卒于家。晉書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既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干城，用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尅之功，有可稱矣！」嘉與孫盛，仕晉佐溫，卽在此時。史臣又曰：「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挾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睥睨漢廷，窺覩周鼎……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永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无章，主威之不可立也。一此時，嘉與孫盛皆死，盛猶作晉春秋，譏刺桓溫於枋頭之敗。築廣陵城移鎮之時。嘉又先盛而沒。以其曾祖宗於吳大帝嘉禾六年任吳令喪母，烏程公皓建衡三年卒，以三十年爲一代，祖當生於吳赤烏間（二四〇—二五〇），父當生於晉初（二七一—二八一）嘉亦當生於晉懷帝與愍帝時（三一—三一三）。卒年五十三。永和四年，爲三四八年，桓溫爲征西大將軍，嘉爲長史。桓溫北伐之時，嘉已回籍，後卒于家。是哀帝隆和元年（三六二）七月自洛陽還師，嘉始離溫而去矣。其卒當在哀帝興寧末與太和初（三六五—三六六）。此時「簡文帝輔政，命其弟陋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孟陋傳）晉爲史臣於嘉無評語，而將嘉列在叛臣桓溫傳，使嘉蒙不白之冤；其弟因固辭不起，遂列入隱逸。孫盛則與陳壽並列。此乃斯菴詩句所云：「休着孟嘉名！」也。斯菴又云：「久因詩興懶，徒覺海潮鳴。」此潮與嘲，不無關係，海嘲尤可怕，解海嘲尤不易。故有「人以悲秋老，身當避地輕」之

無限感慨！由此，可知斯菴之東吟社序，乃解海潮叛臣之文章，故自書「甬上流寓臺灣野老沈光文斯菴氏題時年七十有四」云。孫盛何人？恐指陳永華。孟嘉則斯菴自比，桓溫象徵延平與子經。

臺灣紀略

輿圖，地與  
外。東南則  
澳、銅山，  
要則雄建雙  
謀作窟，復  
客私行，後  
隨氣轉，假  
平揚飄出海  
被奸淫，痛  
得遊魂三月  
海興悲，爛  
奮命臺灣，  
；天皇大度

亦可以爲島上之酋，而比中原之一郡也。何以言之？鄭成功之攻克臺灣也，兵民懼伏，上下悚惶，雕題黑齒之夫，跳梁不敢；鑿耳文身之輩，蠢動無聞。其地之近者，南社、二林、新港、蕭壠、目加溜灣、到咯囉、麻豆、大武壠、諸羅山；其地之遠者，阿里山、奇冷岸、打猫社、大居佛、他里霧、猴悶、柴裡、斗六、西螺、東螺、麻芝干、馬芝遴、大突、半線、大肚、亞東、大武郡、南北投、牛罵、猫霧揀、蓬山、大傑巔、加六堂、小琉球、卑南覓、新港仔、竹塹、南嵌、雞籠、淡水。里有文賢、仁和、永寧、新昌、仁德、依仁、崇德、長治、維新、嘉祥、仁壽、武定、廣儲、保大、新豐、歸仁、長興、永康、永豐、新化、永定、善化、感化、開化、諸里；坊有東安、西定、寧南、鎮北四坊。承天爲舊設之府，東寧乃新建之名。嶺後，嶺前，閭閻接地；舊波，新渡，舸艦聯雲。彼海濫之風雖殊，而性善之理則一。由是首崇文廟，次葺祠宮；歲修禋祀，時奉壇壝。因暫從乎其鄉，且適合乎其野。種竹以爲牆，葺茅以爲屋。漁樵樂業，耕穗乘時。駕津梁於二贊之間，溪深緩步。屯竹木於大月之港，路仄安行。鯽魚潭可饒千金之利，打鼓澳能生三倍之財。曝海水以爲鹽，蕪山林而爲炭。觀音山疑是落伽分派，雙塹竹想從淇澳移來。北線尾夜靜潮平，月沉水鏡；下港岡春明谷秀，樹綴紅粧。中樓仔環繞輕烟；桺盤棧低縈淺霧。諸羅山臺北崇關，似經巨靈之手，直劈半邊；鹿耳門海中要地，如戴高士之巾，微有折角。鳳山葱鬱層巒，疑丹鳳之形；猴悶峯峒疊嶂，穿獼猴之穴。七鯤身結萬山之脈，三茅港匯湍水之宗。洋則分大榔小榔，岡則有上港中港。月肩池旣標美號，鳳尾橋更著嘉名。赤山仔色燦丹霞，烏樹林



茂搖青浦。大橋居首而近郭，竹瀝處遠而在南。東番社山藏金礦，下淡水地產硫黃。陰峰突聳雲霄，盛夏寒留積雪；陽谷窈含煜燿，三冬煖若長春。至於山培樑棟之材，谿鬪芝蘭之秀，梗楠可支廈，梁棠足以成舟。薪蒸滿谷，松藤在林；榕陰蔽日，芷馥盈汀。梓楠之樹更多，橘柚之園甚廣。西瓜蒔於圃者如斗，甘蔗毓於坡者如菘。瓠瓠彷彿懸壺，薏苡依稀編珮。檳榔木直幹參天，實簪竹到根奇漿。龍眼較廈嶺尤佳，荔枝比清漳不足。恍椰孤樹，華芡叢株。檳榔木直幹參天，實簪竹到根生刺。天桃四時皆灼，芳梅五臘咸香，沼浮荷而經年艷艷，菊繞徑而累月芬芬。茉莉編籬，芙蓉插障。來麩早熟，番薯遲收。黍栽陽陸，稷植雲疇。荳分夏白、秋白，穀區埔黏、快黏，蹲鴟掘以療饑，黃梨熟以解渴。菜種不一，藥類還多。獸則麋鹿成羣，而虎狼絕跡。禽則鷹鳥逐隊，而鴻鴈靡翔。龍潛邃壑，龜息深潭。大滬之鱗鱗鯉鯉，昕夕烹鮮；小塢之蛤蚌蠃蟻，富貧恒饌。海上之鱗，未能枚舉；潮中之介，難以名稱。網捕土駝，鈎引海翁。淮南之鬪虎，未是稀聞；溫嶠之燒犀，猶爲淺見。珊瑚玳瑁，購之雖易。而取之亦難；貝錦珠璣，小者恒多而大者實少。及言乎其俗也，濱海之家，大約捕魚；依山之族，惟知逐鹿。伏臘歲時，徒矜末節；冠婚喪祭，爭好虛文。病則求神而勿藥，巫覡如狂；貧則爲盜而忘身，豺狼肆毒。嬰童若女，傅粉塗朱；少婦常耕，蓬頭跣足。及言乎其性也，慈祥愷悌，先天似未生來；禮讓謙恭，後進何知力學？有勢而父子方親，多財而兄弟乃熱。情雖未善，人孰無良？考乎其尚也，鬪雞走狗，錘鼓吹簫。俳優調長夜之聲，琵琶譜娛心之曲。綺襦紈袴，炫五彩之衣裳，公孫燈籠；顛覆荒湛，造中山之麴蘖，高

允攢眉。習尚雖殊，風教可一。考乎其候也，一天澄澈，四序清和。暑無揮汗之淋漓，寒無裂膚之凜然。入夏定霑濡雨，經秋始變浮雲。山氣煥而難蠶，海風颯而罕鵠。若地則無時而不動，若山則無日而不青。氣候不齊，疫癘常作。至於幅幘之廣大也，道里之延袤也，南路通計五百三十里；其詳則起自赤嵌城，南行一百四十里赤山仔，八十里上淡水，二十里下淡水，十五里力力社，十五里茄藤社，六十里放線社，八十里落加堂，一百一十里瑯瑯。北路通計二千三百一十五里；其詳則起自赤嵌城，北行四十里新港社，五十里麻豆社，九十里諸羅山，一百里他里霧，一百二十里大武郡，六十里半線，一百一十里水里社，三百里大甲社，一百四十里房里社，一百三十里吞霄社，一百三十里後壠社，二十里新港仔，四十里中港仔，一百里竹塹社，二十里眩眩社，二百里南嵌，八十里八里坌社，過江十五里淡水城，三十里奇抱龜崙社，六十里內雞州，六十里大屯社，四十里小雞籠跳石，一百五十里金包里外社，十里金包里內社跳石，二百里雞籠頭，過江二十里雞籠城。以外無路可行，亦無妥澳可泊；船隻惟候夏月風靜，用小船沿海境而行；一日至山朝社，三日至蛤仔難，三日至哆囉嘴，三日至直脚宜。以外則人跡不到矣。是則臺灣一島，其幅幘道里如此，其民情土俗如此，其山川出產又如此；苟革面於天朝，傾心於王化，豈非蠻荒膏壤！詎禍心不悛，戾氣管橫，天理昧而不知，人事違而強作。恃此彈丸黑子之區，浪作窺天測海之想。屢侵潮惠，頻犯漳泉，螻臂當車，良足嘆也！乳犬搏虎，實可悲耳！壬寅年，成功物故，鄭錦僭王；附會者言多誣媮，逢迎者事盡更張。般樂之事日萌，奢侈之情無鑿。橫征浪費，割

內醫瘡；峻法嚴刑，壅川弭誘。主計者所用非所養矣，所養非所用矣。世風日下，人事潛移。甲寅之會，不觀時勢，輒欲猖狂。八千子弟，既非訓練之師，三五么麼，誰是運籌之客？庚申二月，全軍覆沒，埋首臺灣，舉國驚疑，延頸內地。加之旱魃，而米珠薪桂，地震而川竭山崩。芒芒黎庶。日不聊生。辛酉，鄭經奄逝，齊桓橫尸而未殮，繆嬴抱子以號廷。螟蛉欽舍，正直監國，矯縊西廊；襪襟克壞，齟齬稱藩，妄尊東殿。福建總制姚少保，偵知陰事，密請南征。先行秘箭，暗通內應之關；繼遷飛盧，大建天威之討。兩提九鎮，會議溫陵；巨艦長纜，進屯鷺島。朝廷廟謨宏遠，勝算周詳，特簡提督將軍侯施琅，督理舟師，專征海宇。將軍六韜練達，三略精微。海壘形勢，素燭于胸中；島嶼虬蟬，久運于掌上。三年習戰，惟乘一日之機；百計求賢，盡獲爭先之士。康熙二十二年歲在癸亥六月十日，銅山開駛，十五日進兵八罩澳，十六日薄伐澎湖，邵曲虔劉，三奇合戰；縱橫轉鬪，七變回紇。十七日舟停八罩澳，十八日進取虎井桶盤嶼，克之。十九日、將軍私乘舴艋，暗渡汪洋；親觀壁壘，遍察機宜。賊衆星羅其碁布，魚麗蜂屯；將挺鉞而莫及，欲鞭腹以云難。二十日、二十一日，將軍緋維闐寂，鈞令森嚴。誓師以決勝而後行，直效淮陰背水；鞠旅必合權而後動，遂同祖逖凌江。二十二日，分兵進勦，東畔直入雞籠嶼，西畔直入牛心灣。中央大船分爲八陣，一陣三疊。將軍調度居中，萬頃聽提枹之鼓；徂征首出，千櫓開浴日之波。其左則興化鎮吳英、金門鎮陳龍、銅山鎮陳昌，其右則平陽鎮朱天貴、海壇鎮林賢、廈門鎮楊嘉瑞、提標中軍羅士珍。錯綜黃石，蘊藉陰符。策定於樽俎之間，蛟騰霄漢；謀合

於孫吳之訣，鵬舉扶搖。履險如夷，泛渤海之蒼茫，逍遙止水；滅此朝食，振暉焯之武略，苜撲妖氛。海衆分駛砲船、趕繒船、洋船、鳥船，四百餘隻，轟起前來。其洋船、鳥船之大地，動載以萬斛計；其砲船、趕繒船之小也，亦載以數千斛計。船頭安紅夷銅砲一位，重輕不等，巨細難量；十尺未爲至大，百鈞却止尋常。南邊發礮二十餘門，鹿銃二百餘門，舳艫相接，火矢交衝。烟似昏霾，旣風驚於慘黷；鏑如落葉，更箭重以飄零。自辰至申，戮力攻殺；士逞敢死之心，將奮先登之志。擊沉賊砲船八隻，焚燬鳥船三十六隻、趕繒船六十七隻、洋船五隻；火船因風迅發，燒海鳥船、趕繒船三隻。其餘船隻，畏火分散，漂泊無踪。兇黨披靡。左右失支吾之序；榜人委頓，參差消進退之方。自焚砲船九隻、鳥船十二隻；因挽獲賊鳥船二隻、趕繒船八隻、雙蓬船二十五。焚殺僞將軍二員，總督，統領、提督、總鎮、先鋒四十七員，協營翼將大小等官三百餘員，賊夥一萬二千餘衆。僞武平侯劉國軒，乘小快船，從吼門而逃。其在山僞將軍、提督並大小等官一百六十五員，俱帶衆投降矣際。交鋒之際，平陽鎮總兵官朱天賞被傷陣亡，水陸官兵陣亡者三百二十九員名。執銳披堅，未斬鯨鯢而獻馘，濶飛電掣，先蒙矢石而捐軀。帶傷者，一千八百餘員名，拔矢啖晴，夏將軍之勇也；敷瘡刮骨，關壯繆其神哉！當年赤壁之兵，乾坤變色；然江流夾岸，相隔非遙。疇昔都陽之戰，今古驚魂；然湖水微波，能高幾許！是澎湖之役也，殆皆天授，夫豈人謀？粵稽往古，澎湖六月未飄五日之和風；遍訪居民，斥鹵卑塗罔汲千人之淡水。樓船濟濟，鎧甲鱗鱗。九日洋中，風催後軸；八旬島上，麓湧甘泉。豈非地轉而將善也？海歸

一統之洪圖；故得天靈而效順也，民實皇清之赤子。劉國軒雖稱海將，却善知機；鄭克塽乃在童年，幡然幹蠱。軒奉書函，敬口澎湖之役，固知天命；塽投印篆，虔云臺灣之衆，惟願歸誠。將軍繕密奏之章，具聞其事；皇帝沛好生之德，即允其行。官則仍歸錄用，兵則悉任歸農。八月十三日、將軍侯旌懸赤嵌，雷震安平，宏宣授鉞之盛，廓清蟻穴；暫定三章之約，循拊鴻哀。白叟黃童，方欣舜日；男耕女織，始慶堯年。蕩蕩異地之離人，言歸桑梓；蚩蚩沿山之土著，悉奉章程。民無湯火之憂，血氣遍通於鬼國；地入版圖之籍，車書遐逮於蠻貊。卑南覓七十二社、直脚宜三十六番，羊之質，虎之皮，委蛇稽顙；人之面，獸之心，次第輸賁。於是立府立縣，治茲黔首，設道設鎮，釐爾東方。唐韓愈之治潮陽，愚頑講學；漢文翁之守巴蜀，巷伯興歌。從此闡明文教，媲美名區。是一十四省之外，再加外海；於五十七縣之中，又增三邑。自古以來，山河之廣遠，疆域之遼濶，未有如今日者也。猗歟盛哉！猗歟盛哉！聖天子在上，海不揚波，德其溥矣；大將軍柔遠，重譯來歸，功實懋焉。

平臺灣序既不合體裁，當作爲序他人之平臺灣紀而作。施琅之書，名靖海紀，有李光地爲之作「靖海紀序」。琅之部下倪殿侯，有平臺灣紀，臺灣府志載有毛奇齡爲之作「平臺灣記序」。此序亦爲僞作，其中「惟是壬戌春，奏凱京師，天子親御端門，受俘獻誠。」壬戌春爲康熙二十一年春。施琅師泉井記云：「今上御極之二十一載壬戌孟冬，予奉命統率舟師，徂征臺灣」。臺灣奏凱受俘，是爲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臺灣隸清版圖，始爲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毛奇齡：

「其時侍班諸臣，徒窠筆於左右，不能歌咏其事，以燼于將來；但記諸起居，爲聖朝實錄採擇。」焉有誤書甲子爲壬戌，提前二年之理？毛奇齡於康熙十七年召赴北京，分纂明史，明年三月試博學鴻詞，授檢討，豈有誤書之理？毛序既僞，推而知及沈序尤不倫不類矣。

平臺灣序之不倫不類，先以其文體論之。雅俗混淆。臺灣府志列入駢體類。既云駢體文，乃別于散體文而言。駢體爲二語併合，或重列對偶，如駢肩駢指然。柳宗元乞巧文云：「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始有駢文之名，對當時之古文爲散文而言。因其偶語如詩，屬辭比事，協音成調，易于諷誦，後尙駢儷，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與散文之以氣勢行文，不尙辭華，不專用對偶，又不用韻者，遂分兩類，不能混淆。文心雕龍章句云：「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洪邁容齋隨筆云：「四六駢體，屬辭比事，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昂，諷詠不厭。」江寧顧秋碧（樸三）藏書樓駢文鈔序有云：「散文如樹，駢文如花。孤松勁柏，蒼蒼莽莽，令人不可褻視。而梅之香，蘭之秀，桃李之穠艷，亦復振采揚葩，引人入勝。昌黎以散體名家，班、楊、枚、馬，雄視百代。」但是，未有駢文而兼散文，而散文示俗不可言，如平臺灣序不倫不類之作者。

平臺灣序，乃後人僞作，破綻百出，若依文氣與文體而言，較之東吟社序，尤爲顯明。似粗知文義而不知文格者，中有雅詞，忽參鄙詞。語病之多，盈篇累牘，多必不可存之語句，皆出自僞作者之手。其藍本則爲沈氏原著臺灣輿圖考，與臺灣賦；皆載在方志，而今失傳。

# 十二、沈光文遺蹟與其詩

臺南善化洪調水

沈公事蹟，日據時代，亦有採訪者到此。因墓碑無從獲悉，墓跡亦無法證明。遂乏人考究，光復翌年，突有嘉義市長宓汝卓氏，派人來此調查，引起本鎮人士注意，民國三十七年秋，臺北盛成教授親來採訪，結果無頭緒可查。是時余已着手編善化鄉土史，蘇東岳君編撰沈光文傳。搜集內外史書，又數十次勘踏灣裡社前後之變遷，始發覺先賢記載，有遺漏及錯不少，例如中國名人大辭典，臺灣府誌，記沈公葬于諸羅，未免太簡略。臺灣通史，記葬于善化里東堡，亦屬粗漏。又日人安部明義著臺灣地名研究書，指沈公教學處在直加弄社今之安定鄉，村上達次郎著臺灣文化史話，指沈公教學二十年，連雅堂氏說三十年。皆屬錯誤。民國三十七年春，余細讀蘇東岳君編公沈遺詩，始確定其始末，民國四十二年春，盛成教授第二次來採訪，再受其指正。茲特記其概要，以供後人參考。

- (一) 沈公來臺是鄭成功征臺前一年。(盛教授有沈公與何斌書信可證)
- (二) 沈公逃禪處今岡山區超峯寺約十年。(有遺詩可證)
- (三) 沈公教學處今善化鎮社內約二十年。(參看善化鄉土史)
- (四) 沈公創設東吟社在嘉義市。時七十四歲(有吟社創立碑序可證)。

(五) 沈公歸宿處今善化鎮坐駛里大竹園埔公共墓地址，林允成工場西，站員宿舍後。(盛

成教授指示)

(六) 沈公逝世年代未詳(據蘇東岳君沈光文傳謂七十九)

日據時代，黃得時氏稱沈公爲啓蒙蕃社著先鞭之士。民國四十二年三月臺大盛成教授到此採訪，說他詩文隱逸，學問淵博。其教學精神比日人六氏先生更偉大。惟其教育發祥處，至今乏人考證，故傳說紛紛不一。民國四十年春，余讀村上氏著臺灣文化史話，蘇東岳君之沈光文傳。考查灣裡社前後變遷，又親臨其境，始發見本鎮「社內」，爲古之目加溜灣社。此處現在住民僅存三四家，四圍寂寞。但風光明媚，景色猶如當年可賞。民國四十秋，王則修先生讀其遺詩讚曰：也似離騷賦，直如屈子才。查沈公遺作，詩文而外，有地輿考，草木記，流寓考，臺灣賦等都在盛氏書庫中。此次余承同學吳新榮兄之囑。僅誌其片鱗，以供參考耳。

感 憶

沈 文 開

暫將一草向東溟，來往隨波總未寧；忽見浮雲歸別塢，又看飛雁落前汀。

夢中尚有嬌兒女，燈下惟餘瘦影形；苦趣不堪重記憶，臨晨獨眺遠山青。

夜 眠 聽 雨

沈 文 開

遇晴常聽月，無月聽偏難；海怒聲疑近，溪喧勢作寒。

閒枝驚鳥宿，野渚洽魚歡；夢與詩爭局，詩成夢亦殘。



〔冰如註〕本鎮社內，夏天情景。西有海怒，北有溪喧，今古依然。

感懷

沈文開

忽爾春將半，居諸不肯停；新詩榮雪夢，愁思入寒扃。

同調孚聲氣，時賢重典型；敝廬依大武，遙接數峯青。

〔冰如註〕大武即今之玉井，時賢清初之紳士也。

思歸

沈文開

颯颯風聲到竹窓，客途秋思更難降；霜飛北岸天分界，月照家園晚渡江。

荒島無薇增餓色，閒庭有菊映新缸；夜深尋友沿溪去，怕叩柴門驚吠龍。

籬竹

沈文開

分植根株便發枝，炎風空作雪霜思；看他儘有參天勢，只爲孤貞尙寄籬。

〔冰如註〕流寓孤貞，自比籬竹。持節二十年，苦操情景，忠毅動人。

關於此題，二年前吳春晴先生亦曾發表，但與鄙人解說，大不相同。孰是孰非，須待斯道權威者指正。

民國四十二年四月五日（筆者台南縣善化鎮人）

## 十三、光文吟社之沿革

(臺南善化蘇太虛)

——(原載南瀛文獻第三卷第三、四期)——

善化爲明朝遺老沈光文埋宿之地，故此地文人受沈光文的影響最多，自此爲臺灣文獻鼻祖之聖地。在前清時代，已出有王捷元，王紹基，王培元，林慶猷，林慶文林順健等文秀才，可爲多士濟濟。至日據時代，因其酷施殖民政策，虐待文化人士，故有陰行提醒民族精神之舉，各地設立私塾詩社，民國十三年臺南秀才林人文，來此開設私塾；民國十二年蔡子鈞來此教學，啓示詩鐘立詩門基礎；民國十九年秀才林珠浦，亦來教學，講詩法，創擊鉢，就學者日盛，各界人士參加者不少，呈花蕾初放之象。民國十九年王滄海，蘇建琳領導「浣溪吟社」呱呱出世。二十年蘇東岳，林清春，陳壽南，蘇聰曉等另組「淡如吟社」響應各處。於是各樹旗幟，逐角全島聯吟，極一時之盛。其他蘇友章，泉源，蘇太虛，洪濯纓等各有詩稿，文存，戲曰，史譚，造成此地曠古之盛觀。至中日啓釁後，私塾詩社皆自消滅，民國三十四年，山河復旦。至三十七年春，蘇東岳，蘇建琳，王景亮聚會益仁醫院，從舊浣溪，淡如兩社合併爲「光文吟社」，擇端陽日成立草創總會。從此每月朔日輪流擊鉢，重整旗鼓，或提倡律詩唱酬，或共勵排律古風，至此詩道始造高峯。民國三十八年奉王則修先生爲師表兼顧問，以誘掖全員，並立「文行忠信」爲社員規矩，民國三十八年京滬失利，臺島施行戒嚴，自此詩會亦自動暫時閉會矣。

# 十四、倡祭先賢沈光文公的由來

臺南  
盧嘉興

道光四年（西元一八二四），鄧安傳創立文開書院於鹿港，經撰「勸建文開書院引」，曾記：「以海外文教肇自寓賢鄞縣沈菴太僕光文字文開者，爰借其字定書院名，以志有開必先焉。」並將沈公配祀在文開書院。日人治臺時，極力消滅臺人民族觀念，在沈公寓居的原目加溜灣社，後改稱灣裏街，日據時更稱善化街的蘇東岳先生（字太虛）則於民國二十六年正月初二日提倡祀祭先賢沈公，集同志十餘人在他的住宅——豫園舉行拜祭。

按目加溜灣社，荷蘭人稱爲 Bakloan，設有教堂、學校，以教化當地的原住民，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沈公來此教學由目加溜灣簡稱加溜灣社，變而稱爲灣裏社。依照黃叔瓚撰的「番俗六考」記：「北路諸羅番一，目加溜灣一名灣裏」。後來華人入住繁盛爲目加溜灣街，最早的臺灣府志有記，後稱爲灣裏街，續修臺灣府志有所記載。民國九年採用堡名善化里，改稱善化。在這裏要加以說明的，是在道光十五年（西元一八三五）因張丙變亂，經閩浙總督奏議奉准臺灣、嘉義二縣疆界由新港溪移徙至灣裏溪（即現曾文溪），灣裏街改隸臺灣縣。咸豐年間經置大武壠巡檢於灣裏街，致使後人誤指現善化爲古大武壠社的古地。而指目加溜灣社古地爲現安定鄉的安定。但安定稱直加弄社，應屬錯誤，而大武壠社實際古地，是現臺南縣玉井鄉的玉井，其詳細情

形請參閱拙撰「臺南下古番社地名考」（刊於南瀛文獻四卷上期）及「大武壠地方位置考」（刊於南瀛文獻十卷合刊）就可以了解。

至於善化里是鄭氏時期所置二十四里之一，隸清後以灣裏溪爲界，溪的東北邊爲善化里東堡，溪的西南邊爲善化里西堡。雍正年間又將溪東北邊的善化里東堡分南邊爲善化西堡，北邊照舊爲善化里東堡；溪的西南邊的善化里西堡又分東邊爲善化東堡，西邊照舊爲善化里西堡。道光十五年臺嘉分疆移灣裏溪的西南屬臺灣縣，於是善化里西堡及善化東堡，暨留存於嘉義縣即灣裏溪東北邊的善化西堡及善化里東堡，同時兩縣都改稱爲善化里東堡及善化里西堡，以致兩縣各有一所善化里東堡和善化里西堡，到日據後兩縣併合於臺南縣（即屬原臺南府轄域）時，因同一縣內有二個不同的善化里東堡和善化里西堡，以致後人對於善化里的堡別區分常難判別。沈公逝世是康熙二十七年，而康熙五十九年所刊的諸羅縣志沈光文傳已記葬在善化里東堡，即應在灣裏溪即現曾文溪的東北邊，是屬現官田鄉及大內鄉一帶的山丘，不是在溪西南邊。雍正年間分設的善化東堡，道光後始改稱爲善化里東堡的現屬善化鎮東半邊之處。今人因不悉其沿革有誤爲沈公的墳墓在現善化鎮內者，就是指葬在康熙時期的善化里西堡雍正年間分設的善化東堡，臺嘉更定疆界後，始改稱的善化里東堡，諒是不明里堡變遷的情形所致。

日據時期於民國二十六年（日昭和十二年，西元一九三七）農曆正月初二日（新曆二月十二日），善化街的蘇東岳（號太虛）倡祭沈公，經邀集浣溪、淡如兩詩社社友在其宅——豫園合開

新春聯吟會，敦聘新化宿儒王則修先生爲詞宗，同時舉行沈光文第一回祭，由蘇氏主祭，祭後在豫園前庭合照留念（留念照請參閱本刊六十一期「日據時期南縣詩文大家王則修」一文），嗣因受日人官警的注視而中替，到了臺灣光復善化人士經蘇氏的再度提倡，於民國三十七年春由蘇氏、洪調水、蘇建琳三氏聚會益仁醫院（洪調水先生所開的醫院）議創光文吟社，合併善化鎮原設浣溪社及淡如詩社兩社社員而成，並於是年中秋節舉行成立典禮暨舉行沈公第二回祭，時值疾風暴雨，但冒風雨而來的仍多，堪稱盛會，依照蘇建琳所撰「沈公祭」記：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三日由蘇東岳氏提倡沈公祭，首屆祭典在蘇東岳氏宅集同志十餘人舉行遙拜，當時頗受日人官憲閱視，嗣後中絕，民國三十七年山河復古，始由光文吟社舉辦第二次祭典，社員外地方名士亦來參加頗爲盛況，將來約定每年中秋舉行典禮。沈公神主係王則修先生肉筆，墨跡淋漓，端楷大方，神前陳列釋迦果、黃菊並四果以慰生平嗜好，會員行禮後奉讀祭文，沈公傳以宣其德」。

（筆者按：沈公第一回祭期諒因事隔過久，記憶有誤，應依照當日所攝的相片爲依據，係日昭和十二年即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二日。）

那天所讀的祭文錄列於左：

「維太歲○○年仲秋月，○○朔，越祭日，○○主祭，生○○暨諸生等，謹以黃花茶菓釋迦之儀，致祭于沈公文開夫子之前曰：詩傳麗島，文獻臺瀛。焚書却幣，不肯仕清，賦

詩遭謗，變服爲僧。結茅隱逸，避世逃遁，重瞻天日，設帳授生。遺詩留賦，大啓文開。○等忝列人倫，謹薦香馨，敬陳菲物，聊表丹誠，一心向往，共慰英靈。公其來鑒，祐我後生，尙饗。」

又在沈公祭中所讀「沈公傳」，是蘇氏於那年端午節所撰，嗣於四十三年農曆四月十九日重訂。茲錄原傳全文以供參閱：

「沈公光文，字文開，號斯菴，文恭公一貫之族孫。萬曆四十年壬子歲，公曆一千六百一十二年，生於浙之鄞縣。公明季副榜，福王元年，官太常寺卿。翌年，晉工部郎。隆武貳年丙戌歲，公曆一千六百四十六年，聞桂王立，乃趨肇慶，累遷太僕寺少卿。永曆五年，辛卯歲，公曆一千六百五十一年由潮州航海至金門，聞督李率泰，知其義正名芳，密遣使以書幣聘之。公焚書返幣，辭而不赴。永曆十六年，壬寅歲，公曆一千六百一十二年春，一葉扁舟欲入泉，纔至圍頭洋，忽遇颶風，飄入於臺灣，時臺爲雕題黑齒之社，遍處於荒野之中，乃民族英雄鄭成功來據之翌年也。鄭聞公至，大喜，以客禮見之，不署其官，後令麾下致餼，且以宅贍之。五月鄭薨於東都，子經嗣立，多革父之臣與政，公作賦諷刺之，幾至不測，乃變服爲僧併入羅漢門山，今之崗山超峯寺，古之普陀幻住菴也。當是時結茅菴以自隱，伴野鶴以清遊，日則跣跣恬坐，夜則步月閑吟，自此一灣流水隔替紅塵，已歷十二年矣，斯間或以言解之於經，乃獲免。公歎曰：『何期癸甲之年，頓通聲氣』。時由山中移住日加溜灣社，

即今臺南縣善化鎮之社內，教授蕃童。又常以醫藥濟人，社民皆仰之。永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歲，公曆一千六百八十三年八月臺被清竊據，奉明正朔而終。公素與閩督姚啓聖有舊，姚欲遣人送公歸郵，無何姚卒，公歸計竟不能也。十五年淹留於目加溜灣番社者，非教學吟詩，則遍遊各地。凡登涉所至，耳目所及，無鉅細皆有記載。歲在甲子，公曆一千六百八十四年，諸羅知縣季麒光賢者也，爲公壽粟肉之繼，旬日一候門下。翌年，乙丑歲，梅月與麒光外十二名，重結吟社，時公年七十有四。由福臺間詠，更名曰東吟社。公曰：「曩謝太傅山以東重，茲社寧不以東著乎」；於是東吟社而成立矣。昔日公全島芳踪印遍，所詠無不寄題托意，是以前詩高拔於羣，而公之著作，不但超越，又雄於詞賦。當時臺灣無文也，公來而始有文矣；當時臺灣無詩也，公來而始有詩矣；以此，臺灣文獻推公爲鼻祖。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歲，公曆一千六百八十八年，卒葬於善化里東堡，享年七十有七，一生著有臺灣輿圖考一卷，文開文集一卷，又開詩集二卷，臺灣賦一卷，草木雜記一卷，流寓考一卷。」

〔附註：按上傳記沈公入臺日期諒係依據舊志所記，和最早季麒光所著啓州文稿所記辛卯，即永曆五年，漂泊至臺，及近人盛成教授所考沈公是永曆五年荷人據臺時來臺有所出入。〕

同年十二月四日復由蘇氏倡議，爲宣揚沈公遺德，編其詩文及謀建紀念事業起見，經組織沈公紀念事業籌備會，向各界名士募款以成其美舉。籌備會理監事如次：理事主席：蘇東岳（號大

虛），理事：蔡天來（號宜春）、洪調水（字濯纓，號冰如）、陳天福（號清修）、蘇清池（號蓮士）、謝水泉（號式金）、林青春（號玉壺）、蘇承樑（字朝棟），監事：林士割（號良山）、蘇建琳（字友章）。該會所擬辦的紀念事業爲：一、沈公遺蹟誌的出版，二、建立沈公教學處紀念碑，三、設立省立光文圖書室等。於三十八年五月經蘇氏編撰「善化沈公遺蹟誌」，附錄「灣裏遺珠」，因擬定的題目部份尚未撰妥，致迄未刊印。其所列目錄爲：題字、序文：王則修，善化沈公遺蹟考：蘇東岳（未撰），沈光文傳：蘇東岳，沈文開贊：洪調水，詩題沈光文：光文吟社社員，沈公祭：蘇建琳，善化鎮現在概況：蔡天來（未撰），沈公紀念事業籌備會：光文吟社，光文詩集：蘇東岳編等。茲錄詩題部份於左：

沈 光 文

光文吟社社員 蘇太虛

一艇飄零海外來，萍踪靡定劇悲哀；逃禪羅漢偏因謫，教學溜灣竟不回。吟社稱東終定號，瀛洲流寓肇文開；迄今善化尋遺蹟，未見殘碑淚滿顛。

同 題

光文吟社社員 蘇友章

海外飄零志不移，國亡家破劇堪悲；吟詩作賦存忠節，遭謗逃禪受苦飢。鯤島文人尊鼻祖，福臺韻士頌先師；即今學界傳全省，應念吾公一脈遺。

同 題

光文吟社社員 王人龍

國破山河不忍看，飄來海島托身安；外門羅漢逃禪久，蕃社溜灣教學殫。作賦臺灣忘老病，



愁吟芳草憶貧寒；年年西望思歸遠，月照家園夢更酸。

同 題

光文吟社社員 林良山

國破家亡不仕清，身飄海外恨難平；焚書却幣悲羅漢，守節存忠痛失明。佛寺難逃遭誹謗，福臺作賦犯譏評；丹心一片留華表，青史長傳萬古名。

同 題

光文吟社社員 林玉壺

英雄望斷嘆蒼穹，飄泊孤帆到海東，明眼不看欺世局，潔身且避異朝風，啓蒙番社留餘墨，文獻瀛臺記首功；回顧溜灣遺跡古，秋風落日聽哀鴻。

同 題

基隆 顏雲年

絕島飄零苦節操，望能完髮首頻搔；焚書却幣辭知遇，變服爲僧感所遭。魯殿靈光尊碩望，福臺新社振風騷；卽今詩界推初祖，緬想遺徽仰止高。

沈 文 開

文學士 臺北 黃得時

海外飄零淚拍天，福臺新詠締時緣；孤零落日家千里，芳草桐花賦兩篇。文獻瀛洲推始祖，啓蒙番社著先鞭；年年善化逢寒食，忍聽催歸叫杜鵑。

沈 文 光

光文吟社社員 陳清修

劇憐明室已沉亡，權作遺臣托海疆；何事片言譏弊政，致嚴追捕既無方。飄零僧舍延殘喘，遁跡空門歷苦嘗；鯤島卽今文獻盛，東吟詩草燦春陽。

同 題

光文吟社社員 洪冰如即調水

國破飄零絕海天，逃禪畢竟是前緣；倘非羅漢留真跡，曷以溜灣肇講筵。詩啓東吟尊鼻祖，忠留外史紀頭篇；年年善化中秋日，遙拜英靈典祭虔。

同 題

新竹 葉文樞

國亡家破恨綿綿，一舸飄來海外天；託諷辭工會作賦，避讒情苦竟逃禪。誓師氣擬文山壯，却聘心同枋得堅；合冠瀛東諸老傅，徐王辜許漫爭先。

沈公歸宿處懷古

洪調水 即冰如

溜灣郊外竹園稀，青史猶傳沈塚碑；三百年來無過問，只今唯有鷓鴣悲。

目加溜灣懷古

蘇東岳

北帶曾文水有涓，南連赤崁地無皮；文開一脉傳今古，灣裏騷人好護持。

沈公教學處懷古

王景亮人龍

數幹檳榔想昔時，溜灣風景月空遺，啓蒙蕃社人何在？留盡興亡幾賦詩。

沈公贊聯

洪 朝舜廷

光輝流海島，持節二十年，自古精忠傳外史；文化肇瀛洲，遺徵三百載，至今碩望仰東山。

# 十五、辛卯詩人節懷沈斯菴詩

(一)

海邦詩鼻祖，遙憶沈文開；也似離騷詠，直如屈子才。忠心昭日月，壯氣挾風雷；彼爲憂讒死，渠何變服來。當今端午節，擊鉢笑追陪；爲問何人設，先賢唱福臺。

新化 王則修

(二)

家破國淪亡，扶明心不折；漂流絕海天，坎坷普陀碣。蕃社啓蒙開，諸羅新詠設；東山韻未終，外史傳無輟。我讀斯菴忠，人稱舜水潔；三百載遺徽，二十年苦節。臺北吊英靈，溜灣懷碧血；端陽讀遺詩，古道照先哲。

善化 洪冰如

(三)

遺老飄零海下來，還鄉路斷竟留臺；吟哦有癖分詩韻，排遣無心藉酒杯。興替鄭家三世閱，文明蓬島半生開；子孫繁衍諸羅在，佳節相傳著作才。

臺北 林佛國

## 沈公教學處懷古

善化 王景亮

數幹檳榔想昔時，溜灣風景月空遺；啓蒙蕃社人何在，留盡興亡幾賦詩。

辛卯詩人節懷沈斯菴詩

一四七

# 十六、嘉義縣詩苑紀念沈公詩

沈光文

徐植夫（光緒生員 臺灣嘉義人）

風捲江心夜半摧，斯庵飄到海天來，恨埋善化知難盡，身託逃僧志可哀！蒿目草鷄三易主，焦心鯉島一遺才，福臺響啟人何處？芳草桐花總劫灰。

懷沈斯庵

陳含光（光緒拔貢 江蘇江都人）

羣巒加溜莽相圍，中有詩人舊板扉，風引轉迎徐市至，鄉遙終謝管寧歸；蠻方禮樂天荒破，散衲雲山世態非，弔屈更深懷古意，一尊聊藉爲君揮。

沈光文

林景仁（臺灣板橋人）

麒麟妖颺湧江中，書劍颺零任轉蓬，閉戶不知新莽臘，抱關能屈信陵雄；文章草昧開初祖，大地崎嶇老寓公，何處汴京望鄉國，青山一抹瘴雲紅。

懷沈斯庵

姚琮（浙江瑞安人）

陽明竄夜郎，文翁守巴蜀，浮沉不須問，行高自化俗；萬里破浪來，風節重山嶽，抱膝一長吟，椎髻多好學；艾酒易生感，瘡痍尙在目，焚香告先賢，所憂惟禮樂。

# 十七、沈斯庵詩之研究

洪調水（冰如）

## 緒言

沈光文行踪事蹟，載諸全祖望太僕傳，臺灣通史沈光文傳，蘇東岳沈光文傳，盛成教授荷蘭據臺時代之沈光文，及彭國棟廣臺灣詩乘等。所紀沈公來臺，參差不一。或先於延平。或說偷渡來臺，行踪出沒，幻變莫測，竟爲時賢所懷疑。至閱過平臺序，聽及與姚啓聖書信往來者，多怒髮衝冠，唾罵爲漢奸。亦士氣蓬勃之今日，激發使然也。

民國四十八年春，會金門工兵，發現魯王墓誌碑及沈光文題詩並序在內。因此南市黃典權氏，反對盛氏之說尤烈。

去年吳新榮氏曾向余曰。「目加溜灣社爲沈公教學處，又是歸宿處。仁兄生于斯，長于斯，業于斯。對今日沈公問題，當有以啓發文章誌之。」鼓勵甚殷。

民國五十一年初春，浙江應俠民氏移居善化，每夕與我過從。遂共作沈斯菴詩之研究。茲撮其要，分題如下。諒有助於史家論斷資料，蓋詩猶史也。

第一問 流寓金廈之沈光文……………洪冰如

第二問 沈光文晚節與其詩……………洪冰如 應俠民

第三問 沈光文漂泊流寓年譜……………洪銘倫

第四問 斯菴詩集誤字訂正……………應俠民

參考文獻：斯菴詩集……南縣志稿卷九雜志

東吟社序……南縣志稿卷九雜志

魯王事蹟……辭海

金門魯王墓誌碑及沈公題字並序……中華日報

年代大事記……峯岸米造著世界歷史年表

### 第一問 流寓金厦之沈光文

#### ◎ 寄跡效人吟

沈光文

引言：憶自丙戌乘桴，南來閩海。或經年泛宅，或偶寄枝棲。憂從中來，興亦時有。每假題詠，聊混居諸。戊子入粵，所吟亦多。辛卯以來，借居海島。登山問水，靡不有詩。尤喜步和人韻。雖邱壑情深，覺感激時露。今秋檢閱笥中，頓產悔愧。不論問題記事，悉付祖龍。仲冬小窓冷坐，欲再發抒飄泊情事，機神數窒。偶得鄭哲三海泊吟，不禁勃勃步韻，然哲三余未識也。

不道十餘載，猶然若故時。因人作事緩，連我信天疑。  
燕雁春秋易，滄桑日月遲。爲與靡騁感，且滯水之湄。  
烟寒島下滿，落日魔豪侵。支命全虧首，包愁總在心。  
徑荒陶興淺，袍客范寒深。起舞徒虛事，頻年聽輪音。

〔冰如註〕沈公丙戌南來閩海，正值西曆一六四六年，鄭成功舉兵於金廈之際，戊子入粵，卽一六四八年，桂王奔南寧之時。辛卯以來，借居海島，就是一六五一年，鄭成功克臺前十年，沈公借居金廈海島，非臺灣也。

「不道十餘載，猶然若故時。」沈公自一六四六年乘桴下閩海，至一六五五年詠此詩時，經過十年。守沈默生活，與昔時無異。「因人作事緩，連我信天疑。燕雁春秋易，滄桑日月遲。爲與靡騁感，且滯水之湄。」沈公在鷺洲過着久年失望生活可以窺見。對時局有「起舞徒虛事，頻年聽輪音。」之嘆。此首詩，認爲在金廈之作。

◎ 己亥除夕

沈光文

年年送窮窮愈留，今年不送窮且羞。窮亦知羞窮自去，明朝恰與新年遇。  
贈我椒樽屬故交，頻頻推解爲同胞。客路相依十四載，明年此日知何在。  
儕門遙遙路難通，古來擊楫更誰同。也憐囊空差無告，猶欲堅持冰雪操。  
爆竹聲喧似故鄉，繁華滿目總堪傷。起去看天天未曉，鷄聲一唱殘年了。

〔冰如註〕「客路相依十四載，明年此日知何在。」按沈公自一六四六年丙戌，乘桴下閩海，至一六五九



年已亥詠此詩，經過十四年時，鄭成功已退守江南。而以金廈及南澳爲復興根據地。沈公以爲明年此日或者漂泊南澳亦未可知。

「爆竹聲喧似故鄉，繁華滿目總堪傷。」是廈門市街廿九夜景像。余謂一六五九年已亥，鄭成功克臺前一年，臺灣地方，絕無此景象可觀。故認爲此首詩，在金廈或泉州之海口吟詠。

### ◎ 野 鶴

沈光文

獨得孤鷺趣，難違天性真。優游俯仰適，愛惜羽毛新。  
高興煙霞狎，廉爲雁鷺嗔。朝遊蒼海表，夜唳鷺江濱。  
骨老飛偏速，身閒瘦有神。已知增繳遠，幾閱雪霜頻。  
舞月寒流影，依松靜絕塵。乘軒爾何事，翻欲賤朱輪。

〔冰如註〕沈光文自比野鶴，居住鷺江，今之廈門。故有朝遊蒼海表，夜唳鷺江濱之句。此首詩認爲在金廈之作。

結 論：沈光文曾流寓金廈海島，或卜居泉州海口，前後十年，由此三首詩，及金門魯王墓誌碑有沈公題詩並序。紀「王薨于壬寅冬十一月」句，可以證之。又應一鳴氏曰，沈光文是魯王親信，不可不知。

## 第二問 沈光文晚節與其詩

### ◎ 別洪七峯

沈光文

鷺島初來便識君，東山又共學耕耘。髮膚無恙悲徒老，著述方成悔欲焚。忽作閒心同倦鳥，俄焉長揖別高雲。從今只合言于野，理亂都將置不聞。

〔冰如註〕沈公在西曆一六六二年由廈門來臺，在東山（復興地方，指東都，今之臺南）與洪七峯契交，旋復訣別賦此。

◎ 大醉示洪七峯

沈光文

今日蠶休文，大不合時宜。只知作桀犬，降表竟莫爲。蹈海苦不死，患難徒相隨。信友本事親，絕裾悔難追。家亦有薄田，棄之來受饑。何敢與人爭，志氣似難隨。天水有多臣，北海使節持。厥孫居此地，堅操更標奇。我欣與之交，廿六載于茲。兔園誰賦雪，平原會可期。欲學樊將軍，卮酒安足辭。浮白笑難老，醉言自覺癡。向途進若此，且讀谷風詩。

〔冰如註〕此詩西曆一六八八年康熙廿七年，沈公在臺南之作。同年逝世，享年七十七。余謂沈公晚年心情，由此詩，可以燭見其肺腑。我欣與之交，廿六載于茲。沈公與洪七峯交往，自一六六二年至一六八八年，整整有廿六年。

〔應一鳴註〕今日我欲蠢罵好作文章之沈約先生，實大不適合時代（自罵）我只知作清朝桀犬而已，但是

吠明之降表，究竟我不作。

沈公蠢罵沈休文之不該，是自罵。暗示自己有受官府付託，交出文章。後來而覺大不合時宜之恨。

只知作桀犬，降表竟莫爲。二句可以證明，臺灣府誌平臺序，未必全出乎作者本意。

### ◎ 有 感

沈光文

所恨餓而不死，人情無怪其然。久當困厄如鬼，日逐清虛若仙。  
謂爾乘車可羨，嗟余彈鋏堪憐。從今只安時命，夫亦何敢怨天。

〔應一鳴註〕沈公晚年，確抱安時命以求全之思想。故官府之命，例如平臺序之託，是難以推諉，讀者自可聯想。

沈光文遺詩：大醉示洪七峯註解今日蠢休文，大不合時宜。只知作桀犬，降表竟莫爲。

〔註〕沈約字休文，南北朝齊人。累進吏部郎。易朝後，爲梁尚書僕射。詩名頗著，史推金陵八友之魁。沈光文自比沈休文，而又罵其愚蠢。今日有愚蠢之沈休文，非常不合乎時代之適宜。易朝後，只知作反噬桀犬，不能作降表之順臣究竟不是賢明。事實如此。此乃沈光文引沈休文而自罵。

蹈海苦不死，忠難徒相隨。信友本專親，絕裾悔難追。

〔註〕蹈海句即用魯仲連義不事秦之故事，沈光文東吟社序，有壬寅將應李部臺之召，舟至圍頭洋遇颶颶流至此。庚申有逃禪之患，在東寧常乞米於友，在目加溜灣，曾嘆彈鋏之苦。亦可謂患難相繼而至。信友七峯兄，本來與我有姻亞誼親，自可寄食，我却離別他，不能追隨其左右。又

信友本事親句見論語學而篇。

家亦有薄田，棄之來受饑。何敢與人爭，志氣似難隨。

〔註〕我家在鄆縣，亦有微薄田產。而今棄之在此受饑餓。七峯兄與我，同有傲骨，未敢與人爭一新職亦各從其志也。

天水有多臣，北海使節持。厥孫居此地，堅操更標奇。

〔註〕古昔、天水縣有可贊之遺臣，北海有持漢節者，其子孫留居異域。恰與爾我相同。如此堅強操節到底。特別世上所罕有。竊按「厥孫居此地」似指與寧靖王而言，詩能隱約，所以妙也，見下段益明，（應俠民附註。）

我欣與之交，廿六載于茲。兔園誰賦雪，平原會可期。

〔註〕西曆一六六二年鷺島初來便識君至一六八八年。整整廿六年。我與七峯兄交契頗深。時到今日像樛園詩會已無人問津，但是像平原君同志友會，是可期待。

欲學樊將軍，卮酒安足辭。浮白笑難老，醉言自覺痴。

〔註〕我欲效樊噲將軍對酌大啗。乾杯之勇敢，不減當年，所出醉語自覺帶痴狂。

向途進若此，且讀谷風詩。

〔註〕往後我希望得如此醉酒痴情，有所繼續，閒暇時朗讀谷風詩，養生長之氣以渡殘年。又接此篇首四句大節凜然沉醉後肺腑傾誠，心聲無邪可知若謂失節投陣太冤枉，而焚書却聘事皆無稽耶。（應俠民附註）

第三問 沈光文漂泊流寓年譜

年齡 干支 西 歷 事 跡 引 証 詩 史

三三 甲申 一六四四 毅宗自殺，北京陷落 世界歷史年表。

三四 乙酉 一六四五 沈公由紹興出奔 詩「葛衣吟」引言：永樂時，有河南傭者，常葛衣。余紹興出奔，衣祇衣葛。今已兩載。

三五 丙戌 一六四六 鄭成功舉兵金廈 世界歷史年表。

沈公下閩海 詩「寄跡效人吟」引言：憶自丙戌乘桴，南來閩海。

三七 戊子 一六四八 沈公入粵 詩「寄跡效人吟」戊子入粵。所吟亦多。

四〇 辛卯 一六五二 沈公在金廈兩島 詩「寄跡效人吟」辛卯以來，借居海島。

四八 己亥 一六五九 鄭成功退守江南 詩「野鶴」朝遊蒼海表。夜唳鷺江濱。南縣大事記。

沈公在廈門過除夕 詩「己亥除夕」客路相依十四載，明年此日知何在。

爆竹聲喧似故鄉，繁華滿目總堪傷。

五〇 辛丑 一六六一 鄭成功克臺

五一 壬寅 一六六二 沈公來臺

世界歷史年表，「六月改稱東都」。

「東吟社」序余自壬寅、將應李部臺之召。舟至  
圍頭洋。遇颶漂流至斯。海山阻隔，慮長爲異城  
之人。

沈公拜謁延平郡王

臺灣通史。

鄭延平逝世

世界歷史年表「七月二日成功逝世」。

魯王薨于金門

「中華日報」魯王墓碑誌及沈光文題詩並序，有

「魯王薨于壬寅多十一月」。

五二 癸卯 一六六三 沈公在東都（臺南）

詩「癸卯端午」。

沈公與洪七峯吟咏

詩「別洪七峯」鷺島初來便識君。

五三 甲辰 一六六四 東都改東寧

南縣大事記。

五九 庚戌 一六七〇 沈公與顧南金往來

詩「別顧南金」明知苦節却難貞。九載相憐藉友

聲。

六一 壬子 一六七二 沈公生活困苦思鄉

詩「思歸六首」故國霜華渾不見。海秋已過十年

淹。

詩「歸望」。

六二 癸丑 一六七三 沈公至日加溜灣社教

學 詩「移居日加溜灣密別」。  
詩「曉發日加溜灣即事」。

詩「至灣匝月矣」。

六八 己未 一六七九 克塽監國

南縣大事記。

六九 庚申 一六八〇 沈公作賦諷刺鄭經

詩「重九日登嘯臥亭」當年運數終窮九。  
廿載憂危共此時。

逃禪入羅漢門

詩「山居八首」。

七〇 辛酉 一六八一 鄭經逝世

世界歷史年表。

七一 壬戌 一六八二 沈公到臺南

詩「謝王槐雨司馬見贈」廿載仰鴻名，南來幸識  
荆。

七二 癸亥 一六八三 鄭克塽降清

世界歷史年表「八月十八日克塽降清」。

七三 甲子 一六八四 季麒光知諸羅

臺灣府記。

七四 乙丑 一六八五 沈公創東吟社

「東吟社序」康熙廿四年乙丑梅月沈斯菴題。

七五 丙寅 一六八六 沈公住善化

詩「感懷八首」敝廬依大武，搖接數峯青。

七七 戊辰 一六八八 沈公到臺南與洪七峯

詩「大醉示洪七峯」我欣與之交，廿六載于茲。

對飲

沈公在善鎮逝世

「南瀛文獻」葬于善化鎮坐駕里大竹園埔。

第四問 斯庵詩集誤字訂正（臺南縣志稿卷九）

- 一四、思歸六首：青海濤奔花浪雪，商鷗夜動葉稍風。（稍爲梢之誤）。
- 一六、咏籬竹：看他儘有參天勢，日爲孤貞尙寄籬。（日爲只之誤）。
- 一九、東曾則通借米：邇來乞食意無處，饑郎驅我亦不去。（郎爲卽之誤）。
- 三〇、移居巨加灣留別：但會雙魚無或向，因窮亦足慰周錢。（向爲問之誤，錢爲饑之誤）。
- 七、感懷八首：與倦登樓矣，依劉今未聞。（典出王粲樓望鄉，樓爲樓之誤）。
- 一七、看菊：序晚值風霜，頸節孰予梅。（頸爲勁之誤）。



# 十八、臺南市的人物與勝蹟

(臺南盧嘉興)

沈光文：字文開，號斯菴，浙江鄞縣人。十九歲中副榜。以明經貢太學。崇禎十七年（西元一六四四）北都淪陷。福王即位於南京。他以明經在南都。清兵臨長江。福王不守。南都繼陷。沈氏參加起義兵。共請魯王監國。移兵紹興。授太常寺博士。並參與畫江之師。隆武二年。（西元一六四六）畫江之師崩潰。浮海至長垣（馬祖）。永曆元年。（西元一六四七）沈氏奉命再參與琅江諸軍事。晉爲工部郎中。二年魯王舟師潰北。沈氏倉卒追隨。不久。遂和光祿寺卿陳士京同留廈門。清帥李率泰爲招徠故國遺臣。聞其名。陰遣使以書幣招請。沈氏焚書返幣。三年沈氏隨陳士京奉鄭成功之表到肇慶。累遷太僕寺少卿。四年沈氏奉派監鄭鴻逵軍。嗣奉命自肇慶到廣州。再由海道到潮陽。五年十一月。沈氏同沈宸荃挈家泛宅。再艤舟南日。經圍頭洋遇颶風。沈氏飄到臺灣北部，沈宸荃就不知所終了。後來沈氏輾轉於六年初到達赤嵌。居住市區。沈氏爲使浙海來人有一枝之棲。計劃取臺灣做根據地。遇着在臺漢人都不滿荷蘭人的壓迫。欲驅逐荷蘭人出臺灣，由鄭芝龍舊部郭懷一爲首領，密謀起事。事敗。沈氏蟄居赤嵌。七年臺灣荷蘭政廳派往廣州的商人使者謁兩廣總督李率泰時。李率泰令臺灣使者携回允許通商書。亦有招致沈氏書幣。氏沈焚其書。七年臺灣長官派兩艦抵粵。沈氏封還李率泰招降之幣。鄭成功於是時經濟封鎖臺灣

。十一年臺灣荷蘭政廳。經派通事何斌赴廈門要求恢復貿易。蒙鄭成功允諾。十三年何斌在臺。代鄭成功徵收出口稅。被發覺逃往廈門獻出臺灣地圖。於是鄭成功攻臺謠言四起。荷蘭政廳爲防鄭軍進攻臺灣。將各地漢人長老及有力人士。監禁於赤嵌城內。以絕內應。十四年四月。沈氏被荷蘭人認爲嫌疑犯。受長官詢問。每日或隔日拷問一次。沈氏之子業皮革商。十月受長官之命。奉書鄭成功。鄭成功復書揆一表明。對臺灣絕無敵意。鄭成功北伐失利。還師廈門。繼續清軍窺伺金廈。清軍也遭慘敗失利。十五年。鄭氏進軍臺灣。知道沈氏在臺大喜。以客禮相見。那時海上諸遺老。多依附鄭成功入臺。也以得見沈氏爲喜。握手慰勞。鄭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贖沈氏。沈氏稍能振作。不幸鄭成功於十六年五月薨逝於王城。由子鄭經嗣立。鄭經以不仕鄭者不得寓公之敬。對遺老不甚禮遇。文武具啓稱臣。復令來臺王孫畎畝。沈氏不滿鄭經所爲。就於十七年作「臺灣賦」一篇。賦中有：「鄭錦（即鄭經的乳名）僭王」之句寓諷。沈氏和鄭經官吏唱酬的詩很多。其中有一首：「州守新構僧舍于南溪。人多往遊。余未及也。」之作。詩云：「沿溪傍水便開山，我亦聞之擬往還；一日無僧渾不可，十年作客幾能聞？書成短偈堪留守，說到真虛欲點頭；正有許多爲政處，僅將心思付禪關。」沈氏此詩題內所謂南溪。即臺南的南郊竹溪。新構的寺。即後來的竹溪寺。爲目前觀光古刹之一。鄭經於十八年三月失掉金廈返臺。改東都爲東寧。改二縣爲二州。裁去承天府。十九年沈氏寓諷之賦受讒幾罹不測。就變服入山爲僧。法號超光。二十年復深入羅漢門山中。結茅以居、潛心著述。賦詩自娛。此寺建成。似在沈氏逃禪之

前。應在十八年末。或十九年初。是臺灣最早興建的寺院。由當時的州守所構築。那個時候。寺前的清溪位在原承天府。即現臺南市的南邊。故稱南溪。在鄭氏降清以前。這條小溪沿畔。綠竹成蔭。風景宜人。乃有竹溪之稱。因是寺名也隨之而稱做竹溪寺。經查證原名叫做「小西天」寺。二十八年。鄭經反攻大陸。沈氏自羅漢門山中。遷居自加溜灣。（現在臺南縣善化鎮善化）不曾還俗。還是穿着僧衣。教導原住民讀書識漢字。又以醫藥活人。三十四年鄭經在大陸軍事失利。率軍退回臺灣。由長子鄭克塽監國。英明果斷，軍民感戴，鄭經素不親政。溺於酒色聲妓。三十五年正月、鄭經死亡。諸鄭復禮沈氏如以前。馮錫范謀弑鄭克塽。扶其婿鄭克塽襲位。三十七年六月廿二日。鄭克塽降清。諸遺臣都物故。沈氏亦老了。閩督姚啓聖和他友善。招請沈氏婉辭。經許遣人送沈氏歸鄭。週啓聖疽發背死。竟不能歸。後人遂居臺。隸清後沈氏居住地屬諸羅縣。縣令李麒光。爲他濟粟濟肉。旬日一候門下。康熙二十四年。（西元一六八五）內地文士漸集。沈氏就和韓又琦、趙行可、黃袞、林奕、吳藻、楊宗城、王際憲等。組東吟社。其聯吟集稱做「福臺新咏」。沈氏曾作序。即東吟社序。沈氏在那個時候。已很受學人所尊重。到了二十七年。享壽七十七歲逝世。葬在善化里東堡。（現臺南縣大內鄉）。他所著詩文很多。都以敘述臺灣的風物爲主。存有臺灣賦。東海賦、棧賦、桐花賦、芳草賦及花草果木雜記。近古體詩稿等都未及梓行。沈氏一生坎坷。忠於明室。堅貞不移。流寓臺島。所見所聞。都發表於詩文。是啓開臺灣文獻的第一人。所以尊稱爲臺灣文獻的始祖，確是當之而無愧。

# 十九、台灣的寓賢沈光文

(臺大教授楊雲萍)

## 一、小 引

中國的各種地方志裏面，每每有所謂「流寓」一目，專以記述來自各地而流寓該某一地方的人士之事蹟，何以要特設此「流寓」之目呢？當然有不少的理由，例如：爲景仰這些流寓人士的「高風亮節」；不過，最重要的理由，我以爲是這些流寓人士，是文化的「傳播者」；中國因爲「地大，及其他的原因，文化不甚普遍於各地方，而各地方得浴些「文化之光」的，往往是由於這些流寓人士所傳播的；所以記述該地方的「流寓」之事蹟，也就是記述該地方的文化之傳播，發展的情形之重要部分。

當然，一地方的文化的傳播、發展，不一定全由於流寓人士所造成的；可是，假如該地方愈邊僻，則流寓人士所佔的重要性愈高，臺灣過去是一「遐荒窮島」，其文化之傳播、發展，有賴於流寓人士者尤多。現在擬略述一下流寓臺灣的人士的事蹟，亦即擬略述一下臺灣的文化的傳播發展的概略情形。臺灣文化之由來、傳統，或得約略於茲窺見。

## 二、沈光文

要敘述流寓臺灣的人士，首當舉出沈斯庵；所謂「從來臺灣無人也，斯庵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庵來而有文矣。」（季麒光：「題沈斯庵雜記詩」，見「諸羅縣志」卷十一）

沈斯庵，名光文，字文開；斯庵乃其別字（一作：號斯庵）。浙江之鄞縣人，生於萬曆四十年（西元一六一二年），歿年現不可考，大略在康熙三十年（西元一六九一年）之前後。

全祖望撰「鮎埼亭集」卷二十七「沈太僕傳」云：

「（斯庵）以明經貢太學。乙酉（按：即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西元一六四五年）豫于甯江之師，授太常博士。丙戌，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事，晉工部郎。戊子，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舉事，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寺卿。辛卯，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招徠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公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支，公遂留閩，思卜居於泉之海口，挈家浮舟，過圍頭洋口，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斯庵到臺灣的年代——這是一相當重要的問題，因為自一方面說，臺灣文化史要從是年開始——驟然讀到上引全氏所記，斯庵似是在「辛卯」此年，即永曆五年（清順治八年，西元一六五一年）來到臺灣的。黃叔瓚撰「臺海使槎錄」卷之四，亦記云：

「（斯庵）辛卯從肇慶至潮州，由海道抵金門；當事（按：即李率泰）書幣邀之不就。

七月，翠眷買舟赴泉，過圍頭洋，遇颶風，飄泊至臺。」

據此，沈斯庵之到臺灣，則在辛卯之七月矣。可是，經檢斯庵之遺作，在辛卯仲冬，他確尚在金門島上，是年之七月，斯庵不會飄到臺灣的。細閱全氏所記，辛卯乃斯庵由潮陽航海至金門之歲，似不是說在是年，就飄到臺灣；蓋此間還有一段：「時粵事不可支，公遂留閩」的期間。「諸羅縣志」卷之九，「沈光文傳」云：「順治辛卯，（斯庵）自潮州航海至金門，灣督李率泰聞其名，陰使以書幣招之，辭不赴。後移家泉州，過圍頭洋，遇颶風漂入臺灣。」據此，辛卯之歲，也不一定就是沈氏飄到臺灣的年代。黃氏「使槎錄」的記述似有脫誤。

沈斯庵到臺灣的年代還有二說，一為永曆三年說（連雅堂，林小眉氏等）；一為永曆十六年說（即據「臺灣府志」（范氏、余氏）所載沈氏「東吟社序」）；可是，三年說之誤甚明；十六年說，殆因「府志」之刊誤所致，蓋永曆十六年乃鄭成功克臺之翌歲，是歲五月，成功殞於臺灣，而據各種記載，沈氏確在鄭氏到臺之前，已在臺灣也。

關於斯庵的到臺年代，我曾作過小考。（參看「民俗臺灣」第三卷第三號，日本昭和十八年三月刊，所載「民俗採訪之會」記事。）我的推論是：沈斯庵之渡臺，當在永曆六年（壬辰），即清順治九年，西元一千六百五十二年。自以為此推論，雖尚須繼續研討，可是，比較上列諸說，似值採取。（推論過程，且不再備記。）如上文說過：斯庵到臺的年代，在臺灣文化史上，是一相當重要的問題，故略述之，而不以為辭費。

斯庵到台的時候，台灣還在荷蘭人佔據之下。他不僅置身異地，且置身異族之間，「旅人之困」，是可以想像的。全氏「傳」又記云：

「辛丑（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一年），成功克臺灣，知公在，大喜，以客禮見，時海上諸遺老，多依成功入臺，亦以得見公爲喜，握手勞苦。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贍公，公稍振，已而成功卒，子經嗣；頗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軍亦日削。公作賦有所諷，乃爲愛憎所白，幾至不測，公變服爲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於羅漢門山中以居。或以好言解之於經，得免。山旁有目（按：「目」，史氏刻本作「日」，今據小樓藏舊抄本改）加溜灣者，番社也。公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

斯庵遺作，有「曉發目加（溜）灣卽事」五言律一首，前半云：「濃霧不爲雨，乘朝向北行。此中長有恨，回首意難平！」可以想見是時斯庵的悲憤。他又有「至灣（按：卽目加溜灣）匝月矣」七律一首，有句云：「羈栖塵市依人老，檢點詩書匝月閒。」雖在困苦之中，他還是沒有忘記「檢點詩書」的！「教授生徒」，日人伊能嘉矩著「臺灣番政志」，謂乃教讀番童（卷中），似須待考，蓋當時，在目加溜灣，可能亦有漢人居住的。不過，其「傳播文化」於臺灣，則一。

康熙二十二年，鄭氏亡；臺灣歸屬清廷。全氏記云：

「時耆宿已少，而寓公漸集。（斯庵）乃與宛凌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鄭廷

桂……結社，所稱福臺新咏者也。（按：「福臺新咏」社，一作「福臺間咏」社，後改東吟社。所列社員，全氏所記和斯庵的「東吟社序」，黃氏「臺海使槎錄」等所記，頗有異同，余別考有，現不備記。）尋卒於諸羅，葬於縣之善化里東堡。」（按：據說：即現在的善化鎮坐駕里。）

全氏「傳」論之曰：「公居臺三十餘年，及見延平三世盛衰。前此諸公述作，多以兵火散佚；而公得保天年於承平之後，海東文獻，推爲初祖。所著花木雜記、臺灣賦、東海賦、機賦，芳草賦、古今體詩；今之志臺灣者，皆取資焉。」

據范氏，余氏「臺灣府志」所著錄，斯庵的著作：有「臺灣輿圖考」一卷，「文開文集」一卷，「文開詩集」二卷，「臺灣賦」一卷，「草（全氏作花）木雜記」一卷，「流寓考」一卷；只是，現在除散見於府縣志等書之外，多散佚不傳。我曾做過輯錄斯庵的著作工作，計得詩約百首，數量還是不多，可是，方之連雅堂氏所得（「臺灣詩薈」連載「斯庵詩集」），多近五成之譜。

全氏又說：「嗚呼，在公自以爲不幸不得早死，復見滄海之爲桑田，而予則以爲不幸中之有幸者。咸淳人物，蓋天將留之，以啓窮微之文明！」全氏的話，確是說的沒有錯。



## 二十、浙人與台灣詩風

(廣東林光瀨)

臺灣淪陷五十年間，扶持正氣，維斯文於垂絕者，唯詩。臺灣詩社之風，冠於全國。然開風氣之先者，實明末鄭人沈光文。季麒光謂斯菴云：「從來臺灣無人也，斯菴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始有文矣。」可謂推重之至。光文字斯菴，以航海遇風至臺灣，鄭成功以客禮見。及經嗣，以賦寓諷，變服入山。臺灣既平，乃集旅臺士子，結束吟社，詩集名「福臺新詠」一稱「東吟詩」。社員凡十四人，而浙人佔其四，即紹興（會稽）陳元圖字易佩，上虞屠士彥字仲美，杭州韋渡字念南，及斯菴本人，餘則江蘇無錫人三，南京人二，福州人三，泉州人一，安徽宣城人（宛陵）一，斯菴有東吟社序，時康熙二十四年，年已七十四矣。所著尚有：「臺灣輿地考」，「草木雜記」又名「花木雜記」，「流寓考」，「臺灣賦，東海賦」等。卒於諸羅，（即今之嘉義）葬縣之善化里東堡，居臺三十餘年，目覩延平三世盛衰。斯菴之後，則有郁永河，字滄浪，仁和諸生。康熙三十六年以採硫來臺，所著有「裨海紀遊」（亦名採硫日記，又抄本名渡海輿記，臺大教授浙人方豪有合校本，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臺灣叢書第一種），「番境補遺」，「海上紀略」，「字內形勢」等。而臺灣竹枝詞八首及士番竹枝詞十首，尤膾炙人口。又其後則錢塘張湄有珊枝集及瀛壖百詠一卷。仁和范咸有婆娑洋集二卷，湄字鷺洲，乾隆六年巡視

臺灣御史兼提督學政。咸字九池，乾隆十年巡視臺灣御史。顧臺灣第一首詩，當遠推唐代施肩吾之「題澎湖嶼」曰：「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鎮里，黑皮少年學採珠，手把生犀照鹹水。」肩吾字希聖，睦州（今浙江嚴州）汾水人，見之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六。清計有功唐詩記事卷四十一謂洪州人，誤以其高蹈之地爲生地也。閱薛志亮修臺灣縣志，卷八文三，詩則最前三首爲施肩吾，沈光文，勞之辨，皆浙江人也。光文有詩贈友歸武林，此友殆亦詩人。前年壬辰詩人節自由中國詩人大會，掄元第一之阮毅成亦浙人，現任中央日報社社長。（原載民國四十四年晚香庵叢談）

# 廿一、只為孤貞尚寄籬

浙江沈達夫

推為海東文獻鼻祖的沈斯庵（光文），對於他的來臺，有兩種說法，一說他是被颱風吹來的，如近人蘇東岳沈光文傳：「永曆五年辛卯歲，西歷一六五一年，由潮州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泰，知其義正名芳，密遣使以書幣聘之，公焚書返幣，辭而不赴。永曆十六年壬寅歲，西歷一六一二年春，一葉扁舟欲入泉，纔至團頭洋，忽遇颶風，飄入臺灣。」一時為鄭成功開臺的翌年。

一說他其實是於鄭成功開臺的前一年先來臺的，而且是自動的，並非被颶風吹來。盛成教授力主是說。讀斯庵感懷「暫將一葦向東溟」之句，也的確好像是如此。

不管斯庵來臺比鄭成功早或遲，他會受延平王的禮遇，是無可置疑的。鄭「以客禮見之，不置其官，復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贍之」。可能都是事實。但五月鄭薨於東都，子經嗣立，多革父之臣與政，公作賦諷刺之，幾至不測。乃變服為僧，遁入羅漢門山」。如今岡山的超峯寺，據說就是當日斯庵隱遁之處。後來獲經之赦，「自山中移居目加溜灣社，即今臺南縣善化鎮之社內，教授蕃童。」做起山地老師來了。也許還替山地同胞看看病，所以，山地同胞都信仰他。

但斯庵的主要成就，却在於詩。他不但自己就於吟詠，而且廣結吟社（七四歲猶創設東吟社於嘉義），挖風揚雅，為臺灣文獻寫下了燦爛輝煌的第一頁。所以，當時諸羅知縣季麒光題沈斯

庵襟記詩說「從來臺灣無人也，斯庵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庵來而始有文矣。」

季氏對斯庵的詩，也有評述，他說：「斯庵學富情深，雄於詞賦，浮沉寂寞於蠻烟瘴雨中二十餘年，凡登涉所至，耳目所及，無鉅細皆有記載，其間如山水，如津梁，如佛宇，僧寮，禽魚果木，大者紀勝尋源，小者辨名別類，斯庵真有心人哉！」可見斯庵的詩，不是無病呻吟，而是紀事紀物的。就是寫景抒情，也都極其真切。如夜眠聽雨云：「遇晴常聽月，無月聽偏難；海怒聲疑近，溪喧勢作寒；閒枝驚鳥宿，野渚洽魚歡，夢與詩爭局，詩成夢亦殘。」至今善化鎮社內，西有海怒，北有溪喧，情景依然。如咏籬竹云：「分植根株便發枝，炎風空作雪霜思，看他儘有參天勢，只爲孤貞尙寄籬！」這不啻爲今日寄居臺灣的千千萬萬忠貞之士寫照。

斯庵晚年的生活，甚是困苦，從夕餐不給，貸米於人兩詩可以見之。夕餐不給戲成云：「難道夷齊餓一家，蕭然羣坐看晴霞，煉成五色奚堪煮，醉羨中山不易除，秋到加餐憑素字，更深吸露飽空華，明朝待汲溪頭水，掃葉烹來且吃茶。」貸米於人無應云：「同是窮途同作客，飽得烟霞煮得石，但使清虛腹裡存，詩瘦偏多新意格。也知詩瘦恰隨秋，高飛秋色入涪州，蒼狗浮雲倏變幻，老成狂愚我自羞。西山尙有中子在。周全應盡性天愛。乃竟二餓千載垂。旅處寡親益增慄。我來避世如避秦。上下無交餽贈屯。尙能屈曲爲小貶。何妨白日竟驕人。驕人者流世所敬。不辨笑邪反笑正。大家勢利正營營。誰向此中尋究竟。昨夜夢中誰贈雲。醒時拾得似紛紛。人間世事尙難料。如何天上獲相分。感此交誼思所報。木瓜何以投永好。今日幼安固如何。却也未會除

皂帽」。往寧靖園亭修謁一詩，更有「海外依人半受嫌」之句。但斯庵並未因貧苦而易其操。而且在貧苦之中，還不忘風教，結社唱詩，此其所以偉大。

斯庵字文開，萬歷四十年（西歷一六一二年）生於浙之鄞縣，官至太僕寺卿。康熙二七年（西歷一六八八年），卒葬於善化里東堡。享年七七。著有臺灣輿圖考，文開文集，文開詩集，臺灣賦，草木雜記，流寓考等書。後人以臺灣府志有平臺灣序一篇，託名斯庵作，序中詆斥鄭氏，諛美滿清，遂謂其晚節不全。而不知那篇序文實係假託之作，原與斯庵無關。

（原載詩國春秋）

## 廿二、試論沈光文之詩

四川毛一波

一、

陳漢光先生近作「沈光文詩輯註」一文，曾有機會先行給我看看，其中所說，有的我很同意，有的却不敢贊成；茲不妨就詩論詩，用書面來表示一點我的意見。

此次陳作的最大功勞，便是對於沈光文詩的輯錄。因爲在過去和現在的臺灣書刊中，我還沒有看見第二人能够收輯到沈詩至一百零二首者。（楊雲萍先生說曾收集近百首，盛成先生也看過百首以上，但我看其引用到文字中的，只不過數十首而已。）當然，全祖望的「鮑琦亭集」對他的幫助是很大的。

陳作的第二個功勞是考證沈光文來臺的年代，惟茲事體大，難於斷言；所述理由，最重要而最根本者，仍爲光文在「東吟社序」所云；此外季麒光、陳夢林（以下不足論矣），可作旁證。但如果「東吟社序」確曾經人刪改過，則其一切證據便落空了。

陳作的第三個功勞，當然是錄詩和註詩了。註詩不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錄詩的順序，既不分體，自應編年。不過，光文的生平，史志所載失詳，而其他文獻資料亦不足，故甚難作好

繫年的工作。

效篇之成，旨在就陳列沈詩，略加解說而已。

## 二、

陳列沈詩第一首題爲「普陀幻住菴」，云是作者於畫江之役後逃離普陀之作。按光文初從魯王，授太常博士，主宗廟禮儀及教授，實際不離王之左右。而魯王入海，光文理應隨之；雖次舟山，當無「逃禪」之理。過去臺南文化人士，均主此爲光文逃避鄭經而變服到所謂羅漢門山中時作。所謂普陀幻住菴，即今岡山之超峯寺也。如以詩繫年，此作恐與魯王時代之普陀無關。

陳列沈詩第二首題爲「感憶」，說是應在隆武二年浮海長垣途中所作。按原詩「南溟」，亦有作東溟者。南溟當指金廈乃至粵邊言之。光文自紹興出奔，一葦南向，來往隨波，居無寧日，歸雲落雁，觸景生情，憶及家庭，自傷孤獨，當然是苦趣不堪矣。惟斷其即爲出奔初期之作，似嫌太早。因光文隨魯王至長垣是永曆元年，（丙戌）二年及三年，則奔走于廈門南澳等地。

陳列第三首題爲「贈友人歸武林」，就句意看來，看不出作詩的時間和地點。但「去去程何遠」，自不是舟山之與杭州，而當爲金廈之與杭州吧。不過，錢塘江水與海潮相通，也許「友人」即是他的「同志」呢！

陳列沈詩第四首及第五首，題爲「有感漫賦」，並斷爲永曆二年前後之作。其實就詩意觀之

，不如說是成於光文在臺而遠走北鄙時爲妥。因蒿徑難安，瞻天無路，乏南山之敝廬，守黑白之大防，正是光文行徑也。而守徑之執着，亦以「有吾君之子在」耶？

陳列沈詩第六首題爲「五日」。擇木爲難，錦標奪盡，窮恥彈冠，如鮎上竿，想是舉家飄臺後之作也。

陳列沈詩第七首題爲「望月」。衡門早關，自安蹇劣，對月懷人，唏噓北望，極旅人之困矣。英雄無用武之地矣。自爲在臺之作。

陳列沈詩第八首題爲「歸望」。旅臺已久，頻阻歸卒，飢不餒志——然頭已白矣。當爲在臺之作。

陳列沈詩第九首題爲「答曾則通次來韻」，海天久滯，忍辱飢寒，握手相憐，徒傷俗薄，當爲在臺之作。

陳列沈詩第十首，題爲「偶成」。亦處臺不得意之作也。

陳列沈詩第十一首，題爲「曾則通久病，以詩問之」。窮病相連，互爲告慰而已。當爲在臺之作。

陳列沈詩第十二首，題爲「葛衣吟」，附有小序明言「紹興出奔，今已兩載」，時間當爲永曆二年，地點當在閩安鎮或廈門。

陳列沈詩第十三首，題爲「夕餐不給戲成」。爲飢所驅，尙留戲墨，夷齊一家，可謂達觀也。



已。疑爲在臺之作。

陳列沈詩第十四首，題爲「偶成」，荒居絕島，前路茫茫，日月逾邁，百孔難補，傷時之作，疑在臺灣。

陳列沈詩第十五首，題爲「輓定西侯」。當是永曆十年後作。又聞作者有弔魯王之死的詩，惜未見。

陳列沈詩第十六首至第二十九首，題爲「陝草」。下註戊戌仲冬和韻。陝卽澳，從山限到水限通稱之，草卽吟草也。按自辛卯（永曆五年）而後，照一般說，光文的出路本來不多，一是飄至臺灣，一是留閩。留閩的金門，與魯王相依，可能性也大。（魯王居金門十年據周凱說）又因是時魯王已取消監國，光文亦無官可作，無軍可監，不免飢寒。但我想，除上述而外，他也可能到南澳去，或先在白沙與鴻逵同住一些時候，後來再到金門。因此，陝草亦不一定作於金門也。不過，自註作于戊戌，時爲永曆十二年，如當時尚未入臺，則他真的就是壬寅（永曆十六年）才入臺的了。再細讀原詩，確未發見其有異域（異國）之感。只云大志未伸，國仇未報，而人或散奔，無枝可棲，及追悔前行，珍惜頭白而已。（那時他還不到五十歲）

陳列沈詩第三十首第三十一首及第三十二首題爲「感懷」原爲八首，惟其中第五首與「陝草」雷同。中有「故廬依大武」之句，除金門外，臺灣有大武山，又有大武郡，光文曾避地大武分郡，可證。

陳列沈詩第三十三首，題爲「己亥除夕」，卽永曆十三年中有「明年此日知何在」句，可見其時雖挈妻子，尙未定居。

陳列沈詩第三十四首題爲「齊价人移活以詩投贈次韵答之」，不註年代，顯係金門之作。齊曾任觀察，在廈門爲光文之鄉先輩兼友人之陳士京銘過墓碑。

陳列沈詩第三十五首，題爲「見博者」似亦有所見有所感而發。

陳列沈詩第三十六首，題爲「自疑」，係哀聲應之日少，疑在臺作。

陳列沈詩第三十七首，題爲「戲題」，感時傷世，以游戲筆墨出之。亦在臺無事可作時所爲耶？

陳列沈詩第三十八首，題爲「無題」。來學避地，言色從權，想作於鄭經時代也。

陳列沈詩第三十九首，題爲「秋日和陳文生韻」。秋聲，肅殺之聲也。人同倦鳥，不礙聞雲，亦金門之作乎？

陳列沈詩第四十首，題爲「中秋夜坐」。窮無樽酒，滄海年年，疑在臺作。

陳列沈詩第四十一首，題爲「有感」。久當困厄，彈鋏堪憐。疑爲在臺之作。

陳列沈詩第四十二首，題爲「庭中白菊新開」。頗具閒情，幽逸有致。

陳列沈詩第四十三首，題爲「野鶴」。咏物況人，高標自許，言志之作也。

陳列沈詩第四十四首，題爲「夜眠聽雨」。說者謂爲思「明」之作。

陳列沈詩第四十五首，題爲「齊价人旋禾未及言別效承柬寄欣和」。作者在金門時所爲也。陳列沈詩第四十六首至第五十一首，題爲「寄跡效人吟」。前置小序，有「憶自丙戌乘桴南不閩海，……辛卯以來，借居海島，……仲冬小窓冷坐，欲再發抒飄泊情事……」之句。所謂「借居」「海島」，可指金門，亦可指臺灣。細玩詩意，當作於永曆十年以後。而奮發不平之氣，猶見于毫端，似以在金門所作爲宜。但「因人成事，起舞徒虛」，光文已有遲暮之感矣。

陳列沈詩第五十二首，題爲「春日友人招飲不赴」。當是在臺之作。

陳列沈詩第五十三首，題爲「郊遊分得青字」，疑是「福臺新詠」之一也。

陳列沈詩第五十四首，題爲「菊受風殘又復無雨潤纍纍發花雖不足觀亦可卿慰我也」。作時疑與五十三首同。

陳列沈詩第五十五首，題爲「重九日登嘯臥亭」。詩當作于金門。但中有「廿載憂危共此時」之句，費解，因光文入臺，至遲不出永曆十八年也。也許廿載憂危，他是從甲申之變算起的。

陳列沈詩第五十六首，題爲「看菊」。中有「瞻言樓依處，何異金門塢」之句，自註「蠡城以南，亦有金門塢」可知此爲金門之作。

陳列沈詩第五十七首，題爲「和曾體仁賞菊分得分字」。當作于金門。

陳列沈詩第五十八首，題爲「柬曾則通借米」。當作于金門。

陳列沈詩第五十九首，題爲「盧司馬惠朱薯賦謝」。按盧昔官杭州，爲光文原郡兵憲，于永

曆十八年始入臺，至澎湖而止，此詩當在金門所作。

陳列沈詩第六十首，題爲「貸米於人無應者」。當是金門之作。

陳列沈詩第六十一首，題爲「慨賦」，乃歎老嗟貧之作，時亦當在金門。

陳列沈詩第六十二首，題爲「寄懷莊禮菴」，有句云「別島山川異」「東都重縉紳」。自是在臺之作了。

陳列沈詩第六十三首，題爲「謝王愧雨司馬見贈」。有句云：「廿載仰鴻名，南來幸識荆」。王於永曆十八年始來臺，仰名廿載，識荆一朝，當爲在臺之作。

陳列沈詩第六十四首，題爲「言憂」。自是憂時之作，但不詳其地點。

陳列沈詩第六十五首至六十七首，題爲「癸卯端午」。癸卯爲永曆十七年，光文仍爲飢驅，想見在臺之不安也。

陳列沈詩第六十八首，題爲「題寧靖王齋壁」。具見飄栖之情，尤多故鄉之念。

陳列沈詩第六十九首，題爲「吳正甫忽欲爲僧以柬寄賦答：」。自註釋名早定爲超光，當爲在臺之作。

陳列沈詩第七十首至第七十一首，題爲「秋吟」，有熟慣窮愁，久安寂寞之句，當爲入臺後作。

陳列沈詩第七十二首至七十六首，題爲「思歸六首」。中有「民習耕漁因土瘠」，「海秋已

過十年淹」等句，疑仍爲金門之作，如在臺灣，已是欲歸不得了。

陳列沈詩第七十七首，題爲「大醉示洪七峰」。此一五古，最見光文素志。首數句即佯責己身之蠹，願作吠堯之犬，而棄親受飢，志氣不減。繼又盛讚其友之操守，說出他們二十六載的交情。有人說，洪七峰即洪升，爲鄭芝龍留臺舊部。此詩作于臺灣自無疑義，但作于何時，則難確定。以「廿六載於茲」來說，他們的認識當在鄭成功入臺以前了。

陳列沈詩第七十八首，題爲「往寧靖園亭修謁」當爲永曆十八年後在臺之作，於王仍三致意焉。

陳列沈詩第七十九首，題爲「蛙聲」，有序。當是在臺之作。

陳列沈詩第八十首，題爲「重九大風」。老至悲秋，在臺之作。

陳列沈詩第八十一首，題爲「移居目加灣留別」，所別何人，不可考。詩云閩粵相從，其爲寧靖王乎。

陳列沈詩第八十二首，題爲「別顧南金」，按連雅堂「臺灣詩乘」謂顧浙江黃巖人，曾任江南糧儲道，駐京口。鄭成功北伐時來歸，後入臺。按連氏之述臺灣史事，有失考者，亦有存眞者，固不能以偏概全，而一律加以抹殺也。

陳列沈詩第八十三首，題爲「別洪七峰」。謂「鷺島初來便識君，東山又共學耕耘」，又謂「從今只合言於野，理亂都將置不聞。」可見此別是光文入山時之作。

陳列沈詩第八十四首，至第九十首，題爲「山間」，本爲八首，因其中第五首與「寄跡效人吟」相同，然實爲七首也。細玩詩意，當爲入山後。惟看「已當天末處，地亦近南交」及「無家壯志拋」等句，似又爲在粵時代。

陳列沈詩第九十一首，題爲「州守新構僧舍於南溪人多往遊余未及也」。當爲鄭經主臺時之作。

陳列沈詩第九十二首，題爲「番婦」，曾見諸羅縣志藝文。確係臺灣風土之詩也。

陳列沈詩第九十三首，題爲「釋迦果」，第九十四首題爲「公孫橘」，第九十五首題爲「椰子」，第九十六首，題爲「番柑」，均見陳夢林編諸羅志物產。夢林所收沈詩，連上述「番婦」，共祇五首，可見其選擇謹嚴，是善於志風土者也。

陳列沈詩第九十七首，題爲「曉發目加灣卽事」，當是光文暫離目加溜灣之作，前路分明，忽然開霽，似已不爲濃霧所苦矣。

陳列沈詩第九十八首，題爲「野菊」，係晚節傲霜之作。

陳列沈詩第九十九首，題爲「發新港途中卽事」，骨老身閒，對景生情，良非得已。

陳列沈詩第一百首。題爲「咏籬竹」，孤貞自許，寄籬堪嘆，誠「炎方定作雪霜思」也。

陳列沈詩第一百零一首，題爲「與友奕」。不堪敗局，欲試燃灰，光文眞有心人哉！

陳列沈詩第一百零二首，題爲「至灣匝月矣」。亦「正有許多爲政處，僅將心思付禪關」之

意。光文由儒向佛，亦境遇使然。否則將如黃石齋之以身殉道，或如鄭成功之行事近法矣。

### 三、

寫完了上面的「解說」，又細細推敲了光文的詩意，我發生幾點感想：

第一、通觀光文的詩作，找不出半句「劇秦美新」的句子。反之却逐首看出他思明復明的心情。

第二、通觀光文的詩作，除歎老嗟貧外，便是傷心國事，不合時宜，境遇迫人，逢迎無術（蓋不屑爲之）。故不滿現實之語，所在多有。自然也如朱仕玠所說，不免感傷了一點。

第三、以各詩內容所透露的消息言，似乎他的來臺，仍在鄭成功以前。尤其在與洪七峰兩詩中，最爲顯著。惟「陳草」與「己亥除夕」兩題所云，則頗費斟酌。以後有暇，當另爲文論之。末了，我得感謝漢光先生，如果沒有他的大著在前，則我不會有比「續紹」之作。還有，讀此文者，一定先要讀漢光的原作，並要同時對照沈光文原詩讀之，否則，你將不知我在說些什麼了。

（七月廿五日）

## 廿三、沈斯菴與台灣

四川高一萍

### 一、咸淳人物

清道光四年，臺灣北路理番同知鄧傳安，倡建鹿港文開書院，除主祀朱子外，兩旁配享明末清初寓賢八人，首即爲沈光文。沈字文開，號斯菴。鄧氏之「從祀議」云：「書院必祀朱子，八閩之所同也，鹿仔港新建書院，傳安因向慕寓公鄧沈太僕光文，而借其敬名之字以定名。書院成，必以太僕配享徽國無疑矣。考太僕生平，根柢於忠孝，而發奮乎文章，其鄉人全謝山鮎琦亭集，既爲作傳，又序其詩。謂咸淳人物，天將留之以啓窮微之文明。今之文人學士，可不因委溯源歟？」

這正說明了沈斯菴之在臺灣文化史上的地位。自然比此更早的評論也還有，如季麒光說：「從來……臺灣無文也，斯菴來始有文矣。」（清康熙五十五年陳夢林修諸羅縣志）便是。

斯菴來臺流寓，遠在荷據時期。學者依據序東吟社稿來推考，光文之渡臺，當在明永曆六年壬辰（非壬寅），即清順治九年，西元一六五二年，以下有考。其來臺之前及在臺初期的詩作，大都不存。他在「寄跡效人吟」自序中說過：「今秋檢閱笥中，頓生愧悔。不論閒題記事，悉付



祖龍。」又說：「仲多小窓冷坐，步步韻，然哲三予未識其面也。」按於載，猶然若故時，因人作事緩，連我湄。」「烟霞島上滿，落日鬼豪侵。徒虛事，頻年聽翰音。」

原詩自序謂：「憶自丙戌乘桴，但來臺後，係受荷人政治，「受一塵的內容自有故國之思了。這些詩，堪灣文化的開始，首先就要對沈斯菴士史論也。」

自然，你也可以舉出甚麼鄭舜功（舉出甚麼「閩海贈言」中所載傳諭岸觀火」的吟咏，是「爲」臺澎而作使其生根萌芽而又能開花結果的，實傲之文明」，確非虛語。

## 二、來臺時間

沈光文斯菴來臺之年，說者不一。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二十七「沈太僕傳」說：「辛卯，由潮陽航海至金門。……時粵事不可支，公遂留閩，思卜居於泉之海口，挈家浮舟，過圍頭洋，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颶泊至臺灣。」似指其辛卯來臺。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四說：「辛卯……七月，挈眷買舟赴泉，過圍頭洋，遇颶風，颶泊至臺。」所說年代同上，並指爲七月。「諸羅縣志」卷九「沈光文傳」說：「順治辛卯……遇颶風颶入臺灣」。年代亦同。惟范咸修「臺灣府志」及余文儀重修「臺灣府志」，據斯菴東吟社序「余自壬寅舟至圍頭洋，遇颶風流至斯，海山阻隔，慮長爲異域之人，今二十有四年矣。」則當以爲斯菴是在明永曆十六年來臺的。茲據各方考證。辛卯爲斯菴由潮陽航海至金門之歲，因其時「粵事不可支，公遂留閩。」他留閩期間，盛成教授謂係「調停魯王與賜姓間之爭無疑」。因此，他斷定斯菴入臺在辛卯「後」，即斯菴自序所謂「辛卯後，來借居海島。」（寄跡效人吟自序）亦即「余自壬寅，舟至圍頭洋。」今所見壬寅，乃「壬辰」之誤。因辛卯後當爲壬辰也。（即永曆六年）。

再則全祖望「沈太僕傳」記述斯菴和鄭經交惡，逃入北鄙時說：「（斯菴）嘆曰：『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而卒不克！』」所載廿載，當是約數。如果從永曆六年壬辰算起，則其時當在二十四年左右。這亦可以見出他的入臺時間來的。此外，

連雅堂曾說：斯菴於永曆三年來臺，詳見「臺灣詩乘」。這是靠不住的。但我們爲甚麼要考出斯菴來臺年代呢？這就誠如楊雲萍教授所說：「斯菴到臺的年代，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因爲自一方面說，臺灣文化史要從是年開始！」

### 三、來臺原因

斯菴來臺的原因，一般都說他因風颺至。他自己說：「余自壬寅（爲壬辰之誤）舟至圍頭洋，遇颶風飄流至斯，海山阻隔，慮長爲異域之人，今二（爲三之誤）十有四年矣。」（東吟社序）這是沒有疑問的。不過，他絕不是被動來臺，而是有計劃的東渡。近人盛成教授說：「沈光文爲太僕寺少卿，奉差廣東監軍。晚明太僕卿及少卿，皆爲監軍，沈光文當監鄭鴻逵軍，故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鴻逵既卸軍職，（筆者按是時鴻逵以私縱馬得功，卸兵權歸隱白沙。今屬廣東陸豐）光文亦無軍可監，此時當與鴻逵同居白沙。……沈鄭爲乙酉畫江老友，鄭避其兄芝龍芝虎自幼居臺，東西洋船，自生自殖，既與姪（指成功）齟齬，自不免有他日海外之思。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沈亦有兄弟在臺，遂決由沈挈家泛宅而東渡耳。由白沙起程，自不必繞道廈門，但以見鄭成功之故來廈門，或受鴻逵之託往圍頭見其太夫人及鄭芝豹。故舟出圍頭洋口，即今之圍頭澳口，位於金門島東北岸之海中。……其舟必爲鴻逵之漁舟，航海極富經驗，雖遇颶風大作，舟人失縱，仍能漂至臺灣。此時必至安平，鴻逵之羽黨何斌，及沈氏之兄弟，均爲甲螺。故沈公從荷人

手中，得受一廬以居。」（臺灣文化論集第二冊二六六頁）這些推定，大體是不錯的。他在另一文中又說：「沈公來臺之計劃，必先得寧靖王，鄭鴻逵、陳士京、鄭成功、魯王、張名振、張煌言、徐孚遠諸人之同意。」且又推定：「余意以爲沈公挈家泛宅自金門來迎其族人魯王大學士沈宸荃自南日本來，計劃卜居，或前去臺灣耳。」（學術季刊四卷三期）證之後來斯菴在臺八年（鄭成功未入臺前）的行徑，我們確可以說他是有計劃入臺的。感憶詩云：「暫將一葦向東溟」，亦可證他是有意渡臺的了。

#### 四、在臺工作

斯菴東來，既在荷人據臺時期，那末，他在此做了些什麼工作呢？據清諸羅知縣季麒光說：「斯菴學富情深，雄於詞賦，浮沉寂寞於蠻煙瘴雨中者二十餘年。凡登涉所至，耳目所及，無鉅細皆有記載。其間如山水、如津梁、如佛宇僧寮，禽魚果木，大者紀勝尋源，小者辨名別類，斯菴真有心人哉。思古人飄泊棲遲，若少陵之在巴蜀，白鹽赤甲諸詩，柳河東遷謫嶺南，鈇鈕石潭諸記，皆從無聊鬱塞之時，寄發興會。其志愈苦，其文愈工，而人與地相爲不朽。」這是專就其詩文的造就言之。實則斯菴用意，也許正如日人伊能嘉矩所作「臺灣文化志」所云：「鄭成功企圖佔領臺灣之時，先住漢民之內應爲最有力之因素。此種深厚之力量，爲不可否認之事實。例如避清軍南下之難而遯跡海外之明代名人，而有力壇有地位之沈光文，遇颶漂到臺灣，荷人借以一

塵得以暫住之沈光文，以後鄭成功取之來以客禮待遇之。如對此事加以思考，則此等人士，其爲鄭氏內應之張本歟？」觀於斯菴所著「臺灣輿圖考」，不但於整個臺灣之形勢，既深洞悉，而於臺江（今安平）附近既關地方之形勢，記載尤詳。這不正是足供鄭成功征臺之用的麼？再則，斯菴之來，既有兄弟在此，後又與鄭芝龍舊部，如郭懷一、何斌、林翼、楊經、李英、方勝、洪升等，互相認識，其暗中結托之跡，確有可尋。即荷人方面，亦深感當時旅臺華人，人心多有不穩。故自郭懷一之變後，防範特嚴。而斯菴之丘壑情深，流連歌詠，「極旅人之困」，亦時勢使然。

### 五、著作真偽

斯菴在臺的著作，據范咸修「臺灣府志」及余文儀修「臺灣府志」所著錄，計有「臺灣輿圖考」一卷，「文開文集」一卷，「文開詩集」二卷，「臺灣賦」一卷，「草木雜記」一卷，「流寓考」一卷。惟散佚不傳，僅散見於臺灣府縣志等書。其中最成爲問題者，即今所傳「平臺灣序」一文，但從各方面考察，斯菴斷不會做出什麼「平××序」這樣的文字來，何況清人入臺，斯菴已老，（且自稱野老）雖如季麒光等，以文會友，全無政治意味。實在說，他當時確沒有打擊明鄭和歌頌清代之必要。只從「平臺灣序」的文字上細讀一下，就可以斷定那是後人偽造的。盛成說偽造者當是范咸。因他把「臺灣輿圖考」（例如中多道里之記）與「臺灣賦」（如描寫山川城郭人物）合而爲一，又加上施琅的「飛報澎湖大捷疏」（如誇張清人武功），揉合一起，改頭

換面，那就變成「平臺灣序」了。這篇序，不出現於高拱乾早期修的「臺灣府志」，也不見於季麒光的著錄或劉良璧修府志，可知其必係偽造。不但此也，斯菴的東吟社，原爲東都吟社，清人改爲「東寧詩社」，斯菴爲太僕寺少卿，被改爲太常寺少卿，由此亦可證「平臺灣序」如果真有此文，亦是經過清人竄改而成。還有，今日所能看到的斯菴的詩，存者不過百首，在那些詩中，也找不出「美新」之作呢？

此外，後人所傳斯菴遺墨，如「沈斯菴赤崁城匾額」，（臺南陳明沛藏。又日人相雄馬太藏有沈斯菴書軸，不知原物如何。上述均見日據時期所編臺灣史料集成書畫欄二六頁）有畫有題，下署「鄞縣光文沈斯菴印」原詩云：

鄭王忠勇義旂興，水陸雄師震海瀛。

礮壘巍峩橫夕照，東溟夷醜寂無聲。

這是歌頌鄭成功的。但就詩論詩，無論內涵與詞藻，均不類斯菴口吻。以斯菴其他詩作比較看來，尤覺無甚意義。不曰延平而稱鄭王，頗怪！這也當是後人偽作的吧。

## 六、生卒年考

斯菴生平，依據東吟社序白題云：「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歲梅月，甬上流寓臺灣野老沈光文斯菴氏題，時年七十有四。」按清康熙二十四年，斯菴旣爲七十四歲，依古時年齡計算法，上推至

七十四年，當爲明萬曆四十年壬子。（西元一六一二年）這是可信的。

但斯菴卒於何年，其說不一，連雅堂的「臺灣通史」卷三「經營紀」說他死於清康熙二十七年。近人黃典權說是他「約在清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前後卒，享壽七十五歲左右。」（臺南文化第二卷第三期）蘇東岳說是「康熙二十七年戊辰歲，西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卒葬於善化里東堡」。（南瀛文獻第一卷第二期）楊雲萍則說：「歿年現不可考，大略在康熙三十年（西元一六九一年）之前後。」（臺灣文化論集二，第三一八頁）除蘇說是依照連說外，其他三種說法，均不知何據。因爲，從他們的文字中，並未指出其各自說法的本源。

據說，楊雲萍收集有斯菴的詩近百首。（連雅堂自云輯過六十九首）傳臺南蘇東岳亦收有百首。（不過，吳新榮收印者，僅七十餘首）如果能把那些詩排列起來，作「繫年」的研究，也許可以查出他最後的詩作，同時，當可以知道他歿年的大概了。

## 七、墓地異說

斯菴於入清版圖後，曾和諸羅知縣季麒光等結東吟社。社友十數人，皆一時俊彥。但不久就病卒於目加溜灣社。這是他生前的教學處，在今臺南縣善化鎮至灣里糖廠中途一小村中。至於他的墓地。現有數說：連雅堂謂沈墓在善化里東堡。乾隆五年重修臺灣府志劉志載，謂在「武定里」。康熙五十六年修陳夢林的「諸羅縣志」，謂「卒後葬於善化里東堡」。（此爲連氏所本）茲

據臺南縣詩人洪水如、蘇太虛考證，應在善化鎮坐駕里公共墓地，即善化大火車站前公路北車站職員宿舍後面。但該處已於日據時期，平爲耕地，現無任何迹象可以證明其爲昔日之公墓。

不過，斯菴墓址，直到道光年間，似乎猶存。因其時，鹿港正創文開書院，而斯菴又被從祀朱子，宜其墓地正爲教育當局及地方人士所尊仰重視也。據楊雲萍所藏孫爾準輯「娑娑洋集」，「有明沈斯菴太僕墓」詩一首云：（廖漢臣：臺灣明墓考）

虛館饑無廩，浮家老不歸。隨身唯皂帽，畢志竟黃衣。

滄海成高蹈，旄口感式微。一坯荒草合，誰薦首山薇。

孫爾準是道光時來的，詩即作於臺中，可見當時沈墓尚存。後至民國七年，聞曾有人發見，但不見於紀錄。

## 八、附記數語

茲應附記者，自臺灣光復後，首先研究沈斯菴的人，爲當時臺灣大學教授許壽裳先生，他有論文一篇發表在三十七年的臺灣和平日報元旦特刊上。其次，則爲盛成先生，他曾親往善化調查斯菴地址，其所著有關斯菴之家學師傳，在臺情形，述之詳審。還有楊雲萍先生，遠在日據時期，即有研究斯菴之作。光復後，對此尤多述說。這是值得特別提及的，而本文之成，亦不能不感謝上述諸人的啓示！



## 廿四、沈光文之家學與師傳

台大教授 戚成

浙東自古以來，爲文物匯萃之區，尤以撥亂之世，英豪輩出，明清之際，中原有黃梨洲，日本有朱舜水，臺灣有沈斯菴；斯三賢者，皆明末浙東遺老，以經師而爲人師，且是國師。梨洲與舜水，皆籍餘姚，而斯菴則出四明，自稱寧波野老。三賢者有情有文有禮，雖爲亡國遺民，求全而不隕越於禮，以禮爲王道，而不以禮爲古氣，爲骨董，爲廢物。禮在民族，爲民族之楨幹，在一身，爲一身之脊椎；民之秉彝，用此可以光復舊物。舜水在日，答安東守約問，監國魯王，永曆皇上族屬有云：「魯王，太祖高皇帝之裔，永曆，萬曆皇帝之孫。親則永曆；族屬之尊，則魯王。監國於越，而不稱帝，非不可稱帝也。大明之制，親王太子，不得外交士大夫，惟監國乃得與士大夫相接，太子親王，不敢用制敕詔，止稱令旨；太子令旨，得頒天下；親王止行國中，不得出國門。太子令旨，止稱敬此敬遵。今魯王監國，行天子事，故稱敕；稱欽此欽遵欽哉，故敕。王加上一字（例如魯字）謂之親王。王加上二字，謂之郡王（例如延平郡王），郡王一概不得行監國，亦如親王行事。」（全集卷十四答問二，第四問）倫序尊賢，禮之國防，絲毫不可侵犯。舜水於三人中年最長（大梨洲十歲，斯菴十三歲，雖未仕魯王，但曾從馮京第乞師日本，既而遭安南之厄，就特徵未果；曾將本末情狀，一再上書魯王。海東逸史載，己亥，舜水朝王金門，

旋隨師入長江，主建威伯馬信營，信爲張名振舊部，忠靖伯陳輝，爲鄭成功屬下（後屬於鄭泰，以泰謀立魯王，遭鄭經暗殺，輝隆清），常往來兩軍間，親歷行陣。兵敗返日，歿於海外，日人尊爲國師。舜水精研六經，尤通毛詩。梨洲則曾奉魯王監國，任左副都御史，統率黃氏世忠營，預錢塘畫江之師，兵敗隨王入閩，後從至長垣，入舟山。舟山淪陷，以母老未隨王南下廈門；隱居著作，清廷屢徵不出，亡國慘痛，死欲速朽。其遺著留書久佚，僅明夷待訪錄獨存，頗遭後世之譏彈，以其輕視夷夏之大防，無涉及夏夷之一語。殊不知文字獄起後，民族文章，幾經割斷增改，正者反之，反者正之，以期透漏法網，大義微言，婉轉反側；留得一字褒貶，付梓流傳；逮至清末，梁譚等節鈔待訪錄，印行之後，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成爲空前之影響。斯菴諱光文，字文開，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西元一六一三），卒於清聖祖康熙二十七年戊辰（西元一六八八）。爲陸象山門人淳熙四子沈端憲公煥之後裔，沈氏家學，以禮爲主，躬行實踐，不輕著書，以啓事端，崇禎三年副榜，時黃道周主浙試，九年以明經貢太學，時倪元璐爲國子祭酒，劉宗周任工部左侍郎，朔望詣監講學。甲申之變，斯菴在兩都國學，以明經從楊文驄監鄭鴻逵及鄭彩軍於京口。文驄等奉唐王入閩，斯菴却返故鄉，從錢肅樂奉魯王監國於紹興，預錢塘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紹興陷，隨魯王入閩，轉工部郎中，戊子八月兵敗，臣王不及，旋隨陳忠貞公士京入粵，賈鄭鴻逵及成功叔姪表，奉永曆帝於肇慶，累遷爲太僕寺少卿。己丑七月，鄭氏去淮王監國號，奉永曆正朔，十二月奉詔勅王，帝命斯菴監定國公鄭鴻逵軍，寧靖郡王朱術桂監延平鄭

成功軍。成功以廈門失守，未得帝旨，議定功罪，擅斬其叔芝虎，奪定國公鴻逵兵權，以致將軍施琅投清爲水師提督。斯菴乃從鴻逵，退隱於粵東白沙。辛卯，以舟山陷，魯王走廈門，斯菴奔走魯鄭之間，七月，因颶風而漂至臺灣。其兄某，人稱沈阿公，已先至，妻荷蘭女秘書，荷太守富爾普以斯菴爲賓師，以作明荷之聯絡。繼任太守凱撒，一反前任之措施，加築普羅民遮炮臺，實行封海防明之政策，斯菴不得已，躬耕東山，以詩自遣，暗中却策動鄭氏攻臺，身作內應。揆一太守繼任之後，着手恢復中臺之貿易，於是書請斯菴，出任調人，乃使何斌前往白沙，謁鄭鴻逵，復偕鴻逵北上廈門，見鄭成功，完成任務。是時成功始受命爲延平郡王，己亥，北伐失敗，荷人防鄭侵臺，何斌出奔，斯菴曾被捕繫獄，嚴刑審問，作爲人質，遂引起巴大維亞東印度公司之騷動，斯菴出獄後，曾有貸米於人無應者之詩。成功克臺灣，知太僕尚在，大喜；遣老隨成功來者，如徐孚遠等，各得相見爲幸，握手慰勞。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贖太僕。明年，永曆帝崩，成功亦薨，太僕與海上諸遺臣，謀立魯王，而鄭經以賜姓郡王嗣子，僭行監國，亦如親王行事，大背明制。故斯菴作臺灣賦諷之，幾遭不測，徐孚遠去，太僕削髮爲僧，取名超光。曾云：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爾！而卒不克，命也夫！斯菴始居大岡山超峯寺，繼而結茅羅漢門山中。是卽其詩中所謂普陀幻住庵也。斯菴爲劉門弟子，而隱於僧，非嗣法僧也；以有所不得已而逃，始終不忘君臣父子夫婦之義，非逃禮而入空門也。其先世端憲公煥常云：書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是亦斯菴詩云：五字慚

規撫也。後經王忠孝言解於經，乃幸免。斯菴以僧衣出入南北路諸番社間，授徒識華文於目加溜灣，以代荷文，不足則濟以醫。其行如舜水，而番人則非日人比矣。舜水以二十餘年居日，以大明之禮，留於日；斯菴以三十七年居臺，不能以大明之禮留於臺，僅留春秋亡而詩作耳！經歿，諸鄭復禮太僕如故，而清人不久，即入臺灣。斯菴乃以詩結社，留下光復之種子，著有臺灣輿地圖考一卷，爲臺灣方志之嚆矢，亦爲鄭氏侵臺之藍圖；草木雜記一卷，流寓考一卷，臺灣賦一卷，文開詩文集三卷，均佚。邑人全祖望曾訪而刊之，志臺灣者，多取資焉。清之中葉，范咸修府志，曾將斯菴詩文刪削增改，收入文藝，將臺灣輿地圖考與臺灣賦，雜揉合一，加以施琅大捷疏，僞作沈光文之平臺灣序，列在駢文，不倫不類流傳後世。又有東吟社序，署爲太常寺少卿沈光文作，其內容之刪削增改，自不待言。斯菴身居海外，雖如舜水，而臺灣陷於清，其命運正如梨洲。季麒光題其雜記詩云：從來臺灣無人也，斯菴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始有文矣。全祖望云：海東文獻，推爲初祖。朱景英云：郡人譚藝者，必推沈斯菴。范咸云：惟沈文開集，向時寓臺諸公所豔稱，而未得見者。鄧傳安終爲斯菴建立文開書院於鹿港，其從祀議云：考太僕生平，根柢於忠孝，而發奮乎文章。又書院記云：以論海外文教，肇自寓賢鄞縣沈斯菴太僕光文字文開者，爰借其字，定書院名，以志有開必先焉。斯菴爲勝國之遺臣，不曾因降清而雍髮，故濂洛之正統，掌福州鼇峯書院儀封張伯行之門人，黃道周之里人陳夢林，於康熙末年修諸羅縣志，寓賢之中，僅列斯菴與盧若騰；他如諸老，廈門淪陷之時，一度雍髮投清者，皆不及也。

卽如徐孚遠，當時因傳其降虜，而不知其完髮以終，亦未及也。鄧文安之以斯菴配享徽國朱文公，尊爲共仰人師，固非無由。張伯行之思想，由鼇峯傳至臺南海東書院，由海東而至鹿港文開書院，普及全島。臺灣之儒林學案，竟在斯矣。今斯菴在臺之後裔，已失系傳，其善化堡之墓地，已成薯田。節抄其詩文，或可留得微言大義，於目前之思想，可成再造之功，至於故蹟離離，亦可收修復之效，此乃臺灣學案之第一人，特作一詳密之研究焉。

### (一) 沈氏之家學

沈斯菴先生之家學，先生詩中有云：「豈疑聖人徒，乃踵吾家美。」此乃「曾則通久病以詩問之」中詩句。可見先生詩有家學，唐有沈佺期，明有沈清臣。清臣乃先生之族高祖。先生看菊五古有云：「運甕有後人，爲能繼乃祖，柴桑獨酌後，猶戀晉亡土，迄今景高蹈，五字慚規撫。」此一段爲比擬陶淵明，尙能繼乃祖而運甕，不忘故國。淵明之曾祖陶侃曾云：「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此五字也。先生之乃祖，爲宋代之沈煥，以學行爲師表，雖病不廢讀，以母老爲念，以善類凋零爲憂，南渡儒林，不忘故國，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此亦五字也，是乃「五字慚規撫」矣。先生感懷詩有云：「夢中尙有嬌兒女，燈下惟餘瘦影形，苦趣不堪重記憶，臨晨獨眺遠山青。」亦五字慚規撫之感憶也。其以釋迦果自比詩云：「稱名頗似足跨人，不是中原大谷珍，端爲上林栽未得，只應海島作安身。」

寧波府志（曹秉仁纂修萬經撰）特行第五十七云：陳虞李邱沈周朱潘，皆鄞之著姓，先世力田桑，豐儲廣土。

全祖望鮑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答臨川先生問淳熙四君子世系帖子：「楊（簡）袁（燮）舒（璘）沈（煥）四公之學，皆出於陸子（九淵字象山），而楊沈則兼得之庭訓爲多。……端憲公（沈煥）父銖，官至簽書，鎮東軍判官，嘗從焦先生（瑗）問學，蓋私淑於程門者，史忠定王（浩）薦之於朝，稱其鄉行可推，士大夫信服，與人交，面規其失，退無後言，有直諫風。……至端憲弟名炳，字季文，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事陸子，務窮性理，趙忠定公（汝愚）以遺逸薦之不就，困窮終身。」沈氏自簽判銖已遷鄞（見全祖望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先是史忠定王（浩）館端憲於竹洲。全氏竹洲三先生書院記（鮑埼亭集外編卷十六）云：「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成按爲今之松島，非竹嶼）。三先生者，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炳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按卽呂祖謙之弟祖儉）。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真隱觀）中，於是端憲兄弟，竝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監倉（按自宋孝宗淳熙九年壬寅冬至十四年丁未春二月），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願。……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呂祖謙）尙無恙，相與極辨古今，以求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矣。則夫忠公（祖儉）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九淵）之傳，而徵君（炳）師

文安（陸九齡）；蓋其兄弟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尤睦於成公（呂祖謙），及其家居，忠公（祖儉）又官於鄞，切磋倍焉。故沈氏之學，兼得明招（呂氏）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據此，沈氏父子兄弟三人之學，各有淵源。「簽判公諱銖，學於焦先生公路（名瑗），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王稱其忠信質直，容止莊敬，衣冠端嚴，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由從苟止，孝修於家，行尊於鄉，面箴人失，退無後言，其高弟舒烈作行狀，謂簽判之事焦先生極恭，其後，諸生所以事簽判一如之，雖已極貴，然莫敢隳簽判家法，是定川（沈煥）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全氏外編卷十四四先生祠堂碑陰文）焦先生名瑗，字公路，山東人，宋南渡避地來甬上，伊川門下也。先生衣布以傳洛學入浙東，居大函山之麓，家居必修容，雖見妻子，不少怠惰，出而接物，動必中禮，望之儼然，卽之溫然。沈簽判公兄弟（銖鏜與銘）皆先生之高弟也。先生歿而弟子遵其禮法，心喪三年，如先生無恙時。於是甬上之人，益知以尊師爲先務，躬行踐實，不輕著書，以啓事端。甬上儒林之盛，以先生爲首導，簽判爲繼承，端憲卒爲大儒。

宋自乾淳以後，學派分爲三，朱（熹）學也，呂（祖謙）學也，陸（九淵）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卽理（陸九齡與其弟九淵又不同，以力學爲主，兼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學），呂學則兼取朱陸之長，而又以中原文獻之統系潤色之，其學主治經史以致用，不規規於性命之說，遂開浙東學派之先河。王應麟爲呂學之嫡傳，而沈氏兄弟則又親受

呂氏兄弟之教誨者。四明後學，皆以陸氏爲宗。陸門之四哲，慈湖楊簡、正獻袁燾、定川沈煥、廣平舒璘，號稱淳熙四君子，自是遞相師承，家學傳演，名賢輩出，著書立說，創立書院，雖山海奧隅，帶經鋤田，鼓誦不輟，幾與鄒魯等，蓋書院之與學校相表裏久矣。朱學雖傳，黃震私淑，而於躬行實踐之海疆，終無甚著之學派。其後陽明，亦復如此，代姚江而起者，爲劉宗周之證人書院也。

全祖望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吾鄉遠在海隅，隋唐以前，儒林闕略；有宋奎婁告端，大儒之教徧天下。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瑗（設學湖州，時稱湖學，教授弟子，分經義與時務二科。時務如邊防、水利之類，當時俗尚詞賦，而湖學多適於世用。）遊，高抑崇、趙庇民、童持之，從楊文靖時（時爲程氏正宗，朱熹張栻之學，其源皆出於時，晚隱龜山，學者稱龜山先生。）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然其道猶未大也。淳熙四先生者出，大昌聖學於勾餘間，其道會通於朱子、張子（栻）、呂子；而歸宿於陸子；四明後進之士，方得瞭然於天人性命之旨。四先生之爲海邦，開羣蒙者，其功爲何如哉！（成按沈光文先生之於臺灣，正可用全氏語以表之）四先生立身居官，大節巋然！如峨眉天半，固無庸以多述；唯自後世，紛紛於德性問學之門戶，而所以論四先生者，並失之。雖然，是乃世人不讀書之故耳。予曾觀朱子之學，出於龜山（楊時），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以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即陸子（象山九淵）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於上蔡（自



註此語本於黃氏日鈔。按爲上蔡謝良佐字顯道，師事二程，爲程門四先生之一稱上蔡學派，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是卽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成按淳熙二年，朱陸鵝湖之會，朱主敬，陸主靜，朱重道問學，陸重尊德行；朱好注經，陸謂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脚；朱主卽物窮理，陸言心卽理；是朱陸之出發點不同，各有所重；朱之歸宿，卽陸之起點，而陸之歸宿，亦卽朱之起點耳。並非互相水火也。）至於聖學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聚於金華（呂氏），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愚（呂祖謙），則詆窮理爲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讀書爲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顯道（謝良佐之字）之矢言，則詆發明本心爲頓悟之禪宗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濫爲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於孟子擴充四端之教（成按卽本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教，舜人也，予亦人也，此心同，此理同）同時則正與南軒（張栻）察端倪之說相合（此語見朱子語錄）。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於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落地者也。是以廣平兄弟（舒璘舒津舒潛），驟有所省，而廣平（成按全氏奉臨川先生帖子一有句云，舒公廣平（璘）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黃榦字直卿朱子之弟子婿也〕也）曰：「學非可以一蹴而至也，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其亦可以弗畔矣！」則廣平方且以頓悟戒學者。定川（沈煥）「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聞過自訟，不敢苟安，其刻厲如此，乃由艱苦而成者。慈湖（楊簡）齋明嚴恪，非禮不動

，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恃扇訟一悟，以爲究竟也。絜齋（袁燮）教人以自得，而謂吾心與天地相似，精思以得之，競業以守之，則其全功可知矣（四先生中，慈湖稍近頓悟，特其立言之偏，至其制行則大醇，當略其言而觀其行。又按陸氏本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教，袁燮主之最力，嘗云：吾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競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朱子謂浙東學者，皆有爲己之功，持守過人，而微嫌其讀書窮理有未備。其實不然，慈湖於諸經，皆有所著，垂老更欲修羣書以屏邪說而未就。絜齋謂爲學，當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廣平經術，深於詩禮，而尤爲吾鄉說詩大宗。定川（沈煥）與東萊兄弟（呂祖謙呂祖儉），極辨古今，閱覽博考，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是四先生，皆以持守爲本，而從事於擇識以輔之，其致功之次第，歷然可考也。總之，古人爲學，其途徑，其發軔，或不能盡同，然究竟，則必無相背而馳者。……四明之學，正不敢於方寸澄然後，怠其致知格物之務，此所以不流於頓悟也。然則其殊途而同歸者，總所以求至於聖人而已。吾鄉湖上舊有四先生祠，明嘉靖中所立也。予嘗偕同學諸公，舍筴其中，而爲講會焉。……」

又全氏陸桴亭先生傳云（鮑琦亭集卷二十八）：「當明之初，宗朱者，蓋十八；宗陸者，蓋十二。」

沈端憲公煥，字叔晦，行三，弟炳，字季文，行四。伯仲不知名。煥之從子中文，嘉定十三年進士，中文弟士龍，淳佑十年進士，皆以學行顯，家法整肅，爲鄉里推重。沈煥兄弟，講學於

月湖之竹洲，其後世於湖西，有義莊。元代，沈氏無科舉之士。明成化二十年慈谿進士沈元字德元，煥九世孫也。知南陵縣發帑藏賑飢全活甚衆，擢監察御史，持正不屈，陞湖廣僉事，判大獄，務得其情，人稱之爲一路臬陶。成化弘治之前，沈氏子弟大率篤實醇懋，脫盡粉飾，皆躬行君子，有不激不隨之風。至白沙陳氏出，而風氣爲之一變，沈氏遂有沈一貫之相國。但正德間仍有沈汝璋，字君重，鄉薦服官，致仕歸時，倭寇徧城，當道議毀民舍，爲堅壁清野計，汝璋力阻其策，倭竟不至，甬東萬戶，賴以獲免。繼以鸞產修城，皆以不擾民爲主。曾孫延祉，知荆門州，亦守家法，有政聲。與汝璋同時，族弟明臣，字嘉則，自號山人。山人本色，爲鄞上有明一代詩人，有竹枝詞句云：「林靜三更鷓鴣月，溪腥一陣鷓鴣風。」挾策走江湖，往來吳楚閩粵間，倦游歸里時，諸從子姪，相國一貫，方伯九疇與一中，俱從受詩教。晚年聲氣益廣，著有豐對樓集，一貫有喙鳴集，子泰鳴有閒止集，九疇有曲轅居集，一中有梅園集。山人之詩，以初唐盛唐爲宗，反樸還醇，不膠着世事。此與沈光文之家法，有淵源之關係，容另論之。沈九疇父子，皆蓋然自守，一錢不入，飲冰茹蘗，人不能堪，有規其過甚者，處之自若。九疇之不窮治飢民，故浙江通志列爲循史。九疇子鳳超，字亦凡，原名泰冲，萬曆四十一年進士。一中字長孺，一貫從弟，萬曆八年進士，當一貫柄國，一中深自引嫌，告病居家凡九年。孫延嘉，崇禎進士，教習內書堂，充日講官，時帝尙京察，延嘉規之以寬厚，爲講無虛莞獨章，反覆切挈，翌日帝遂下弛刑之令。延嘉子光蓮，爲光文族弟，鄞人沈氏光字輩，有崇禎十五年舉人光瑀，清代康熙舉人，有光

、光珏、光定；府學歲貢有光甫，一貫之曾孫光融。

一貫之父仁信，尚讀書篤行，一貫丁內艱起原官，仍侍日講兼經筵。及至當國，受申時行王錫爵之衣鉢，植黨營私，好同惡異，終成昆宜二黨與東林清議之爭，既而成浙黨楚黨齊黨川派秦派，遂使門戶之見，亡明之天下。在一貫個人，楚宗，妖書，京蔡三事，及至其告歸，言官追劾不已，其鄉人亦多受詆媢云。一貫之衣鉢，傳於山陰朱賡，一變而爲崔呈秀魏璫，再變而爲溫（體仁）薛（國觀）楊（嗣昌）陳（演），三變而爲馬士英阮大鍼；蓋自一貫當國，不畏天下之清議，始開其端；而後遂，遂亡明之天下。亡國之禍，由於黨錮，黨錮之禍，始自一貫之不畏清議耳。浙東亦以沈一貫之故，黨錮及於四朝，馮氏兄弟（元颺元颺）出，始一舉而洗之。全祖望先宗伯公諭祭章跋云：「先宗伯（全天敘字伯典）頗受沈文恭公（一貫）鄉里之嫌，遂與周文穆公（應賓字嘉甫）同爲言路所指。」而一貫之子孫，仍依家法，超然於黨論之外。全祖望沈氏暢

園詩云：

尙寶好兄弟，超然謝黨論，嘉名分襖帖，小築傍空門（自註云文恭諸子，當天啓時，俱能自拔於浙人衣鉢之外，不求進取，其放懷詩酒，亦可尙也。園中題署，皆取襖帖中語；尙有懷寧墨，能污貞士魂，風驟今雨散，蔓草滿城根（阮尙書大鍼與文舍人啓美，嘗偕寓茲園唱和；阮文臭味不同，而以絲竹之好相連綴，詳見暢園志中）。

一貫子三，泰鴻，以蔭仕至尙寶卿，次子泰泳，三子泰藩，謙退儒雅，以蔭爲尙寶丞，天啓

時，恥與魏璫從子同官。泰鴻子延賞，延賞子光融，光文之族弟，尙寶司卿。季麒光蓉洲文藻文開傳云：「名光文，四明故相文恭公世孫。」（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四引）全氏沈太僕傳云「沈太僕光文字文開，一字斯菴，鄞人也。或以爲文恭公之後，非也。或曰布政司九疇之後。」其實九疇與一貫爲族兄弟，光文爲二人之族曾孫。或曰九疇，較爲近支，但文恭名大，稱爲族後，直至清代乾隆之際，全祖望時尙非之。乾隆十一年范咸重修臺灣府志則云：「文恭公一貫之族孫也。」乾隆十七年魯鼎梅重修臺灣縣志亦同此。

稱名頗似足誇人之沈光文，而不是中原大谷珍之沈光文，端爲上林栽未得之沈光文，只應海島作安身之沈光文。可見「鄭延平視同田島，志效扶餘」，乃「沈光文視同田島，志效扶餘」耳。沈公之家學如此，而沈公之家世如此。「五字慚規撫」者，「生無益於時」！「晝觀諸妻子」！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總之沈氏家學，上溯自周敦頤程灝之深純，與顏子爲近，程頤焦瑗之篤實，與曾子子思爲近，傳於沈銖、沈鏜、沈銘，濂洛三子之學，傳於浙東；躬行實踐，不輕著書，雖見妻子，必敬不怠，接物必中禮，望之儼然，卽之溫然；此沈氏家學之根基。而其本幹，則爲呂氏兄弟，祖謙與祖儉之史學系統，通經史以致用，不規規於性命之說，東萊史學之影響於沈煥，沈炳，遂開浙東學派之先河，此沈氏家學之本幹也。陸氏兄弟，九齡與九淵；各得其性之所近。象山九淵以孟子所云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萬無皆備於我矣，其學術之傳授於沈煥，使其爲四哲之一，此

乃沈氏家學之大成，枝葉茂盛，花果繁集也。

沈端憲公煥，於淳熙四子之中，有書院最晚。皆由家塾傳家法；至明，蛟川始爲補立南山書院（全祖望璫埼亭集外編卷十六城南書院記）；位於崇邱，今鎮海縣南。端憲公之墓，卽葬於距崇邱十里縣南三十里之沈家山下。而鄞縣月湖之南，竹洲爲端憲公講學之所，至全祖望，始以歸於其家之地，而建竹洲書院。楊簡宋時已有慈湖書院，其弟子桂萬榮又有石坡書院，童居易又有杜洲書院。袁燮宋時卽以其家塾改爲城南書院；舒璘於元有廣平書院，王應璘爲之記。此三家之家學與師承，自亦傳授於沈氏子弟而無疑也。

今列表於後：

濂洛系道學

周敦頤  
(濂溪)

程灝  
(明道)

程頤  
(伊巖)

焦爰  
(公路)

沈銖  
(公權)

煥

……  
光文

東萊系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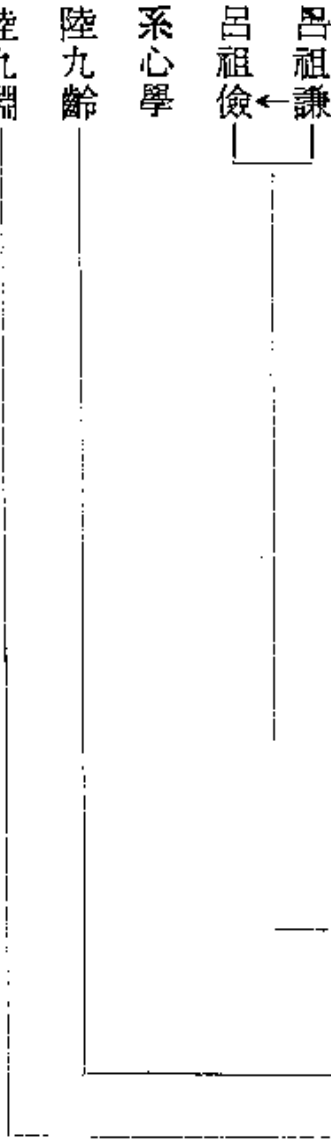
呂祖謙

呂祖儉

象山系心學

陸九齡

陸九淵







## (二) 沈氏之師傳

浙東人士，自明萬曆以後，受沈一貫黨錮之影響，爲士林所不齒；沈端憲之子孫，受沈文恭之影響，更爲直接，自爲清議所不容。沈光文先生，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癸丑（依東吟社序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題時年七十有四，又據全氏所記甬上諸人之年齡，皆以生年爲一歲推之），爲西元一六一三年。此時，其族曾祖沈一貫，自萬曆三十四年始，罷職家居，四十四年始去世。時先生已四歲。天啓間，黨錮最烈，魏忠賢當國，清流次第被戮辱。東林黨人追本窺源，禍始於一貫，俑始作於浙東。沈光文出世，卽蒙此不白之嫌。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二有七賢傳云：「明萬曆天啓之交，黨禍方熾；吾鄉以沈文恭（一貫）在揆席故，多爲所染，陵夷至於奄難，士氣益喪。至有列名爰書（錄囚辭之文書）者，顧喜其家子弟，多能出而雪父兄之恥，吾得七人焉。」

全氏列舉：周御史昌晉，既入奄幕，陰鷲深賊；罷官後，尙多所殘害。其二弟昌會與昌時，恥與同居，並以其先文穆公應賓，已爲故相沈一貫所累，然尙無大敗行。阿兄披猖，何至於此！明亡，昌會薙髮爲僧，昌時棄官家居，固守其志；所爲詩文，皆悲憤之音，而昌晉尙在耳。次爲邵尙書輔忠，尤爲清議所痛惡，鄉里於附奄諸家，相疏斥之，並其子弟，弗與往還，輔忠有二子：似歐與似雍，兄爲明經，弟爲諸生，別具志節。明亡，兄弟勸尙書殉國，以蓋前愆，不能得，

己而魯王泊舟山，石浦之間。兄弟竭力，資其糧食服履。次爲姚宗文，爲浙黨之魁，徐廷元副之。宗文隔絕復社人物，不遺餘力；有從子二：胤昌與字昌，參政之光之子也。胤昌獨與浙東清流領袖，馮氏兄弟，時稱大小馮君，卽元鸞與元鸞，以氣節相砥礪。「浙東自沈朱（賡）二閣臣而後，聲息不與東林相接，至大小馮君出，而操東林之柄，士子欲附清流，但得大小馮君一言，則雖以碩儒如蕺山（劉宗周）漳浦（黃道周）亦無異論。」（見全祖望明故太僕寺少卿眉仙馮公神道闕銘，鮎埼亭集外編卷五）姚宗文恨其二姪，如恨東林，視爲「同志諸錄」中清流，而非「天監錄」中人物，可繼承其衣鉢者。易亡，胤昌字昌，奔走山海之間，遂以坎坷抑鬱而卒。次爲陳朝輔御史，有子一，名自舜，甚愧其父朝輔之所爲，以是頗不願人呼之爲公子。與黃梨洲遊，持守甚篤。一日，或言天時啓，某官以某物贈奄，卽朝輔所爲也。自舜爲之數日不食。可見沈朱之流，爲鄉里海議，最所不齒，然此不可湔洗之羞，善讀書者，聞其先輩之事，自必黯然神傷，而遇故國忠義子弟，亦必深墨其色，曲躬自卑，不敢均席。然犂牛之子，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甬上尙有一賢，卽沈文恭之族曾孫光文，是矣。亦如七賢者，絕口不敢白家門之事而但力爲君子以蓋之，是則可悲也已，而世人則仍稱之某某之後也。

少年之沈光文，親見天啓年間，黨禍與魏忠賢合而爲一，鋤殺忠良，株連清議，天鑑錄上題名之人，黨同伐異，禍國殃民，無所不用其極。正義之人，莫不同此生靈塗炭之感！逮至思宗登極，由倪文正公元璐之疏奏出，清議始漸明，東林不稱邪黨，然而數十年來，門戶之說，殺了天

下幾許正人！化異爲同，天下爲公；遂爲當時救亡圖存之中心思想。青年之沈光文，自然是此中人物。

四明最重世家，甬上四大家，爲楊張屠陸；全祖望云：鄭之甲姓有四，曰：楊張屠陸。其鮑琦亭外編卷七，學正董筆雲先生墓表有言：「六朝重世家……有六朝之遺者，吾甬上爲最。」又明施公子傳云：「甬上世家極盛，薦紳子弟，迭相酬酢。」又外編卷四十，續甬上賜府考云：「吾鄉自宋南渡，賜府極多……明則三品內秩，皆得稱府。外臣則總制，巡撫，大帥之外，不預焉。而不復加以名目。通計十五朝，三百十五年之中，吾鄉稱官者五十四人，總之四十二家，又總之爲三十三姓。」此三十三姓之中，以大學士稱者二，即余文敏公及沈文恭公，余有丁與沈一貫，余氏與沈氏也。以尙書稱者十七，以侍郎稱者九，以都御史稱者一，以副都御史稱者八，以大理寺卿稱者二，以太常稱者二，以光祿稱者二，大帥三。尙書：程金陳楊屠張陸聞汪趙王周李十三家（內楊守陳，守趾、守隨三人，屠濂、屠僑二人，張邦奇、張時徹二人）；侍郎：黃陳（別爲一陳），豐范全（工禮二部二公），董黃（別爲一黃），林李（別爲一李），九家（楊守陳之子茂元官刑部，屠僑之姪大山官兵部，李康先之曾祖堂已官工部，均不在內）；都御史：金氏一家；副都御史：周（別爲一周），朱陳（別爲一陳），王（別爲一王）柴戴丁高八家（陸瑜之從子珂，汪王不在其列）；大理寺卿：蔡徐二家；太常：吳徐（別爲一徐）二家；光祿：管吳（別爲一吳）二家。大帥：萬氏邦孚、施氏翰、趙氏光祖（別爲一趙）三家。此外，尙有冒稱者，二

十年來，漸不可問，全氏亦不錄之。

魯王尙書張蒼水，名煌言，小沈光文先生七歲，錢肅樂，刑部員外郎，長公六歲，肅圖少公四歲；光緒號蟄菴少公一歲，莊元辰少公十歲，林時對少公九歲，沈光文與董志寧、徐啓睿、張樾、倪元樞、劉應期。陸符、萬泰、高斗樞兄弟，李桐、董守諭、周齊曾、鄭溱、楊氏四忠、五君子、六狂生同時。

沈氏義壯，本在月湖西岸。光文先生之族高祖明臣，有蕭皋別業，蕭皋距城東南十五里，距端憲公墓二十里。太常余寅字君房，甬上有明一代詩文大家，以明臣爲詩老，約同志置田百畝，授其子，爲養老資焉。先是元末，沈氏在城南二十里之櫟社，有瑞光樓，永嘉人高明字則誠作琵琶記於此。沈一貫之閣老府，在南城廣濟橋，暢園當卽其地，清初沒收爲提督公署，張蒼水被捕後，居於此；曾云，昔爲沈文恭故宅，今爲馬廐是也。九疇之宅，號曲轅居，一中居稱梅園，皆在湖上。

明代儒林之演變，當自陳白沙獻章與王陽明守仁始。繼之以東林，復社；而劉蕺山殿其後。據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九章文懿公（懋）從祀議結論云：「浙中學統，自方文正公後，當接以先生，而後可及陽明。」如此，必須先論方文正公孝孺，字希直，浙江寧海人，雖二十歲遊京師，從學於太史宋濂，盡傳金華之史學，然得自家學者居多，其父克勤，嘗尋討鄉先達之授受源委，寢食爲之幾廢。故宋氏釋老之影響，不爲方氏所接納。其持守之嚴，至大至剛之氣，仍出

於陸象山，爲明代儒學之始祖。十族之誅，千歲一人，直以聖賢自任，而其入道之門，爲公私義利之辯，當靜以察之。嘗云：「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方孝孺以後，鄭人有黃潤玉，字孟清，號南山，據全祖望（鮚集卷三十六）族祖真志先生墓石本跋云：「（全鼎孫）本原府中兄弟謙孫（卽真志），晉孫，頤孫（正義先生），皆學於陳侍郎和仲之門，爲陸文安公，楊文元公，私淑高弟，其再傳爲黃公南山。」南山嘗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守先儒之家法，而不失者也。其友爲河東薛瑄，李時勉；故操行亦相似。但其學仍出象山。著有海涵萬象錄及經書補註。有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心自不放。」又云：「萬物皆備於我，物理具於吾心也，以吾心之理處物，合宜卽義也，此之謂體用。」章文懿公名懋，學者稱楓山先生，金華蘭谿人，其學以躬行爲主，臨大節而不可奪。金華之學，唱於呂祖謙祖儉兄弟，二呂之躬行，鼎立於張栻朱熹之間，而又兼以中原文獻之傳，稱爲史學。楓山於明代天順成化之間，中興鄉學，問學於陳白沙，楓山逆知後來之流弊，雖認白沙爲救時之教，但恐其流入老莊，故自持其平正無疵。每講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則如今稱之語，供自警拔。蓋自象山以來，流傳者，對於文理密察，竟不加功，功未入細，而受用太早；慈湖（梅簡）之後，多是此種學問。其時雖與白沙相合，而白沙於一本萬殊之間，由博而約，由粗入細。王陽明守仁，繼象山之學，加功於細密之分析與綜合，其心與理合而爲一，未發時驚天動地與已發時寂天寞地，雖已由張元植東白倡之於先，終以陽明之知

行合一，良知與致良知爲一個工夫，集明代心學之大成，陽明答徐成之書，於朱子之正統與象山之偏安，曾有所辨云：「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獨象山之學，則以其常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仲由）賜（端木賜）之殊科焉，則可矣。乃擯放廢斥，若碣砮之於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於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識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豈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可見陽明之學，因雪象山之冤而起。陸王並稱，非無因也。陸氏之學，既傳於淳熙四哲，王氏之學治舒沈袁楊於一爐，不爲支離破碎之所囿，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謹獨即是致良知，放心即求放心，發散即收斂，放鷄犬則知收鷄犬。以默坐澄心爲始，終於致良知。於是象山之易簡與覺悟之說，世人頗以爲禪。得陽明之說：愈簡易，愈真切；愈真切遂愈簡易。七情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悟，覺悟即蔽去而復其體矣。而此一切，皆由自身之體認而出，即自得之也，而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中國哲學之一元化，始於陳搏（希夷）之指元篇，繼之以周敦頤（濂溪）之太極圖說，程灝（明道）之識仁與定性二書。陸九淵（象山）雖不專著述，而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因以尊德性，明本心爲主。陽明實源於陸，以陸之明心，倡爲良知，世稱之爲心學。遂集一元論之大成。自物之本

末言之，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物之分殊；陽明提出「知」字，心物歸於一元，乃萬殊一貫，萬末一本之源也。自事之終始言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事之分殊，陽明提出「致」字，格致歸於一元，乃萬象一動，萬終一始之元也。然合天下、國、家、心、身、意、知、物，而統之爲一物；合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統之爲一事；證明大學之道，探本窮源，惟在格物，而以身即是物，心即是物，一是皆以修身爲本，一是皆以格物爲本。簡易真切，不辨自明。此陽明有功於儒學之一元化者也。其影響於後世，至深且鉅！

陽明之影響於甬上，可分二派，一爲反對派，即張邦奇，甬川先生，知爲己之功，以涵養爲事，自陽明爲異論，而糟粕六經。認物理自然，人不得以一毫私智，容乎其間。易曰易簡，中庸曰篤恭，周子曰誠無爲，皆是此意；而以象山之言：「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責陽明之良知爲私智是也。一爲贊成派。即黃致齋（宗明）萬鹿園（表）是也。黃氏主靜寡欲，不自欺，我欲仁，斯仁至矣。陽明屬於黃宗明，甚至曾云誠甫（宗明字）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黃氏有與萬鹿園論學書云：「學問思辨，即是尊德性……故必知行合一，然後爲真學，學而真者，知行必合一，並進之說，決無益於行，亦非可以知也……不必區區於講說爲也。來諭以僕……分意與物兩事，僕未嘗有此見也。蓋大學綱領，雖有三，而人已只一物，初非有彼此也。條目雖有八，而工夫只一事，初非有先後也。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者，其本體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其工夫也。……故惟誠意爲實下手工夫，意之本體，無不知，故

格致，卽是誠意，無事於聞見也。意之所用，無非物，故致知在格物，不落於虛無也。此其大本大原，聖人後起，有所不能易者。若曰：格物便有格物，致知便有致知，不容以混言，不惟分析支離破碎，聖賢渾融之旨，亦焉能有如此學問而能有得乎？……爲善去惡，亦在不自欺耳，此所謂我欲仁，斯仁至者。何等簡易！何等直截……」萬都督，卽鄞縣萬氏之祖，有鹿園語要。嘉靖庚寅，都督與王艮（心齋）鄭守益（東廓）歐陽德（南野）等會講於金陵雞鳴寺，南京自明初，直至明末，爲講學之中樞。鹿園嘗言：「聖賢切要工夫，莫先於格物，格之又格，愈研愈精，本體之物，始得呈露，是爲格物，是致知實際下手處。」黃萬皆王陽明初期浙中學派之人物。尙有王心齋艮之泰州學派，出於中期南中之王門學派，由周海門再傳至浙東；至陶石簣望齡。陶石梁爽齡，於是創立姚江書院，沈國樸、史子虛、管霞標、蘇存方、邵以發、以魯兄弟、張廷賓，皆會講於此。張廷賓，字客卿，餘姚人，天啓四年舉人，卽任鄞縣教諭。嘗謂數十年來，人心喪失，遂爲世道之禍，今人人宜復其本心，然後可以挽回世道，因作復人心說一篇，榜之於明倫堂，實一時風氣之砭石也。甲申後，削髮爲頭陀，入雪竇山中，居妙高臺，僧名道嚴。張氏來鄞之時，適值沈光文先生十二歲，明年，魏忠賢殺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光文當爲張教諭弟子；崇禎時代甬上諸賢，均出其門，張先生不但與姚江書院有關，在白馬山房之會以前，與劉宗周蕺山書院不分。天啓間，倪元璐與劉宗周皆講學於紹興府治。

陽明晚年之弟子，爲江西王門學派。黃宗羲云：「姚江之學，惟江右爲得其傳，東廓（鄭守



念菴（羅洪先）兩峯（劉文敏）雙江（聶豹），其選也。再傳而爲塘南（王時槐）思默（萬廷言），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意。是時月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一此中學者，與甬上最有關係者，莫若鄒元標，別號南臯，江西吉水人，是時黨論方興，先生爲言官，爲申（時行）沈（一貫）諸大臣所忌，萬曆十三年罷官歸建仁文書院，聚徒講學，與東林相呼應。先生之學，得之胡廬山，胡廬山學於歐陽南野德，教以道義之辨；後從學羅念菴（洪先），教以靜坐。南野與念菴，雖皆爲王門江右之嫡傳。而念菴之學，初不喜良知，得陳白沙獻章靜中養出端倪之教。以自然爲宗。又得李中，字谷平，傳楊珠（玉齋）考擴之學，念菴出入釋老之門。早年主踐履篤行，中年主寂靜，晚年歸於仁體。南臯又對於顏鯨（字冲宇，慈谿人）非常欽佩，有云：「予讀先生所論……其學以求仁爲宗，以默坐澄心爲入門，以踐履操修爲見性，而妙於慎獨，極於默識……世儒以一事一物爲物，而先生以通天下國家爲物爲格，其用力久，故其悟深，其悟深，故其用力周。直從困衡中入，而非以意識承當之者。」顏冲宇承慈湖之學，爲象山正傳，爲四明後勁。劉蕺山得顏冲宇與許敬菴二氏之學，相反相成，以啓有明最後之光華。劉氏有云：「顏先生與許敬菴（孚遠），皆談格物之學，敬菴有見於一物不容之體，蓋相反相成者。」鄭南臯引陸象山云：「縱不識一字，終是還我堂堂大人。」赤子之心，真心也。鄒氏吉水弟子，有李邦華。其甬上門人，已見志書者三人：曰施翰；曰錢啓忠；曰吳士璋。施翰（李鷹）家世傳經，少有大志，家貧好學，博通經史，更習騎射，中萬曆三十五年武進士，授萬安守備，時

鄒元標以直言被放，講學里中仁文書院，翰至執弟子禮。後爲都督僉事，引疾歸，家居垂二十年，於宅後，建竹中精舍。其兄承芳，亦博學，善說經，翰子邦玠，承家學，文武兼習，補諸生。當時甬上，世家極盛，薦紳子弟，迭相酬酢，公子於其中，所謂碧梧翠竹者也。明亡，公子以兵抗清，殉國於鄞之管江，全祖望有明施公子墓碣銘（鮑琦亭集外篇卷六）。沈公子光文，當亦施都督府之座上客也。寧波府志儒林傳，列有錢啓忠，字沃心，世稱清谿先生，爲錢肅樂之堂叔父，父若選，爲若賡之弟，諸生，以孝稱。啓忠幼有書癖，雖枕廁上，猶咿唔不絕口，天啓元年舉人，會以省伯父若賡於臨江獄中，遂執經於鄒南臯之門，崇禎元年成進士，與同年劉之綸、金聲、黃端伯、金鉉、朱天麟、吳甘來、王章、江璋、管紹寧、周鳳翔輩，結千秋不朽社；談道論學，毅然以名教自持，劉宗周、李邦華、賀逢聖、倪元璐諸人，深相引重，修白鹿書院，葺崇文書院，皆集生徒講學。伯父若賡三子靖忠、益忠、敬忠，皆孝子，受經學於父獄中。錢忠介公肅樂，卽益忠之子，兄弟十二人，皆以能詩文名。錢氏一門，忠孝傳家。沈光文先生與錢氏過從甚密，當爲錢氏之門人，而以孝聞名，後得薦舉者。敬忠上福王疏有言：「百年以來，功利之毒，淪入骨髓，已成膏肓，乃有書破萬卷，官躋一品，未識君父二字者，致有今日。」吳士璋字潛玉，鄞人，好學工詩，受業於鄒忠介元標之門，所交皆當世名士，嘗往江右，諸友人愛其詩，因哀而刻之。吾恐吳氏亦爲沈光文公子之師，從其學詩者。是沈先生爲南臯再傳弟子，江西仁文書院之流傳者。

顏鯨，聞慈湖之旨，晚年深造默悟，神解超脫，既歿，學者祀之慈湖書院，顏門有四弟子之稱者，爲錢仲選、陳應式、王應選，鄭光弼。錢仲選投徒多年，沈光文當亦出於其門。是沈氏承授陸學與慈湖書院之衣鉢者。

因崑宣二黨繼傳四明之衣鉢，收召黨與，朝中之朋黨遂興，京師首善書院，主之者爲鄒南臯，於東林無與而亦稱東林。於是言國本者曰東林，爭科場者曰東林，攻逆阬者曰東林，以至言奪情討賊，凡主持正義，而不隨俗合流者，無不曰東林。東林遍於國中，延及數世。黃梨洲云：「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明亡，忠義之盛，超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東林之始，以王錫爵尊政，欲於計點而始也。繼之反對神宗任沈一貫爲相，由王錫爵之薦舉，而不由吏部廷推閣臣之例出也。一貫於萬曆二十二年五月辛卯任大學士，謫員外郎顧憲成，斥爲民，當時海內稱趙南星、鄒元標與憲成爲三君，憲成既廢，名益高。其里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學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三十二年成，偕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應；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邊林下，念頭不在世道上。卽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譏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之名大振。聞風而起者，常州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荆溪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四明

沈一貫亂政，誦四明者，多以天下清議，歸於東林，多所彈射，廟堂亦有畏忌，一貫度不能留，遂作歸計，以衣鉢授之同黨（浙）山陰朱賡，俄亦去位。於是東林，遂爲朋黨之大忌。天啓間，逆奄之亂，東林點將錄，天鑿錄，同志錄出，凡海內君子，一切指爲東林黨人。當時顧憲成以闢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以其說爲害當時最大，必須有一個真是真非之心。高攀龍云：「人心放他自由不得。」又云：「人心明即是天理。」又云學者云：「古人何故最重名節，只爲自家本色。」又會語云：「陽明象山，是孟子一脈，陽明才大於象山，象山心粗於孟子。」東林之學，導源於薛方山應旂，爲南中王門之大師，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知慈谿縣，轉南考功，陞浙江提學副使，涇陽（顧憲成）繼其緒，景逸（高攀龍）始入細，至孫慎行，而另闢一見解矣。孫氏分理義之命，氣質之命；理義之性，氣質之性；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無名而同病。一事不合於義，卽不能養得浩然之氣，苟有不慊於義，則氣餒矣。東林之所深惡者，爲道學之鄉愿，此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弑父與君種子，暗佈人心。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不可誤以義理爲血氣，或誤以血氣爲義理，卽浩然之氣，亦無所得而養矣。道學之鄉愿，卽在混淆此二者，以消鑠吾人之真元，而達其同流合污之目的。此亦顧允成之言也。史孟麟云：「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平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平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此當時之寫真也，黨同伐異，卽清流亦不能免，識者痛之！

慈谿馮氏，爲冠冕世家，而津撫兄弟（元颺、元颺），尤以盛名，見重於世，時有大小馮君之目。浙東自沈朱二閣臣而後，聲息不與東林相接。至大小馮君出，而操東林之柄，士子欲自附於清流，但得大小馮君一言，則雖以碩儒如戴山（劉宗周）漳浦（黃道周），亦無異論（見前引）。全氏鮒集卷第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有云：「方奄黨之錮也，東林桴鼓復盛，慈谿馮都御史元颺兄弟，浙東領袖也，月旦之評，待公（梨洲）而定。」大小馮君，南歸，江左清議，亦頗以甲申臨難不死加以責備，乃共約赴南京，請復仇自效，而福王方翻逆案，東林黨人，概置不用，是年九月，津撫與尙書，十日之中，相繼以憂國死。更有崑山張溥、陳貞慧等，於天啓時，初結應社，崇禎二年，又集合南北文社中人於吳縣，繼東林講學，名曰復社，蓋取興復繼絕學之義；已而聲勢大盛，爲衆所忌，溫體仁謂復社亂天下，提學御史倪元珙、馮元颺，太倉知州周仲連，皆言復社無可罪。元珙等皆貶斥，嚴旨窮究不已，張國維等，亦被旨譴讓。體仁乃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北京陷，南都，福王卽位，阮大鍼秉政，復修舊怨，遂與黨禍，株連甚衆，復社亡而南都亦亡；杭州繼亡，紹興又亡，福州又亡，肇慶亦亡……沈光文先生，當參預東林與復社者。

沈光文先生之家學，以敬爲主，以戒慎恐懼，爲誠意之宗，有南山書院傳其家法。呂氏之史學，象山之心學，濂洛之道學爲其統。往來於兩上世家之間，自得楊慈湖、袁正獻、舒廣平三家陸氏之學，再得白沙陽明之學，出張廷賓之門，親接倪元璐、劉宗周；出錢氏之門，親接馮氏兄

弟，及千秋不朽社之社友。先生之副榜，當在崇禎三年，得識黃道周與大滌山房諸同門。九年以明經貢太學，得見思宗及國子監之師友，南北二京之太學生，及天下之清議。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寢，此敬之道也。沈氏家中，九疇與一中，已不直一貫。一貫之子孫，擴全氏暢園詩云：尙寶好兄弟，超然澗蕙論，嘉名分襍帖，小築傍空門，及其詩注云：文恭諸子，當天啓時，俱能自拔於浙人衣鉢之外，不求進取。可見諸子，一如七賢，雖不能出而雪恥，亦不直其父者。九疇之子，尤以廉介稱，確守端憲之家法者，一中之孫延嘉，與光文先生，年齡似差不甚多，長幾歲，崇禎三年，同就鄉試。志趣亦相同，嚴守家法，

世家親屬，往來酬酢，掌故自多。光文先生，如至余府，可知詩人余寅，以同里余有丁在朝，而固辭主試。詩亦有介然之色，且爲其族高祖明臣公置產。而儒林余本，不爲科舉文字之學，專讀五經以及子史家，研究天文地理鐘律象數，夜以繼日，其讀書一字不苟，此嘉靖年間之余夫子，授徒講說，誨人不倦。本之嫡孫暨，萬曆十六年以明經膺任教授講五經閉戶著書。如出程氏，卽知元代學宗朱子之程氏兄弟，端禮，端學，師事史蒙卿，由是朱子之學，始盛行於四明。尙書程徐，端學子也。如出袁府，可得正獻之學。如出黃府，知浙中王門之心學，以及萬府，知都督祖孫之家學，在躬行心得。出施氏錢氏之門，可知江右陽明晚年致良知之論。出張氏之門，知時徽受業於從子邦奇，而其歸趨則殊，邦奇密而醇，反對陽明，嘗云學不孔顏，行不曾閔，雖文如雄裘，吾且斥之。時徽鴻而概，愛才如己。其先世沈明臣，卽藉其引掖而知名者。出聞氏之門

，知其家世孝友，概抗劉瑾又犯嚴嵩，四十年如一日，平險不渝，有古大臣風。出范氏之門，卽天一閣也，可讀書萬卷，閣主欽從子大澈，屢奉詔出國，琉球朝鮮安南車里木邦緬甸宣慰司，此比里人趙汝適耳聞所著之諸蕃志，更進一步，已自行萬里路矣。出王氏之門，知工部佐字翼卿，萬曆間曾營造繪圖設計毓德宮壽宮皇城，及定慶二陵與皇極殿諸工，隨方撙節，而不以家自隨，日食蔬糲，所居仍先人敝廬，聲色貨利，無動於中，其建樹有如此者。出趙氏之門，前代王孫，自南渡以來居鄞，諸蕃志作者，汝適爲歧王仲忽之玄孫，士說之曾孫，善待之季子。其祖不柔，與安懿王五世孫不陋，同時從高宗渡江，居明州，不陋有子名善湘。趙氏以端簡公參魯爲尙書而有府。參魯曾主白鹿書院，以不欺爲主，躬修實踐，不事言說，義所當爲，百折不撓，常誦孟子自反不縮四句以見志，而力砥頹風。萬曆時，申王沈朱，以江浙同鄉，而私相授受，如傳衣鉢。當王太倉以閣揆傳授沈四明時，參魯適爲吏部侍郎；依例須由吏部推薦，再由天子任命；當時尙書陳有年在假中，參魯代理部務，對比同鄉，施以義所當爲，疏救東林顧憲成，百折不撓。萬曆間，鄞上有十老會，皆反沈而居林下者，如吳嘉禮、屠本峻、周應賓、全天敘、林祖述、萬邦孚、周應洽、徐時進、參魯子體仁、陳子龍。居家以文史自娛，以詩酒相會。沈光文先生，出入諸世家，所知當代吏事，必既詳且真。

光文先生，當從錢氏學，明太祖時，其遠祖安，通伏氏尙書，安曾孫奐，正統元年進士、方伯奐子瓚，瓚孫鳳午，鳳午子若賡，若選。若賡爲臨江太守，以選妃事觸怒神宗，爲張居正所陷

，繫獄四十七年，三子皆受經獄中。若廣弟若選，諸生，以父鳳午病，探藕池中，以致終身孿疾，里以孝聞。若選子啓忠，曾執經於鄒元標之門。光文先生，當從若選及其子啓忠學，而得孝廉明經。錢氏一門，皆以孝友稱。甬上易學景盛。豐氏傳申公易，戴氏、傅氏、洪氏、王氏、倪氏、余氏、張氏，皆治易，戴氏圭，傅汪氏玉，王傳子坦，坦傳子禮約。光文先生可學汪氏易；春秋則有趙氏及豐氏。毛詩有胡氏。至於王氏應麟之困學記聞與慈谿黃震之《易學象數鉤深圖》，皆爲甬上名著。

詩爲沈氏家學，當得自族人或先輩。甬上詞章，永樂以後之臺閣體，一變而爲何李，詩必盛唐以上，文以秦漢爲宗，嘉靖萬曆間，余寅，屠隆，及慈谿之王世貞，詩文皆王世貞李攀龍，王李以何景明李夢陽爲宗。苴曾言三都兩京之後無賦，兩漢之後無史。隆又云文至昌黎大壞，歐陽曾王之文，不欲終篇。因其藻飾太甚，空虛之弊叢生。在海內繼之而起者，先有三袁之公安體，繼之鍾譚之竟陵體，王李之風漸息；而甬上則不然，余屠之後，萬曆之間三進士：葉維榮、錢文薦、秦舜昌，繼之；以摹擬爲工，掇拾爲富，延至崇禎之季，詩文益齷牙詰屈，不可以句讀，而文章之流弊極矣。首開浙江之風氣者，當推劉宗周；首開甬上之風氣者，當爲張廷賓。

張廷賓自天啓四年，中鄉試後，卽來鄞任縣教諭至崇禎末。慈谿則較鄞爲早，薛方山開東林之先河，銅山三傑（黃道周、陳士奇、陳甯）之一，陳甯於天啓間任縣令。大小馮君，東林領袖，皆慈人。據全祖望《鮑琦亭集卷二十六邵得魯先生事略》云：「而國難大作，先生（邵得魯）欲死，以母在不得，遂削髮爲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巖者，故鄞廣文張廷賓，亦姚



產，而沈（求如），史（子虛）講會（陶文覺公石梁之姚江書院沈史其高弟也）中人也，先生依之。一又全氏信宿姚江舟中偶作三哀詩，第一即張廷賓云：天上客星人經歸，……赤手安得匡危時，恢復人心第一檄，傳者竊笑聞者喜……。廷賓爲南都王學周海門之學派，頗參以密雲之憚悟，而與戴山證人書院之儒家正宗，顯有異同矣。光文先生，受錢啓忠之學，啓忠以講學名於時。在明儒中，與蔡雲怡懋德，黃海岸端伯，朱震青天麟，金正希聲爲一派（見黃宗義明儒學案卷五十七朱震青傳，及全祖望鮑琦亭集卷十四錢東廬徵君墓表），頗參以佛門之旨。啓忠於崇禎元年，與同年進士十人，但千秋不朽社。其社友黃端伯於崇禎二年來寧波府任推官，自號佛子。王章於三年來知鄞縣，八年始去，府志稱其和易近民，文毅公汪瑋任慈谿令，翰林檢討，浙江提學。此與張廷賓教諭之學說，如出一轍；啓忠之學，間接傳於其子東廬者（因生三歲，啓忠即去世），即一王霸有用之學，自象數兵法地險，無不推究，遙接同甫（陳亮）稼軒（辛棄疾）一輩。」（全氏錢東廬墓表）此間接傳授其子東廬者，吾認爲沈光文先生也。而先生之學，又與陸符相似，吾恐其於陸氏，非師即友耳。

開浙東風氣之先河，爲慈谿馮氏；開鄞縣風氣之端倪，則爲李氏，李桐，字封若，學者稱何菴先生。鄞嗣族父也。生于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卒于順治三年。長光文先生十五歲。讀書通大義，不屑於科舉之學，肆力於詩，古文，詞；尤思通當世之故，講明忠孝節行，謬謬難犯，一時多非笑之。而前輩董文敏公元宰，曹文忠公石倉，暨徐興公、林六長、何无咎，陳冲醇諸名士，

深器重之。甲申之變，先生謂國恩不可不報，請起義勤王，並詰責諸鄉紳，遂遭嗔怒，且有欲除之者，唯慈谿馮尙書元胤邀至其家，而呵護之。會浙東兵起，先生病篤；錢肅樂急令主持軍事，遂令子從軍而卒。全祖望貞愍李先生傳（鮚集卷二十七）云：「桑海之際，吾鄉號稱節義之區，顧所稱六狂生，五君子；多出自學校章（帶）布（衣）之徒，其薦紳巨公，出而同之者，錢（肅樂）莊（元辰）沈（宸荃）馮（元驪）數人而已。年來文獻脫落，雖有奇節，不能自振於忌諱，沈淪之下，遂與毫社聲靈，同歸寂滅。予每爲梓里前輩，罔羅散失，六狂生輩之行實，漸以表章，而溯厥前芳，先生爲首。」寧波府志文苑卷二十六劉應期傳則云：「浙江風氣初開，應期（慈谿人）與鄞陸符，萬泰，姚江黃宗義同樞衣戴山劉子之門，以名節自任，主持清議，裁量公卿，海內望之。」而國難後，自以爲明室世臣而不仕異族，集親表巨室子弟爲棄繻社者，有全氏、楊氏、屠氏、周氏、陸氏、徐氏、施氏、高氏，及董氏九家子弟。

開當時風氣之先河者，其導師爲倪元璐、劉宗周、黃道周。先述倪元璐。上虞人而寓紹興，講學於始寧書院，字玉宇，號鴻寶，諡文正。天啓二年進士，授編修，爲人正直廉介，不畏強權。以疾歸，仍講學授徒。天啓末出典江西鄉試，而江西巡撫楊邦憲，卽請建魏忠賢生祠，毀周程三賢祠，並碎先賢澹臺滅明像者。而元璐則反注重人才之掄選；復命時，思宗卽位，魏忠賢伏誅。崇禎元年，先生之兩疏，開新朝之風氣，而清議漸明。其首疏云：「臣頃閱章奏，見攻崔（呈秀）魏（忠賢）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旣邪黨矣，

擊呈秀忠賢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亦所不免。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己，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爲大咎，於是彪（五彪：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戮）虎（五虎：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建祠，效尤不已；而人猶寬之曰：無論奈何？充此無可奈何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謝封疆，持爲鐵案。臣以爲過矣……」因極言正人宜召用，書院當修復。疏入，賁以論奏不當，楊維垣復疏駁元璐。於是元璐再上疏曰：「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曰：化異爲同。曰：天下爲公。……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自元標（鄒）以爲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爲平交……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其牴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簡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當時忠賢雖能而未戮，當國者悉其遺黨，無敢稱東林爲正人。自元璐二疏出，清議爲之漸明，正人亦稍嚮進矣。其在野之影響，則有大於此者。各地書院遂即恢復，而文社風起。四方豪傑，俱遊江浙間。蘇州有遙通社、不朽社，崑山於天啓間已有應社；崇禎二年，又集南北各社而成立復社。（據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附表，崇禎二年，張天如溥：張受先采舉復社成，吳江令熊開元迎天如爲尹山大會，集者遠自楚豫。三年，天如爲金陵大會，五年，爲虎邱大會。）講學師、論文師、

談禪師，不一而足。元璐亦於四年遷南京司業右中允，講學南都，而南太學之太學生，皆爲天下名士。是年，元璐轉北京右諭德，充日講官，進右庶子，八年，爲國子監祭酒，爲學術界之導師。後轉兵戶部直至甲申殉國。先生之學，以易爲宗，而在理數之間；志氣交發，文明日見；尤重力行。倪氏之易稱兒易，倪古爲兒。而自序云：「漢儒說經，舌木強櫛，似兒強解事者；宋儒疏別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此公不喜學究之宋儒，而欲反至漢兒，天下可以息爭，化異爲同，天下爲公矣。全祖望明太保倪文正公祠堂碑銘云：「因國之季，天下所稱大儒，戴山劉公，漳海黃公，而公實參之。戴山爲公同里，然其初，人尙未盡知其學，公與之語而歎曰：劉先生，今之朱元晦也。每見學者，輒語之曰：勿坐失此大儒。……漳海爲公同年，其在三館，最相顛倒。甲申之難，漳海哭之曰：鴻寶死，天下莫能宗予也夫，顧戴山之學，不甚合於漳海，而公則與漳海之學相近；乃其於戴山，絕無間言。遺其弟朗齋（元瓚）從事證人之社（劉宗周講學之社），而長子無功（會鼎），受業黃氏，去短集長，不名一師，斯其所以爲大儒也。」鄭人林時躍，時對兄弟，華夏，王家勸，俱同受業於始寧倪文正公，已又同學於漳浦黃道周，已有同學於戴山劉宗周。至於董守諭，則學於倪黃。陸符萬泰，亦同學於倪劉。沈光文先生，自亦學於始寧與戴山，再學於大滌山房耳。其與鄭成功之關係，與倪元瓚朗齋，嘗仕閩中，倪子會鼎無功，嘗官職方，參漳海軍，乃有淵源耳。光文先生，以明經貢太學，必須有連保之舉主。全祖望題馮鄰仙尙書行狀後（鮚集外編卷三十）云：「浙東以沈文恭公（一貫）之

故，黨議所錮，及於四朝，斯真可謂黨錮者矣。馮氏兄弟，始一舉而洗之，而人才復通，可稱有大功於浙東者也。然尚書（馮元覽）才大，故聯絡太廣，相傳前此東林門戶甚嚴，至尚書始有佛門廣大之說，稍收彼黨，以爲我用。」可見光文先生必得尚書之引薦於倪氏，而爲之舉主也。光文先生詩中之哲理，似出於倪氏之易理也。

倪氏當不使此一當時之仲弓，坐失大儒劉戡山。光文先生當受業於證人書院，而與同里陸符，萬泰等同席。至遲則在北京國子監。戡山之學在正己，正己以正百官，必有存乎其中者，上可以對君父，下可以質天下，而後吏治清，則民生安矣。對當時祇論才望，不論操守，不以爲然；而思宗以爲濟變之日，先才後守。而先生則以濟變之日，愈宜先守後才，真才望出於眞操守，因與思宗不合，革職南歸。福王時起原官，又因上言宗社大計，劾馬士英，劉孔昭，劉澤清；幾遭不測。浙省降，絕食二十日而卒。戡山之學在中庸，所以謂之性善，卽無過與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川流不息，不害其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卽是慎獨。離氣無所爲理，離心無所爲性。棄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而逃入空門，此先生之所大戒也。先生之學，出於許乎遠，以克己爲宗；南都講學，許氏與周海門楊復所爲主盟，周楊皆近溪（羅汝芳）之門人，以無善無惡爲宗。乎遠學於唐一菴（樞），以討眞心三字爲的，隨處體認眞理。眞心卽良心，討眞心卽致良知也。一菴入南雍，師事湛若水（甘泉），其後慕陽明之學而不及見也。故以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合陽明之致良知爲一，曰：討眞心。此亦卽沈光文先生詩文中所流露之討眞心也。周

海山之頓悟，出於羅近溪，近溪得之顏山農鈞，鈞得之王心齋良，良爲陽明南中弟子。海門傳之於陶石梁，石梁傳之於張廷賓。光文先生受業於張廷賓，傳姚江書院之學，又受業於劉宗周（山陰人，字起東，號念臺），得鼓山證人書院之學。劉門弟子，隱於僧如沈先生者甚多，是皆有所託而逃，不忘君臣父子夫婦之義，非嗣法僧也。苦行高節，畢生勤王，篤行君子，是不愧劉子之徒。

至沈光文與黃道周之師生關係，可由諸羅縣志，臺灣府志，臺灣縣志及海東札記之「明副榜」一詞推之。先生於崇禎三年爲十八歲，依十五歲爲諸生（鄞縣林時對爲例外，十八歲進士），鄉試當爲崇禎三年，與其族父延嘉，一中之孫，同赴省垣；慈谿尙有沈文雄，沈崇埜，崇埜爲沈宸荃之族兄。據寧波府志卷二十八隱逸志鄭溱傳云：「父啓，邑諸生，有盛名，天啓中，逆奄亂政，浙主司闈入奄姓命題，啓策中，歷引仇士良曹節等專政之害，以議切之。主司驚不敢發視。崇禎庚午（三年）黃道周主浙試，得啓卷，亟賞之。……置副榜。」可見崇禎三年主浙試者爲漳海大儒黃道周，自然氣節之士，即素不喜場屋科舉之士，也必來參預賢書之試。沈氏得舉人者：延嘉，文雄，崇埜三人，而光文得副榜。全祖望鮑埼亭外編卷十二推官溫公傳云：「溫體仁死，其家有潤仁者，鄉舉拆糊（彌封）名得之，相顧曰：此烏程家也，置之副科。而公（溫璜體仁族弟）無以此指之者。」此事在崇禎九年，因溫璜與東林諸公結契，名在復社第一集。可推想崇禎三年，此風更盛，延嘉、文雄、崇埜、宸荃、履祥、光瑛、諸沈氏，當必早已結契東林，故可

以免鄉舉指爲文恭家門，而光文則否。但是黃道周既爲主試，卽爲座主，當稱門生。漳海既爲經師，又爲人師，自爲光文之所願也。黃道周子幼玄，號石齋，福建漳浦人，家貧，時時挾策遠遊，讀書羅浮山，得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天啓二年，與倪元璐，馮元飈，同年進士，授編修，以終養老母歸，尋丁內艱，負土築墓，廬墓三年。天啓五年始至杭州，講學於大滌山房。崇禎三年，起原官，主浙江鄉試。五年正月以抗疏頌袁崇煥冤事求去，又以諷首輔溫體仁，削職爲民。九年復起右中允，又以言冤，奉旨切責。十年進左諭德，馮元飈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十一年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因劾楊嗣昌，七月初四日乙丑，貶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後因解學龍推獎，反而下獄，十三年四月初七日帝責以黨邪亂政，與學龍並杖八十，凡書頌先生者皆廷杖。同獄者，多來問學。而小人告訐公創福黨。十四年十二月永成廣西。十五年八月起復故官，未至而京師陷。南渡起禮部尙書，因與馬阮不合，卽御告禹陵人浙。南都陷，奉唐王入閩，遂爲首輔，而政由鄭氏，祭則寡人。強藩亂國，賜宴欲武居文上，嫌隙遂成。先生乃自請出關殺賊，而鄭氏已準備投降。先生至婺源見執，絕粒十四日不死。殉國於南京大柘橋，丙戌三月七日也，年六十二。先生深精於易，辨氣質之非性，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性則通天徹地，只此一物，於動極處見不動，於不睹不聞處見睹聞，著不得纖毫氣質。先生有榕壇問業云：「古今唯有周孔思孟識性字，湯荀周程只識得質字。」是時在閩中講學。又大滌問業云：格物須從克己處入手，於形式看到天性上，是直接路頭。既然萬物皆備於

我，格物只看易詩書春秋，此是從博文處着手，於理義看至命上，是漸次路頭。古今學者，只是這兩條路。學者須兼此兩路工夫，莫非南頓北漸，誤墮禪門也。此在浙中講學。黃梨洲（宗羲）稱黃石齋（道周）爲開物成務之學。（其門人死事最多，或殉國，或以遺民而死。知名之士，浙人最多，如朱金芝、劉振之、姚奇允、何瑞圖、呂叔倫、林時對、華夏（別號過宜居士），王家勤、董守諭、後四人皆郵人，沈光文亦在門人之列。其受漳海之影響正大，於其詩文中可見之。至於黃端伯、王章、林銘鼎，皆先生之師；盧若騰，兼師友。董守諭亦兼師友。而友人中，以陸符、萬泰、莊元辰、錢肅樂兄弟、林時對兄弟、張煌言，六狂生，五君子，李鄴嗣、馮文偉、沈履祥、宸筮、崇瑜等，而馮元鸞兄弟，更是沈光文之至友，與其明經貢太學有特殊關係者。崇禎九年，先生以明經貢太學，當時萬泰與陸符之聲望最高，觀於十四年之保薦，萬泰讓之於陸符，可能九年之明經，萬泰讓之於陸符，符又讓之於光文、光文與陸符心相應，既不滿於朝綱，亦不滿於東林。陸氏嘗言明季士習之壞，以爲少讀書，朋友親暱，友而後社，社而後盟，噉名者多，踵事者出。盟主幾若帝王，署置同事，名曰首黜，排除異己，謂之屏放，狂惑播爲亂氣；而登萊孔有德之難，渠魁亦如法泡製，而後流寇因而傲焉。夫人必身無亂氣，而後可以理天下之亂也。陸氏於魯王監國，受人，爲馮千戶所刺死。全祖望陸大行環堵集序云：「吾又歎有明之儒者，大率迂濶而乏才，使得如先生者，早據時位而有爲，未必無補於天下，乃以三舍齋長，困於賢書，垂老得售，而滄桑揚塵；書生報國，不能以赤手搏虎狼，身名與之俱斃，豈不悲夫！」此亦



可爲光文先生同聲一歎也。

沈光文先生師傳表

※ 蔡虛齋清讀蜀阜存藁私記云：「宋理大明至朱子與陸子俱祖孔孟，而其門戶，乃不盡同。先生（陳白沙）之學，出自慈湖而宗陸氏者也。」

（表見後頁）

沈光文斯菴先生專集

蔡谿

慈湖書院

楊簡

(慈湖)

顏鯨

(沖字)

錢仲選

劉宗周

(蕺山)

紹興

始寧書院

倪元璐

(鴻寶)

〔漢學〕

〔經學〕

〔易學〕

張廷賓

(客卿)

陶爽齡

(石梁)

沈光文

(斯菴)

清江(江西)

仁文書院

王守仁

(陽明)

〔考據〕

歐陽德

(南野)

胡直

(廬山)

鄒元標

(南阜)

施翰

(季鷹)

錢啓忠

(清谿)

李中

(谷平)

陳獻章

(白沙)

羅洪先

(念菴)

湛若水

(甘泉)

唐樞

(菴)

許孚遠

(敬菴)

劉宗周

(○山)

紹興

證人書院

杭州

大滌山房

黃道周

(石齋)

# 廿五、沈光文公墓地志略

(臺灣省通史)

光文公歿後，卜葬之地，官修方志所載甚略，續修臺灣府志載：「在武定里」，諸羅縣志載：「卒後葬於善化里東堡」。孫爾準輯「婆娑洋集」有「明沈斯菴太僕墓」詩一首云：「虛館饑無廩，浮家老不歸；隨身唯皂帽，畢志竟黃衣。滄海成高蹈，旌立感式微；一坏荒草合，誰薦首山薇。」惟孫爾準於道光年間來臺，可知沈光文墓至道光年間猶存，已經荒廢，而無人顧及此。後來此墓終被遺忘。「南瀛文獻」(第一卷第二期)載採訪記事云：「墓址在於善化大火車站前公路北，車站職員宿舍後面，該地原爲公共墓地，有人曾目睹其墓說：墓碑並不大，但高而狹，形類明墓碑」。臺灣光復以後，熱心於沈光文之學人漸多，善化鎮人士蘇東岳，洪調水等合力研究，終而勘定沈墓位置爲今善化鎮坐駕里大竹園公共墓地。並議建立「沈光文紀念碑」於此，但尙未實現。按：沈光文字文開號斯菴，浙江鄞縣人，明副榜，由工部郎中，加太僕少卿，於永曆六年，先鄭成功來臺，在臺達三十有餘年，自荷蘭以至鄭氏盛衰，皆目擊其事，頗有著作，推爲海東文獻始祖。沈氏曾署東吟序序曰：「余自壬寅，舟至圍頭洋，遇颶飄至斯，海山阻隔，慮長爲異域之人，今三十有四年矣。」時沈氏年七十有四，尋卒於目加溜灣社。

# 廿六、沈光文公年表及明鄭清時代

## 有關史實

台大教授 戴成

壬子 明神宗萬曆四〇年（一六一二）

沈光文公生於鄞縣

江南倭警，加淮揚田賦。

金（滿洲）伐烏拉。

德帝馬提亞立。

荷蘭迫害新教徒異端派。

鄭鴻逵生。

顧憲成卒（年六十三）。

癸丑萬曆 四一年（一六一三）二歲

朝中有齊楚浙三黨，野有東林黨。

金滅烏拉，取葉赫。

英人奪荷蘭之利，建印度商會。

英人遠征日本，日許英通商。

俄人奉密加里爲沙皇（一六四五）立羅曼諾夫王期。

顧炎武亭林生。

錢光繡蝥菴生。

甲寅 萬曆四二年（一六一四）三歲

葉向高告歸上言天下必危亂之道六端：一、廊廟空虛，二、上下否隔，三、士大夫好勝喜爭，四、多藏厚亡，五、風氣日下，莫可挽回，六、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御史錢春言：今天下人材，則朝虛野實；貨財則野虛朝實。

三月福王常洵之閩。

丹麥設立東印度公司（英國設東印度公司於一六〇〇年，荷蘭成立東印度公司於一六〇二年，法國創始東印度公司於一六〇四年。）

荷蘭人斯比爾培爾根（Gaspar van Grobergen）航行世界一周，經麥哲倫海峽，於翌年至摩鹿加羣島。

荷蘭第一任東印度總督柏特（Pieter Both）去任（一六一〇—）萊茵斯特繼之（Gerrit Reijnt—一六一五）

乙卯 萬曆四三年（一六一五）四歲

五月張差持挺入宮伏誅。

河套諸部入寇延綏。

滿洲設立八旗。

日本德川家康滅豐臣氏。

村山等安受命經略臺灣。

日本刊行銅製活版羣書治要。

錢肅圖生。

丙辰 萬曆四四年（一六一六）五歲

清太祖天命元年

沈一貫卒，其鄉人亦多受世誣，家居十年。

滿州努兒哈赤稱帝建元天命。河套諸部敗降。山東盜賊大起。

荷蘭第三任東印度總督來亞爾 (Laurens Reael—一六一八) 蒞任。

英船至日本平戶互市。

英詩人莎士比亞卒（一五六四）

黃宗炎晦木生。

丁巳 萬曆四五年（一六一七）六歲

大饑荒。

日本入澎湖龍門港。

土帝墨得法立。

萬斯年祖繩生。

華亭進士沈猶龍知鄞縣令。

戊午 萬曆四六年（一六一八）七歲

帝荒怠益甚，輔臣狎昵羣小，三黨用事，朝無正人，中外缺官，日積日多，職業盡弛，上下解體。（明紀）

張灝中進士。

魯王以海生（五月十五日）。

四月清取撫順，楊鎬奉明命抗清於遼東，七月陷清河堡，全遼震動。

九月功全國田賦。

歐洲三十年宗教戰爭（一六四八）開始。

鄭芝龍約於是年在澳門受天主教洗禮取名尼各老，加斯巴特（Nicolas Gaspard）

荷蘭第四任東印度總督高恩（Jan Pieterzoon Coen）於十月三十一日蒞任，招來華人開

墾爪哇。

侯方域朝宗生。

施閏章愚山生。

黃宗會澤望生。

己未 萬曆四七年（一六一九）八歲

光州進士方應明知寧波府愛士如子弟。

禮部主事夏嘉遇上疏，參紹白鏹，賂遺絡繹，國典邊防，因之大壞。

荷人建立巴達維亞城於爪哇島。

楊鎬等敗績，以熊廷弼代。是年清兵東至海，西及遼東，北至嫩烏喇江，南抵朝鮮境。

德帝斐迪南二世立。荷蘭人佔領爪哇爪建立巴達維亞，設置總督。

荷蘭宗教糾紛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杜德來修特召集宗教會議。是年五月二十五日結束，判

決亞爾迷尼派爲異端，並宣布巴因費爾德與格羅希與士死刑。

西班牙遣傳教士 (Gaopard de Nunez) 自菲律賓前往福州，途遇風折往澳門，復航遇颶

漂抵臺灣。

王夫之船山生。

張煌言蒼水生。



庚申 光宗泰昌元年（一六二〇）九歲

正月清兵入朝鮮。

七月神宗崩，帝立，尋崩於紅丸案。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代。

遼東大旱。

德帝率舊教同盟軍於白山之戰破新教徒波希米亞腓特烈五世軍。（其父腓特烈四世於一五九二年任伽爾文派領袖。一六〇八年組新教同盟。腓特烈五世繼之，一六一四年，成爲新教同盟領袖。一六一九年被推戴爲波希樂王。白山戰敗後失去王位。一六二一，新教同盟解散，翌年逃居荷蘭。）

清教徒於是年十二月移居北美。

荷蘭海牙奧倫支公毛理斯被六省選爲共和國統領。

施琅生。

馬贖宛斯生。

毛先舒稚黃生。

林時對生。

辛酉 熹宗天啓元年（一六二一）十歲

錢啓忠省伯父若廣臨江獄中，遂執經於鄒南臬（元標）之門。

宮禁漸弛，言路漸輕，法紀漸替，賄賂漸章，邊疆漸壞，職掌漸失，宦官漸盛，人心漸離。

（袁化中陳明事疏）

漳浦進士陳瓊任慈谿縣令。

清太祖取瀋陽，定都遼陽（三月）。

袁應泰、張詮等陣亡。

鄒元標復起任刑部侍郎。

太監魏忠賢矯詔殺王安。

六月復命熊廷弼經略遼東。

九月四川夸崇明反。

日本平戶置荷蘭館。

歐洲新教同盟解體。

班荷戰爭又起，荷統領毛理斯藉英法之力擊退班軍。

法王路易十三與新教徒呼格諾派作戰（一一六二三）

南海盜起，顏思齊、陳哀紀、楊六、楊七、劉香、袁進、李忠等分十寨佔臺灣。

莊元辰生。

壬戌 天啓二年（一六二二）十一歲

鄒元標南棗馮從吾少墟建首善書院。

倪元璐中進士。

黃道周中進士授編修尋丁內艱，負土築墓廬墓三年。

浙東東林領袖馮元飈中進士。方應明升寧紹臺道。

沈猶龍自鄞縣令升任御史，江都進士張伯鯨繼任。

基督教徒蔡文學來臺灣。

正月清兵入寇山海關，以孫承恩代熊廷弼。

二月貴州張邦彥反。

五月戊申山東白蓮教作亂十月平。其徒蔡阿公文學來臺灣（王森子好賢徒徐鴻儒于宏志等相約以中秋起兵，謀洩，鴻儒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爲識）。

荷印總督高恩命司令官雷爾生來臺覓海港。陽曆七月十一抵澎湖，二十一至安平港。

九月二十二日皇弟由檢封信王。

歐洲舊教同盟戰勝。

波希粉王腓特烈逃亡荷蘭。

北部荷蘭成立西印度公司。

六月二十四日（陽曆）荷人攻澳門，爲西葡與明軍所敗，冬十月，再退城澎湖島。出沒金門東碇諸地，海濱戒嚴。

南部荷蘭卽班屬荷蘭都於不魯塞，女王伊薩伯拉繼其夫歐立白立（一六三三）。  
荷蘭雷爾生至澎湖風櫃尾（七月十一日）

癸亥 天啓三年（一六二三）十二歲

倪元璐、劉宗周講學於紹興。宗周於萬歷卅八年告歸，講學於證人書院，倪講學於始寧書院。張廷賓任鄞縣教諭，斯菴公當爲張教諭門生。

鄭芝龍渡日。

荷蘭又至臺灣。（三月）卡旁德 Pieter de Carpentier 繼高恩任。荷蘭第五任東印度總督。（二月一日）

五月破奢崇明。

十月趙南星入閣。

十二月魏忠賢提督東廠。

荷蘭既據澎湖島。春派使至福建要求通商不成。六月巡撫商周祚令其撤退，南居益代商後準備進攻澎湖，九月五日頒海禁，荷人潛結海寇，登料羅，出沒金廈間，浯銅把總丁護贊陣亡。  
荷蘭與波斯訂通商條約。

安波以拿島上荷蘭虐殺英葡日人。

鄭芝龍渡日。

荷蘭人又至臺灣安平，李旦同時至此。

清攻明將毛文龍於皮島。

楊漣劾魏忠賢，忠賢殺萬燝，罷葉向高等，自是清流次第戮辱。

毛奇齡西河生。

甲子 天啓四年（一六二四）十三歲

張溥、張采、楊廷樞、楊彝、顏夢麟諸人始立應社。

張廷賓任郵縣教諭作後人心說。在職十餘年。

鄭成功於是年七月十日辰時（陽曆八月二十七日）生於日本肥前國平戶，乳名福松。

鄭芝龍來臺灣。

荷蘭據臺灣。第一任長官宋克（Maarten Sonckl 一六一五）

正月福建巡撫南居益命總兵俞咨皋征澎湖，與荷人戰數月，七月二十八日生擒荷守將高文律 Koboelect，斬之，八月荷人請和，許與互市，是月三十日（陽曆七月十七日）退據臺灣。借牛皮地於土番。（一一六六一陽曆十二月進至麻豆社）。

六月二十三日顏思齊在北港，鄭芝龍等來符之。

西班牙人經臺灣，三月至日本薩摩。

土帝亞慕拉立。

英國殖民美洲。

鄒元標卒。

汪琬生。

魏禧生。

乙丑 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十四歲

崑山進士馮起繼張伯鯨任鄞縣令。

八月毀天下書院。

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黃道周講學於杭州大滌山房至崇禎三年。

鄭芝龍代顏思齊爲臺灣甲螺。

臺灣荷蘭第一任長官於是年陽九月二十日溺斃，繼爲臨時長官威篤（Gerard Frederiksen de Witt — 一六二七）。當時爲海軍司令官兼上級商務員。親華反日。

清太祖建都瀋陽，是爲盛京。

殺熊廷弼，十月龍孫承宗以高第代之。

魏忠賢殺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孫夏峯營護藏活左魏子弟。削趙南星籍。

景教流行碑是年出土。顏思齊死，鄭芝龍代之統一寨衆。

俞咨皋招撫楊六、楊七、袁進、李忠。

三十年戰爭第二期丹麥戰役始（一六二九）。丹麥王克里司汀四世爲新教徒領袖。

英王查理第一立，解散第一會議。

荷蘭共和國統領奧倫文公毛里斯卒（一五八五—）

荷將雷爾生（Reijersen）來臺灣勘察港灣。長官宋克Sonck築普洛文希亞市街。

荷蘭文書載臺南興築堡壘時，華人曾煽動日加溜灣社土蕃二百人來襲。時維一六二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當爲此年之誤。

計東生。

黃密生。

丙寅 天啓六年（一六二六）十五歲

閩禍益熾，魏忠賢矯詔逮捕周順昌、黃尊素、高攀龍、蘇州民變，青年憤恨，道路洶洶。周、黃、高、魏等先後死於獄。蘇州立五人墓。青年縛梟爲人，書闈名射之。

八月陝西流寇起。先是遼東用兵，逃軍憚不散歸伍，相聚剽擄，至是關中饑，官吏貪污，是爲流寇之始。

馮元麟、元麟兄弟時稱大小馮君，操東林之柄，領袖浙東清流。

鄭芝龍入金廈。

西班牙入臺灣。

二月清兵圍寧遠堡，袁崇煥發西洋大炮擊之，圍解。

七月清太祖殂於斃難堡；九月其子清太宗立。明以王之臣代高茅守山海關內，以袁崇煥守關外。

正月鄭芝龍率衆離臺泊金廈，樹旗招兵，所在勸民助餉。二月都司洪先春攻之不克。五月遊擊盧毓英與芝龍戰於陸鯨，被擒，芝龍因欲就撫，縱之。總兵俞咨皋不許就撫。巡撫朱一馮責令出攻，再戰再敗。

荷蘭宣教師來臺灣。

陽曆五月十二日西班牙人據基隆，依社寮島築鷄籠城（山嘉魯San Salvador），置炮臺、建教堂，與中日通商頗盛。臺灣遂爲歐洲舞臺之縮影，西荷戰爭與宗教戰爭俱上演於此。鷄籠城附近已有華人街。

日人末次平藏來臺貿易。

臺南是年已有華人五千，日人百六十。

英王查理一世解散第二議會。



法王路易十三世與呼格諾教派講和。

德帝軍敗丹王。

高攀龍投水死（年六十五）。

黃尊素下獄死（年四十三）。

丁卯 天啓七年（一六二七）十六歲

清太宗天聰元年。

沈光文補博士弟子員。

臺灣荷蘭第二任長官威篤仍爲海軍司令官，繼以諾伊志Pieter Nuijs（一六二九）。諾氏剛到巴達維亞，即被任命爲東印度公司評議員兼臺灣長官，且任特派赴日代表團團長。是年七月下旬到臺，停留不久，是月二十四日赴日。八月一日至平戶，九月四日至京都，不受歡迎。日本欲逐荷蘭出臺灣。遂於十二月三日自日返臺。

荷印總督卡勞德卸任返國，任東印度公司總理。高恩復任荷印總督。（九月二十八日）

正月清兵伐朝鮮降之。

明清和議不成，五月清兵圍錦州。

袁崇煥罷，以王之臣代。

趙南星卒於戍所。

八月帝崩，信王由檢立。

十一月魏忠賢等伏誅。

十二月錢龍錫、李標等入閩。

九月荷蘭王書呈日本家光幕府。

十一月臺灣番人來見家光。

荷人改臺南安平堡壘名，本名契蘭稔（Orange 王室名）改稱熱蘭遮 Zeelandia（聯省共和邦名）城，又在北線尾築海堡 Zeeburg。是年荷蘭牧師相繼渡臺居新港。

鄭芝龍與官軍戰於閩海，官軍敗績，芝龍追至金門，入廈門，不侵擾。

楊六、楊七又反。

英助呼格諾與法王再戰。新教徒之根據地刺羅修爾 La Rochelle 被法王所圍（乃荷蘭大統領亨利三世時新教徒堡壘。）翌年陷落。英法大修戰艦。

戊辰 思宗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十七歲

二月戒廷臣交結近侍。三月贈恤寬陷諸臣。四月以袁崇煥代王之臣督師薊遼。清攻察哈爾。海上多劇盜，袁進、李忠先降，楊六、楊七亦降，又反。七月癸未鄭芝龍降投海防游擊（撫備）。坐鎮閩海李芝奇叛芝龍而去，夥黨陳成宇、紫芝哥、桂叔老，竄入閩粵。

英王查理一世欲奪西班牙採金之船，不克。

日本派濱田彌兵衛至臺灣懲伐荷蘭人。七月三日成立濱田諾伊志協定。簽名者有十六名評議員及文秘書官梯爾克、楊森氏 (Dirck Janssens) (沈光文兄沈阿公之妻)。

西班牙由基隆至淡水據之。

荷蘭與鄭芝龍簽訂三年貿易條約 (九月四日) 諾伊志簽名。包括生絲、胡椒等。

爪哇反荷暴動，華人參加。

編修倪元璐上書極言召用賢臣修復書院。

黃宗羲袖長錐草疏入都訟父冤。

帝好察頻遣偵探。給事中張國維陳時政言帝求治太銳，綜核太嚴。

陝西大饑，十二月流寇大起，李自成等作亂。

張采、呂大器中進士。

錢啓忠、朱天麟、劉之綸、金聲、黃端伯、金鉉、吳甘來、王章、江瑋、管紹寧、周鳳翔等中進士，結千秋不朽社，與劉宗周、李邦華、賀逢聖、倪元璐等修白鹿書院，葺崇文書院。

己巳 崇禎二年 (一六二九) 十八歲

清兵大舉入關，分擾畿輔及沿海州郡。流寇益盛。

庶吉士金聲上書薦同官劉之綸；帝改聲御史，之綸兵部右侍郎。

劉宗周講學蕺山，黃梨洲侍講席。秋宗周復起爲順天府尹言帝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

急，不免近小利而速近功。……數十年以來，門戶殺天下幾許正人……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流爲猜忌，積爲壅蔽。後宗周又言國事至此……曩陛下以情面疑羣臣、羣臣盡在疑中，日積月累，結爲陰痞，識者憂之，今日當開示誠心，爲濟難之本。御史殿以延見士大夫，以稟擬歸閣臣，以庶政歸部院，以獻可替否予言官……自古未有以宦官典兵不誤國者。書忤帝意。

黃端伯海岸任寧波府推官。安溪舉人廖鵬舉任同知。

張溥、張采組復社成，吳江令熊開元迎溥爲尹山大會，集者遠自楚豫。於是蘇州有遙通社，杭州西湖有介社、狷社，華亭有幾社，硤石有鴻鳴社、萍社、彝社，海昌有觀社，嘉興有廣敬社，語溪有澄社，龍山有經社。

五月朔，日食失驗，詔西洋人龍華氏等推步，以徐光啓爲監督。袁崇煥殺毛文龍，清兵臨北京城下，崇煥赴援遭反間計，被執下獄。

天下久旱，黃河大決。

西班牙人回航淡水築羅岷古城，(San Domingo) 荷人攻之，不克。

英王查理解散第三國會。

呼格諾之戰終。(一六二二)

德帝斐迪南二世與丹王克利斯汀四世講和，宣布宗教復舊命令。

芝龍

。

者爲

兵衛事件解決之後，實際代理。

荷蘭與鄭芝龍簽訂協定，簽名者爲普都滿，荷蘭保護鄭氏船隻。

五月清兵回師，孫承宗收復關內四城。六月流寇陷府谷。溫體仁預機務。七月袁崇煥被磔，天下冤之。十一月增田賦。山陝游民與饑民皆從流寇。

鄭芝龍迎其子成功於日本，改名森，歸國後居福建南安縣安平鎮。

是年芝龍擒其舊黨李魁奇平鍾斌，以功任都督。

鄭鴻達中武舉始改名。

荷蘭人在臺南築熱蘭遮城 (Zeelandia) 工竣。

歐洲三十年戰爭第三期瑞典戰役開始 (一六三五) 瑞王爲新教徒領袖，侵入德國。臺灣華人在鷄籠、淡水已有自建天主教堂。

辛未 崇禎四年 (一六三一) 二十歲

正月中允黃道周三疏言錢龍錫，不宜坐死罪，忤旨，貶秩候補。倪元璐請以己代道周謫。

倪元璐遷南京司業右中允，講學南都，旋轉北京右諭德充日講官進右庶子。

帝復用中官，給事中馮元颺、熊開元，工部主事馮元颺等十餘人相繼論諫。工部主事金鉉再疏爭，衆唾其面，落職。

執政大僚痛惡復社同仁。

沈延嘉中進士爲侍講。

鄭芝龍普都滿漳州會議。

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領導流寇作亂。八月清兵圍大凌城。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十一月孫承宗罷。孔有德反。

武舉殿試始於是年十月。方逢年、倪元璐主再試。

瑞典王破德帝軍。

英王停止民選大臣制。

陽二月荷人討伐麻豆社。因長官普都滿赴漳州促進對華貿易而延期。四月三日華人一七〇名來臺，另有千餘待船來者。

顧祖禹生。

徐乾學生。

彭孫遜羨門生。

吳兆騫漢槎生。

冒襄辟疆生。

壬申 崇禎五年（一六三二）二十一歲

句容進士李清繼黃端伯爲寧波府推官。

沈光文公年表及明鄭清時代有關史實

張傳爲虎邱大會。

黃道周因上疏忤輔臣削籍爲民。

徐光啓預機務。

馮元鷹掌南京翰林院。

朱聿鍵嗣祖爲唐王年二十八。

荷印總督送前臺灣長官諾伊志至日本十二月二十九日與其子俱死於獄中。

荷印第七任總督斯匹克士去職，第八任總督布魯威（HenchickBrotwer——一六三五）繼任。  
（是年末）

清征服察哈爾，遂得自由出入長城各口，進擾直隸、山西間。明大同總兵沈築與清盟被逮。

張廷拱繼任大同總兵。

張獻忠寇山西。八月曹文詔破賊兵。朱大典討登萊寇孔有德。

九月流寇陷山西各州縣。

五月鄭鴻達因天津孫應龍萊陽之役下天津獄。七月張廷拱復任大同巡撫，鴻達隸於其部，因

兄平紅夷功移蔭錦衣衛千戶。

黃淮奔注，海潮壞范公堤，死者無算。

九月海盜劉香寇福建，鄭芝龍擊破之。十一月劉香寇浙江。



瑞典王伐德軍，戰死，女克士丁 (Christina) 立。

西班牙船遭颶至宜蘭海岸，爲土番劫殺，發兵討之。

英人洛克生 (一七〇四)

癸酉 崇禎六年 (一六三三) 二十二歲

給事中吳甘來論救御史鄭友元。

周延儒罷，溫體仁當國。

何吾驪預機務。

流寇犯京南河北，又犯湖廣。官軍平山東城，孔有德、耿仲金由登州航海降清。七月清兵取旅順及沿海諸島。

中左所遊擊鄭芝龍平海寇鍾凌秀 (斌)，其黨人深入長汀，轉掠江西，芝龍屢敗之，芝龍部將陳鵬斬劉香。是年六月初六日江夷郎即里哥 (Jan Van Glamrhan) 荷蘭襲陷廈門，大掠，參政曾櫻，請用鄭芝龍爲軍鋒，芝龍擊破之，乃泛舟大洋，轉掠青港、荊嶼、石灣。巡按御史路振飛，使諸將禦之於銅山，始敗去。生擒夷酋十四名解京。鄭芝龍復原職。

張廷拱卒，許鼎臣繼爲大同總兵。

瑞典與德新教團成立同盟。

英人至榜加爾海岸殖民。

義大文家伽里雷下獄，禁地動說。

西班牙屬荷蘭女王伊薩伯拉薨，無嗣、法人與西人來爭。

西班牙人始至臺北，南迄新竹，謀殖民，因神甫遭番害乃止。

徐光啓卒。

胡渭生。

萬斯大生。

梅文鼎生。

甲戌 崇禎七年（一六三四）二十三歲

祁門進士許捷知寧波府。

錢士升入朝。

曹于汴卒。

劉鴻訓卒於戍所。

溫體仁謂吳牲曰：流亡賊癘疥疾，勿憂也。

倪元璐上制實八策規切溫體仁。

尙可喜降清。

山西陝西饑，登萊饑。

李自成陷陳州。

清兵至宣府，曹文詔繼許鼎臣爲大同總兵挑戰敗還，遣戍，後由吳牲薦復起爲援剿總兵官。劉香餘黨乘間有紅夷之患，連犯閩粵沿海。

西班牙人在淡水約二百人，基隆三百人，船二十二艘齊入基隆。

德將華令敦被暗殺（二月十五日）。

九月德帝軍擊滅德瑞新教同盟軍。

英王頒布造僞鈔者死法令及征收船舶費。

王士禛阮亭（渙洋）生。

乙亥 崇禎八年（一六三五）二十四歲

清命多爾袞收察哈爾部，得傳國璽，遂略山西州郡。

流寇陷鳳陽，焚皇陵。

張獻忠犯平涼，六月曹文詔陣亡。明季第一良將也。九月張與李自成合流，洪承疇破之於渭南。

四月丁亥鄭芝龍爲五虎游擊卽協守參將（誤爲副總兵）平劉香餘黨。

臺灣荷人進攻麻豆社縱火焚毀，北進降服日加溜灣社。

地門（Antonij van Diemen）繼布魯威爲第九任荷印總督（一一六四五）。

東印度公司全盛時期（一六三六）。

荷蘭大城萊敦 Leyden 大圍攻。

三十年戰爭第四期瑞法戰役開始（一六四八）。四月瑞典與法國訂康比央盟約。

德帝與瑞典立約息兵。

英始造鋼炮。

孫慎行夏峯卒。

顏元習齋生。

禮部侍郎陳子壯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詔，激發忠義，帝從之。因而責溫體仁，贖徒歸。

給事中何楷及馮元飈御史吳履中、張肯堂等交章劾溫體仁朋比誤國，帝不聽。

唐王聿鍵希帝援祖訓，詔郡王子孫考驗授職之意，歷引前代故事，溫體仁陰助之。

錢士升舉春秋名家文震孟爲侍講，帝特擢豫機務，吏部遂推在籍之孫慎行（夏峯），劉宗周（蕺山），林鈺爲閣臣，體仁沮之，十一月落職，何吾騶亦罷。

八月壬辰詔曰：往以廷臣不職，故委寄內侍，今兵制初立，軍糧稍清，其盡撤諸鎮監視總理，惟京營及關寧如故。

姜思睿請並撤之不聽。

十月庚辰上罪己詔。

湯開遠言比年寇賊縱橫，凡有失事皆懲撫臣而優遇鎮臣。庸帥避寇養寇助寇，皆置不問。帝得奏大怒，命削籍解京訊治，因左良玉奏留乃命戴罪圖功。

前禮部尚書孫慎行至都卒。

倪元璐爲國子祭酒。

丙子 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即清太宗崇德元年）二十五歲

沈光文以明經貢太學。

正月左都御史劉宗周入朝，言帝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授工部左侍郎。再言以簡要出政令，以寬大養人材，以忠厚培國脈。帝不能用。九月告去。留天津養疾，十月又上疏劾溫體仁，乙亥削籍。錢士升亦撰四箴，帝以沽名，士升乞休致仕。

武舉陳啓新請舉孝廉以崇實行。擢吏科給事中。

詔由吏部議舉，通行直省，加意物色，其懷才抱德經明行修之士，由司道以達巡按，覆核疏聞，驗試錄用。

四月清太宗改國號爲清，改元崇德。命阿齊格來攻，逼燕京，下畿內州郡。開銀、鐵、銅、鉛諸礦。太宗親征朝鮮。

二月寧夏兵變。八月唐王聿鍵起兵勤王，勒令還國，廢爲庶人，幽之鳳陽。

李自成掠陝西。

山西大饑，人相食。寧夏饑兵變。河南大饑。

鄭芝平荷龍夷郎必即里哥 Jan Yan Clannu 升南路分守參將，加銜。

僑領蘇鳴崗自巴達維亞來臺灣（陽七月三日）

陽一月八日荷人攻蕭壠社，殺酋長。十一日進入大步壠社，二十四日，入哆囉囑社。一月二十六日荷太守派華人沈阿公至南路與大傑顛社定約。二月二十日南北番社二十八社歸順會議。四月南路五社歸順。五月新港設學校。十一月二十五日新任太守布爾克到任。

西班牙艦上溯淡水，爲土番襲擊，慕洛神父陣亡。（三月）菲律賓總督下令撤退淡水駐軍。

七月德軍與西班牙軍侵入法國。

十月四日瑞典敗德帝軍。

前波希米王腓特烈薨。

文震孟卒。

董其昌卒。

姚希孟卒。

閻若璩生。

七月國子祭酒倪元璐因溫體仁所忌落職閒住，恐係從劉宗周出京南歸。時許士柔爲南京國子

祭酒，周鳳翔爲司業。周山陰人，千秋不朽社友崇元進士。

布爾克繼普魯滿爲荷蘭駐臺第五任長官。

丁丑 崇禎十年（一六三七）二十六歲

沈光文在南京太學。時劉宗周講學南都。

龍溪進士林夢官知寧波府。

嚴旨窮究復社、倪元洪、馮元飈因言復社無罪遭貶斥，張國維亦被譙讓。中允黃道周言國無是非，期無枉直，南北交訐，劾溫體仁十二罪六奸。

傅朝佑疏劾溫體仁六大罪，帝怒除名，下吏按治。

罷溫體仁。

黃道周進右諭德掌司經局、馮元飈言道周至清無徒，忠足以動人主，惟不能得執政歡。

清太宗親征朝鮮降之取皮島。

張獻忠犯安慶（二月），李自成犯四川（十月）。

兩畿山西均大旱，山東河南蝗，民大饑。

鄭芝龍削去都督銜，因賄賂京官。

荷人犯粵東乞互市。

臺灣華人在臺南赤嵌附近已由蔡鳴崗成立三村。荷長官又貸金華人，鼓勵植稻，沈阿公試種

小麥。荷長官與未來長官特拉弟紐斯巡視北路番社。教士佑紐斯巡視南路番社。

德帝斐迪南二世死，子三世嗣立。

戊寅 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二十七歲

李清去寧波府推官任。除南京冗官。

少詹事黃道周草疏劾楊世昌。何楷亦疏詆之，貶黃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

清兵犯北京，下令戒嚴，陷畿輔四十八縣，前大學士孫承宗戰死（年七十六）。

洪承疇大破李自成。

張獻忠僞降於熊文燦。

兩畿山東河南大旱蝗災。陝西山西旱饑。

盧象昇陣亡。

俄國許各國通商。

日本嚴禁耶穌教稱爲切支丹。

鄭成功補南安弟子員時年十五。

蘇鳴崗自臺灣返巴城。

己卯 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二十八歲

南京諸名士顧杲等百四十人，爲防亂公揭，冒襄、方以智、黃宗羲、沈光文公與焉。



楊嗣昌因中外不滿落職冠帶視事。

薛國觀因國用不足請借助於外官及內戚。

傅朝佑因獲罪太多獄幾滿請寬卹，帝責以廷杖六十，創重而卒。

鄭國祥召對無一言，帝責其緘默，致仕後卒，家貧不能舉火。

時練兵有練糧，剿寇有剿糧，此外尚有邊糧，遼糧，人民怨甚。

張四知等爲大學士皆庸劣。

正月清兵破濟南，德王由樞被執。

三月清兵撤出青山口。

清兵分漢軍爲四旗。

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饑。

陳繼儒卒，張獻忠復反，熊文燦下獄。

五月荷蘭人獻日巨炮。

七月日禁荷人與華人通商。

荷東印度公司遣屈克巴克巡視臺灣。

英與蘇格蘭因宗教交惡，蘇作國民誓約舉兵。

英人至馬特拉斯港貿易。

荷蘭海軍敗西班牙海軍於丹斯。

鄭芝龍再進封都督。

庚辰 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二十九歲

帝以久旱，求直言清刑獄，南京兵部侍郎解學龍依例解任薦官請推獎所屬黃道周甚至，帝怒削解黃二人籍下刑部獄，以黨邪亂政，並杖八十，究黨與。詞連與疏救者皆下獄。

沈廷揚議復海運以代運河，由淮安出海至天津，僅半月，帝喜以廷揚爲戶部主事。

給事中黃雲師言宰相須有才、識、度、三者，譏當時輔臣。

駐臺第五任長官布爾克去職。

荷蘭長官布爾克與鄭芝龍簽訂關於日本貿易之互惠協定。

二月左良玉、鄭崇儉大破張獻忠，七月獻忠陷四川諸州縣。九月李自成敗走河南。

清兵頻出擾松山、杏山、寧遠、錦州之間。

鄭鴻遠中武進士，三月丙申帝召見加「特用」。

兩畿、山東、陝西、甘肅、河南久旱，蝗、人相食。福王常有錢百萬，醇酒婦人如常。

熊文燦棄市。（十月癸丑）。

葡萄牙又獨立，奉約翰四世爲王。

蘇格蘭侵入英吉利。

英國長期議會開始（一六六〇）。

荷蘭在臺灣徵收人頭稅（九月一日），時安平新港等地有華人三千五百六十八人。番人奉荷蘭新教有一千零七十人。

鄭芝龍爲三省總戎大將軍大都督事南澳總兵。

辛巳 崇禎十四（一六四一）三十歲

正月官軍追擊張獻忠，二月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八月左良玉破之於信陽。

正月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世子由崧走懷慶。十一月陷南陽，殺唐王聿鎮。

楊嗣昌兵敗自殺（三月）。

帝賜薛國觀死。

東林推周延儒復入閣。

十二月甲子戌解學龍、黃道周、葉廷秀。永成道周於廣西，廷秀於福建。

四月張溥卒，年四十。時仇東林者如溫體仁、張至發、薛國觀皆去。事始解。

是年薦舉，鄞人陸符，餘姚朱之瑜（舜水）入都。

特拉第紐斯繼爲荷駐臺第六任長官。

清兵圍錦州薊、遼，洪承疇率師援救，敗於松山杏山間，清兵圍松山。是時洪承疇精銳俱沒。

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旱、蝗，京師大疫。山東寇起。

愛爾蘭反亂起。

荷蘭奪取葡領馬六甲。

日本遷平戶荷蘭人至長崎出島，四月荷蘭將軍得日本嚴行鑄國令。

土帝愛白拉立。

臺灣荷長官准許佑紐斯教士歸巴城，向總督報告布教經過。時已有政教之糾紛。時教徒全島約有四五千人。

新任長官特拉第紐斯 (Paulus Traudenius) 出席四月十日赤嵌南北十四番社四十二長老會議致辭。上尉林迦率北路番人，征伐南部山地未降番族。

英國克倫威爾當權，將荷蘭人逐出麻六甲。

壬午 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三十一歲

帝倚廠衛而疑羣下，縉紳不敢偶語，奸細潛入，傭販爲流寇所遺，無一舉發，片言隻字飛誣立構，株連甚多。王錫袞請召還陳子壯、顧錫疇、倪元璐、文震孟並免黃道周永茂。

周延儒廣引清流。

二月召還倪元璐爲兵部侍郎。五月劉宗周入朝。

大學士謝陞言人主以不用聰明爲高，今上太用聰明，致天下盡壞。帝怒削陞籍。

周延儒起馬士英兵部侍郎，總督廬鳳等軍務，阮大鍼之建議也。

八月乙丑釋黃道周於廣西戍所復其官，在途疏謝，因請釋解學龍、葉廷秀。道周至京，請假去。

左都御史劉宗周，以帝自即位多抑言官，因姜埰、熊開元下錦衣獄，聞密旨處死，乃約九卿共救必改發刑部入對，言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長治之道，善後在開誠布公，進賢才，開言路，宜先守後才，操守爲主。又言陛下方下詔求言，姜埰、熊開元又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金衣獄者，有之自陛下始。欺君罔上，不可不付法司。帝大怒，宗周革職，因閣臣抗議始免議罪。舉人祝淵抗疏救之，令停會試下獄，進士共疏出淵。淵宗周門人。

清兵破松山，洪承疇被執而降，祖大壽亦以錦州降，關外重鎮，僅存寧遠。明遣使請和，不果。

清兵入薊，連下畿南、山東十八餘郡縣，直抵兗州。

二月汪喬年戰死襄陽，七月左良玉兵潰。九月，李自成陷開封。黃得功、劉良佐大破張獻忠於潛山，獻忠北附李自成。

鄭芝龍爲潮漳總兵官。帝命援登萊。

英國內亂（一六四六），英王查理一世與議會作戰。

荷人發現新西蘭。

法相黎希留卒。

伽利雷卒。

九月西班牙人被荷蘭逐出臺灣。

七月二十六日麻豆事件，荷人征服之，十一月教主佑紐斯率歸順十社，番一千四百人，至笨港，與荷太守特拉第紐斯會師，往征北部未降部落，十二月凱旋。

鄭經生。

癸未 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三十二歲

清太宗殂，子福臨立，以明年爲順治元年。

周延儒罷，十二月賜死。

鄭三儉乞休。

七月由崧襲封福王。

命有司以贖鍾充饌。

馮元飈以病去兵部尙書職（十月）。

帝竟用吏材爲宰相。

勒勳兒繼特拉第紐斯爲荷駐臺第七任長官。

正月李自成陷承天，五月陷武昌。十月陷西安、延安諸郡及西北三邊。孫傳庭死之。

八月張獻忠陷湖南諸郡，桂王常瀛，吉王慈燾，惠王常潤走廣西。至道州，守備沈至緒戰歿，其女雲英年十七，再戰，奪父屍還，城獲全。

清兵由海州北還，明勤王兵，皆無鬪志。

高傑爲副總兵隸孫傳庭。

鄭鴻逵以兄芝龍援魯，爲登萊副總兵。時曾櫻爲登萊巡撫。（是年六月初四日保新防臣闖將鄭鴻逵、郭倭奏稿）明清史料乙編方本，五五五頁。

京師大疫。

改西法爲大統曆，通行天下。

俄探險家波雅哥夫達黑龍江上流。

法王路易十四立。

丹瑞交戰。

臺灣荷蘭牧師免除政治職務。

荷人迫令華人放棄北路五社所墾田地。

南居益卒。

甲申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清世祖順治元年。三十三歲

清自瀋陽遷都北京（十月）。

五月朔福王由崧監國於南京，明年改元宏光。

六月初二日大行皇帝廟號思宗。

劉宗周自剡戴山經杭州至南京疏劾馬士英、阮大鍼。

黃道周因避立潞王之嫌不得已趨朝。

馬士英逐呂大器、姜曰廣，舉朝以逆案攻阮大鍼，大鍼與馬士英詆東林。

朝政濁亂，賄賂公行，士英日以鋤正人引兇黨爲務。

黃宗羲至南京，嗣因黨禍避歸浙東。

沈光文或與宗羲同行。

加倫繼勒兒爲荷駐臺第八任長官，曾任日語通譯及駐日商務經理。

三月十九日京師破。帝自縊煤山。吳三桂乞清兵討李自成。清攝政王多爾袞入北京。自成西奔，清封吳三桂爲平西王。

四月史可法誓師勤王。可法賢明當立潞王常澆、馬士英、阮大鍼以倫序當立福王。終於士英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等迎福王監國，朝中兩派水火甚。

以史可法督師江北。

命潞王常澆居杭州。



命魯王以海駐臺州。

釋朱聿鍵，禮臣請復唐王爵不許。命唐庶人聿鍵徙居廣西平樂府。

七月二十八日令陳謙赴閩，封鄭芝龍爲南安伯，鎮守福建，正月鄭鴻逵鎮守南贛，五月十三日調爲九江總兵。九月十二日移屯鎮江。

桂王常瀛，薨於梧州，次子安仁王由棧襲封。

十月鄭成功讀書於南京太學，受業於錢謙益。

法德兩軍交戰於佛里堡。

臺灣荷蘭新太守嘉倫蒞任（三月）召集長老會議，參加者北部二十三社，南部三十九社。

是年因中國內亂，華人大批移民臺灣。在市鎮者營商業，在平地者，復准開荒耕地與製糖，進入番界者或從事與土番交易。中國人時在臺灣有三萬戶計十萬人（約二萬五千家伊能嘉矩），漳泉人居多數。

倪元璐卒。

乙酉 明福王宏光元年（一六四五）順治二年，三十四歲

隆武元年自七月一日始。

二月二十三日改上思宗廟號爲毅宗。

黃道周去南京。

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劉良佐送皇太子與王繼妃至南京。馬士英以爲假冒，囚之禁宮業鹿樵紀聞卷上。何騰蛟、左良玉、黃得功、劉良佐皆上疏力爭，不果。

左良玉四月死於九江。子夢庚反降清。

劉宗周死難。遺命門人擁戴倫序親賢之魯王。東林復社諸名士皆歸魯王。

黃道周擁立唐王。

唐魯並立於閩浙，叔姪爭位，勢成水火，馬士英、阮大鍼、魏闡餘黨，興波作浪，以爲仇怨，儼如敵國。新朝初創，大兵臨境，已無法開展，又加內部不和，文武相傾，促成崩潰。徐孚遠於八月松江城破後浮家至閩，參張肯堂軍。

戴林 (Cornelis van der Lyn) 繼地門任第十任荷印總督 (一一六五〇)。

清兵多鐸破西安，移師東下，四月破揚州，史可法殉難。五月十五日清兵入南京，始下令。

五月二十日福王爲清兵所執，二十五日至南京，位坐王之明下，明年遇害。

六月初八日潞王監國於杭州僅三日，十三日清兵至杭州，十七日自紹興出降。十九日蕭山出降。

六月魯王以海監國於臺州 (七月十八日至紹興)。

嘉慶舉人錢塘頤道堂集陳文述退庵有南屏弔明兵部尙書張忠烈公煌言墓詩云：甲申以後

亡，魯王監國光唐王。

閏六月十五日唐王聿鍵監國於福州，二十七日卽位，改元隆武。

鄭成功自南京回福建。先是鄭鴻逵、鄭彩駐京口五月，鴻逵封靖虜伯，與清兵隔江相持。清兵渡江，鴻逵走嘉興奉唐王回福建。

唐王殺魯王使臣陳謙。賜姓鄭森爲朱成功。尋封忠孝伯，鴻逵子亦賜姓人稱小國姓。

浙東各地義兵紛起，時有六家軍。

黃宗羲糾合子弟兵，號世忠營。

錢肅樂領郵軍，沈光文參預瓜瀝錢家軍。授魯王命爲太常博士。

顧亭林（炎武）自南京歸里，六月起兵吳江事敗。

臺灣荷人召開北路五十八番社長老會議（三月一日）。

馮京第、朱之瑜（舜水）、黃孝卿（斌卿之弟）至日本乞師（四月）。

清下薙髮嚴令（八月）。

李自成自縊死（九月）。

唐王命崔芝，芝令林高至日本乞師（十二月）。

中國人向臺灣大舉移來。

英國反新教首領羅德 Land 處死刑。克倫威爾大敗英王查理一世，王出奔。

荷蘭國際法始祖格勞秀斯卒（一五—三三）。

俄帝亞來士立。

瑞典大破西班牙軍。

丙戌 明唐王隆武二年（一六四六）魯王監國元年，順治三年，三十五歲

沈光文參預畫江之師，紹興破，侍從魯王出奔閩海。六月初一日自紹興出發，經天臺出海至石浦由南田至舟山，因黃斌卿不納，飄流海上，一百四十二日。十月二十五日，始自舟山出發，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廈門，於是改次長垣（馬祖），當爲十二月八日（陽一六四七年一月十三日）。黃宗羲入四明山寨，後避居化安山丙舍。

魯王遙授顧炎武亭林爲職方司主事，以母未葬不就。

萬壽祺、葉廷秀、章正宸、熊開元祝髮爲僧。

毛西河南下依魯王之保定伯毛有倫，有倫爲叛將劫之北去，西河亡匿。

張國維、余煌、陳潛夫、陳函輝、沈履祥、方逢年、王之仁、朱大典、孫嘉績、吳易等卒。

楊文驄、孫臨、鄭爲虹、王士和、曹學佺、熊緯、王瑞楠、路振飛、蔣德璟等卒。

阮大鍼、馬士英、方國安被殺。

唐王移駐延平（二月），清兵至福州，王出奔汀州被執（八月）。

黃道周被執就義於南京（三月五日）。

鄭芝龍與洪承疇陰謀傾覆唐魯二王。鄭芝龍降清，子成功不從（八月），去居鼓浪嶼，鄭鴻逵亦入海。

清洪承疇攻浙東，畫江之役方國安叛變，六月丙子朔破紹興。魯王與張名振、沈光文等航海至南澳島，時鄭彩、鄭聯據金廈，彩奉王於十一月二十四日丙寅至中左所（廈門）。鄭鴻逵居南澳。

丁魁楚、瞿式耜等奉桂王由榔監國於肇慶（十月十一日）稱帝，十一月十八日。蘇觀生擁立唐王聿燭於廣州（十一月初二日）聿燭死，（十二月十五日周益遼等二十四王皆死難）。

豪格征四川殺張獻忠，黨徒潰走（十二月）。  
英國內亂終，英王查理兵敗，逃奔蘇格蘭。

奧伏特瓦特兒繼加倫爲荷駐臺第九任長官。

丁亥 明桂王永曆元年（一六四七）魯王監國二年，順治四年，三十六歲

沈光文管工部郎中。仍在金門，有「重九日登嘯臥亭」詩。

黃宗羲居山中注授時歷。

陳子龍、楊廷樞維斗殉難。

沈宸荃時爲工部尚書，錢肅樂兵部尚書（十月）。

方以智於梧州破時，走入天雷苗中。

正月清兵克肇慶，桂王出奔平樂，二月奔全州，後再還桂林。十一月清取全州。

三月清兵取長沙，四川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等入雲南。

魯王以鄭成功不欲奉已，鄭彩奉王次長垣（當在去年十二月上旬）。

海上有二朔，二鄭奉淮王監國仍用隆武。魯仍稱監國。

魯王自長垣出師（正月二十九日）。

鄭彩克海澄（二月初一日）旋失，退入海中，克漳浦（初五日）復陷。復建寧、邵武。上攻

福州，不克（七月）克連江（八月）克長樂、永福、閩清、復羅源、寧德、福安、福寧。於是三

府一州及漳浦二十七縣，軍勢頗振。溫臺響應。復派馮京第乞師日本，不果。

鄭成功募兵南澳，據鼓浪嶼，八月與鄭鴻逵合攻泉州，不克。回嶼。甘輝施琅來投。

清自去年派總督陳錦、張存仁，侍郎李率泰統兵六萬南下，破建寧，十二月，以陳錦繼張存

仁爲閩浙總督。

臺灣荷人自佔領以來，牧師與裁判官對立，反應本國政教糾紛，自一六三六年，牧師兼裁判官與教師及軍事，一時停止。但自一六四〇年九月派教師至麻豆爲牧師助手，一六四三年牧師要求免除政治職務，遂另派政務員。至本年一月凡牧師管區，復設裁判員。牧師迫令華人放棄鄰近番社之田園，政務員則令繼續耕作（一六四三—一六四四）。宣教師格拉維斯調回安平。

蘇格蘭人送英王查理一世交英國議會，議會囚監之。

戊子 永曆二年，順治五年（一六四八）三十七歲

監國三年

八月鄭成功遣魯王光祿寺卿陳士京，唐王中書舍人江子燦、黃子高奉表朝永曆帝，沈光文公隨行。自鼓浪嶼經南澳由海道入粵。

沈光文公爲兵部職方郎中。有「葛衣吟」之作。

是年福建大饑，斗米千錢。

四月十日清總兵金聲桓以江西，李成棟以廣東叛，歸桂王，何騰蛟乘機復湖南，王占春亦據四川附桂王，大同總兵姜壤以及黃河流域各處，亦起兵響應，永曆帝一時擁有兩廣、雲、貴、湘、贛、川七省之地。八月初一日，還駕肇慶，士氣大振。

王船山夫之舉兵衡山，軍敗走桂林，遂至肇慶。

永曆朝臣各有黨與，有李成棟黨自廣東來者，有瞿式耜黨，自廣西來者，有金堡管，自各路來者，又有廣東派，皆爲廣東人，自爲一黨。朝政歸於李黨，以成棟義子元允爲首，下有五虎。廣東則李成棟，廣西則分屬瞿式耜、焦璉、陳邦傳三人。

沈光文奉魯王命連絡鄭成功與鴻遠，來往瓊琦閩安與金廈之間，三月魯王軍潰，留居金門，曾與王忠孝締金蘭之盟。八月隨陳士京赴肇慶。

九月鄭鴻遠入潮。

十月永曆帝封鄭成功爲威遠侯，成功仍用隆武年號。以淮王監國。

正月初旬魯王在閩安鎮，楊耿、朱繼祚克興化，正月十七日，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及鄭遵謙於琅琦。二月以錢肅樂爲大學士，北帥郭天才來降。封忠勤伯。三月興化陷，林嶠、湯秀死之，莆田陷，朱繼祚、郁廷諫遇難；永福陷，鄢正畿，林逢經死之；長樂陷，王恩殉，建寧陷，王祁死之。閩中先後復失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清調江廣及兩浙大兵來閩，三月，所復州縣，僅留寧德、福安二城。六月初五日，錢肅樂卒（年四十二）。沈光文因唐王不及，南來金門。九月王奔海島，復謀北上。十月，大學士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沂春爲大學士。鄭彩時任征虜大將軍，封建國公，十月，派都督總兵陳光獻、陳應忠、施贊、江新、赴日本乞師，同時鄭成功亦向日乞師（川口長孺紀事）。

三月鄭成功因魯王兵潰，後顧堪憂，而清兵將深入閩中，乃率甘輝攻克同安，以葉翼雲爲縣令，陳永華之父鼎爲教諭（唐王丙戌舉人），丘縉與林壯猷守之，復圍泉州。七月十三日，因清兵來援遂退。當時以援粵，乃以舟師趨銅山。清修國器、陳錦、李率泰三帥擊潰魯王復，分兵南下，六月鄭彩以萬人分道反近建寧，七月又奪海口，進襲漳州，破長泰、海澄，下安溪、福寧。八月清以陳錦破同安、屠之。丘縉、陳鼎、林壯猷、葉翼雲死之。清兵進克長樂、連江。陳錦遂與鄭彩、鄭聯作戰，別遣李率泰等分攻各城，彩等因衆寡不敵，遜出海口。清兵遂入興化。成功入銅山島，鄭鴻逵入潮。九月乞師日本，不報。



五月清兵破金聲桓於江西，復九江，饒州等府，聲桓攻贛州不克，不能入粵，李成棟來援，敗，單騎逃。

臺灣荷人試教番人習荷蘭語，成績甚好。（二月）屈克巴克爾（Nicola Kouckebaker）六三九年十月曾奉巴城命爲特派事務官巡視臺灣，派人搜賺稻米與宣教師不睦。十一月三日，宗教會議，決分宜教師管區。

華人是時在臺灣者有二萬人。因福建饑而來者甚多。

一月西班牙承認荷蘭爲獨立國。

德帝承認荷蘭與瑞士之獨立。

英國王黨起兵，蘇格蘭人助英王查理一世，侵入英國，爲克倫威爾所敗。

十月二十四日三十年戰爭結束，簽訂威斯特法林條約。

俄人發現伯令海峽。（？）

張采受先卒（年五十三）。

邵廷采念齋生。

己丑 永曆三年（一九四九）順治六年，三十八歲

監國四年

沈光文在肇慶晉太僕少卿。沈自烈爲檢討。沈壽民、劉城、康范三爲給事。

永曆在肇慶。

王夫之在肇慶，以瞿式耜薦任行人司行人。

黃宗羲在海上著日本乞師紀，海外慟哭紀。

肇慶分吳楚兩黨，水火甚。桂王聞之大驚，兩手交戰，茶傾於衣。

七月永曆帝晉封鄭成功延平公。

正月十三日大學士朱天麟罷（復社大儒）。

黃士俊、何吾驍入直。

二月以杜永和爲兩廣總督，駐廣州。

五月慈寧皇太后垂簾以五虎金堡等專權，八月黃士俊、何吾驍皆罷，嚴起恒獨相。何吾驍爲趙昱，金堡等所攻擊引疾去。黃士俊隨之亦去。

六月堵胤錫至肇慶，結歡於馬吉翔，王令移駐梧州。

四月孫可望投降永明王，欲朝命加封王爵，遣楊畏知、龍彝至肇慶，嚴起恒、金堡等持不可，遣大理寺卿趙昱封可望景國公，賜名朝宗，劉文秀、李定國皆封侯，加畏知兵部尙書，彝兵部侍郎同往。昱與堵胤錫謀，乃以御賜空敕，矯命改封可望爲平遠王。

帝復召朱天麟，不至。

十一月堵胤錫卒於潯州。

永曆帝因五虎等益橫，每闖入閣中，乃建文華殿於正殿旁，令閣臣侍坐，擬旨以避之。金堡又連劾萬翔、程源、郭之奇、吳貞毓。貞毓等欲排去之，畏李元久爲援，不敢發。貞毓乃鍾繼宗族子。

永曆帝親試士，取劉范等八人，俱授庶吉士。

清以都統譚泰及和洛輝會耿仲明、尚可喜攻江西，金聲桓戰死；廣東，李成棟敗亡（二月）。濟爾哈朗、勒克德渾會孔有德攻湖南，何騰蛟陣亡（正月），八月平。進攻廣西。博洛及尼堪攻破大同，姜瓖戰沒。屯齊與韓岱擊回教徒於黃河流域，又以吳三桂、李國翰分征川、陝。五月清封孔有德定南王，耿仲明靖南王，尚可喜平南王，可喜鎮守廣東。

魯王次沙埕（正月至四月），次南田（四月至七月），次健跳所（七月至十月），十月駐蹕舟山。

三月寧德陷，四月福安陷，大學士劉中藻殉難，董世南、錢肅範等同死者百人。魯王盡失閩地。

鄭彩棄魯王獨行其事。

四月張名振、阮進奉魯王居浙海石浦之南田島。六月，王召張名振復健跳所。

七月初五日，王次健跳所，從亡者沈宸荃、劉沂春、吳鍾巒、李向中、孫延齡（嘉績子）、黃宗羲（左副都御史）、朱養時（兵部職方郎中）、林瑛等，每日朝於水殿。禮部尚書吳鍾巒飄

泊所至，試其士之秀者入學，率以見王。

清兵圍健跳，阮進以舟師擊退之。

八月初五日世子生。九月張名振既與鄭成功聯盟，又與張肯堂及四明山寨聯繫，遂克舟山，殺黃斌卿。十月王還至舟山駐蹕，以張肯堂爲大學士。

正月鄭成功在銅山（雲霄海口之東山）募兵，七月成功北聯張名振遂黃斌卿，以斌卿阻撓鄭氏海上貿易；南下潮州，以郝尙久控制粵海貿易。是月陳士京、江子燦、黃子高自肇慶至銅山，奉桂王旨，封成功爲延平公，洪旭忠振伯，張進忠匡伯，林習山忠定伯，陳輝忠靖伯。成功始廢隆武，去淮王監國號，啓奉永曆正朔，以是年爲永曆三年。九月令施琅、楊才、黃廷、柯宸樞、康明、張英等攻漳浦，清守將王起倬降，授鐵騎鎮，改正兵鎮；下雲霄，抵詔安，移屯分水關。令黃廷、柯宸樞等出關守盤陀嶺，十月二十八日清兵來攻，宸樞及弟宸梅死之。宸樞子平八年入育甯館。是年，全粵奉永曆正朔，土寇隨在竊據。守潮者爲永曆新泰侯郝尙久，自去歲九月，鄭鴻逵入潮，據揭陽，鄭郝疑忌。七月清兵陷潮州（行在春秋）。十一月鄭芝鵬棄石榴城走，福建盡失。十一月成功解圍詔安，由分水關入粵，與其叔鴻逵聯絡，進據黃崗，入南陽（南陽今名東隴）。進剿許龍、張禮諸土豪，陳斌來歸，楊廣、朱堯等降，克達濠、澄海、南海山、青林、霞美、新墟等寨及鸞灣、靖海，乃與鴻逵會師於揭陽。鴻逵殺張禮。禮據達濠阻碍鄭氏貿易。至是鄭氏復握粵海上霸權。浙海則屬魯王。

四月鄭彩鄭聯等自舟山還金廈，乘閒克復興化。五月彩向琉球乞軍器，又向日本乞師，不果。

漢姆華人回國者八千人，在臺尙有一萬二千人。

英王查理處死刑（一月三十日），上院廢王政宣布共和（二月）。查理三子查理二世宣布卽愛丁堡王位。

俄人哈巴羅夫侵入黑龍江。建克薩城（四月）。

土帝愛伯拉被弑，馬罕第四立（Mahomet VI—一六八七）。

庚寅 永曆四年（一六五〇）順治七年，三十九歲

監國五年

正月桂王出奔，憂廣東事急，令鄭成功與鄭鴻達出師勤王收復行在。令寧靖王朱術桂監鄭成功軍，令太僕少卿沈光文監鄭鴻達軍。光文公奉命自肇慶至廣州，時江寧伯杜永和爲兩廣總督駐此。再由海道至潮陽鄭鴻達軍次。

去年除夕，南雄陷，元旦韶州陷。初七日，報至肇慶，百官爭竄，家丁沿途殺人，是日，桂王登舟，十七日解維西幸，李元允留守肇慶。是月二十六日，王至梧州，吳貞毓等合疏論五虎罪。九月初二日（南疆釋史作十一月初二日），尙可嘉破廣州，杜永和奔瓊州。九月初六日（釋史作十一月初五日）孔有德破桂林、瞿式耜、張同敞死之（閏十一月十七日）。十六日桂王至潯州

，陳邦傳叛，劫駕不果，十八日次南寧。

魯王在舟山。九月，周瑞與周崔芝分屯溫州之三盤，以爲舟山犄角。二人有隙，水火日甚。瑞遂南依鄭彩，崔芝亦北依阮進。進與鄭成功聯合，張名振亦欲接歡成功，遂合攻彩瑞。鄭彩遂亡。

王夫之以王化澄構陷去官。方以智祝髮爲僧。

孫奇逢至蘇門。

顧炎武變服出遊避怨家之構陷。

桂王再召朱天麟疏辭。

呂大器卒於都勻。

朱之瑜有庚寅陷難告天文。瑜爲清兵所執，劉文高等七人援救之，送還舟山，文高等遇害。富爾普繼奧伏特瓦特兒爲荷駐臺第十任長官。

來尼爾孫 (Karel Reynierszoon) 繼戴林第十一任荷印總督 (一一六五三)

三月鄭成功至潮陽，知縣常翼風以城降，令洪旭駐鎮。四月移軍揭陽，從叔鴻達議；克新虛寨，潮州守將郝尙久來援，大敗之，尙久僅以身免。五月遣施琅往招萬禮來附。六月林勇攻碣石之蘇利陣亡。尙久降清，成功攻潮州不克，乃退兵潮陽。八月鄭芝鵬至潮陽，說成功取金廈爲家，乃自揭陽回師，於中秋夜抵廈門，鄭聯兵皆降，襲殺聯。鄭彩率部遁去，又遭張名振、阮進、

周崔芝之迎頭痛擊，其將陳鳳、藍衍、吳豪、楊棟、黃勝各以其衆來降。成功遣洪政持書招彩，彩竟以全師付政。數年後，招之還，卒於家。成功既得金廈，九月尚可嘉破廣州，自攻肇慶，令碣石守將蘇利念破惠來。成功與林察、周瑞、張名振、周崔芝等將攻詔安，令洪政招安銅山、南澳、閩安諸島。會永曆告急，疊率靖王催成功出師，勤王自虎門入援廣州。冬十月，魯王偕曾櫻並周瑞、黃大振至中左所，成功執臣禮見之。遂以其叔芝莞鎮守廈門，以黃大振守海壇。自帥大兵南下勤王，十一月至潮陽。十二月抵揭陽，見鴻達，成功欲鴻達回師協防廈門，鴻達亦因奉旨勤王，不能回師，且碣石之白沙湖，已爲鄭氏海上之根據地，不能不守，失之則海上貿易不保矣。

多爾袞死於哈喇城（十二月）。

臺灣荷蘭築赤嵌樓（名普羅溫沙（*Provincia*）即聯省共和之意）。

新任臺灣太守富爾普蒞任。政教衝突日烈。教士免費供款，以博番人之歡心。法官教士，互相指責詆罵，引起內訌。

英王查理二世至蘇格蘭，布告登極。克倫威爾敗蘇軍於丹巴。

法儒笛卡兒卒。

辛卯 永曆五年（一六五一）順治八年，四十歲

監國六年

監軍寧靖王居金門與沈光文等調停魯鄭之間。

沈光文公年表及明鄭清時代有關史實

是歲十一月下旬有颶風，沈宸荃扈魯王至廈門，又至金門，再熾舟南日，當與沈光文同行，經圍頭洋即遇颶風，光文飄來臺灣，宸荃不知所之。

八月清兵陷舟山，魯王出奔。

黃宗羲至常熟，讀書絳雲樓，十月絳雲樓火。

黃宗炎被捕免脫。

顧炎武至金陵，初謁孝陵。

毛奇齡（西河，時已爲僧）避讎出遊淮上。

王夫之間道歸楚，決計遜隱於衡山。

朱之瑜在舟山，七月，預避虜難，自舟山漂泊海島，轉徙安南。

曾櫻殉節於廈門。

永曆帝在南寧，詔大學士文定之督師光復楚豫（正月十日），二月孫可望遣兵入衛，楚雄道、楊畏知自滇中來朝，皆進大學士。可望將張勝殺大學士嚴起恒，以吳貞毓繼之。三月至田州，十二日皇太后崩，十月初七日幸新寧，歲暮抵廣南。

川陝總督樊銜卒，文武將吏並亡。

陳邦傳殺焦璐，持其首降清。

孫可望據成都。



二月清兵破肇慶，下梧州、柳州諸府，巡撫廣西兵部侍郎魯可藻爲僧去。前兩廣總督杜永和走瓊州，鄭成功謀往接之，不果。李元允、李建捷自肇慶走南寧，尋請出靈山，收高雷兵，復擾廣東郡縣。

清詔濟爾哈朗班師，以尙可喜鎮廣東，孔有德鎮廣西。兩廣州縣次第陷於清。

魯三在舟山，二月張名振殺王朝先，入居舟山。清臺州分守道耿應衡遣奸細入舟山。清兵會攻，松江張天祿出澉關，金華馬進寶出海門，閩浙總督陳錦督大兵出定海。張名振、阮進扈王舟泊道頭，進攻吳淞。九月初二日，舟山城陷，張肯堂全家殉難，吳鍾巒、朱永佑、李向中、鄭遵儉、董志寧、朱養時、林瑛等皆死之。十一月魯王至廈門，移居金門。其將張名振、周崔芝、阮駿皆附鄭成功。

清兵於會攻舟山之前，先發兵攻四明山寨，八月十三日（據黃宗羲四明山寨記，海東逸史爲十四日）王翊殉難。翊與朱之瑜爲莫逆交。

鄭成功欲與瓊州杜永和會師勤王，率衆揚帆南下，指南海衛，清撫張學聖與泉道黃澍，急調馬得功取廈門，鴻逵聞訊，棄揚陽回師來援，未至，島陷，前大學士曾櫻死之，黃宗羲云：櫻死鄭氏典型替矣。鴻逵擊退得功，令其逸去。四月成功還，斬其叔芝莞，削鴻逵兵權，鴻逵退居白寨（碣石衛之南）又欲殺施琅，琅降清。五月成功攻南安，十一月攻漳浦，敗清兵於小營嶺。黃梧、黃興來投，成功授以中權鎮將。是月遣使通好日本，得銅鉛之援。魯王與瀘溪王慈曠、巴無

王朱江及益王孫鎬等航船至廈，待以宗人禮。（曾櫻去世矣！）。王尋與諸宗室居金門。徐孚遠居廈門，張煌言、張名振、周崔芝、阮駿等皆投成功。

臺灣荷人政教之爭益烈，太守令格拉維斯宣教師出廷受訊，扣留李安平，旋令停止宗教與行政一切任務，並罰金一千盾，（六月二日）。東印度總督派員來臺調查內訌，宣判無罪，但解除所有在臺一切職務。耶穌會神甫衛匡國（Martinus Martini）匈牙利人，一六四三年來華，一六六一年卒於杭州）回歐經巴城告荷蘭評議會稱清已滅明。

英王查理二世爲克倫威爾敗於威斯達。查理二世奔法。

十月英宣布航海條例。

日本將軍家光卒（年四十八）。

張伯行孝先生。

壬辰 永曆六年（一六五二）順治九年，四十一歲

監國七年

沈光文飄至宜蘭，由宜蘭至臺南，見其兄沈阿公。

郭懷一、沈阿公等欲驅荷人出臺灣不果。

朱之瑜在越南。

光文有大醉示洪七峰（名陞，號日升）詩爲康熙十七年作有句云：「我欣與之交，廿六載于

妓。」又有別洪七峰詩云：「鷺鳥初來便識君，東山又共學耕耘。」此與寄跡效人吟自序云：「辛卯以來借居海島」相合。正是此時初入臺。據熱蘭遮城（安平）日錄（*Dagb-Reg ister* Zeelandia）郭懷一事變，公司報告中之首魁，次爲沈公（Sinko）；但阿姆斯特丹之醫生達浦兒（Dapper）與瓦蘭汀（Valentin）之記載中，皆無沈公之名。又日錄載：華人沈公控告荷蘭傳教士格拉維斯。是年十月三十日，經安平判決勝訴，爲平息華人，勒令格氏離臺返國。恐因格氏告密所致。巴城公司貽書富爾普長官云：有力華人未嘗合流。又云：以後勿深信華人。

孫可望遷永曆師於安隆所，分師東下與西進，並殺在貴州之諸宗室藩王。七月李定國由湖南陷桂林，孔有德自殺；劉文秀、白文選攻四川，吳三桂退漢中，十月孫可望據成都。

清命尼堪偕屯齊征楚、粵，洪承疇經略湖南、雲、貴、兩廣，自江寧移荊州。

七月杜永和以瓊州降清。

李定國敗走衡州（十一月）。

魯王居金門如隱士。

鄭成功正月攻海澄，二月攻長泰，漳屬皆下；四月攻漳州，清總督陳錦戰敗於江東橋，錦退同安被殺，六月圍漳州克之。同安人周全斌投成功。十月清都統金礦援兵至，成功敗退海澄。

劉清泰繼陳錦爲浙閩總督，俄而屯泰又繼代清泰，佟國器爲福建巡撫。

九月七日（陰八月初五日）郭懷一因抗荷事洩，率一萬六千餘人陷赤嵌城。荷長官富爾普派

但克爾領兵一百二十人及番人信基督教者二千，相戰於歐汪等地，十五天始平，郭懷一被捕燒死，副司令吳化龍及其他一人同遭五馬分屍，告密者乃懷一弟普仔。

正月荷長官富爾普奉巴城訓令派使腓特烈雪代爾 Fred' eric Scheedl 使廣東，舟行九月之久始至廣州請求通商，平南王尚可喜轉呈清廷，得旨允許。十月清廷命李率泰以兵部侍郎督粵。

日本懸賞搜捕基督徒。

愛爾蘭反亂平。

七月英荷海戰起（一六五四）九月英勝，十一月荷勝（將軍名 Tromp）

清禮部頒布禁止士子立社結盟（俞正燮癸巳存稿）。清科場獄起。

孫奇逢移居夏峯。

黃宗羲著律呂新義。

癸巳 永曆七年（一六五三）順治十年，四十二歲

監國八年是年三月去監國號

臺灣派往廣州之商人使者雪伐爾帶回李率泰招致沈光文之書幣。光文焚其書。

永曆帝在安龍（即安隆改稱）。

三月李定國自湖南走廣西，季可望欲擊其後，遇清將屯齊，破之於寶慶，敗還貴陽，十二月

可望等蹂躪湖南。

魯王仍居金門，三月去監國號。

朱之瑜七月復至日本，十二月復往越南。經歷外邦謀復明室。

顧炎武再謁孝陵，十月初三謁孝陵。

馬穗水嘉 (Johannes Maatsuiker) 繼來尼爾孫爲第十二任荷印總督 (一一六七八)

清將固山金礦率師攻圍海澄，鄭成功大敗清兵，戰況慘烈，積屍填河。成功遣使至安龍疏報。晉封延平郡王，表辭。

張名振請成功出師，暨張煌言等北上，與清兵戰於崇明之平陽沙。

李率泰至廣州，臺灣使者雪代爾見新總督，率泰令臺使携回致臺灣長官富爾普書，允許通商。亦有致沈光文之書幣。

臺灣時疫流行，教士與教師，或罹瘧疾，或患麻疹。病死陸續不絕。臺灣北部蝗災。

明僧澄一入日本籍。

英敗荷海軍，特龍普將軍戰歿。

克倫威爾爲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三島共和政治之大都護，解散國會。

戴名世生。

甲午 永曆八年 (一六五四) 順治十一年，四十三歲

監國九年

鄭成功送魯王浮海。

沈光文由臺灣使者返清粵督李率泰之幣。

永曆帝在安龍。

魯王在金門三月南去，遂居南澳。

鄭成功因臺灣與清粵督使節往還，下令禁止沿海商賈至臺灣貿易。

三月魯王在南澳以黃綾勅諭至安南會安召朱之瑜，稱監國魯九年三月。此詔先至日本，由日轉越。

凱撒繼富爾普爲荷駐臺第十一任長官。富氏升任巴城東印度公司首長，兼評議員。

三月孫可望殺吳貞毓等。

七月清廷以佟國器繼劉清泰爲浙閩總督。

清廷正月下詔招撫成功，遣使勅封爲海澄公，並遣其弟世忠持芝龍書至。成功因李德口述其父囑：「如未投誠，先獻監國魯王。」乃令楊政扈送魯王，從海道詣桂謁永曆以避之。王躊躇不欲行，成功強之再四，王始揚帆，至海上遇風，同居南澳。六月清封芝龍爲同安侯，鴻逵奉化伯，芝豹左都督，遣葉成格、阿山及成功弟渡海招降成功。芝豹降清，成功不受。並遣使從海道詣安龍行在上勤王表及致書李定國會師。劉國軒來投。遂自漳州略泉州。冬反攻福州興化等郡，清廷怒囚芝龍，流芝豹寧古塔。並停宗室子弟習漢文。

李定國自桂攻粵，謀與成功會師，入肇慶，陷平樂。旋敗走南寧，清再平廣東。

二月張名振、張煌言以餘軍進入長江，掠瓜州，抵儀真，泊燕子磯，遙祭明孝陵。名振曾至山東與朝鮮（無名氏舟山紀略）。

永曆帝詔劉文秀爲招討大將軍，監軍東伐。

臺灣旱蝗災。

臺灣長官富爾普再令雪代爾偕同瓦格臬 Zacharia Wagenaer 乘兩巨艦抵粵，沈光文封還李率泰招降之幣。

三月十日富爾普復書巴城云：臺灣位於中日兩大帝國之間，此兩帝國，均桀驁無比，有不得志於其國者思以臺灣爲海外扶餘。俄而凱撤繼富爾普爲臺灣太守，富爾普回任巴城評議會議員。調升該東印度麼公司首長。

八月明僧隱元抵日本。

英荷蘭講和。

瑞典女王克利斯汀退位，查理十世嗣立。

俄與波蘭交戰。

侯方域卒。

乙未 永曆九年（一六五五）順治十二年，四十四歲

監國十年

鄭成功改廈門爲思明州，迎魯王回金門，禮遇避地遺臣。

三月清兵大破李定國，兩廣三府五州二十二縣皆降清。

劉文秀以戰艦千艘出川，爲清將辰泰截擊於常德，敗回貴陽。

孫可望既與李定國不相下，又與劉文秀不相得，乃令文秀守雲南。可望擅殺宗室，自設六部內閣，立太廟，定朝儀。

永曆帝密封李定國爲晉，劉文秀爲安南王，保駕以制可望。

張名振卒於舟山。

馬信歸鄭成功。

顧炎武四謁孝陵。

陳確（乾初）張履祥（楊園）沈昀（明思）諸人會於薄山房。

鄭成功分所部爲七十二鎮，設六官分掌庶政，並設儲賢館、育冑館，改中左所爲思明州，迎魯王返金門。

五月，張名振、張煌言再統兵北上，入長江，攻崇明。同時成功派黃廷率師南下揭陽，攻普寧、澄海。以響應李定國於廣東。名振還屯南田，煌言於十一月克服舟山。十二月十四日馬信投成功，至廈門。二十八日，名振卒于舟山，遺言以部卒付煌言，成功令交陳六御，主力仍在浙人



阮駿之手。

清貝子王統大軍入閩，以晉封潮王招降成功，成功不受，撤安平、漳州、惠安等地之兵守廈門。

臺灣荷人派兩貴族出使北京（哥貝與開澤 Pierre de Goyer and Jacob de Kayser）朝貢，獲准八年一朝，自廣東入貢在館貿易。但以荷人出兵攻成功爲交換條件。又以湯若望與安文思（葡人）之阻，要求通商未成。

臺灣宗教會議（十一月）決定八牧師管理區域。限定范布爾克只管一區。

臺灣蝗旱災。

英國西班牙海戰，奪取雅馬翼加島。英國勤王兵起。

瑞典查理十世蹂躪波蘭。

俄國始派使來華。

丙申 永曆十年（一六五六）順治十三年，四十五歲

監國十一年

沈光文挽定侯張名振詩。

永曆帝至雲南。

二月清兵進入南寧，李定國奉永曆帝出奔雲南。

孫可望知李定國等受帝密封爲王，遂遣兵襲定國，定國自田州抵安隆奉帝入滇，聯劉文秀與可望決戰。

清以李率泰爲閩浙總督駐漳州（二月）。

魯王在金門。

鄭鴻逵自白沙遷金門。

黃宗羲遭捕兔脫，弟宗炎被捕亦得免。

顧炎武遇刺後，五謁孝陵。

沈國模卒（年八十二）史孝威子虛繼至半霖義學，明年改爲姚江書院。

鄂易度（揆一）繼凱撤爲荷駐臺第十二任長官。

清尚可喜克揭陽，蘇茂敗退思明。王進功攻白沙寨，成功派將往救鴻逵，五月，遷鴻逵於金門。成功斬蘇茂，罰黃梧，梧降清，封海澄公，陳剿寇五策。

清將韓尙豪率水師犯思明，成功分師迎戰，三月六日（陽曆）颶風作，清艦慘敗而退。鄭成功乘勝督師北上，克閩安鎮，逼至福州城下。清兵援至，退駐羅星塔。

八月清命寧海將軍伊爾德攻舟山，陳六御等死之。二十六日，清克舟山，以不可守，毀城迫民過海，溺死無數，舟山遂空。張煌言收集餘兵。

成功取羅源，寧德等縣，甘輝殺清阿格商。

成功任陳永華爲參軍。

臺灣長官凱撤過去曾任裁判員，因與教會不協而被召回，故不願范布爾克代管其他宗教區域。是年宗教會議決定，又以范氏管理南部教會及學校，凱撤不許，范氏上控，巴城總督亦不允許。

鄂易度（即揆一王）繼凱撤爲臺灣長官。

荷蘭自葡人手中奪取錫蘭島。

丁酉 永曆十一年（一六五七）順治十四年，四十六歲

監國十二年

荷蘭派何斌持巴城總督馬德水嘉及沈國公（光文）書至廈門見鄭成功與鄭鴻逵。

沈光文著寄跡效人吟，因何斌自廈門，携回鄭哲三所著：海泊吟，光文步韻六首。

朱之瑜供役安南，得自日本轉來魯王諭並復疏南澳，時魯王已返金門。

鄭鴻逵卒（年四十五）。

顧炎武六謁孝陵。

孫可望降清（十一月）可望攻滇與李定國及劉文秀軍戰，臨陣白文選投定國，可望大敗，走長沙降洪承疇。

洪承疇奏請分三路軍攻滇。

鄭成功遣張英率師攻福建、興化、溫臺等地。二月十七日抵溫州鄉金鄉衛，守將以城降，所至皆捷。

陽曆三月五日，臺灣荷蘭評議會決議派何斌持第十二任巴城總督水嘉 (Ioan Maat Suyk-er) 具名函件及禮物，及沈光文致鄭鴻逵書至廈門謁鄭成功，先至金門見鴻逵。

要求解除海禁，恢復通商，荷方年輸餉銀五千兩，箭杯十萬支，硫黃千擔。成功許之。

定國公鄭鴻逵卒於陽曆四月二十九日 (陰三月十六日)。

陽八月何斌返抵臺灣，常壽寧成功之察言，與斌同來，揚言因壽寧揭發鄭泰貪污，被迫避地臺灣。何斌升爲東印度公司評議員。

陰七月初十日 (即陽八月) 鄭成功親征，張英進駐涵頭、黃石地方，八月北略黃岩、臺州、九月轉攻太平、天臺、仙居俱下。

李率泰攻復閩安，成功棄臺州，馳救不及，引軍回思明。

冬十一月，永曆帝遣漳平伯周金湯及太監某，從海道先至南澳 (時魯王居金門)，持帝手勅仍命魯王監國，復至思明，費延平郡王勅印晉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成功爲潮王，成功因南京未復讓不敢當，仍稱招討大將軍。

英相克倫威爾拒受王號，英已受西班牙美洲屬地。

澳波同盟。

丹瑞（典）戰爭。

臺灣荷人宗教會議（七月十一日），向巴城總督申請（越過臺灣評議會）建設神學校於麻豆，養成土番教士，以協助布教。

戊戌 永曆十二年（一六五八）順治十五年，四十七歲

監國十三年

清兵入雲南，永曆帝奔永昌。

沈光文公有戊戌仲冬和韻陳草。

清兵三路入滇，李定國戰敗，走保北盤山又敗，清兵會師於普定。永曆帝奔永昌。

朱之瑜又至日本，爲張煌言、鄭成功乞援。

徐孚遠御史（時年六十）、張自新都督、黃事忠兵部職方司奉使入滇謁永曆帝（二月初一日），途經越南。

清治科場獄，吳漢槎戍邊。

顧炎武登泰山謁孔陵，入都至蘇州歷遵化、玉田，抵永平。

鄭成功破海寇許龍。五月，會魯王兵部右侍郎張煌言師，大舉北伐，六月，陷平陽、瑞安，七月，次羊山，以牽制清軍入滇。七月遇颶風破艦，入舟山修理，與煌言會師。

清海澄守將劉進忠以城降成功，是時復叛降清，攻之，棄城走。

清分設浙閩兩總督，以李率泰專任浙閩總督。

七月鄭成功求援日本，不果。安南兩國王大越與廣南和盟。

印度英臥兒帝國奧蘭格即位。

二月丹瑞講和，八月再戰。

七月英法聯軍擊敗西班牙。

九月克倫威爾卒，予力查嗣爲大都護。

德帝雷普爾立。(Leopold I—1705)

己亥 永曆十三年(一六五九)順治十六年，四十八歲

監國十四年

永曆帝奔緬(二月)遣使齋手敕再命魯王監國，六月始至。五月魯王已在澎湖。

鄭成功兵圍南京(七月)。

朱之瑜朝魯王於金門，宿馬信營(信爲北將投張名振，名振死，以兵屬成功，隸陳輝，之瑜常往來輝信之間)，見鄭成功。〔有答明石源助書言鄭氏屏斥禮教。(全集頁三五)又與安東守約書論此次會晤事甚詳(全集卷九書六頁六七)又與答小宅生順書二(卷八書五頁六〇)〕參預長江戰役，兵敗與陳元斌同至日本，不復去。

五月鄭成功於出發前遷魯王於澎湖，以不欲其監國也。(海東逸史，小腆紀年，福建通誌，

伊能文化誌

六月陳士京卒於鼓浪嶼鹿石山房（年六十五齊价人銘其墓）沈光文有己亥除夕詩。

黃宗炎、呂留良相遇定交。

清令：士習不端，結社訂盟者黜革。

正月清兵取雲南，二月克永昌，永曆帝出奔緬甸。

鄭成功欲牽制入滇清軍，以十七萬大兵乘江南無備，五月發舟山，由崇明入長江，六月破瓜州，陷鎮江，顧南金來投。成功不聽甘輝北取揚州嚴扼咽喉之策，七月直薄南京，兩江總督卞廷佐詐降，陰使崇明總兵梁化鳳赴援。二十四日成功兵敗，出海，甘輝等死之。張煌言率部先由蕪湖取徽州，已得四府三州，二十餘縣。於徽州受降時，適聞成功兵敗南京，欲入江西，爲清征貴州凱旅之兵所敗，隻身奔浙，以謀再舉。

九月初七日成功退保金、廈。何斌獻出臺灣地圖。

是年二月二十二日（陰正月初一日，明永曆閏正月初二日）何斌與荷酋長自安平出發，過金門，見魯王，至廈門，先見馬信（Sawja）。成功未予接見，因荷方要求成功廢除代徵出口稅之秘約，荷酋無結果而回臺灣，何斌留廈門。

臺灣大地震，連續二十餘日，謠言四起。

四月二十一日臺灣荷政廳決議，以何斌非法課稅，罪跡昭彰，撤本兼各職，剝奪其公司服務

多年所能享受一切之利益，並由法庭起訴，勒令於限期內，追繳罰款二十餘萬元（三百荷盾，二百歸法庭，一百歸公司）。

十月鄭成功與張煌言之潰兵，多數渡海來臺。約在二萬五千人以上。臺灣謠言四起，各地華人，恐罹戰禍，或公然或秘密將財產運回大陸。

荷蘭政廳爲防鄭成功進攻臺灣，將各地華人長老及有力者監禁於赤嵌城內，以絕內應，並令各地華人將所藏糧食，運入城內。又令居住安平與赤嵌城外遠近之荷人，收拾財物，撤回城內，以防萬一。（谷河梅人譯「被閑却之臺灣」）

英克倫威爾之子力查 Richard 辭職（五月二十五日）。

法王破西班牙軍，簽訂比利牛斯和約，自是西班牙式微。

日本頒布耶穌之禁令（六月）。

庚子 永曆十四年（一六六〇）順治十七年，四十九歲

監國十五年

魯王居澎湖。

沈光文有戲題七絕一首自云髭鬚已白。

沈光文被荷蘭人認爲嫌疑犯，四月十三日受太守詢問。每日或隔日拷問一次。（見六月十四日安平日錄）其子被看管，以爲鄭氏之人質，因伊在廈門時曾見何斌，云已將臺灣城模型一具獻



與國姓爺。

十月，沈公子業皮革商，受臺灣第十二任太守揆一之使命奉書鄭成功。成功令洪旭於陰十月十九日（陽十一月二十一日）致書揆一，對臺灣絕無敵意之企圖。

先是有陰曆二月十五日進攻臺灣又有八月十五日進至臺灣之謠。

陰十月二十五日沈公子自廈門退臺灣，在澎湖謁魯王，停留七日。

吳三桂追擊永曆帝。帝在緬甸居草殿，大臣三日不能舉火。李定國與白文選攻克緬都，因暑疫退擺古。清派愛阿星赴緬，飭令獻出永曆帝，緬王殺沐天波等明臣四十餘人。

七年清命達素羅託等入閩，進攻鄭成功，海戰大敗，羅託被俘殺，達素自殺於福州。

七月成功命兵官張光啓往日本借兵，十一月回廈，日本不允。

清廷調耿繼茂自四川駐福建。

張煌言招募得手，由象山移駐臨海。

陽三月六日臺灣太守揆一宣布戒嚴，大舉逮捕中國長老爲人質。並拘禁主要華人於城內，以防與鄭軍私通。並決定來年禁止華人運糧出城，並禁止海上來往。

清廷以給事中楊雍泰建言：禁妄立社名，及投刺稱同社同盟（俞正燮癸巳存稿）。

江南奏銷案起。

呂留良、黃宗炎等共約賞藝，留良作賞藝文。

英王復辟，查理二世即位。

法王路易十四娶西班牙王菲力浦四世之女爲后。

瑞典、波蘭、德帝簽奧利巴和約。

瑞典與丹麥簽哥賓哈根和約。

辛丑 永曆十五年（一六六一）順治十八年，五十歲

監國十六年

鄭成功入據臺灣。

吳三桂入緬甸，執永曆帝（十二月）

沈文光成見功、徐孚遠、曹從龍、馬信等。

正月清帝福臨崩，玄燁嗣立，明年改元康熙。

吳三桂兵入緬，五月緬酋弟莽猛白弒兄代立，派兵監視永曆帝。帝致書三桂，勸其懸崖勒馬，懸留殘命，而三桂務絕根株，十二月十三日，執帝回雲南。明亡，二十世，二百九十四年。成

功在臺灣，仍用永曆年，亦如過去用隆武年號然。（計桂王起自肇慶，往來桂林、武岡，一年，還肇慶二年，往來梧州、南寧二年，在安陸四年，雲南三年，緬甸二年，歷十五年而亡。）

鄭成功復奉魯王居金門（四月）。

徐孚遠、曹從龍、馬信、黃昭、蕭拱辰、蔡雲、李應清、張驥、及成功弟爽，均隨成功來

臺。

蘇州諸生聚哭文廟，坐大辟死者十八人，金聖歎與焉。

顧炎武至紹興，謁禹陵。

洪承疇解任雲貴總督，還京退休。

清始遷沿海居民於內地，實施禁海令，根絕鄭成功。（依黃梧獻策）

荷人增防臺灣，防兵達一千五百人。

陰三月初一日，成功祭江興師，進軍臺灣，初十日，候風料羅。二十三日發料羅，二十七日入澎湖。因乏糧遂不停而進攻臺灣。四月初一日辰時至鹿耳門，晚泊未寮港。華人響應，進行順利。四月四日荷人退據安平，十二月三日（陽曆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安平城降，荷人退出臺灣（一六二四—）先是荷蘭國遣克寧克來臺，代揆一爲臺灣長官，值交戰中，克氏率淡水與基隆之荷人，逃往日本。

鄭成功改臺灣爲東都，改赤嵌城爲承天府，置天興（諸羅後改嘉義）、萬年（鳳山）

二縣，實施屯田制，使兵農合一。（五月）以楊朝棟爲府尹，以莊文烈爲天興縣知事，祝敬爲萬年縣知事。

成功斬貪官吳豪、楊朝棟、祝敬等（十二月初六日）

清殺鄭芝龍及其家屬（十月三日）。

臺灣社會經濟史載：四月三十一日，鄭成功大軍攻入赤嵌，各地華人紛起襲擊荷蘭守軍及荷人牧師范布爾克初集荷人於蕭壠，尋移麻豆，以地與赤嵌隣接，各社華人，逐漸離叛，再逃哆囉囉。五月中，在諸羅山，被捕解往赤嵌。其他荷籍教師等，多數死於紛亂，所遺財產皆抄封。

法王路易親政，置宰相。謀執歐洲霸權。

葡萄牙以印度孟買讓與英國。

壬寅 永曆十六年（一六六二）康熙元年，五十一歲

監國十七年

桂王被弒於昆明（二月十三日）。

成功依徐孚遠、沈光文、曹從龍等建議，派員至閩、粵，招募沿海華人來臺，並訂法律，設官職，開學校，計丁庸，養老幼，建池館，招待遺老，臺人大安。時清廷已於去歲下遷界令。

鄭成功卒（五月初八日）。

魯王殂於金門（十一月二十三日）。

沈光文有挽魯王詩並序，未見。

張煌言祭魯王文。

沈光文移居目加溜灣，教番人讀書識漢字，又以醫藥活人。

徐孚遠與後妻戴氏全家舉新港之番地於新化鎮，伐薪煨芋，僅以得存。孚遠無後望，嘗飾巾

待盡。

孚遠有東寧詠。

沈光文有貸米於人無應者，乃和張煌言得故人書至自臺灣之詩七律二首。

馬信卒（五月十三日）。

李定國卒（六月）。

黃宗義著明夷待訪錄。

黃宗炎、呂留良等結社以詩文唱和。

魯王生於萬曆戊午五月十五日，少光文六歲。明史稿三王傳及三藩紀事魯藩條云：「順治十一年甲午鄭成功奉王居金門，初至，禮待甚恭，既益懈，王積不能平，成功銜之，未幾，王將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夏琳海紀輯要與黃天健海天孤憤年表：均言魯王於是年薨於臺灣。而海東逸史及小腆紀年，福建通紀，監國紀年，均言是年殞於金門。

盧若騰有去年辛丑仲夏壽魯王詩，又是年壬寅仲夏作泰山詩，紀許國亦有壽王詩。盧紀皆在金門，是魯王亦在金門，是年五月十五日，成功已卒，魯王尚存，故盧作泰山高以壽之。盧、紀挽魯王詩，則未見。

張煌言力勸成功出兵恢復大陸。

成功派李科羅神父至呂宋，該地華僑欲謀驅逐西班牙人，不果，成功信譴令周全斌討忠勇侯

陳霸，霸自南澳至粵東降清。

成功得林英傳來永曆噩耗，又得北京芝龍被殺消息。五月其弟成賜被擒於廈門。又悉其子鄭經狎其弟之乳母生子。遂令周全斌往殺經及陳媪並董夫人：金廈諸將不從，患瘧疾，五月初八日，殁於安平城。

十三日馬信於成功逝世後暴卒。因其曾啓請爲縞素告朔謀立魯王。

在臺諸將主兄終弟及，金廈諸人主父死子繼。產生臺灣立襲而廈門立經。初成功征臺，卽有贊成與反對二派，贊成者多鄭氏嫡系，如與張名振及朱之瑜莫逆之馬信、鄭鴻逵舊部之黃昭、蕭宸拱，鄭彩舊部北人楊朝棟（長江之役隸屬張煌言）等，反對者多閩人。且爲鄭氏嫡系如鄭泰、洪旭、陳永華等。逮至成功克臺，運糧船不至，臺廈信息斷絕，以致在臺官兵，日食二餐，以木子充飢，多有病死者，兵心嗷嗷。成功書座前：「戶失先定罪」。楊朝棟以糧食不足。用小斗散糧，被舉伏誅，一家盡戮。吳豪以盜匿粟祖誅（陳蟒與之同罪，僅細責而已，因豪先前曾至臺，又爲鄭聯部下耳。）既而泰等據金門抗成功令，封鎖船艦，截留監紀，成功遂憤而欲殺子經，此乃兩派最後火併之爆發耳。成功卒後，馬信暴亡，由父子之爭，演變爲叔姪之爭。而擁護鄭襲者之中，多謀復奉魯王監國者。

張煌言遣其參軍羅子木，自廈來臺，曾以書招鄭成功乘機取閩南，並遣書徐孚遠、王忠孝、沈光文、曹從龍諸公，力勸成功，及成功卒，遣老謀奉魯王監國（海東逸史），煌言復以書約盧

尙書若騰、王侍郎忠孝、沈都御史佺期，徐公孚遠，監軍曹副都御史從龍（蒼水集鮎埼亭蒼水神道碑、蒼水傳、陳光祿傳、沈斯菴詩集序）——徐孚遠以經濟見稱，爲幾社之主盟者，居金廈時，又與張煌言、盧若騰、沈佺期、陳士京、姚從龍，組海外幾社。又與葉后詬、鄭郊、黃驥陞、林蘭友、紀許國兄弟爲方外七友。徐與曹皆隨成功入臺，又與○○○○復奉魯王監國，此其時矣。

六月李定國卒於孟臘。

清以吳三桂爲親王節制雲貴。

十月鄭經率軍至臺，敗鄭襲軍，因襲軍中黃安反戈，黃昭陣亡，殺曹從龍（守安平炮臺），季應清、蕭拱辰等。

經令蔡政毀基督教堂。

十一月十三日，魯王薨於金門，享年四十五歲。張煌言還軍浙江，清招撫不降，聞魯王死，悵悵日甚。海上遺老，皆有悼王之詩文。王墓在金門古坑後埔，鼓岡湖之西里許。

魯王間關顛沛漂泊海上數十年，終於鄭氏是依，而又不以禮待，卒至埋骨孤島，不能遂其再起復明之志。生平爲人，最孚民望。反清志士，復社幾社諸名士，皆聽其領導。民衆之抗爭，亦即魯王之抗爭。

十二月鄭經率周全斌等自臺回廈門。

正月英國通過統一令，八月施行。查理二世葡王伽琳公主爲后。

癸卯 永曆十七年（一六六三）康熙二年，五十二歲

沈光文之臺灣賦作於是年，賦中有「鄭錦僭王」之句。

光文有吳正甫忽欲爲僧，以柬寄賦答有「釋名余早定」之句，又自註云。余釋名超光。

又有癸卯端午七絕三首。

沈光文與徐孚遠居北路番社，徐有「鋤菜」，沈有「思歸」，乃唱和之作。

正月十一日鄭經返廈門。六月初十日誘殺族伯鄭泰於廈門，以其密謀立鄭襲。其部將鄭鳴駿、陳輝等投清。又令協理刑官蔡政出使日本，交涉鄭泰存銀事，不果。

吳炎、潘樞章以莊氏史獄被同磔於杭州弼教坊。

黃宗羲至浯溪，與呂留良詩文唱和。是年明夷待訪錄成。

黃宗會（澤望）卒。

顧炎武訪傅山於太原，至盤屋訪李顥。

荷蘭人退出臺灣後，欲聯清復臺，出兵助清，進攻廈門，報酬僅爲兩年通商一次。

陽十一月十三日耿繼茂、李率泰、郎賽與荷蘭合攻金廈，經將周全斌擊斃清提督馬得功。繼而清軍大至，高崎守將陳昇等叛，廈門遂失，經退保銅山。先是李率泰遣使招降鄭經，不果。清兵入金廈、毀城，略寶貨與婦女而去，兩島之民爛焉。王忠成、沈佺期均被執，剃髮回籍，蔡國



光、唐顯悅、諸葛倬、鄭擊柱投誠後逸脫。（見康熙元年九月初八日管理福建安輯投誠事務戶部郎中賁岱、兵部郎中金世德抄呈冊底）

清廷繼續遷界，外疆不至鄭家。

土耳其蹂躪匈牙利。

甲辰 永曆十八年（一六六四）康熙三年，五十三歲

徐孚遠於是年春末離臺發赴碣石。沈公會作詩贈之。

沈光文公謝王忠孝見贈詩。又有「題寧靖王齋壁」詩。

二月蔡政自日本返，被清俘至泉州。三月鄭經率師遷臺。明宗室寧靖王朱術桂、魯王世子朱弘桓、巴東王朱江、樂安王朱俊、舒城王朱著、奉南王朱禧、益王宗室朱鎬先於二月來臺，王忠孝、沈佺期、辜朝薦、郭貞一、許吉愷、黃驥陞、盧若騰等隨行。若騰於三月十九日至澎湖而卒。

鄭經改東都爲東寧，置天興、萬年二州。

清伐臺灣不克。

張煌言（蒼水）被擒，就義於杭州，年四十五。（九月初七日）葬西湖南屏山。黃宗羲云：煌言與南宋之天文祥媲美。

黃宗羲、宗炎，兄弟至涪溪，與呂留良同往虞山訪錢謙益。謙益卒（年八十三）。十月初，

宗羲復之浯溪，訪留良，十二月初返里。

顧炎武至河南訪孫奇逢（夏峯）。

楊光先著摘謬論，先是順治十七年著不得已論抗疏耶穌教士及湯若望時憲書之非。

周全斌、黃廷，未來臺，因與洪旭有隙而降清。

六月李率泰以病求罷，以朱昌祚爲福建總督，五年十二月獲罪罷。先是率泰嚴行清廷是年頒布禁海遷界令，沿海居民流離失所，痛苦至極。

一月荷人佔領澎湖，請清兵合攻臺灣，不果。北路土番阿狗讓作亂，勇衛黃安討平之（十二月）。

英人與鄭氏締安平廈門通商條約。

土帝伐匈，德法助匈，遂立約息兵。

英國佔領紐阿姆斯特姆，改名紐約。

法國創立東印度公司。

乙巳 永曆十九年（一六六五）康熙四年，五十四歲

沈光文入山爲僧，在大崗山半普陀幻住菴。「是衲全留髮，云菴半在巖」之時也。

徐孚遠卒於潮州饒平碣石衛（五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七（一五九九）。

光文有重九日登嘯臥亭詩。

清仍用八股文取士，鄉會試復舊制。

黃宗羲又至涪溪晤呂留良。

萬氏兄弟斯大斯同受業於黃宗羲。

顧炎武置田舍於章邱大桑家庄游闕里。

毛奇齡客廬陵與施閏章講學白鷺洲。

湯若望得罪，楊光先爲欽天監正。

四月，施琅率師攻臺，遇颶風，不果。

是年荷人侵基隆，林鳳陣亡，尋退去。

七月勇衛黃安死，八月鄭經以諮議參軍陳永華充勇衛，竭力輔經，教民栽種；製糖，運銷日本、呂宋，並闢鹽場。是月永華親巡南北二路，鎮撫諸番。

洪承疇死。

英王嫉荷蘭商業之盛，遣兵伐荷。

倫敦疫病大流行。

西班牙腓力四世死，查理二世嗣立。

暹羅遣使進貢清廷。

丙午 永曆二十年（一六六六）康熙五年，五十五歲

沈光文因讒言仍熾，深入羅漢門山中。

正月臺灣聖廟落成，三月立太學，以陳永華爲掌學院，葉亨爲國子助教，葉后詔爲國子司業，各社皆設義學，聘中土之士以教子弟。

擬訂考試規則，州試送府，府試送院，院試送太學，由太學補六官。

孫奇逢講學於內黃明儒堂，理學宗傳刻於內黃。

黃宗義館於浯溪，買祁氏澹生堂藏書。

顧炎武鳩資墾荒雁門之北。

李率泰卒（正月）。

八月洪旭卒。鄭經以其子磊爲吏官，永華之姪繩武爲兵官，劉國軒爲右武衛駐彰化。

陳永華遣人至沿海採購布帛，供應臺灣。

臺灣與日本、暹羅、安南、呂宋等處通商，製造銅煩、倭刀、盔甲、鑄永曆錢。

呂宋西班牙總督遣神甫巴禮（Padre）來臺要求通商。

清廷廢止荷人兩年一次通商辦法。

英法宣戰。

倫敦大火災（九月二日）。

蘇格蘭平定宗教之亂。

牛頓發明光學及宇宙力。

丁未 永曆二十一年（一六六七）康熙六年，五十六歲

沈光文有戲題七絕一首，此時鬚鬢已白。

清帝玄燁始親政。

清遣總兵孔元章招撫鄭經，不成。

施琅上疏請進攻臺灣。

陳濟生詩案發。

黃宗羲與姜定菴、張奠夫復興證人書院。

顧炎武南歸。

荷使至京請求通商，不果。

路易十四第一次侵略戰爭（一六六八）。

法侵西班牙領地納德蘭。

英法荷丹四國和約。

爾爾頓失樂園出版。

戊申 永曆二十二年（一六六八）康熙七年，五十七歲

江南大地震。

施琅屢疏請攻，清廷僅用消極禁海邊界堅壁清野困死臺灣，而不用武力征戰。遂調琅至京爲內大臣，且裁去福建水師提督，焚毀沿海戰船，只設總兵守海澄。

清裁湖廣、四州、福建三地總督。

王忠孝卒。

朱之瑜答黃德舍書。

黃宗羲在甬上，始有講經會。因文社被禁故也。

顧炎武入濟南獄。

十月水沙連（日月潭）番亂起，殺參軍林圯，經討之。

荷蘭舉威廉三世爲王，英法荷瑞交和（一月英荷瑞典三國同盟抗法，五月亞亨和約成，路易十四與三國同盟媾和。）

西班牙承認葡萄牙獨立。

英王查理二世以孟買賜予東印度公司。

己酉 永曆二十三年（一六六九）康熙八年，五十八歲

清命明珠入閩招降鄭經，數次商談，鄭經主「照朝鮮事例」，議無成果。

鄭經受邱輝逢，命駐達濠島，因此，粵東貨物，得源源入臺。

顧炎武入京。

韓孔常（仁父）主講姚江書院。自史子廬卒，至是輟講十年。

南懷仁授欽天監副，楊光先放歸途中卒。

清又裁直隸、山東、河南三地總督。

西西里火山噴發，埋沒都邑。

清廷嚴天主教。

庚戌 永曆二十四年（一六七〇）康熙九年，五十九歲

鄭經令黃應代阮欽爲舟山南日一帶守將，因欽爲刺殺黃應部將呂勝而降清。

清復設福建、四川、湖廣三總督。

顧炎武始刻日知錄八卷。

黃宗羲爲高且中作墓誌銘。

八月臺灣斗尾龍岸番反，鄭經親自討之，劉國軒從征，破其番社。

十月沙轆番亂，平之。

英法締結秘約。

英人克理浦斯（Ellis Crisp）來臺，謀通商，致報告書於倫敦（十月二十二日）。遂與鄭

經訂約通商。英輸入軍火，鄭氏不收關稅。

辛亥 永曆二十五年（一六七一）康熙十年，六十歲

沈光文公年表及明鄭清時代有關史實

沈公作慨賦中有「堪憐歲熟我仍饑」句自註云：時米價平，余乏錢，需升斗，尚不能繼。

六月耿繼茂卒，子精忠襲靖南王爵。

是月陳元賓卒於日本，年八十五。

顧炎武再入都堅辭修明史。

吳偉業梅邨卒，年六十三。

伯光是年結茅於羅漢門山中，削髮爲僧。

匈王雷普爾一世 (Leopold LI) 抑制自由，虐殺人民。

臺灣歲大熟，民心大安，漳泉之人紛至臺灣，南北路逐漸開發。

劉國軒平北路諸土番，追大肚番至北港溪，該番因恐遷族埔里社而反。國軒班師，自是北番皆屈服。

臺灣刊大明中興永曆二十五年之大統曆（向達曾親見於大英博物館、牛津分藏兩部）。

壬子 永曆二十六年（一六七二）康熙十一年，六十一歲

清廷降孫可望之孫爵位。

統領顏望忠請鄭經攻呂宋，馮錫范阻之。

路易十四世二次侵略戰爭開始（一六七八），法國與英瑞同盟，五月，侵入荷蘭，六月至十月，荷蘭與德帝國同盟。七月奧倫支公威廉三世成爲荷蘭大統領 (Stadholder)。英荷因商



戰又起海戰。法國東印度公司奪取旁地修裡 (Pondichery)。

癸丑 永曆二十七年(一六七三) 康熙十二年，六十二歲

三藩亂始(一一六八一)。

沈光文有「自疑」七律一首。

清廷以全國底定，三藩跋扈，財賦半耗於三藩，因有撤藩之議。三藩感不安，自請撤藩，清帝許之。吳三桂遂於是年多十一月二十一起兵反。明年耿精忠反，康熙十五年尙之信反。

鄭經接吳三桂書，請出舟師西向，共圖大事。

顧炎武日知錄續錄六卷。

李顥稱疾不受清廷詔徵。

清封古龍爲暹羅國王。

荷蘭人占領紐約及紐西蘭。

匈牙利反抗奧地利開始。

法國戲劇家莫利哀卒(一六二二)。

甲寅 永曆三十八年(一六七四) 康熙十三年(周利用元年)，六十三歲

鄭經離臺(五月)(一六八〇年四月)

沈光文自羅漢門山中遷居目加溜灣。

沈光文公年表及明鄭清時代有關史實

吳三桂入湖南，孫延齡以廣西，耿精忠以福建叛應三桂。三桂遣兵入江南，王輔臣以陝西叛應，四川羅森、鄭蛟麟，襄陽楊來嘉等亦響應。一時反清者，已有六省，中原動搖。

鄭經得耿精忠書云：「貴藩將水吾將陸」。五月，舉兵西向大陸，命陳永華爲東寧留守總制，自率馮錫范、陳繩武等西渡至廈門。精忠原約定以漳泉與經，悔不踐約，耿鄭失和而火併。吳三桂調解耿鄭之爭。七月黃梧卒。

鄭經以鄭省英爲思明知州。

清廷復徵李顥，以死自矢而免。

南懷仁製輕利火礮助清兵戰。

日本嚴禁天主教徒（二月）。

二月英荷議和。英國收回紐約及紐西蘭。英罷舊教，國人大悅。

奧倫支公威廉三世與 Conde 及 Sench 決戰。

英文豪密爾頓 (Milton) 卒（一六〇八一）。

波蘭王沙比司立。

乙卯 永曆二十九年（一六七五）康熙十四年（周利用二年）六十四歲

正月耿精忠與吳三桂合兵破連州。

三月內蒙察哈爾反，討平之。

十一月鄭經陷漳州，黃子芳度，誣而復反。經殺芳度，鞭其父屍。

耿鄭通好，以楓亭爲界。

鄭經在泉州毀洪承疇祠，改祀黃道周，並流承疇及楊明朗眷屬百餘人於基隆。

經將劉國軒入粵，破尙可喜兵於母山，聲震南粵。

王輔臣陷甘肅又陷漢中。

清派安親王討伐吳三桂。

孫奇逢夏峯卒（九十二）。

李光地爲蠟丸疏密陳破閩策。

英人與鄭氏通好，英人在廈門設商館，貿易特別興盛。

英國建天文臺於格林威次。

是歲英、暹、安南諸國復互市於思明，廈門繁華幾復其舊。

鄭經遣龔淳使日，索取一六六三年鄭泰存款四十萬銀元，僅取回二十六萬元，以佐軍需。

丙辰 永曆三十年（一六七六）康熙十五年（周利用三年）六十五歲

尙之信起兵，尋又降清。

耿精忠降，以攻鄭經贖罪。

耿精忠殺閩督范承謨。

吳三桂兵敗平涼。

黃宗羲作留別海昌同學序，成明儒學案。

顧炎武作日知錄自序。有與黃宗羲書。

王輔臣降清，陝甘盡失。

清以郎廷相爲閩督。

丹荷聯合艦隊，敗瑞典海軍於愛蘭島。

法海軍敗荷艦隊於西西里海岸。

俄皇帖我妥三世立。

丁巳 永曆三十一年（一六七七）康熙十六年（周利用四年）六十六歲

鄭經被清軍所破，福建平。經連失七府，劉國軒隻身而逃，劉進忠又以潮州叛，國軒退出惠州隻身至廈，經四年征佔之地，一時俱失。消息傳至臺灣，陳永華報知董國太，經以母命斬薛進思，杖許耀，耀不久死。

鄭經退回思明，馮錫范、陳繩武專權，賄賂公行。欲回東寧，因母在不敵，乃屯兵沿海，自舟山至南澳，就地取糧。新任六部官吏，不得其人，籍軍費斂財自富，糧運不給，兵士逃散，遂不成軍。耿精忠又施離間，諸將蒙嫌自殺。終於鄭經回廈，散兵休民，令兵士去，兵士遁逃山谷間，就地自給。

清帝親製講四書解義序，倡導程朱理學，重用理學大臣。

日本義公聘朱之瑜以賓師之禮。

顧炎武入關後訪李顥。

陳確乾初卒年七十四，黃宗羲爲作墓誌銘。

尙之信降清，父可喜卒。

三月，清康親王傑作書遣使至廈，招撫鄭經。復又與寧海將軍喇哈達招撫之，皆不成。

華僧心越歸化日本。

荷蘭黃奧倫支公威廉戰敗法軍，法約英三百萬金息兵。奧倫支公娶英約克公（後爲英王詹姆士二世）立瑪莉爲后。

荷蘭哲人斯匹挪莎卒（一六三二—）

戊午 永曆三十二年（一六七八）康熙十七年（周洪化元年）六十七歲

八月吳三桂稱帝，尋死，孫世璠立，改元洪化。

沈光文有大醉示洪七峯五古一首，有降表竟莫爲」，又有「我欣與之交，廿六載於茲」。

吳三桂之婿胡國柱降清，國柱紈袴風流。消息馳告三桂，時值中秋，三桂擁陳沅玩月，聞變墮仆地死。三桂爲圓圓而降清討李自成也。僭位五年，卒時七十五。初起兵人謂復明，故鄭、耿、尙皆應。及其南面稱尊，建號改元，窮奢極侈，聲色娛樂，不理軍事，遂致敗焉。

劉國軒爲雪仇進兵，攻下沿海州堡數十處。取平和、漳平，圍海澄，斃清提督段應舉及總兵藍馬，兵三萬餘，馬萬匹，聲勢復震。

清廷以郎廷相喪師失地，詔逮入京治罪，以隨征布政使姚啓聖爲閩督，以按察使吳興祚爲閩撫。

劉國軒圍漳州，取長泰、同安，再圍泉州，並陷屬邑，清以大兵來攻，國軒四面受敵，退保海澄。

姚啓聖與賴塔遣使招撫鄭經（使爲中書張雄），議無成，啓聖乃再施禁海令。

清廷重下遷界海令。果恩斯 (Rijklof van Goens) 繼馬德水嘉爲第十三任荷印總督（一六八一—

法西荷瑞丹五國盟於尼密根。

日本又申禁天主教。

己未 永曆三十三年（一六七九）康熙十八年（周洪化二年）六十八歲

清廷詔修明史，開博學鴻儒科。

黃宗羲、李顥、顧炎武、呂留良、傅山、萬斯同等誓死不受薦舉，以確保名節。

萬斯大入京，黃宗羲作詩送行。

劉國軒犯長泰，敗清兵於漳州，斬其將章巴石兒。清兵攻版尾寨，守將吳淑殉難，鄭經以其

子天駟統其軍（十一月）。

施鳳密通姚啓聖，謀生擒鄭經以獻，被劉國軒偵殺。

姚啓聖乃大招撫，開第於漳州，名「修來館」，以官爵、銀幣、袍服，收買鄭經叛將及兵民，無論真偽皆收之。又令降者華轂鮮衣，炫耀于途。又施離間之計，使鄭氏上下，互相猜疑。送款，言啓聖能致海上豪傑。其卑鄙不堪言狀。

鄭經財經困窘，劉國軒曾捐俸助餉三月，吳淑、何祐等皆循例。

鄭經依陳永華議以子克壘監國（四月），臺人大安。

康親王傑書再遣中書蘇鍍入島，招撫鄭經，經乃命傅爲霖入省，見康親王，面議海澄及往來之禮。和議將成，姚啓聖力阻其事，遂止和議，傅爲霖已通啓聖，欲爲內應矣。

姚啓聖以湖廣既平，奏請清廷調湖廣岳州總兵萬正色爲福建水師提督，督江浙戰船三百艘下閩，合攻廈門。

庚申 永曆三十四年（一六八〇）康熙十九年（周洪化三年）六十九歲

清將萬正色大破鄭經，沿海皆爲清軍所佔，鄭氏水師無法寄泊。鄭經命劉國軒放棄海澄，二月二十六日，又令毀廈門演武亭，率軍退回臺灣，三月十二日回東寧，董太夫人再令切責。

清貝子賴塔再書招撫，鄭經仍以海澄爲互市公所之條件，姚啓聖再力拒，議又無成。啓聖並派諜到處造謠，使臺灣民心惶惶。暗中密使馮錫范離間陳永華與鄭經。

鄭克塽年幼監國，英明果斷，兵民感戴。鄭經素不親政，與吳三桂相似，溺於酒色聲妓。馮錫范以柔佞取媚於經，計取陳永華之兵權，永華爲清廷所最忌，惴惴以死，巨部楊英亦卒。

魏禧卒。

尙之信賜死。

鄭經回臺灣（三月十二日）。

陳永華卒。

藍鼎元鹿洲生。

李邦嗣臬堂卒，年五十九。

呂留良晚村削頂爲僧，法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

清兵平川湘，進攻雲貴，三路入貴州，吳世璠奔雲南。

俄土簽和約。

英定地球經度。

英印度公司始來中國通商貿易。

辛酉 永曆三十五年（一六八一）康熙二十年（周洪化四年）七十歲

鄭經卒。

吳世璠自殺，周亡。三藩亂平，前後凡八年。



諸鄭復禮光文如故。

正月二十八日鄭經死，年四十，襲位十九年，佩招討大將軍印，稱世子，而實無所受命（黃宗義賜姓始末，鄭成功傳，川口長孺鄭氏紀事）。自僭稱王，稱孤道寡，文武具啓稱臣。馮錫范與諸叔謀殺鄭克塽，扶其婿克塽襲位，董國太亦卒（六月十六日，爲雷廉道董容先之女），年五十九。克塽妻，陳永華女，自縊死。

鄭聰攝政，實則馮錫范攝政，大失人心，姚啓聖藉入臺弔喪爲名，遣使離間與暗殺鄭氏忠黨，如劉國軒，被人謀刺者再。並由馮錫范，傳爲霖探訪情報。急請清廷派兵攻臺，清遂派施琅爲靖海將軍，充水師提督進行東征，而不及姚啓聖，使之失望。

是年四月，尊鄭成功爲「武王」。

王夫之船山爲僧，法名開先，編相宗絡索。

江永慎修生。

清廷開海禁，使民復業。

清軍三路入滇，佔昆明五華山，吳世璠自殺，馬寶等被擒解京磔死，周亡。

張瀛卒於臺灣年八十四（一五九八—），去歲來臺。

清廷任琅爲閩海水師提督，準備攻臺灣，十月初六日抵任。

斯庇門 (Cosnelis Janszoon Speelman) 繼果恩斯爲第十四任荷印總督（一六八四）

路易十四占領史特拉斯堡。

俄士和成。

壬戌 永曆三十六年（一六八二）康熙廿一年，七十一歲

沈佺期卒於臺灣（秋）

朱之瑜卒於日本（四月十七日），年八十三。

朱方且刻禁書被殺。

陳夢雷因李光地被逮下獄，作書與光地絕交。

顧炎武在曲沃墜馬，次日捐館，卒年七十。

鄭克塽繼位以來，政出多門，姚啓聖遂令行人傳爲霖爲內應，爲霖先從鄭鳴駿降清（永曆十七年），授松江通判，鄭經西征，復自泉州來歸（永曆二十八年），授賓客司，因爲霖與陳永華善，故經重之。嘗奉使姚啓聖，復萌異志，與施鳳、王施齊結，密款於啓聖，劉國軒偵知，爲霖自首，施王並斬。迨東歸臺灣，又與令史陳典威、建威後鎮朱友、總鎮高壽，密結徒黨。典威姪榮假通商，往來接濟。爲霖密約十三鎮同日發難。通密報於啓聖，事洩，寸磔，錫范爲掩護自身而與大獄，因貪贖順公沈瑞之家財，遂令爲霖構陷瑞爲首犯，全家蒙冤以死。啓聖遂不血刃而得臺灣。

清寧海將軍喇順告諭臺民毋誤順逆。

清廷磔耿精忠於市，至是降將降臣皆不免於死。

臺灣大甲蕃之新港、中港、後壠等社，因不堪輸送之勞役，以及鷄籠、淡水之蕃地兵館，督運之鞭撻而作亂，勇衛左協陳絳討伐之，蕃人逃入東山，以南庄及田尾爲中心而形成獅設族（Saisett）。

俄皇伊凡與彼得並立，皇妹蘇菲攝政。

奧土戰爭。

癸亥 永曆三十七年（一六八三）康熙廿二年，七十二歲

三月，何佑城淡水。劉國軒殺戮立威，番人怨憤，人心不安。姚啓聖在臺之間諜活動去年曾引起火災，延燒一千六百餘家。

是年旱災，兼北兵日迫，民心大亂。

六月十四日施琅自銅山出發，十五日至澎湖，劉國軒鏖戰數日，二十二日鄭軍先勝後敗。林陞、邱輝、江勝、陳啓明、吳潛、王隆、曾遂（則通、櫻子）、林德、黃德、蔡智等均陣亡，兵士死亡無數。國軒罵小舟二十四日逃回東寧。清兵尾追至臺。市井風鶴，遂兩奉降表（中書舍人鄭德瀟手稿）。

閏六月初八日，鄭氏使鄭平英、林惟榮、曾蜚、朱紹熙等賡送降表至澎湖。閏六月十一日鄭氏再使劉國昌、馮錫珪、陳夢綵等齎表至澎湖納降，七月十五日英平與國昌等再次齎表納降。

施閩章卒（閏六月）

七月十九日施琅差侍衛吳啓爵等到臺灣。

七月二十日閩督姚啓聖亦差林昇等到臺灣，先未過澎湖，亦未知會施琅。

七月二十日臺灣鄭氏投降。八月十八日明宗室削髮投降者爲監國魯王世子桓，瀝滅王慈爨、巴東王江、樂安王俊、舒城王燿、奉南王燾、益王孫鎬等九人，初來臺時，皆居赤嵌，後均以生活窮困，先以銷金印爲朝夕計，後往鄉間墾種度日，至鄭氏降清，八月二十八日移內地安插。

先是六月二十六日寧靖王五妃死，二十七日，王自經薨，以示留髮不降清也。年六十六（一六一八一）。

呂留良卒年五十五，死前作祈死詩六篇。

萬斯大卒年五十一，春秋隨筆止於昭公。

毛奇齡平臺灣記序云：「壬戌春，奏凱京師。」據此，臺灣投降，已在辛酉鄭克塽繼位之時。

八月十三日施琅自鹿耳門入臺，致祭於延平郡王。十八日軍民薙髮。

姚啓聖在閩，疽發背死（十二月）。

施琅送張灝回閩，灝卒於澎湖舟中，時年九十五（一五八九一）。

荷使來再求通商。

土軍圍奧京維也納，德帝大破土軍。

甲子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七十三歲

清帝始南巡。

清廷以東寧爲臺灣府，隸福建布政司，領縣三：附府曰臺灣、南曰鳳山、北曰諸羅，以蔣毓英爲臺灣知府，林超元爲經歷。以季麒光知諸羅縣事，楊輔業爲典史。以沈朝聘知臺灣縣事，趙行可爲縣丞，張元初爲典史。以楊芳聲爲鳳山知縣。王輅爲典史。同駐府城。

顏元出關尋父。

甘勃氏 (Johanes Camphuis 曾奉使來華) 繼斯庇門爲第十五任荷印總督 (一一六九一)

三月對抗土耳其之奧、波、威尼斯三國同盟成立。

賴布尼茲發明微分公布。法詩人高乃依死 (一六〇六一)。

暹羅之使節到達法國。

乙丑 康熙二十四年 (一六八五) 七十四歲

沈光文與季麒光等組東吟社且爲之作序，但經後人之增刪修改，亦如顧炎武之日知錄與黃宗羲之行朝錄然。

季麒光題沈斯菴雜記詩集序及沈文開傳錄於蓉洲文藁。

清帝出巡塞外。

徐乾學爲內閣學士明史總裁

梁爾壽爲臺灣府同知。

七月福州、廈門之商船始至長崎。

法軍入暹羅。

英王查理二世死，詹姆士二世立，其弟莽謀作亂。

十月二十二日法國廢止南特勅令，路易十四迫害新教徒。

英國改革海軍之行政（一一六八八）。

季麒光因丁憂去諸羅縣令職。在任隲年。首創臺灣志，親課儒童。

張伯行成進士。

黃宗羲至吳，見巡撫湯斌（潛菴）。

傅山青主卒年八十一。

納蘭性德容若卒年三十一。

丙寅 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七十五歲

巡撫金礦修、鄭開極纂福建通志有沈光文傳。

周昌由汀漳道調任臺廈道。

樊維屏知諸羅縣，蔣相知臺灣縣府經歷，林起元以丁憂去。明年方逢月繼任。

清廷認爲荷蘭往日恭順，特准五年入貢一次，並准至閩粵兩省貿易，畢即須離去。

清廷詔購遺書，並查禁社學，禁止文人結社集會。（俞燮癸巳存稿）

黃宗炎晦木卒年七十一。

俄軍復據雅克薩舊址。清下討伐令，使薩布素等收復雅克薩城。九月依俄請求，解薩城之圍。

德瑞西諸國同盟反抗法國。

英建設印度加爾格答市。

日本醫生瀨尾昌琢學荷蘭醫術。

丁卯 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七十六歲

陳志友任諸羅縣儒學教諭。

林謙光任臺灣府儒學教授，著臺灣紀略。傳廷璋任臺灣縣教諭，黃賜友任鳳山教諭。

黃宗羲刊子劉子（宗周）集。

七月俄國請和，俄使費爾多，郭羅文來，清派索額圖及耶穌會士張誠與徐日昇爲譯員前往交涉。

湯斌潛菴卒年六十一。

何王約翰始定王位世襲。

我人佔領黑龍江。

戊辰 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七十七歲

光文卒。

七月武昌亂起旋平。

八月清軍撤雅克薩城之圍，攻噶爾丹土謝圖汗，九月派八騎兵駐歸化城。

王效宗繼周昌爲臺廈道。

樊維屏被劾去職。孫寅陞山西潞安府照磨離臺。蔣相以清理旗員去官。王兆陞繼任臺灣縣。

施琅入京。

南懷仁卒。

黃宗羲自訂南雷文定。

朱用純柏廬卒年七十二。

英國名譽革命，十一月奧倫支公威廉英國登陸。英國人歡迎荷蘭王威廉入主英國，十二月英

王詹姆士出奔法國。

路易十四第三次侵略戰爭開始（一一六七九）

丙子 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

施琅卒（年七十三）二月二十一日。



己丑 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

孫元衡赤嵌集曾受東吟社之影響。赤嵌筆

丁酉 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

是年二月周鍾瑄、陳夢林修諸羅縣志成，

縣令季麒光「題沈斯菴雜記詩」序，今志之序十四、從亡諸公之二），全祖望輯「續甬耆舊陸廷獻案」，又「續甬上耆舊詩集卷十四（南其二十餘年，乃三十餘年之誤。不知何人何時、物產、雜記、郡志之外，探諸寓賢沈君光文

庚子 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

是年陳文達、王禮修臺灣縣志成，卷十三

甲辰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

諭製朋黨頒示羣臣，刊布聖諭廣訓。

巡臺御史黃叔瓚著臺海使槎錄，卷四、赤

沈文開雜記，未得全書，亦不知其人。蓉洲文開，別字斯菴；以恩貢歷任紹興、福州、肇慶

沈光文以年表及明鄭清時代有關史實

。辛卯，從肇慶至潮州，由海道抵金門，當事書幣邀之，不就。七月，挈眷買舟赴泉（按往南日山，後復至廈門。再回南日），過圍頭洋，遇颶風，飄泊至臺。及鄭大木掠有其地，斯菴以客禮相見。鄭經嗣爵，多所變更；斯菴以一賦寓譏諷，爲忌者所中，乃改服爲僧，入山不出。在廈門時與將軍施侯爲舊識；及侯安撫東寧，慰問夙昔，斯菴仍著僧衣。姚少保亦與友善；許贈資回籍；姚死，事遂寢，亦遂不能作歸計矣。所著「臺灣賦」、「東海賦」、「樓賦」、「桐花賦」、「芳草賦」及花草果木雜記、古近體詩，俱係存藁，未及梓行。」

又「桐城孫元衡，字湘南，素工詩，官臺灣同知，所著赤嵌集……可作臺灣圖經風土志……而諸志絕不之及，余因摘錄一帙，並無錫季麒光蓉州文藁數十篇，書付陳觀察大輦，續修府志，爲之補入。」

又東吟詩，一名福臺新詠，四明沈光文、宛陵韓又琦、關中趙行可、會稽陳元圖、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奕、丹霞吳葉、輪山楊宗城、螺陽王際憲前後倡酬之作；吳有桴季園詩集，楊有碧浪園詩，又東吟和詩，季麒光與臺令沈省軒（朝聘）所作。省軒郊行一集，多寫民間疾苦。麒光著有牙川考略、海外集，惜俱未見。今則兵燹（朱一貴之變）之役，官僚救過（畏罪）不暇，無復寄情翰墨矣。

乙巳 雍正三年（一七二五）

清廷定例，查禁社學，嚴禁文人結社詩家集會，重申康熙二十五年之禁令。

汪景祺以征西隨筆梟斬。明年錢名世以詩頌年羹堯革職，御書「名教罪人」扁額，懸掛於居宅。又禮部侍郎查嗣廷以日記有悖亂語，下獄死，戮尸梟示。

張伯行孝先卒（年七十五）。

戊申 雍正六年（一七二八）

巡臺御史夏之芳著海天玉尺前後編云：「夙慕明末寓賢沈光文之東吟社遺風，以之獎勵士子，意欲沐化風雅於海外云。」（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中、五篇、教學之設施、第五章、考試、第四節、登科之鼓勵引、頁一七四、行四—五）

己酉 雍正七年（一七二九）

陸生枏以通鑑論正法。

呂留良以文字獄戮屍。

庚戌 雍正八年（一七三〇）

曾靜任庶吉士。

徐駿以詩論斬。

乙卯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

乾隆始即位，以文字獄殺曾靜與張熙。

庚申 乾隆五年（一七四〇）

沈光文公年表及明鄭清時代有關史實

劉良璧修臺灣府志，採黃御史叔璣建議，新志內有沈光文傳。

修大清一統志。

癸亥 乾隆八年（一七四三）

杭大宗坐時務策言滿漢界域革職。

御史張湄著瀛壖百詠，臺道劉良璧曾爲之作跋。瀛壖百詠末章云：「福臺新詠萃羣英，調絕音希孰繼聲。」註謂東寧詩，一名福臺新詠；四明沈光文、宛陵韓又琦、關中趙行可，會稽陳元圖、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奕、丹霞吳藻、輪山楊宗城、螺陽王際慧、前後唱和之作。聞吳有桴園之集，楊有碧浪園詩。（連雅堂臺灣詩乘卷上，文獻會板二四引）視此可見張氏取材於黃叔璣亦嵌筆談無疑。連雅堂按「鷺州（湄字）所註之人，與東吟社序略有不同。東吟社中唯季蓉洲爲諸羅知縣，著海外集一卷，貞一爲府經歷，餘皆流寓，無考。福臺新詠，亦久失傳，余於志中，僅得陳易佩輓寧靖王一首。」成按高拱乾府云：韓又琦；字震西，陝西寧夏衛人，左營遊擊，已酉（康七）武舉，二十三年到任，二十七年陞遷去職，其原籍爲宣城卽宛陵耶？林起元字貞一，江南上元人，康熙二十三年任臺灣府經，二十五年丁憂去。趙行可，臺灣縣丞，陝西永昌衛人，貢生，康熙二十三年到任，二十七年陞四川成都知縣。至於陳元圖，高志不僅載其輓寧靖王詩，且云「浙陳元圖有（寧靖王）傳，載藝文志」（卷之八，人物、流寓、寧靖王）。又藝文志傳，明寧靖王傳，陳元圖會稽縣人，似爲王之舊部耳。高志之傳，已經修改，非爲原璧矣。

張湄因全祖望以書屬之，求沈公之集，曾至光文故居，見其未刊之遺集，完好無恙。其後人頗盛。是年四月離臺歸浙，時祖望左遷南歸在里。湄携回之材料，當爲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諸羅與劉良璧之府志，錄入續甬上耆舊傳，詩僅諸羅志中數首；葛衣吟，貸米於人無應者，寄跡效人吟三首，吳正甫忽欲爲僧以束寄賦答，俱不見今之諸羅志。全氏載之於舊稿本「續耆舊傳」卷十四，從亡諸公之二。且言：予求公集久矣！張侍御鷺洲巡臺時，嘗以書屬之而未達。」

甲子 乾隆九年（一七四四）

全云：「今之臺守，乃鄞人，然狙獪下流，不足語此，行當博訪諸閩之好古者」（同上）成按爲臺灣知府范昌治，鄞人乾隆七年任，十年被議去職。

董夢龍作臺灣風土論有云：「若沈公文開，王忠孝諸人清風高節，亦可激勵貪懦。」

己丑 乾隆十年（一七四五）

全祖望「明故太僕斯菴沈公詩集序」云：「適里中李生昌潮，客於東寧乃以太僕詩集爲囑，則果鈔以來。」成按臺灣令有李闡權，乾隆九年十二月任，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去職。留有新修城隍廟前石道碑及六十七使署閒情錄有咏柑子詩：千頭初見一林新，傳說繁霜下洞庭；色變金衣偏燦爛，香浮朱實倍晶瑩。纔披露葉兒童喜，試嚼瓊漿齒頰馨。就裏何曾藏敗絮，滑稽遊戲不須聽。」此詩似詠沈光文者，昌潮其昌權之兄弟輩歟？志稱權爲山西安邑人。全氏云適里中李生昌潮客於東寧，當自寧波來臺，並未言昌潮爲鄞人耳。

丙寅 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

范咸與六十七合修臺灣府志。凡例云：「惟沈文開集，向時寓臺諸公所贊稱，而未得見者，亦輒轉覓諸其後人。凡得詩文雜作鈔本九卷，半皆蠹爛，但字迹猶可辨識，既不忍沒前人之苦心，故所徵引，較前志尤多。」又云：「藝文內……他如沈文開不忘羈旅之思……是以採擇尤多。」又封域、山川、臺灣縣臺江條下之記事云：「舊志不載，今據沈文開輿地考增入。」

又物產二，草木，素馨引沈文開雜記番柑附詩一首。

又塚墓諸羅縣有沈斯庵墓。

又雜著錄鄞縣沈光文開著：臺灣輿圖考一卷，文開文集一卷，文開詩集二卷，臺灣賦一卷，草木雜記一卷，流寓考一卷。

又叢談引沈文開雜記關於臺灣土番種類者。

又藝文三，前太常寺少卿沈光文鄞縣人「東吟社序」。

又藝文四，賦；錄進士王必昌臺灣賦有句云：「若乃僧衣作賦沈文開，萍踪坎坷……景寓公之清標，足廉頑而立懦。」

又同上，駢體，沈光文「平臺灣序」。

又同上，詩，沈光文著：普陀幻住菴一首，感憶一首，贈友歸武林一首，望月一首，歸望一首，偶成一首，曾則通久病以詩問之一首，夕餐不給戲成一首，己亥除夕一首，齊价人移滬，以

詩投贈、次韻答之一首、見博者一首、自疑一首、戲題一首、庭中白菊新開一首、野鶴一首、夜眠聽雨一首、齊价人旅禾未及言別，茲承束寄，欣和一首、仲春日友人招飲不赴一首、大醉示洪七峰一首；計七十八首。

丁卯 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

六十七輯「使署閒情」（按伊能嘉矩臺灣志附言作乾隆九年著，其中有李昌權詩，昌權於乾隆十年始來臺。）收容府志未收之資料有沈光文詩八首，皆已見前志者。卷二錄工部右侍郎滿洲人德齡送范九池（感）巡視臺灣詩句云：「直道從來中讒毀，廿載冰銜升復沈。」……功名偶爾勿復論，忠孝大倫直足恃。」

又錄范咸臺江雜詠十二首第四首句云：「客窗詩苦愁遺老」，咸自註云：「明臣沈文開流寓臺，有「客窗詩苦囊兼澁，旅夢春濃老不知」之句。又再疊臺江雜詠十二首第九首頭句云：「零丁避世有遺民」句下自註云：沈文開雜記零丁津之敗，宋人道亡于此。」

又錄臺灣人廩生董夢龍「臺灣風土論」一篇，中有句云：「至於流寓之士，若沈公文開、王忠孝諸人，清風高節，亦可激勵貪懦。而寧靖王之甘心玉碎，陳丑之傷親自沈，愚孝愚忠，各行其志，皆足以不朽。則避地之或以人重，又未可知也。要之一代人之興，必有碩德重望，以培養人才爲心，涵育數十年之久，而後克變其從前鄙陋之習。」

戊辰 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

范咸婆娑洋詩集印行（伊能嘉矩作乾隆十年著），而六十七序則作於乾隆十二年。集中有「明沈斯菴太僕墓詩」一首：「虛館餓無廩，浮家老不歸；隨身唯皂帽，畢志竟黃衣。滄海成高蹈，旄丘感式微，一抔荒草合，誰薦首山薇。」按此詩見道光四年來臺謁墓之孫爾準所輯范氏婆娑洋集，當時已佚。孫氏著有泰雲堂集。

壬申 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

魯鼎梅修王必昌纂臺灣縣志有「沈光文傳」與府志大同小異。

全祖望赴粵，明年歸里，再明年居揚州，秋在杭州。

乙亥 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

全祖望謝山卒，年五十一。

湖南學政胡中藻坐詩獄斬。鄂昌賜死。

禁滿漢人文字往來。

庚申 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大體仍如范志，但前志詩有七十八首，次志僅有五十首，如大醉示洪七峰有礙字樣者，已經刪去。

癸未 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

朱仕价小琉球漫誌曾引沈文開雜記，如大岡山。又海東臆語下抹鹿指引「太僕少卿沈光文有



詩云：鹿脂搽抹遍，欲與麝蘭香」。

又下淡水杜寄語引沈文開雜記云：「臺灣土番，種類各異……」

（近人毛一波論沈光文之詩結論第二云：「自然也如朱仕价所說：不免傷感一點。」）

甲申 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

王瑛曾續修臺灣縣志卷十二藝文，錄沈光文詩四十五首，有諸范志者，加五日一首、無題一首、慨賦一首、題寧靖王齋壁一首、往寧靖園亭修謁一首、重九大風一首、別顧南金一首、別洪七峰一首、野菊一首，皆爲余志所未錄者。

己丑 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

下命撤毀錢謙益詩文集。

壬辰 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

正月初四日諭定四庫全書，英廉等擬毀棄劉宗周、黃道周等著述。

癸巳 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

清帝三巡江浙，開四庫館。

朱景英海東札記印行，卷四，記叢璣云：「郡人譚藝者必推沈斯菴，往歲范九池（咸）侍御修郡志，採其詩文入志者甚多。頽唐之作，連篇累牘，殊費持擇也。考斯菴，名光文，字文開，鄞人，明副榜，由工部郎中晉太僕寺少卿，命監軍廣東。順治辛卯，自潮州航海至金門，總督李

率泰陰招之，不赴。將入泉州，舟過圍頭洋，遇風飄至臺灣。鄭成功禮以賓客，不署官。及經嗣，以賦寓諷，幾罹不測，遂變服爲僧入山。臺平，不能歸，因家焉。意此君官唐桂藩，事敗渡海依鄭氏者。觀其序東吟社稿有云：「鄭延平視同田島，志效扶餘」可想見矣。他如王忠孝……輩，均以故紳遜跡島嶼者，志家列諸此郡流寓，論其世，原其志可耳。」

甲午 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

諭浙省查辦奏繳應燬各書。自此以後，查辦十年。禁書之中，沈氏著書最多，如沈一貫之喙鳴集、喙鳴軒詩集。一貫選臺館鴻章（外省移咨應燬各種書目之列），思詒堂集四種，沈最，近思遺稿、沈嗣振秋水軒藁，沈存仁南遊稿、沈奕琛寄菴詩集。沈佳允編翰海、沈國元著甲申大事記、皇明從信錄、皇明通紀輯錄、兩朝從信錄，沈長卿著沈氏日且、沈氏弋說、沈氏蘊說、沈守正著雪堂集，沈壽世輯破夢閒談（鈔本），沈演止止齋集，沈堯中沈氏學菴，沈承即山集，沈應明輯武經集註、訂正五經七書集註，沈夢熊明相業軍功考，沈敬煥安攘疏草，沈甸沈侍御疏稿。抽燬者有沈一中梅園集，沈懋孝沈司成集，沈文蔚四福守約。全燬者如錢肅樂偶吟，黃宗炎詩存，倪元璐倪文正遺詩，黃宗羲明文案、南雷文定、南雷文約，張煌言冰槎集，陳函輝小寒山集，顧炎武日知錄，歸有光震川別集，鄭思肖井中心史，王夫之八種。等等。

抽燬者有顧炎武亭林遺書。又魯王兵部書顧錫疇序，顧鼎臣著顧文康續稿，因有挖孔字面，至係違碍，應請抽燬。

乙未 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

十一月十七日諭分別削存原不妨棄瑕錄瑜，使歸雅正，副朕鑑古斥邪之意。  
附註明季忠亞。

丙申 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

江蘇省進奏應燬書籍。

十一月十七日諭毀棄錢謙益、金堡、屈大均著書，改易明臣所有書籍中違碍字句，乖觸字句，必須酌改，削去數卷或削去數篇，或改定字句。

命國史館立貳臣傳。

丁酉 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

十一月十四日諭命取原本閱之，則已改者，皆係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書皆刻於康熙年間，其謬誤本，無庸追究。

新昌舉人王錫侯，以刪改康熙字典論斬。

戊戌 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

十一月初四日諭令查繳明末清初悖謬書籍，其中有何喬遠名山藏，李邦華李文忠集，倪元璐鴻寶應本，高攀龍高子遺書，孫慎行元晏齋集，申時行綸扉簡牘，孫奇逢夏峯集，顧炎武亭林集，黃道周羣書典彙、博物典彙、廣百將錄，吳偉業梅村詩集，張肯堂撫吳疏草、寓農初議，張煌

言北征紀略等等。

徐述夔因詩集有刺清語句、戮屍，予斬首。

己亥 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

二月二十六日再申旨將劉宗周、黃道周等違碍字句，酌量改易。

庚子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

英廉等奉四月十三日諭將詩集妄字句，刪毀淨盡，不致稍有遺漏。

辛丑 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

十月二十七日諭卽有違碍字句，祇須略爲節潤，仍將全文錄入，不可刪改。

十一月初六日諭自玉臺新詠以後詩集，卽行撤出，至此外各種詩集內，有似此者，亦一併撤出。

尹嘉銓因爲其父會一請諡且乞從祀孔廟，坐著書狂悖罪處絞。

壬寅 四十七年（一七八二）

二月二十一日諭將應燬書頁存覽。

三月二十五英廉等奏上所燬書籍。

五月刊發抽燬書籍（浙江最多，鄞人沈一中梅園集在內）。

乙巳 五十年（一七八五）

修復明諸陵。

丁卯 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

薛志亮修，謝金鑾、鄭兼才合纂臺灣縣志卷之六，藝文志錄沈光文詩。

嘉慶間

最早在十四年後，（西元一八〇九年以後）

李元春著臺灣志略（青照樓叢書本）「郡人譚藝者，必推沈斯菴，往歲范九池侍御修郡志，採其詩文入志者甚多，類唐之作，連篇累牘，殊欠（朱景英海東作記作「費」持擇也。……）全與海東札記相同。

壬午 道光二年（一八二二）

以明儒劉宗周、黃道周、湯斌從祀孔廟。

甲申 道光四年（一八二四）

孫爾準拜沈斯菴墓。

鄧傳安創立文開書院於鹿港新興街外左畔，與文武廟毗鄰。

鄧氏作勸建鹿仔港文開書院引（四月十五日）

鄧傳作勸建鹿仔港文開書院引，並先捐五百金爲倡始。引云：溯臺灣歸化之初，得寓賢沈斯菴太僕設教，而人知好學。是全郡風氣開自太僕。按太僕名光文字文開，浙江鄞縣人。今義舉期

於必成，即借太僕之表德，豫爲書院名焉。」又云：「即日撫軍（按指孫爾準）巡臺，當以此義舉上陳。」

五月福建巡撫無錫人孫爾準至臺灣，過沈斯菴墓。輯范成婆娑洋集，收范作「明沈斯菴太僕墓詩」一首（見前）。並批准建設文開書院於鹿港。

浮梁鄧傳安北路理番同知著「海外寓賢考」云：「臺灣未爲鄭氏竊據，先來沈太僕光文，借荷蘭之一廬，比得與之碩果，太僕，鄞人也。全謝山太史眷眷於鄉先輩，故鮎埼亭集中既爲太僕作傳，又叙其斯菴詩集。而於同時通荒依鄭諸君子，皆詳載原委。如其說以訂正郡志，則當叙華亭徐都御史孚遠於太僕之前，叙魯王於寧靖王之前，而寓公益有光矣。」

又「明魯王渡臺辨」云：太僕爲海外文獻……余久於臺灣，訪斯菴詩集未得。又云太僕有輓魯王之詩云：「嗚呼！魯陽揮戈，愚忠可憫！幸逢聖朝無諱，闡發幽光，無嫌舖張揚厲。……即此而沈（斯菴）王（魯）之誣，已不足深辨。」

鄧傳安創立文開書院於鹿港。有新建鹿仔港文開書院紀云：「以海外文教肇自寓賢鄞縣沈斯菴太僕光文字文開者，爰借其字定書院名，以志有開必先焉。……臺灣至本朝康熙二十二年始入版圖，前此猶是荒服；豈有國故，不得不仰重於寓賢，傳安前以沈太僕表德名書院，已爲從祀朱子權輿；況太僕卒、葬、俱在臺，子孫又家於臺，今雖未見斯菴詩集，而讀府志所載諸詩文，慨然慕焉，固國故之彰彰者也。」今祀太僕，未可不祀徐孚遠，而係戀故君故國，閱盡險阻艱難，

百折不回如二公者，又有虛若騰、王忠孝、沈佺期、寧朝薦、郭貞一。又藍鼎元平朱一貴著平臺紀略及東征集，不但堪備掌故，以勞定國，祀典宜然。「諸公皆人師，非經師，肄業諸生仰止前哲，更思立乎其大，不僅以科名重人。」

#### 丁亥 道光七年（一八二七）

鄧傳安代孔昭虔作重修海東書院記中有云：「其以寓賢記教，爲海外開風氣，郡志但載沈公光文，而不載徐公孚遠，此外缺略者尙多。」

鄧傳安作「文開書院從祀議示鹿仔港紳士」云：「書院必祀朱子，八閩之所同也。鹿仔港新建書院，傳安因向慕寓公鄧沈太僕光文，而借其敬名之字以定名；書院成，必以太僕配享徽國無疑矣。考太僕生平，根柢於忠孝，而發奮乎文章。其鄉人全謝山結埼亭集，既爲作傳，又序其詩，謂「感淳人物，天將留之以啓窮微之文明」。今之文人學士，可不因委謝原歟？當日隨鄒氏渡臺與太僕並設教而人爭從遊者，則有名重幾社之華亭徐都御史孚遠；其忠孝同於太僕甘心窮餓而折不回者，則有同安盧尙書若騰，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御史佺期，揭陽寧都御史朝薦，同安郭都御史貞一；其文章上追太僕兼著功績於臺灣者，則有漳浦藍知府鼎元；禮宜並祀。……是數子者，不但魯王之忠臣，亦僞鄭之諍友。……勝國遺臣，無論南都，江東及閩、粵所除授，皆可結銜文章，體例宜然，亦聖朝顯忠遂良之至意。……全謝山於翁洲之成仁祠祀典，曾以議示定海令；大滌山房之祀黃石齋（道同）先生，曾以議示杭守；是酌定典禮，必慎厥初。今奉諸公粟

主，以禮食徽國（朱子），一隅之祀也；儻他處亦倣而依之，焉知不藉此闡幽以通眸鑿於海島。爰書此，以示有事於書院者。」

戊子 道光八年（一八二八）

文開書院落成於七年十二月而於八年三月初釋奠。

春鄧傳安由同知升臺灣知府，釋奠於鹿港文開書院而後啓程。

周璽（字琢堂，道光六年彰化縣令，崇文書院山長與鄧傳安同出大興朱珪之門）作「文開書院記書後云：「於是共仰人師，聞見益廣矣。考鄭氏負固，似周初之多方，砥行諸賢，如殷季之夷、齊，在當日爲不知天命，今聖朝重熙累洽，顯忠遂良，漳海黃忠端公已奉旨從祀廟廷，則遁荒諸賢，皆在應褒之列。斯舉之表徵，以補祀典，不大有功於名教耶！」

周璽爲臺灣府城崇文書院山長謂「寓賢從祀，禮以義起，曷不推文開以及崇文」，鄧傳安云然。是年仲秋丁祭，遂奉沈光文等八賢粟主於崇文書院。

傳安弟子黃銓（字南邨，道光八年嘉義教諭）作廣文紀後云：「先生以臺人知學由太僕，故假其字以名塾也。比三年，書院成，行釋奠禮，則牽朱子爲先師，而配以太僕及徐孚遠、處若騰、王忠孝、沈佺期、辜朝薦、郭貞一，而國朝藍鼎元殿焉。旣爲之記，又作從祀議以示之。此數賢者，或係心故國而遯迹炎荒，或策筆戎行而立功徼外（成按指藍鼎元）。乃自太僕以下，迄於今百餘年。人至不能舉其姓名。其行事閒見於私家傳記，而學者未能徧觀。卓卓如藍鹿洲（鼎元



），事遙室遠，亦幾數典如忘。得先生搜尋而表揚之，然後揭日月而行。諸生入拜栗主，則指以相語曰：「是勝國之遺老也，惓惓君父而百折不回者也。是我朝之不負所學，以大有造於吾臺者也。」出則考其流寓之所，及其行吟之區，與所摩肩作書之地，相與咨嗟慨慕，以想見其爲人，而願其行之出於己，其感興豈有盡耶！……先生於今年（道八）春奉簡命升守臺灣，復卽郡城之崇文書院五子祠，增奉八賢栗主，率諸生入祀如儀。……文章根柢，忠孝爲基，由證寓賢而上溯建陽，暨乎濂洛，觀摩成就，月異而歲不同。」

林廷璋、陳英世、吳道東、陳仁世等詳報捐建鹿港文開書院牒云：鄧傳安先後捐廉番銀千七百圓，並請御賜匾額。

庚寅 道光十年（一八三〇）

李瑤輯海疆繹史撫遺有沈光文傳。

丙申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

周凱修金門志，著「內自訟齋文集」；志中有沈光文傳，據閩省志及臺府志寫成。

巳酉 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

丁紹儀著東瀛識略卷八遺聞云：寧之鄞縣有沈太僕光文，由前明副榜，歷官太僕寺卿，奉使粵東航海回風飄至臺，流寓目加溜灣，以醫活人；姚總督啓聖與有舊，招之歸，不可，因家焉。所著有臺灣輿圖考、草木雜記。

壬子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

劉家謀海音詩云：韓趙吳楊並雋才，一時職志讓文開，鶯洲草罷瀛孺詠，已悵無人繼福臺。自註云：張鷟洲（湄）「瀛孺百詠末章云：」「福臺新詠萃羣英，調絕音希孰繼聲？」自註：「東寧詩一名福臺新詠，四明沈光文、宛陵韓又琦、關中趙行可、會稽陳元圖、無錫鄭廷桂、榕城林奕丹、吳棗輪山楊宗城，螺陽王際慧，前後唱和之詩」文開光文字。

辛未 同治十年（一八七一）

徐補小腆紀傳六十五卷有沈光文傳。光緒十三年丁亥（民前二五，西元一八八七）金陵刻本。

同光間

李元度先正事略遺逸有沈光文傳。

己丑 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

邱逢甲諸羅懷古詩云：颶風吹送海天來，遺老衣冠嘆劫灰，故塚已平殘集缺，更無人間沈文開。（光緒十八年主講嘉義羅山書院時）

乙未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

薛紹元修蔣師轍纂臺灣乙未通志稿本，內有沈光文傳。

戊午 民國七年（一九一八）

連雅堂（橫）出版臺灣通史，內有沈光文傳（按方豪作臺灣方志註爲民國十年四月）。

庚申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

連雅堂成臺灣詩乘，內有沈斯菴詩集。

甲子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

連雅堂臺灣詩薈發行賦呈騷壇諸君子五古云：中原王氣盡：衣冠存漢祿：斯菴痛哭催。

臺灣詩報第二號（三月號）刊沈光文東吟社序。

臺灣詩薈創刊號（二月十五日發行）鄞縣沈光文文開之沈斯菴詩集（一三一—一七頁）。第七

號林小眉（景仁）臺灣詠史三十首第二首沈光文云：「麒麟妖颺湧江中，書劍飄零任轉蓬，閉戶不知新莽臘，抱關能屈信陵雄。文章草昧開初祖，天地崎嶇老寓公，何處汴京望鄉國？青山一抹瘴雲紅。」第九號載沈光文東吟社序，季麒光題沈斯菴雜記詩。

戊辰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

清史稿成刊行（始于民二）附傳有沈文傳。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

李潔非著臺灣重慶商務本。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

李震明著臺灣史中華本。

沈光文公年表及明鄭清時代有關史實

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

徐坤泉纂臺灣省通志稿學藝志文學篇第二章第一節。

黃典權在「臺南文化」二卷三、四期發表「沈光文」。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

臺灣文化論集內：呂訴上，臺灣的戲劇；楊雲萍，臺灣寓賢；盛成，荷蘭據臺時代之沈光文。

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

廖漢臣著臺灣明墓雜考（臺灣文獻六卷二期）。

毛一波著臺灣詞話（同上六卷二期）。沈斯菴爲一代文豪，學富情深，其開拓臺灣文化之功，誠不可沒。他雖非經師，確係人師，而其教育主張，亦與鰲峯一派無殊，由鄧傳安之創文開書院可知。斯菴詩人也，東都吟社開其端。夢痕著臺灣詩報與臺灣詩薈（同上六卷三期）有云：臺灣詩學之興，始於明季；詩之結社，始於清初。明太僕沈斯菴永曆初蒞臺，居三十餘載，閱荷蘭被逐以至鄭氏三代盛衰，身歷滄桑，頗多著述。臺灣文獻，推爲初祖。清初，斯菴已老，猶出而與宛陵韓又琦、關中趙行可等結束吟社，所作卽所謂福臺新詠是也。當時臺灣令季麒光均能詩，各有東寧唱和詩。

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

彭國棟著「廣臺灣詩乘」作沈光文傳力駁平臺灣序爲僞作。（四月）

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

吳新榮纂斯菴詩集（臺南縣志稿雜誌）。

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

黃典權著鄭延平閩府臺灣人物志。

陳漢光沈光文詩集注（九月臺灣文獻九卷三期）。

毛一波試論沈光文之詩（同上）

# 廿七、鄉賢沈斯菴先生事略

賀仁泰

明季沈斯菴先生，諱光文，字文開。鄞副榜，歷仕紹興、福州、肇慶，由工部郎中，晉太僕寺少卿，受命監軍廣東。明社既屋，自潮州航海至金門。清總督李率泰使人賚函幣召之，斯菴焚其書，拒幣不納，因知金門亦非可留之地，乃效朱舜水之東渡，浮家泛宅，過圍頭洋遇颶風，漂至臺島。時臺灣爲荷蘭所據，沈氏向土人受一廬，安居焉。暮年，鄭成功統舟帥領臺島，知斯菴在，大喜，效陳仲舉問徐孺子故事，單騎訪之，禮爲上賓。然沈氏以淡於榮利，終延平之世，未受官階也。及延平薨，子經嗣位，聲色貨利，略無大志。沈氏以詩賦寓諷刺之意，幾遭不測。乃削髮爲僧，結茅於羅漢門山中，常嘆：「吾二十年漂零絕域，棄祖宗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帝於地下，而卒不能如願，其命也夫。」鄭氏覆敗，目擊興亡，萬念俱灰，於目加溜灣番社，教授生徒，濟以醫藥，與土番頗相得，遂家焉。卒葬善化里東堡。

雍正初年，鄞之采風者獲其遺著詩稿，載於甬上耆舊錄，其寄慨一首云：「憶自南來征邁移，催人頭白強扶持；樂同沁水風何冷？飲學秋蟬露不時。最幸家貧眠亦穩，堪憐歲熟我仍饑，仰天自笑渾無策，欲向西山問伯夷。」

沈氏以明遺臣，遭逢喪亂，憂心國是，獨抱忠貞，尤關切鄭氏父子之從政措施。其不願受鄭

氏官職者，實有苦心。否則亦不至被迫爲僧。以視鄭氏之參軍輩，受「贈」海舶，與民爭利者，賢不肖不可以道里計矣！沈氏著有臺灣輿地圖考等書，關心國事，非僅以詩賦見志而已。

考沈氏蒞臺，當在順治辛卯魯王遁金門之際，時爲西元一六五一年。鄭氏據臺灣則爲順治辛丑（一六六一）。其尤使吾人崇敬者，則爲沈氏以一書生，清季之前，即在番社設館講學，以醫藥救濟山胞，使與漢族和睦相處，實爲德服蠻貊之政治家，洵足以與後之吳鳳媲美，而同垂不朽矣。吾人何幸，當此赤焰梟張之時，寄跡寶島。緬懷鄉賢沈先生功業，實應立崇祠，薦馨香，以彰其憂勤國事、德化山胞之偉績也。

（寧波同鄉月刊第六期）

### 讀台灣通史沈斯菴列傳後感賦

水龍吟

（張惠康）

飄然一葉東浮，蓬萊文彩推初祖。居依幻巖，宮逢磨蝎，采薇何處。釣月蠻溪，耕烟瘴野，丹心偏苦。薛蘿山鬼哭，長安咫尺，花深鎖，嗟無路。

眼底滄桑數度，卅餘年猿鶴麋侶。一椽破寺，孤燈荒徑，夢中兒女。來雁無憑，啼鴉休勸，欲歸還住。莫登樓，怕看蕭條河嶽，縱橫風雨。

（浙江月刊四十一期）

## 廿八、沈公光文史蹟訪問記

張行周

六十五年四月中旬，李子瑜兄轉來由臺糖公司郁總經理英彪鄉長，轉託善化糖廠代爲蒐集有關旅臺鄉先賢明太僕沈公光文（號斯庵）之史蹟文獻一批，包括：甲，台南縣誌稿（台南縣文獻會編）中之（一）文藝篇文學章「沈光文傳」，（二）勝蹟篇「沈光文墓」，（三）學藝篇「沈光文」，（四）沈光文之「平臺灣序」「東吟社序」，（五）諸羅知縣季麒光「題斯庵襟記詩集」，（六）詩叢篇「沈斯庵詩集上下」；乙，「南瀛文獻」（南縣文獻會編）中之（一）沈光文傳，（二）沈光文遺跡及其詩，（三）沈斯庵詩之研究；丙，臺灣省通史（省文獻會編）中之人物誌流寓篇「沈文光」；丁，臺南文化（南市文獻會編）中之「沈光文上下」等影印本，內容極爲豐富詳盡，沈理事長閱後深爲珍視，除囑在寧波同鄉會刊中逐期轉載外，並在四月十五日舉行之教育委員會及廿一日舉行之第十四次理事會中提出專案報告，擬於五月間組織一個訪問團去臺南善化鎮訪問察看現場，後經理事會決議：「公推胡起濤、李子瑜與張行周三人組織專案小組，安排訪問日程」。經小組再三會商並與臺糖公司聯絡後，以目標尚未確定，不適宜作大規模之訪問，故先由沈理事長親率三人小組先往一查，旅費各自負擔，日期決定於五月七日早晨出發，在善化宿夜，八日中午回返。

七日晨七時四十分，我們四個人在臺北車站會合，車票已預託陳英烈兄代爲購妥第一次莒光



號對號快車，八點正自臺北站開出，沈理事長今年高壽七十又三，胡起濤先生小沈一歲，李子瑜兄小胡二歲，他們三位都長我十餘歲，但精神體力却比我旺盛得多，尤其李子瑜兄以平日愛好健行活動，一頭黑髮，滿臉紅光，實在看不出是位古稀老人。旅途暢談鄉情往事，極爲愉快。按照車行時刻，下午一時十五分到達新營，但因火車誤點，遲到二十分鐘。下車後，善化糖廠已派管理科長陳先生在車站接候，新營站的許站長也得到陳書記長英烈兄的電話拜託，在站上招呼，並爲我們安排回程車票，盛情可感。

新營鎮是臺南縣政府所在地，在程序上我們應該先拜訪臺南縣文獻會，但文獻會是個空洞組織，主任委員由縣長兼，副主任委員爲縣府主任秘書，實際業務由民政局文獻課負責。善化糖廠早已爲我們預先約定拜會縣府時間，並派了一輛中型吉普代步，故行動頗稱便利。縣政府高育仁縣長因公赴嘉義，由主任秘書兼文獻會副主委劉憲廷先生代爲接見。並已囑文獻課長黃得勝先生爲我們準備好有關沈公光文的影印資料，想見縣府對我們此去訪問相當重視。據劉主任秘書告稱：南縣關於整理文獻的經費極少，這次爲修建另一位先賢的遺蹟列了十萬元預算，另由省府補助十萬元，一共才二十萬元，恐作不了什麼大事，但他們對沈光文公在臺宏揚文教約貢獻，表示極爲崇敬，當地有幾位老先生對沈公史蹟研究有素，一直都想對沈公有一點紀念性的表示，祇是力量不夠，故聽說本會前往蒐集沈公史蹟，十分歡迎，並望今後能互相配合，俾爲地方增光。劉主秘並爲高縣長不能親自接待我們表示歉意，他特請文獻課黃課長和一位年青的承辦課員陳先生

陪我們同去善化，實地查訪沈公的遺蹟。

臺南縣府出來後，順道去臺南縣黨部和臺南縣議會作禮貌拜會，縣黨部由主任委員陳燮先生親自接見，議會張議長公出，由主任秘書代表接待。他們對沈理事長立法委員身份甚為重視，聽說我們前往南縣是爲了查訪沈光文公史蹟墓址，都表示願意盡力協助。事實上要是在善化鎮能够修建一座沈公光文的紀念祠或碑亭的話，增加當地勝蹟，對臺南縣是非常有利的；我們考據歷史，沈公當時的官階與其對臺灣教化的貢獻，實在要比吳鳳更見重要。

離開新營後汽車直駛善化，約二十餘分鐘抵達善化糖廠，途中經一處小橋，名爲「光文橋」，建於民國四十年，兩旁石欄已損壞，但「光文橋」三字，清晰可辨，此即爲紀念光文公遺蹟之一，我們下車略一巡視，並在橋畔攝影留念。

善化糖廠的黃廠長榮源已預約對沈光文公史蹟素具研究心得的當地耆紳洪調水先生和善化鎮王鎮長，在廠裏等候，略經寒暄後即乘車出發，第一個察看現場爲善化鎮溪美里溪尾社內（古之目加溜灣社），據考證爲沈公生前教學之處，此處中間已開有鄉村道路，可通汽車，一邊築有新式樓房數幢，另一邊村舍田野，尙保留鄉野風光，洪先生建議此間最好能建一個沈光文的專祠，以留紀念。第二處現場爲沈公光文歸宿處，亦即以前善化東堡的公共墓地，但此處臨近火車站，站前有一條馬路即名「光文路」，現正翻修中，所謂墓地也多已翻建房屋，非但沈公之墓無蹟可尋，即公共墓地也已成爲歷史名詞。洪先生說：過去劉博文縣長任內，曾擬在此處籌建一個「沈

公光文歸宿處」的碑亭，圖樣計劃都已設計，後因事而未果，他希望由同鄉會出來策動，會同地方政府仍在原處籌建沈公紀念祠或紀念碑亭，以爲地方增加勝蹟。我在光文路左近發現益華公司善化油廠的新厦巍然而立，益華公司董事長應昌期先生，總經理袁忠渭先生，都是阿拉同鄉中的實業家，如果沈祠建立的話，我想他們兩位必定樂助其成。

回轉糖廠途中，行經一處「文開橋」，係建於民國五十三年，文開爲光文公之別字，在這一小鎮上我們已發現有「光文路」「光文橋」和「文開橋」三個地名用來紀念這位流寓先賢，想見當地老百姓對沈公是如何敬仰備至了。可惜時間太偏促，我們還無法訪求到沈公的後裔。這件事將來祇有拜託善化鎮王鎮長和臺南縣府的黃課長了。

善化糖廠有一所很够水準的招待所（正式名稱似爲因公出差人員宿舍），七日晚間我們四人即被作爲「貴賓」招待住在該所過夜，晚間黃廠長還備了一席豐盛的酒菜款待，同席的有南縣文獻課黃課長，陳科員，善化鎮王鎮長，警察分局王分局長，洪調水老先生和糖廠的一些高級職員。席間在談話中，我們看得出糖廠在當地是個非常重要的單位，它不但帶動地方經濟繁榮，每年還有一筆相當數字款子補助地方建設，而糖廠同仁對郁總經理對他們領導有方，却又是敬愛備至。這一次也幸虧糖廠爲我們預作安排，致此行有如此豐碩的收穫，所以我們要特別感謝黃廠長的熱誠幫忙和郁總經理的特別交待。想不到才隔十天，我們那位年青有爲的郁英彪鄉長，却因心臟病而猝逝在臺糖公司總經理辦公室中，這真是國家的重大損失，也是我們同鄉會的損失。

八日上午我們於八時離開善化鎮，仍由糖廠派了一輛吉普車送我們去臺南市並請事務股的梁股長伴送。順道我們拜訪了善化鎮選出的省議員林耿清先生。林先生是臺南縣工業會理事長，在善化經營好幾家企業公司，據他說他的公司大部都在「光文路」上，但抱歉的是他還不知道這條道路命名的由來，他自謙自幼受日本教育，對漢文程度不夠，故對沈光文在臺南教化之功，不太了解，聽到我們此去訪問的目的之後，他除了表示歉意外，並滿口答應對於籌建沈公光文公遺蹟專祠或碑亭之事，祇要用得到他，他一定盡力幫忙。故這次的訪問也算非常圓滿。

上午九時，我們到達臺南市，先趕到火車站劃好下午一時○九分自臺南北上的莒光號車票，然後去臺南市府拜訪張麗堂市長，不巧張市長公出，由主任秘書陳柏村先生接待。我有一位來自舟山的老同事趙儀民兄，現在臺南市府擔任機要秘書，由於他的介紹，市府給了我們許多便利。陳主任秘書於聽到我們拜訪的來意以後，旋即把市府的文獻課游科長請來，囑他把市誌稿內有關沈光文的記載部份影印一份給我們，另外在他自己手邊有一冊臺灣製鹽總廠盧嘉興先生著的「臺南市的人物與勝蹟」（尙未付印）原稿中有關沈公的記載，也影印了一份相贈，我們原想再問一點南市是否也有關於沈公的遺跡保留，則全無所知。

自臺南市府出來，我們分別參觀了號稱「全臺首學」的孔廟，大成殿及東西兩廡，看不到什麼，廟旁的流寓祠則因鐵將軍管門無從進入。旋即去延平郡王祠，意外地在西廡中發現一個「明太僕寺少卿沈公光文神位」。由此想見鄭延平攻克臺灣後，對沈公禮遇有加之說是信而有徵的了。

。我替沈理事長在沈公神位旁拍了一照留影，表示我們此行不虛。

因為時間不多，故別的地方也無法多事流連，祇請糖廠的吉普車載我們在臺南的鬧市中心繞行一圈，以走馬看花方式一覽南市風光。原來想去赤崁樓看看有無沈公遺蹟，也因時間不及而作罷。

在同程車上，我們會以此行的結果作一全般檢討，覺得臺南縣政府與善化地方人士對沈光文公的確非常重視，如果有人建議發起在當地建一紀念專祠或碑亭之類，一則可宏換臺灣文教，一則為善化增加觀光勝蹟，是一舉數得的好事，不過本會是個地方性的民間社團，祇能站在從旁策動和協助立場，無法主動去做，將來重心還得放在臺灣省文獻會或臺南縣府身上，至於如何策動促進此事，則還有賴於對此事熱心鄉長們的更進一步努力。

最難得的是善化耆紳洪調水先生，他為沈公建祠立碑之事，曾化費不少心血，以七五高齡奔走，測定沈公教學處與歸宿處，並設計規劃圖樣，寄來本會參考。他很仔細地為沈光文製就年譜。於我們回返臺北的第二天還寄來「臺南縣進行曲」與「臺南一中校歌」各一件，文中皆對沈公有歌頌之詞，茲摘錄如下，作為本文的結束。

（六十五年五月二十日於臺北）

# 臺南縣進行歌

其一

烏山嶺壯 曾文溪長 延平浩水 充沛八荒 開山勝地 物阜民康  
嘉南圳利 糖粟盈倉 辛卯自治 百政臧允 羣力前進 羣力前進  
重建華夏 祥發臺陽 羣力前進 羣力前進 爲國爭光！

其二

三百年來 建郡立邦 人材蔚起 禮義文章 斯菴節操 子鏞椎強  
永華垂教 鄭氏留芳 辛卯自治 百政允臧 羣力前進 羣力前進  
復興基地 祥發臺陽 羣力前進 羣力前進 爲國爭光！

# 省立臺南一中校歌

大海蒼蒼 高山昂昂

榕橋交拱 翠蔭我巒宮

海濱華胄 鄒魯文風

德志體羣兮 多士陶浴

勤讀書守秩序 思齊往哲光文沈公

愛吾國 愛吾民

臺南一中 無負鄭成功

## 廿九、培植鹿港文人的搖籃

### 文開書院

梁陽春

鹿港位於臺灣西海岸，地理上最近大陸，且處臺灣中心，南北交通便利，自古即擁有天然港灣，船舶出入日以萬計。史學家稱臺灣文化第四期爲「鹿港期」，是本省文化重鎮，歷代人才輩出，尤以文人爲最，現雖港口淤塞，繁華如雲烟消逝，而文風之盛依舊冠於全臺，文開書院當居首功。

文祠是祭祀孔子的聖廟，俗稱孔子廟，廟中雖然不大，却也頗具規模，祠旁附設一個書院，曰：「文開」，是鹿港的最高學府，培養出不少人才（鹿港人在外謀生，素以漢文出衆爲各界所歡迎，書院貢獻最大。）後來旁邊添建一個關帝廟，合稱文武廟。老一輩的人仍以文祠爲這三個機構的代表名稱，年青一代的都管它叫「文武廟」，與天后宮、龍山寺鼎足而立，爲鹿港三大古蹟。天后宮因奉祀湄州天上聖母而聞名於世，龍山寺則係本省三大古剎之一而著稱，同爲馳名全臺之香火聖地，乃歷史悠久，規模宏偉，結構精美，爲其共同特色。

文開書院位踞鹿港咽喉，其設立雖近「鹿港期」尾聲，而對本省文化影響依然鉅大，日人竊



臺，爲反抗皇民化政策，保衛中華文化傳統戰鬪中，如狂流中砥柱屹立不動，成爲臺胞懷念祖國之精神寄託中心，歷五十載暗淡歲月，在異族壓迫下，鹿港仍能保持我國固有文化、道德、習俗於不墜，若非文開書院出身諸先賢不怕威脅利誘，甘冒生命之危，力倡漢學，傳佈中華文化，灌輸大漢民族精神安能致此。

文開書院由鹿港八郊（郊即相當今天的公會）士紳提倡設立，於道光七年竣工，其建材皆來自大陸名貴山石木柱，藏書二萬餘部，聘名儒執教，有月課、歲考、設獎學金，制度完善，甚於現代，繼臺南府學，共稱臺灣最古學府，人才輩出，對本省文化貢獻頗大，直至日人據臺設公學校被迫廢止，將書院改爲「北百川宮紀念堂」，文開書院老師乃化整爲零，轉入「地下」傳教。

道光年間台灣有戴萬生氏叛亂，清派兵削平，遺有「賊產」（即戴氏財產）田地百餘甲，經鹿港人士力爭，此「賊產」充公，變爲文開書院的「學田」，借以修理、建築、供奉祭祀及師生修脯膏火之費，可惜後來被日本總督府學務部所沒收，以致經費捉襟見肘，十分拮据，每年孔誕的祭孔大典都由前清秀才、童生那班遺老釀金舉行，大家穿戴制服（部分祭孔大典的道具尙存於鹿港民俗文物館供人參觀），用官話讚禮，按規定跪拜，一以發思古之幽情，一以滿足觀禮者懷慕故國的隱衷，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因盟軍空襲台灣，大家躲警報，祭孔大典始沒落。

文開書院乃爲紀念台灣文化兼佛教始祖沈光文（字文開，號斯庵，浙江鄞縣人氏，少以明經貢大學，福王元年授太常博士，居台卅餘年。）故名。明末清初沈氏輾轉來到台灣，時台灣爲荷

蘭人所據，沈氏初抵台灣，見台胞皆習外文（荷蘭字、荷蘭語）乃設帳傳授漢文，從學者日衆，後來鄭成功攻打台灣，沈氏率領志士當內應，始攻破荷蘭人所築堅強堡壘，鄭氏以客禮待之並賜田宅俸祿，鄭經嗣位後，頗改乃父作風；沈氏作賦有所譏，幾遭不測，乃歸依佛門，剃髮爲僧，號斯庵，是爲台灣佛教之始祖，沈氏歿葬諸羅山（今善化），日據時代墳墓被毀，而全台未聞有紀念亦足慨矣，惟吾鹿港于道光中創建書院，署名謂：「文開書院」，鹿港「文開」國校俱爲紀念文化傳統之意也。

以前台灣老秀才都要到台南會考，後鹿港到台南須翻山越嶺十天始能達，尙得準備盤川、乾糧，能否考取，還在未知數中，非一般清寒人家所能負擔，文開書院成立後，除聘請名儒執教外（這些都是考場老將，猶如今天某些補習班以某某老師爲號召相類似）尙有頗似今天師範公費的制度，到台南考試還有旅費補助，貧苦人家乃有接近私塾之機會，遠近皆有人前來就讀，最高記錄開四、五十班之多，而每班最多亦達五十人之衆，分上午、下午、晚上開課（曩昔一般人鮮有受教育之機會），金榜題名者日衆，即今販夫走卒漢文根基深者亦不乏其人。於是鹿港有人傑地靈之說，文風焉得不盛，乃至歷久不衰，是故文開書院爲培植鹿港文人的搖籃。

可惜書院今已殘垣斷壁，書籍散落，前年復遭一陣怪火燒去大半，正是「屋漏又逢連夜雨」，筆者因家近書院，兒時每到此地玩耍，對其懷念愈益深刻，而今再也嗅不出這「鹿港文化的象徵」的文開書院有何書香味，每當路過此地，撫今追昔，不勝慨嘆。

# 三十、沈公光文在目加溜灣社教學

## 時情況之探測

洪冰如

民國六十五年四月。臺北市寧波同鄉會理事長沈友梅等一團四名，到善化鎮溪美里，勘查沈公教學處、沈公歸宿處，繼之，聘侯中一先生編輯「沈公光文紀念專集」以宣揚沈公之忠貞坎坷，與其詞賦才華。余亦不得不冒老拙之軀，描寫沈公教學當時之情況，以助斯文同好之士，追憶先賢之感興。

### (一) 沈公教學處在目加溜灣之新社

據盧嘉興氏康熙雍正間之諸羅縣圖。三百年前之目加溜灣社分爲三地方。南有目加溜灣街。中有目加溜灣舊社（今之社內）與新社（今已無跡）北有曾文溪街。當時東寧（臺南市）與諸羅（嘉義）間，唯一之交通要道，非常早開化。沈公還俗後，心中猶有餘悖。故選擇比較的安靜漢番雜居之新社居住，以謀生活。沈詩「寒枝驚鳥宿，野渚洽魚歡」。可以證之。新社之東，有小溪（今之潭浦溝）溪東一片陷凹之潭浦。故沈詩「忽見浮雲游別塢，又看飛雁落前汀」。每天早起，亦有「臨晨獨眺遠山青」之遠景。沈公往南往北，都可以「夜間尋友沿溪去」。暑熱時候，

夜靜有「海怒聲疑近，溪喧勢作寒」之情況。難怪沈公有「夢中常有嬌兒女，燈下餘於瘦影形」之嘆。

(二) 所謂目加溜灣社之番

據吳新榮氏說，目加溜灣之西拉雅平埔族，原是馬來亞族。曾經受過三十年荷蘭教堂教育，有阿立祖之崇拜，簡陋之衣着，勤勉耕畜，好與漢人交易，尤喜愛白銀香烟。亦有相當文化，切不可視為臺灣高砂族之生蕃。啓蒙番社着先鞭，句，不可用蕃字。目加溜灣社番親，今日皆移居於大內鄉頭社，烏頭。

(三) 桐花芳草賦棧賦

據蘇東岳氏說，目加溜灣舊社（今之社內）日據初年，社皮，猶以刺桐作圍牆。大路上兩傍到處有棧仔樹（芒果）可見。沈公之桐花芳草賦，棧賦兩巨作諒是在目加溜灣教學十年之間撰作。至於臺灣賦已有盛成教授發表過，不另。

(四) 沈公教學是用閩南語

據沈耀初氏說，浙江省溫州一帶，皆能說閩南語。沈公既在金廈兩島六年，又居東都（臺南市）羅漢門（逃禪處）十年。對閩南語一定流利。自然用閩南語教學。學生亦漢蕃之子弟皆有。至於行醫所開處方，一定到市街上（目加溜灣街、曾文溪街）採購。

(五) 沈公史跡之名稱

沈公教學處，沈公歸宿處，是臺大盛成教授曾到善化，訪問洪冰如時，提出命名的。

（六）沈公教學處社內街之變遷

據一鄉老說，自曾文溪街被洪水沖流淹失後，居民南移。新社變成新社街。清末猶非常熱鬧，店舖林立，有二座土地公祠。中元演平安戲。通稱曰社內街。清末善化，中武學之蘇某，亦在此請客。張宴非常盛大云。

日據初年縱貫鐵路開通，繼之縱貫道路通行。社內街漸漸衰微，終至全滅。變成一片甘藷畑矣。

（備註）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麻善大橋開通。社內公路，亦漸有零星之樓屋出現。

（民國六十六年一月廿八日誌）

# 卅一、訪沈光文逃禪處大崗山超峯寺

洪景星

碧峯飄出半林間，中有茅菴隱白雲；幾樹秋聲虛檻度，數竿清影碧窗分。聞僧煮茗能留客，野鳥吟松獨遶羣；此日已收塵世隔，逃禪漫學誦經文。

這是明太僕寺少卿沈光文逃禪於普陀幻住菴（今高雄縣阿蓮鄉大崗山間，超峯寺）時，所吟詠之一首遺詩。

據臺灣文獻盛成教授著「沈光文研究」一文裡所載：永曆帝崩，成功亦薨，太僕與海上諸遺臣，感覺鄭經遵用明朝正朔可嘉，而對反清復明義士之優遇，大違其父制，故斯菴作一小賦諷刺之，幾遭不測，徐孚遠去，太僕削髮爲僧，取名超光。曾云：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耳！而卒不克，命也夫！斯菴始居羅漢門之普陀幻住菴，雍正年間，菴西始有超峯寺之出現，遺跡之住菴，今已無跡可考。

又據沈斯菴詩集中「思歸」第六首尾語吟：「故國霜華渾不見，海秋已過十年淹。」另一首，「州守新構僧舍于南溪」爲題，又諷：「一日無僧渾不可，十年作客幾能間。」等句，可證沈

公會在此渡過十年「野鳥吟松」之僧侶生涯。

筆者欲探三百年前沈公逃禪在此靈山故跡，趁新年假期元月三日，以憑弔及「百聞不如一見」之心情，偕同成功大學陳玉旺君，搭臺南客運往阿蓮班車出發。是日風和日麗，溫爽怡人，適爲郊遊佳日，抵阿蓮鄉後，改搭計程車約三公里即達目的地，山麓口設有入山檢查站，據聞，此山乃軍事要塞之地，禁止攝影。故陳君所携之相機祇好「借宿」於附近土產行。環山道路盡爲平坦之柏油路面，山坡亦築有水泥石階，步行不甚費力。眺望滿山盡植龍眼、瓊麻及釋迦果樹，一團豐碩氣象，此外亦盛產蜂蜜及蜂王漿，全臺首名。沿途之土產販賣店盡售大小瓶之蜂蜜與龍眼乾。

初及超峯寺山脚，見牌坊旁有一口形勢天成之龍目井（天然礦泉）及高雄縣政府所立之大理石碑，其上刻曰：

超峯寺：大崗山形如覆舟，天陰埋影，晴霽則見樹木蔚鬱，古鳳山縣八景之一，岡山樹色卽此處，山腰有超峯寺，相傳雍正間，有僧人紹光者，在此結茅爲菴，奉佛潛修，絕口不談滿清事，時人咸疑明末遺臣，至乾隆廿八年，始由臺灣知府蔣允焄贖資興建，光緒六年，李建成又募款重修，民國廿年增建大雄寶殿，規模宏偉，太平洋戰事起，盟機空襲臺灣，日人以該寺目標顯著，強迫拆毀，光復後，已復舊觀，寺之附近有蓮花塔、父母塔、普通塔三座，點綴其中，更爲名山生色。

拾級而上，觸目即超峯寺之前殿（附相片），堂皇莊嚴，我倆先於寺之前後漫步一回，但見雕刻細緻，建築頗經一番費心，而最不絕之香火，虔慕之心油然而生。我倆進入會客室說明來意，因住持法智禪師外出，由老僧天啓師父殷切招待，並告曰：「寺裡尚無存印沿革史或宣傳刊物。」天啓師父取出其尙未整理之自撰稿給筆者過目，稿中却無超峯寺來龍去脈之沿革史：

古剎超峯寺，係前清雍正年間，高僧紹光禪師，住於南海普陀山，因觀世音菩薩顯靈指示，至臺島建設三大名山，曰「大崗山」，曰「赤山岩」，曰「火山岩」。指示至臺南府城，謁見知府，說以佛法能護國安民之道，經三日之開導後，有一地方富豪遂延請地理師前來鑑地，以錢爲證。另一富紳亦聘地理師至此鑑地，以針紮錢口中心爲證，兩方均擇日破土伐木定基，並課於元月十六日午時開工。辰時，兩方均屆現場，一番爭鬧不能有所結論，遂前往臺南知府請求公正示覆，知府查詢雙方，一曰有錢，一曰有針爲證，知府乃親臨現場查看，見針紮於錢中心，雙方均無過失，知府轉想，昔日有禪師說以菩薩靈感之言，莫非真有其事，知府頓悟後，即勸解雙方，恭迎菩薩進寺，從此香火不絕，已有三百年悠久歷史矣。

舊超峯寺，建在山之半腰，海拔約二百六十公尺。雖無超拔之勢，亦爲藏靈聚秀之地，高僧紹光禪師與知府蔣允焄齊商討建寺之事，不久於各地方張貼告示，謂二月十八日有蔣公之「駛飛瓦」在崗山下。臺南府男女老少，欲看此怪力奇觀，不辭勞苦，齊集而到山下。是日十八日晨，山脚果然人羣洶湧，盛況感人。知府派五百名將士至山脚處，嚴令：每一將士帶十名上山，而遞



接磚瓦至山頂。當天八時廿分始運磚瓦，至十一時廿分，一切所需之物品均已運至山頂，知府蔣允焄，喜極對眾人致謝，立刻擇吉日營建云。

此寺建造以來，靈山香火日盛，蔚爲全臺名刹之冠。民國卅四年永定禪宗重來駐錫，乃廣募資金建元寶殿，建築更具規模，不虧爲一莊嚴寶刹。本省佛教修行勝地之一——大崗山，有前後二山之分，各由阿蓮、田寮二鄉管轄，寺庵均進山前，遊客登山時，可觀賞八面景色，沾盡自然靈秀之氣，此地，日、月、星三光普照，七星寶石入地穴，左鎖鐘、右鎖鼓，八景八寶護正位。寺庵連結，計有：龍湖庵、蓮峯寺、正覺寺、福金堂、修善堂、香火鼎盛。此外有天然景貌，如：六角亭、半天橋、桃源梅園、三合洞、元總洞、米連洞、馬調洞、清涼洞、金瓜洞、百景洞、寶連洞、蝙蝠洞、萬佛洞、八仙洞、天水洞、仙人洞、七寶洞、小西天、桃源化身洞，遊客至此，最有興趣玩洞，景景出奇，別有一新天地，但因山徑曲折，難於尋覓全境，亦自作罷而歸。

寺內執事天偉師父曾補充說明：每年夏季龍眼盛產之時，山中羣猴爭擁前來採果，甚爲壯觀，因此地乃要塞地帶，不得狩獵，自成一所「自然保護區」。又寺中所需之水，端賴龍眼井，源源湧出之礦泉，以抽水馬達送上山頂水塔，盡日供應各院舍使用，五、六年前，此地患旱時，山下居民亦紛紛在此汲水飲用。

筆者於前殿壁堵中發現花崗石砌成之石碑記載，日據時代最後一次重修日期爲民國元年（日大正元年），其他建築，均光復重新擴建，因戰時，日人以此建築物可引爲盟機空襲目標之理由

計 莫不 阿 此 行政 聯為 聯掛 ； 一 五 峯寺 僅存

## 卅二、宣揚臺灣先賢與沈公斯菴

陳如一

六十五年四月十五日，蔣院長在行政院第一四七一次會議中指示：「宣揚臺灣先賢烈士的民族精神和奮鬥事蹟，教育部應從速編纂『臺灣史籍』，或列入中小學教科書，供學生閱讀，以培養青少年愛國家、愛民族的情操。」教育部當於去年五月三日，函請國立編譯館即速遵照辦理，一面函請臺灣省教育廳轉知所屬兒童讀物編輯小組，從速編輯上述有關讀物，供國民小學學生閱讀。國立編譯館業已委託方豪教授，主編「臺灣史綱」三冊，每冊十萬字，合計三十萬字，爲期一年，全部交稿，俟出版後，供應國中二、三年級及高中學生閱讀。本案由部報院核定，轉知國立編譯館照辦。

就蔣院長之指示與教育部之措施，足覘政府對於臺灣先賢烈士之民族精神與奮鬥事蹟，其重視爲何如乎？近年救國團舉辦之青年假期活動，亦常有「臺灣史蹟研究會」一項，討論熱烈，爲青年所嚮往。果於先賢先烈草履藍縷、披荆斬棘之史蹟，有充分之了解，可知先驅人士固無一而非來自大陸！大陸之於臺灣，原屬血肉相連，榮辱與共，所有在臺同胞，祇有來臺先後之分，固無一而非中華兒女與黃帝子孫也。

有關臺灣之最早文獻，當推沈瑩之臨海水土志。早年來臺之人民，由於一水之隔，則以閩粵

來者爲多，浙人自亦不少。先賢先烈之中，如鄭成功、劉銘傳、吳鳳、丘逢甲、劉永福、連雅堂、羅福星、……等，國人大都耳熟能詳。近有「臺灣姓氏之研究」一書，關於「沈姓」者謂：「在臺早見於記載之沈姓人物，有明朝遺老沈斯菴，寓居今臺南縣善化鎮。康熙年間，明太僕寺卿沈光文卒於諸羅。」似視沈斯菴、沈文光爲二人；未免令人遺憾！

浙鄞先賢沈光文先生，字文開，號斯菴。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卒於清康熙二十七年（西元一六一三—一六八八）。以明經貢太學，授太常博士，轉工部郎中，累遷太僕寺少卿。其時河山破碎，兵荒馬亂，斯菴奔走浙閩粵間，矢志反清復明，挽狂瀾於既倒。永曆六年（壬辰、西元一六五二），斯菴浮海來臺，登山問水，考察形勢，暗中策動鄭氏攻臺，圖作內應。適以荷人據臺，形格勢禁，艱苦倍嘗。永曆十五年（辛丑、西元一六六一），成功克臺灣，知斯菴在，大喜，待爲上賓。明年成功卒，子經嗣位，頗改父政，斯菴賦以諷之，幾遭不測。乃變服爲僧，隱居山寺。嗣復授徒化番，行醫濟世。經歿，諸鄭禮之如故。未幾清人入臺，斯菴以詩結社，相與酬唱，賚志以歿。斯菴來臺，流寓三十七載，親見荷蘭及鄭氏盛衰，孤臣孽子，高風亮節，不僅爲一學海宗師、愛國詩人而已。所著「臺灣輿圖考」、「文開詩文集」、「草木雜記」、「臺灣賦」、「流寓考」等，多已散佚，惟存遺文數篇，詩百餘首。卒後葬於今臺南縣善化鎮。諸羅知縣季麒光云：「……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始有文矣。」全祖望著沈太僕傳云：「海東文獻，推爲初祖。」其受時人與後人之推重，有如是者。

民國四十三年夏，吾鄉先進張曉峯先生出長教育部，頗致力於中華文化之復興。主持編印文化論集多種，列入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翌年多，如一奉命調部，忝膺記室，贊襄機要。曾編輯「中國學術史論集」等書，讀校盛成教授所撰「沈光文之家學與師傳」一篇，對其先世與師友之學術淵源，敘述甚詳。心竊慕之！（又台灣文化論集之（一），另有盛著「荷蘭據台時代之沈光文」一篇。）

五十二年八月，公餘忝掌「寧波同鄉」會刊編務，歷時一載，共出六期。已故報人賀仁泰先生，撰寄「鄉先賢沈斯菴先生事略」一篇，即在第六期中發表。其文末云：「吾人何幸，當此赤焰梟張之時，寄跡寶島。緬懷鄉先賢沈先生功業，實應立崇祠，薦馨香，以彰其憂勤國事、德化山胞之偉績也。」余在「編後記」中，特予紹介。略以沈斯菴與朱舜水、黃梨洲齊名，皆係明末浙東遺老，經師人師，且爲國師。斯菴居臺三十七年，歷經鄭氏三世，益勵忠貞，不忘故國，授徒化番，結社吟詩，揚大漢之天聲，作中流之砥柱。沈氏功在社稷；惟在臺之後裔，已失系傳，其善化之墓地，淪爲薯田。賀君以沈氏實係文獻始祖，足爲鄉國增光，允宜崇祀，以彰潛德。此項建議，洵堪重視。

事隔十餘年後，復有周國英同鄉建議，「請修葺明故鄉賢沈太僕墓，並刻石立碑，歲時祭掃，以敦教化，而崇先賢」，實與賀君當年之建議，不謀而合。在臺北市寧波同鄉會理事會中，討論所及，對於沈公之紀念史蹟，決予設法促成；一面編印專集，以資永念。甚盛事也！

去年五月七日，沈理事長友梅曾偕胡、李、張三理事，驅車赴臺南縣查勘沈公遺蹟，適以事冗，未克同往。惟聞善化原處，荒草坵墟，已無跡象可尋；而有「光文橋」、「光文路」、「文開橋」之地名，足覘遺愛在民，永留去思。當地人士咸願就沈公昔年教學處，以及歸宿地，分建紀念碑亭，籌款捐地者，頗不乏人，備具熱忱。吾人自將樂觀厥成；他日碑亭竣工，善化又將徒增觀光之勝蹟矣！

至於沈公紀念專集之編印，自以蒐集資料爲先。素稔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輯印「臺灣文獻叢刊」三百餘種；去年五月間曾與該行聯繫，因悉所輯叢刊，包括張蒼水詩文集、鮎埼亭集選輯等，而未有沈公之書。但在存日中獲悉，臺灣省文獻會出版之「臺灣文獻季刊」第十二卷二、三、四各期，載有盛成所著「沈光文之研究」一篇，內容包括「史乘與方志中的沈光文資料」、「沈光文自著詩文中之自述」及「沈光光之家學與師傅」等三部分，末附「沈光文及明鄭清時代有關史實年表」，引證賅博，鉅細靡遺。近悉該刊第十三卷第二期，另有盛著「光緒鄞縣志沈光文傳註釋」一篇，實爲「沈光文的再研究」，末附沈光文墓址圖等。爰請國立中央圖書館就館藏期刊中，先後復印全份送會，以備採擇彙編。若就個人而言，蓋亦欲爲此一宏編，稍盡棉薄之心力而已。

沈公斯菴蒞臺，係在明永曆六年（西元一六五二），距今凡三百二十五年。臺北市寧波同鄉會將在臺南善化，促成紀念碑亭之興建，並有紀念專集之出版，使此一代人傑之事蹟，更能大白

於世，實與蔣院長「宣揚臺灣先賢」之指示，若合符契。沈公斯菴固爲國士，不僅鄉賢而已！然則斯編問世，自亦足爲政府編印「臺灣史籍」，有所取材。各方合作，共勵忠貞，使鄉邦人士益興「見賢思齊」之念，復國建國之前途，實利賴之！

六十六年二月九日 於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 卅三、沈光文墳墓研考之始末

洪冰如

(一)沈光文墓在一九一五年時似乎仍存在。

筆者十餘歲時，曾隨父往北子店探親。道經大竹園墓埔數次。當時覺小徑兩旁，高狹異形之墓碑非常多。陳百海兄是人傑陳子鏞之公子，世家之子弟。曾向余曰，有中國一大賢人之墓在此間云。按當時，史家連雅堂正在作台灣通史初期，與陳氏常出入台南新報社，故有此消息微露。

一九二〇年總督府實行墓地開墾令。此古墓園地一變而成甘藷畑矣。

一九五一年盛威教授到善化採掘劉國華，宣武將軍墓時，對沈公墓在大竹園公墓埔之說，大有可能之肯定。因與劉將軍墓僅咫尺之差耳。假如無沈公墓碑可證，亦作沈公歸宿處定名之可也云。盛氏來訪時。此甘藷畑園地又變成建築敷地，樓屋遍立，面目全非矣。

(二)沈光文墓碑可能落在林允成工場地？

林溥淵氏（官佃鄉大基相公之書記）曾說日據時代，台南市召開三百年台灣文化展覽會之前民政長官曾派員到善化林允成澱粉工場搜查水溝蓋石有無沈公碑碼。結果無所獲。

(三)推定沈公墓址在善化鎮大竹園公共墓埔，即今中山路北，火車站員工宿舍之後。

一九五二年沈冰如蘇太虛推走沈公歸宿處之地點，登諸南瀛文獻。



四審定沈公歸宿處在光文路西、斯菴橋附近，建碑亭爲適當地點。

一九七六年四月，台北市寧波同鄉會理事長沈友梅率團到善化、勘定沈公兩史蹟後、審定將來建紀念碑之適當地點。

## 卅四、編後記

沈太僕斯菴公，以明末忠貞之士，抱孤臣孽子之心，流寓臺灣，設帳授徒，創設詩社，後世尊爲文獻初祖。景仰遺徽，乃求一完整之書而不可得，文集既殘缺，傳記亦簡略，幸其遺詩尙存，蒐集百餘首，得窺其處境之艱苦！

斯菴公畢生志節，要在以「反清復明」爲奮鬥目的。其人其事，足可與朱舜水，顧亭林，王船山諸先賢同垂千古！有關生平事功，未付祖龍之詩文，以及近人評論，與其他記述懷念詩等，均編入集內，不但足以正人心，匡末俗，更具有砥礪民族氣節，發揚愛國精神，亦藉此宏揚斯菴公潛德幽光，爲區區私衷所企禱者也！

有人以爲論史之文或詩最難，吾則認爲研究歷史人物之詩文更難，非有卓識，不足以當之。或以今論古，忽略古人所處之時之境，或不辨原文之真偽，遽加論斷，結果必致厚誣古人矣。

舉例言之，如「臺南文化」登載黃典權先生所撰之「沈光文」一文，引言中「在一個劇變動的時代，一個文人經不起時代的顛播，是絕頂不幸的。明末清初的沈光文（斯菴），就是一個經不住時代的顛播，在『行百里，半九十』的當兒，委屈了下來的人，在他晶瑩光潔的一生，竟難免蛀蝕了難恕的斑點，這是多麼叫人惋惜的呀？……」

黃先生所批評者，恐指東吟社序及平臺灣序兩文而言。殊不知「東吟社序」曾經增刪竄改；而「平臺灣序」乃拼湊其臺灣賦與臺灣輿地圖考，以及施琅飛報大捷疏滲合而成之僞作，破綻百出。亦猶武陵人朱景英「海東札記」所記叢璞中，以東吟社序之「鄭延平視同田島，志效扶餘」，攻擊「平臺灣序」爲頽唐之作，而云：「郡人譚藝者，必推沈斯菴」。後來薛志亮續修臺灣縣志亦錄此一段，而刪去東吟社序與平臺灣序，皆爲沈公作不平之鳴。范咸（九池）侍御，當時爲清廷所忌，被謫來臺，范氏於新志欲全載其鄉賢沈斯菴遺詩，連勸洪七峯勿修降表之「大醉示洪七峯詩」在內，而此詩後爲余文儀續志所刪除，乃不得不有此改頭換面「東吟社序」之作。

與范氏同時之臺灣廩生董夢龍，所著臺灣風土論云：「至於流寓之士，若沈公文開，王忠孝諸人，清風高節，亦可激勵貪懦。」如果平臺灣序不是僞作，則沈公既不清風，亦乏高節，何能激勵貪懦乎？

范九池因用苦肉計，撰作一篇偷天換日之「平臺灣序」，藉以保存沈斯菴公之遺作，亦與黃宗羲之「明夷待訪錄」相同。范氏不僅爲沈公之功臣，亦爲臺灣文獻之保姆。當乾隆之際，文字之獄，方興未艾，焚書之令，雷厲風行，故明末遺臣著作，世多不傳。盛成先生所作「沈光文研究」文中所言，甚有見解，可補黃典權先生之失也。

其次則爲斯菴公來臺之期，傳記中所載各不相同，有言先於鄭成功者，亦有說後於鄭成功者。今以諸羅知縣季麒光最早所撰之「沈文開傳」一文中所述「七月挈眷買棹赴泉，過圍頭洋，遇颶

風，颺泊至臺。及鄭大木（鄭成功原名森號大木）掠有其地，斯庵以客禮見。

又盛成教授所作「沈光文研究」文中所敘，認爲沈公於永曆六年（順治九年）壬辰來臺，鄭成功係永曆十五年攻臺，驅逐荷蘭人，聞沈太僕先在，卽以客禮接見，並飭人致餼。以此考證，則斯菴公先於鄭成功來臺也明矣！

侯中一 謹識